

## 卷第一 本纪第一

### 太祖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健，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儿也。孛端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义儿以缙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

居月，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孛端义儿结茅与之居，出入相资，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义儿独出而无赀，近者得无冻馁乎？”即自来访，邀与俱归。孛端义儿中路谓其兄曰：“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兄以为然，至家，即选壮士，令孛端义儿帅之前行，果尽降之。

孛端义儿歿，子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撚笃敦。

咩撚笃敦妻曰莫拿伦，生七子而寡。莫拿伦性刚急。时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间草根以为食，莫拿伦乘车出，适见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群兒辄敢坏之邪？”驱车径出，辄伤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怨，尽驱莫拿伦马群以去。莫拿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拿伦私忧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已无及矣。既而果为所败，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胜杀莫拿伦，灭其家。唯一长孙海都尚幼，乳母匿诸积木中，得免。先是莫拿伦第七子纳真，于八刺忽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闻其家被祸，来视之，见病姬十数与海都尚在，其计无所出，幸驱马时，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纳真至是得乘之。乃伪为牧马者，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臂鹰而猎。纳真识其鹰，曰：“此吾兄所擎者也。”趋前给其少者曰：“有赤马引群马而东，汝见之乎？”曰：“否。”少者乃问曰：“尔所经过有鳧雁乎？”曰：“有。”曰：“汝可为吾前导乎？”曰：“可。”遂同行。转一河隈，度后骑相去稍远，刺杀之。繫马与鹰，趋迎后骑，给之如初。后骑问曰：“前射鳧雁者，吾子也，何为久卧不起耶？”纳真以鼻衄对。骑者方怒，纳真乘隙刺杀之。复前行，至一山下，有马数百，牧者唯童子数人，方击髀石为戏。纳真熟视之，亦兄家物也。给问童子，亦如之。于是登山四顾，悄无来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姬，归八刺忽之地止焉。海都稍长，纳真率八刺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属之，形势浸大，列营帐于八刺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歿，子拜姓忽兒嗣。拜姓忽兒歿，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歿，子葛不律寒嗣。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歿，子也速该嗣，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也速该崩，至元三年十

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初，烈祖征塔塔兒部，获其部长铁木真。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异之，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兒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众多归泰赤乌。近侍有脱端火兒真者，亦将叛，帝自泣留之。脱端曰：“深池已干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竟帅众驰去。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麾旗将兵，躬自追叛者，驱其大半而还。时帝麾下只别居萨里河。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律哥泉，时欲相侵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只别麾左右匿群马中，射杀之。札木合以为怨，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以众三万来战。帝时驻军答兰版殊思之野，闻变，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

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其族照烈部，与帝所居相近。帝常出猎，偶与照烈猎骑相属。帝谓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愿，但从者四百，因糗粮不具，已遣半还矣，今将奈何？”帝固邀与宿，凡其留者，悉饮食之。明日再合围，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其众感之，私相语曰：“泰赤乌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长玉律，时为泰赤乌所虐，不能堪，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将杀泰赤乌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觉我，自今车辙人迹之途，当尽夺以与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复叛去。塔海答鲁至中路，为泰赤乌部人所杀，照烈部遂亡。

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悅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

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兒、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

帝会诸族薛彻、大丑等，各以旄车载湏酪，宴于斡难河上。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兒真之前，共置马湏一革囊；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独置一革囊。忽兒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兒所为，遂笞之。于是颇有隙。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

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鞴，别里古台执之。播里怒，斫别里古台，伤其背。左右欲斗，别里古台止之，曰：“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不听，各持马乳橦疾斗，夺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以归。薛彻别吉遣使请和，因令二哈敦还。会塔塔兒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帝闻之，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候六日不至，帝自与战，杀蔑兀真笑里徒，尽虏其辎重。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兒，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越数月，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灭之。

克烈部札阿紺孛来归。札阿紺孛者，部长汪罕之弟也。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王为汪罕。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杯禄既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兒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刺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兒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按答，华言交物之友也。

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

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既而复叛归，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囊驼血为食，困乏之甚。帝以其与烈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帝亲迎抚劳，安置军中振给之，遂会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为父。

未几，帝伐蔑里乞部，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遂掠其资财、田禾，以遗汪罕。汪罕因此部众稍集。居亡何，汪罕自以其势足以有为，不告于帝，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部人败走，脱脱奔八儿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还，于帝一无所遗，帝不以屑意。

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帝复与汪罕征之。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锋也的脱李鲁者，领百骑来战，见军势渐逼，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曾未几何，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会日暮，各还营垒，约明日战。是夜，汪罕多燃火营中，示人不疑，潜移部众于别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颇疑其有异志，退师萨里河。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刺河，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绀孛来会。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道。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与卜鲁忽鹞共追之，且遣使来曰：“乃蛮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将，能假我以雪耻乎？”帝顿释前憾，遂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帅师以往。师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与之战，大败，卜鲁忽鹞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马胯，几为所获。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儿再伐乃蛮，拒斗于忽兰盏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乃蛮之势遂弱。

时泰赤乌犹强，帝会汪罕于萨里河，与泰赤乌部长沕忽等大战斡难河上，败走之，斩获无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

鲁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欲袭帝及汪罕。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潜遣人告变。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杯亦烈川，又大败之。汪罕遂分兵，自由怯绿怜河而行。札阿绀孛谋于按敦阿述、燕火脱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绝我昆弟，我辈又岂得独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执燕火脱兒等至帐下，解其缚，且谓燕火脱兒曰：“吾辈由西夏而来，道路饥困，其相誓之语，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屡责札阿绀孛，至于不能堪，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兒等俱奔乃蛮。

帝驻军于彻彻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长阿剌兀都兒等来逆战，大败之。

时弘吉剌部欲来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于是弘吉剌归札木合部，与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诸部，会于犍河，共立札木合为局兒罕，盟于秃律别兒河岸，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蹋岸，挥刀斫林，驱士卒来侵。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吾兒连姻。抄吾兒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帝即起兵，逆战于海刺兒、帖尼火鲁罕之地，破之，札木合脱走，弘吉剌部来降。

岁壬戌，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师曰：“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既而果胜，族人按弹、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约，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

初，脱脱败走八兒忽真隘，既而复出为患，帝帅兵讨走之。至是会乃蛮部不欲鲁罕约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诸部来侵。帝遣骑乘高四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

塞。亦剌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辎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阙奕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欲因其势进攻。既而反风，逆击其阵，乃蛮军不能战，欲引还。雪满沟涧，帝勒兵乘之，乃蛮大败。是时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蛮，见其败，即还，道经诸部之立己者，大纵掠而去。

帝欲为长子术赤求昏于汪罕女抄兒伯姬，汪罕之孙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谐，自是颇有违言。初，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约明日战，札木合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闻之疑，遂移部众于别所。及议昏不成，札木合复乘隙谓亦剌合曰：“太子虽言是汪罕之子，尝通信于乃蛮，将不利于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当从傍助君也。”亦剌合信之。会答力台、火察兒、按弹等叛归亦剌合，亦说之曰：“我等愿佐君讨宣懿太后诸子也。”亦剌合大喜，遣使言于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听。”亦剌合力言之，使者往返者数四。汪罕曰：“吾身之存，实太子是赖。髭须已白，遗骸冀得安寝，汝乃喋喋不已耶？汝善自为之，毋贻吾忧可也。”札木合遂纵火焚帝牧地而去。

岁癸亥，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议姻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兒。”布浑察兒，华言许亲酒也。

帝以为然，率十骑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骑往谢，帝遂还。汪罕谋既不成，即议举兵来侵。圉人乞失力闻其事，密与弟把带告帝。帝即驰军阿兰塞，悉移辎重于他所，遣折里麦为前锋，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战。先与硃力斤部遇，次与董哀部遇，又次与火力失烈门部遇，皆败之；最后与汪罕亲

兵遇，又败之。亦刺合见势急，突来冲阵，射之中颊，即敛兵而退。怯里亦部人遂弃汪罕来降。

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兒罕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兒罕，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于君一也。君为乃蛮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札阿绀亨在金境，我亟遣人召还。比至，又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请我兄薛彻别及我弟大丑往杀之，此大有功于君二也。君困迫来归时，我过哈丁里，历掠诸部羊、马、资财，尽以奉君，不半月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此大有功于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我不以为意。及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重立尔国家，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鹜禽之于鹄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君五也。是五者皆有明验，君不报我则已，今乃易恩为仇，而遽加兵于我哉？”汪罕闻之，语亦刺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吾兒宜识之。”亦刺合曰：“事势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战斗。我胜则并彼，彼胜则并我耳。多言何为？”时帝诸族按弹、火察兒皆在汪罕左右，帝因遣阿里海谴责汪罕，就令告之曰：“昔者吾国无主，以薛彻、太丑二人实我伯祖八剌哈之裔，欲立之。二人既已固辞，乃以汝火察兒为伯父聂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然事不可中辍，复以汝按弹为我祖忽都刺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于是汝等推戴吾为之主，初岂我之本心哉，不自意相迫至于如此也。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为他人所有。汝善事汪罕，汪罕性无常，遇我尚如此，况汝辈乎？我今去矣，我今去矣！”按弹等无一言。

帝既遣使于汪罕，遂进兵虜弘吉剌别部溺兒斤以行。至班



硃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以誓众。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部所败，因遇帝，与之同盟。哈撒兒别居哈刺浑山，妻子为汪罕所虏，挟幼子脱虎走，粮绝，探鸟卵为食，来会于河上。时汪罕形势盛强，帝微弱，胜败未可知，众颇危惧。凡与饮河水者，谓之饮浑水，言其曾同艰难也。汪罕兵至，帝与战于哈阑真沙陀之地，汪罕大败，其臣按弹、火察兒、札木合等谋弑汪罕，弗克，往奔乃蛮。答力台、把怜等部稽顙来降。帝移军斡难河源，谋攻汪罕，复遣二使往汪罕，伪为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汪罕信之，因遣人随二使来，以皮囊盛血与之盟。及至，即以二使为向导，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汪罕，败之，尽降克烈部众，汪罕与亦刺合挺身遁去。汪罕叹曰：“我为吾兒所误，今日之祸，悔将何及！”汪罕出走，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亦刺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亦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帝既灭汪罕，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

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

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帝悦，曰：“以此众战，何忧不胜。”遂进兵伐乃蛮，驻兵于建忒该山，先遣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

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沱海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猥刺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诸部合，兵势颇盛。时我队中羸马有惊入乃蛮营中者，太阳罕见之，与众谋曰：“蒙古之马瘦弱如此，今当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其将火力速八赤对曰：“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今为此迁延之计，得非心中有所惧乎？苟惧之，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太阳罕怒，即跃马索战。帝以哈撒兒主中军。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甌瑯羔兒，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其属带兒兀孙献女迎降，俄复叛去。帝至泰寒寨，遣李罗欢、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

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旂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帝既即位，遂发兵复征乃蛮。时卜欲鲁罕猎于兀鲁塔山，擒之以归。太阳罕子屈出律罕与脱脱奔也兒的石河上。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戚补海罕，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也。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罗孩城。是岁，遣按弹、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通使来献名鹰。

三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龙庭。冬，再征脱脱

及屈出律罕。时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兒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脱脱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国来归。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五年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命遮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归，欲请兵攻之。会金主璟殂，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兒国主亦都护来觐。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冻、丰利等县。金复筑乌沙堡。秋七月，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败之。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遮别遂入关，抵中都。

冬月，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耶律阿海降，入见帝于行在所。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驻蹕金之北境。刘伯林、夹谷长哥等来降。

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自为都元帅，遣使来附。帝破昌、桓、抚等州。金将纥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

来援，帝与战于獯兒觜，大败之。秋，围西京。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殄。复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围。九月，察罕克奉圣州。冬十二月甲申，遮别攻东京不拔，即引去，夜驰还，袭克之。

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先登，拔之。帝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战，败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剌守之，遂趋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契丹讹鲁不兒等献北口，遮别遂取居庸，与可忒、薄剌会。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济，迎丰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兒及斡陈那颜、拙赤鹏、薄剌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九年甲戌春三月，驻蹕中都北郊。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乃遣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

颜福兴送帝出居庸。夏五月，金主迁汴，以完颜福兴及参政抹撚尽忠辅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紃军斫答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答等围中都。帝避暑鱼儿泺。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

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为元帅。二月，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以寅答虎为留守，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兴中府元帅石天应来降，以天应为兴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战于霸州，败之。夏四月，克清、顺二州。诏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南征，鲸谋叛，伏诛。鲸弟致遂据锦州，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抹撚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凉泾，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以秀为锦州节度使。遣乙职里往谕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不从。诏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帅，赐金虎符。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月，耶律留哥来朝，以其子斜阁入侍。史天祥讨兴州，擒其节度使赵守玉。

十一年丙子春，还庐朐河行宫。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秋，撒里知兀鹫三摸合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遂越潼关，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薄鲁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还。冬十月，薄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

十二年丁丑夏，盜祁和尚据武平，史天祥讨平之，遂擒金将巢元帅以献。察罕破金监军夹谷于霸州，金求和，察罕乃还。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紮、汉诸军南征，拔遂城、蠡州。冬，克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是岁，秃满部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获金行元帅事张柔，命还其旧职。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金将武仙攻满城，张柔击败之。是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李遵顼出走西凉。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命哈真、札剌率师平之；高丽王皞遂降，请岁贡方物。

十四年己卯春，张柔败武仙，降祁阳、曲阳、中山等城。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兰秃。秋，木华黎克岢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夏五月，克寻思干城，驻蹕也兒的石河。秋，攻斡脱罗兒城，克之。木华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东平严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冬，金邢州节度使武贵降。木华黎攻东平，不克，留严实守之，撤围趋洺州，分兵徇河北诸郡。是岁，授董俊龙虎卫上将军、右副都元帅。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术赤攻养吉干、八兒真等城，并下之。夏四月，驻蹕铁门关，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严实入守之。宋遣苟梦玉来请和。夏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率众来降，以珪为济、兗、单三州总管。秋，帝攻

班勒纥等城，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木华黎出河西，克葭、绥德、保安、鄜、坊、丹等州，进攻延安，不下。十一月，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是岁诏谕德顺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还经木剌夷国，大掠之，渡撈撈河，克也里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华黎军克乾、泾、邠、原等州，攻凤翔，不下。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获。秋，金复遣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金平阳公胡天祚以青龙堡降。冬十月，金河中府来附，以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守之。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薨。夏，避暑八鲁弯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冬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绪立。是岁，宋复遣苟梦玉来。

十九年甲申夏，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史天倪与战于恩州，败之。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杀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三月，史天泽击仙走之，复真定。夏六月，彭义斌以兵应仙，天泽御于赞皇，擒斩之。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 喝翔昆及不

遣质子，自将伐之。

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撈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九月，李全执张琳，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蹕盐州川。十二月，李全降。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责岁币于金。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

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遣斡陈那颜攻信都府，拔之。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五月，遣唐庆等使金。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睨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戊子年。是岁，皇子拖雷监国。



## 卷第二 本纪第二

### 太宗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献皇后，弘吉剌氏。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太祖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

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见。秋八月己未，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

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赙，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赙何为哉！”却之，遂议伐金。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犍牛一，羊百者输羯羊一，为永制。始置仓廩，立驿传。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主之。印度国主、木罗夷国主来朝。西域伊思八剌纳城酋长来降。是岁，金复遣使来聘，不受。

二年庚寅春正月，诏自今以前事勿问。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是春，帝与拖雷猎于斡兒寒河，遂遣兵围京兆。金主率师来援，败之，寻拔其城。夏，避暑于塔密兒河。朵忽鲁及金兵战，败绩，命速不台援之。

秋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凤翔。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是月，师攻潼关、蓝关，不克。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是月，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皞遣其弟怀安公请降，撒礼塔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冬十月乙卯，帝围河中。十二月己未，拔之。

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渡河。庚寅，拖雷渡汉江，遣使来报，即诏诸军进发。甲午，次郑州。金防城提控马伯坚降，授伯坚金符，使守之。丙申，大雪。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大败之，获金将蒲阿。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高丽叛，杀所置官吏，徙居江华岛。秋七月，遣唐庆使金谕降，金杀之。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金参政完颜思烈、恆山公武仙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刺温之野。十二月，如太祖行宫。

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

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二月，幸铁列都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及梁王从恪、荆王守纯等至军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兒率师围之。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秋八月，猎于兀必思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九月，擒万奴。冬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十二月，诸军与宋兵合攻蔡，败武仙于息州，金人以海、沂、莱、潍等州降。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大风霾七昼夜。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兒寒河。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铍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补足之。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羈，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驢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遣达海绀卜征蜀。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议自将伐宋，国王查老温请行，遂遣之。冬，猎于脱卜寒地。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秋九月，诸王口温不花获宋何太尉。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十一月，阔端攻石门，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降。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李术鲁九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

秋月，命陈时可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李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李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刺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圻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耶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赋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斩蜀将曹友闻。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张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领襄阳、樊城事。

九年丁酉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蒙哥征钦察部，破之，擒其酋八赤蛮。夏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秋八月，命术虎乃

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是冬，口温不花等围光州，命张柔、巩彦晖、史天泽攻下之，遂别攻蕲州，降随州，略地至黄州，宋惧请和，乃还。

十年戊戌春，塔思军至北峡关，宋将汪统制降。夏，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帝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筑图苏湖城，作迎驾殿。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

十一年己亥春，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秋七月，游显自宋逃归。以山东诸路灾，免其税粮。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速蔑怯思城，阅三月，拔之。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皇子贵由克西域未下诸部，遣使奏捷。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国初，令民代偿，民多亡命，至是罢之。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帝瘳。秋，高丽国王王晞以族子綽入质。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十一月丁亥，大猎。庚寅，还至鉞钵牟辜胡兰山。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辛卯迟明，帝崩于行殿。在位十三年，寿五十有六。葬起辇谷。追谥英文皇帝，庙号太宗。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

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

壬寅年春，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秋七月，张柔自五河口渡淮，攻宋扬、滁、和等州。

癸卯年春正月，张柔分兵屯田于襄城。夏五月，荧惑犯房星。秋，后命张柔总兵戍杞。

甲辰年夏五月，中书令耶律楚材薨。

乙巳年秋，后命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等率骑三万与张柔掠淮西，攻寿州，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扬州。宋制置赵葵请和，乃还。

### 定宗

定宗简平皇帝，讳贵由，太宗长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马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尝命诸王按只带伐金，帝以皇子从，虏其亲王而归。又从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围木栅山寨，以三十余人战，帝及宪宗与焉。太宗尝有旨以皇孙失烈门为嗣。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

元年丙午春正月，张柔入觐于和林。秋七月，即皇帝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帝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云。冬，猎黄羊于野马川。权万户史权等耀兵淮南，攻虎头关寨，拔之，进围黄州。

二年丁未春，张柔攻泗州。夏，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之地。秋，西巡。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兵征西。是月，诏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九月，取太宗宿卫之半，以也曲门答兒领之。冬十月，括人户。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兒之地。在位三年，寿四十有三。葬起辇谷。追谥简平皇帝，庙号定宗。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诸王及各部又

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玕，或于海东楼取鹰鹞，驺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己酉年。

庚戌年。

定宗崩后，议所立未决。当是时，已三岁无君，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

## 卷第三 本纪第三

### 宪宗

宪宗桓肃皇帝，讳蒙哥，睿宗拖雷之长子也。母曰庄圣太后，怯烈氏，讳唆鲁禾帖尼。岁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时有黄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子也。太宗在潜邸，养以为子，属昂灰皇后抚育之。既长，为娶火鲁剌部女火里差为妃，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归藩邸。从征伐，屡立奇功。尝攻钦察部，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擒八赤蛮，命之跪，八赤蛮曰：“我为一国主，岂苟求生？且身非驼，何以跪人为？”乃命囚之。八赤蛮谓守者曰：“我之窜入于海，与鱼何异，然终见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帝闻之，即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复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思部，至也烈赞城，躬自搏战，破之。

岁戊申，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汹汹，咸属意于帝，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兒，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兒、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刺兀之地，拔都首建议推戴。时定宗皇后海迷失所。



遣使者八剌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八剌语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拔都即申令于众，众悉应之，议遂定。

元年辛亥夏六月，西方诸王别兒哥、脱哈帖木兒，东方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兒、别里古带，西方诸大将班里赤等，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心不能平，有后言。帝遣诸王旭烈与忙可撒兒帅兵觐之。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后期不至，遣不怜吉剌率兵备之。遂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遣塔兒、斡鲁不、察乞刺、赛典赤、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忙哥撒兒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覲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兒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蓝答兒副之；以牙刺瓦赤、不只兒、斡鲁不、睹答兒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答马丁佐之；以纳怀、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兒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以茶寒、叶了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以带答兒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以和里朮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叶孙脱、按只朮、暢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务持两端，坐诱诸王为乱，并伏诛。遂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覲为名赋敛民财；民粮远

输者，许于近仓输之。罢筑和林城役千五百人。冬，以宴只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籍其家。

二年壬子春正月，幸失灰之地，遣乞都不花攻末来吉兒都怯寨。皇太后崩。夏，驻蹕和林。分迁诸王于各所：各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兒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兒哥于曲兒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赏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于军营。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兒花、撒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诏谕宋荆南、襄阳、樊城、均州诸守将，使求附。八月，忽必烈次临洮，命总帅汪田哥以城利州闻，欲为取蜀之计。冬十月，命诸王也古征高丽。帝驻蹕月帖古忽阑之地。时帝因猎坠马伤臂，不视朝百余日。

十月戊午，大赦天下。以帖哥绶、阔阔术等掌帑藏；孛阑合剌孙掌斡脱；阿忽察掌祭祀、医巫、卜筮，阿剌不花副之。诸王合剌斡。以只兒斡带掌传驿所需，孛鲁合掌必阁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徙诸匠五百户修行宫。是岁，籍汉地民户。诸王旭烈斡。

三年癸丑春正月，汪田哥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轶。帝猎于怯蹇义罕之地。诸王也古以怨袭诸王塔剌兒营。帝遂会诸王于斡难河北，赐予甚厚。罢也古征高丽兵，以札剌兒带为征东元帅。遣必阁别兒哥括斡罗思户口。三月，大兵攻海州，戍将王国昌逆战于城下，败之，获都统一人。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兒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国。帝幸火兒忽纳要不兒之地。诸王拔都遣脱必察诣行在，乞买珠银万锭，

以千锭授之，仍诏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秋，幸军脑兒。以忙可撒兒为万户，哈丹为札鲁花赤。九月，忽必烈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进。冬十二月，大理平。帝驻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与洪福源同领军征高丽，攻拔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是岁，断事官忙哥撒兒卒。

四年甲寅春，帝猎于怯蹇义罕。夏，幸月兒灭怯土之地。遣札刺亦兒部人火兒赤征高丽。秋七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粮者，许自首不公，仍禁以后浮费。冬，大猎于也灭干哈里义海之地。忽必烈还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入覲于猎所。是岁，会诸王于颗颗脑兒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军。帝谓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闲于将略者。擢史枢征行万户，配以真定、相、卫、怀、孟诸军，驻唐、邓。张柔移镇亳州。权万户史权屯邓州。张柔遣张信将八汉军戍颍州。王安国将四千户渡汉南，深入而还。张柔以连岁勤兵，两淮艰于粮运，奏据亳之利。诏柔率山前八军，城而戍之。柔又以涡水北隘浅不可舟，军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筑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筑，复为桥十五，或广八十尺，横以二堡戍之。均州总管孙嗣遣人赍蜡书降，且乞援，史权以精甲备宋人之要，遂援嗣而来。其后骁将钟显、王梅、杜柔、袁师信各帅所部来降。

五年乙卯春，诏征逋欠钱谷。夏，帝幸月兒灭怯土。秋九月，张柔会大帅于符离。以百丈口为宋往来之道，可容万艘，遂筑甬路，自亳而南六十余里，中为横江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惟密置侦逻于所达之路，由是鹿邑、宁陵、考、柘、楚丘、南顿无宋患，陈、蔡、颍、息皆通矣。是岁，改命札刺鹞与洪福源同征高丽。后此又连三岁，

攻拔其光州、安城、忠州、玄风、珍原、甲向、玉果等城。

六年丙辰春，大风起北方，砂砾飞扬，白日晦冥。帝会诸王、百官于欲兒陌哥都之地，设宴六十余日，赐金帛有差，仍定拟诸王岁赐钱谷。忽必烈遣没兒合石诣行在所，奏请续签内郡汉军，从之。夏四月，驻蹕于塔密兒。五月，幸昔刺兀鲁朵。六月，太白昼见。幸鵬亦兒阿答。诸王亦孙哥、驸马也速兒等请伐宋。帝亦以宋人违命囚使，会议伐之。秋七月，命诸王各还所部以居。诸王塔察兒、驸马帖里亥军过东平诸处，掠民羊豕，帝闻，遣使问罪，由是诸军无犯者。是岁，波丽国王细嵯甫、云南酋长摩合罗嵯及素丹诸国来觐。兀良合台讨白蛮等，克之；遂自昔八兒地还至重庆府，败宋将张都统。赐金缕织文衣一袭、银五十两、彩帛万二百匹，以赉军士。冬，帝驻蹕阿塔哈帖乞兒蛮。以阿木河回回降民分赐诸王百官。

七年丁巳春，幸忽阑也兒吉。诏诸王出师征宋。乞都不花等讨未来吉兒都怯寨，平之。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还幸月兒灭怯土。秋，驻蹕于军脑兒，酺马乳祭天。九月，出师南征。以驸马刺真之子乞鵬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仍赐马三百、羊五千。回鹘献水精盆、珍珠伞等物，可直银三万余锭。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钱尔，朕独有何为？”却之。赛典赤以为言，帝稍偿其直，且禁其勿复有所献。宗王塔察兒率诸军南征，围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元帅卜邻吉鵬军自邓州略地，遂渡汉江。冬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败之，入其国。安南主陈日昷窜海岛，遂班师。遣阿蓝答兒、脱因、囊加台等诣陕西等处理算钱谷。冬，帝度漠南，至于玉龙栈。忽必烈及诸王阿里不哥、八里土、出木哈兒、玉龙塔失、昔烈吉、公主脱灭干等来迎，大燕，既而各遣归所部。

八年戊午春正月朔，幸也里本朵哈之地，受朝贺。二月，陈日昝传国于长子光曷。光曷遣婿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兀良合台送诣行在所。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帝猎于也里海牙之地。师南征，次于河。适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攻成都，纽邻率师与战，败之；进攻云顶山，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诏以纽邻为都元帅。帝由东胜渡河。遣参知政事刘太平括兴元户口。三月，命洪茶丘率师从札剌朮同征高丽。夏四月，驻蹕六盘山，诸郡县守令来觐。丰州千户郭燧奏请续签军千人修治金州，从之。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李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以明安答兒为太傅，守京兆。诏征益都行省李 璘兵，璘来言：“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从之。璘还，击海州、涟水等处。五月，皇子阿速带因猎独骑伤民稼，帝见让之，遂挾近侍数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斩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仍赐所经郡守各有差。秋七月，留輜重于六盘山，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山，所至辄平。八月辛丑，璘与宋人战，杀宋师殆尽。九月，驻蹕汉中。都元帅纽邻留密里火者、刘黑马等守成都，悉率余兵渡马湖，禽宋制置使张实，遂遣实招谕苦竹隘，实遁。冬十月壬午，帝次宝峰。癸未，如利州，观其城池并非深固，以汪田哥能守，蜀不敢犯，赐卮酒奖谕之。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命田哥造浮梁以济，梁成，赐田哥等金帛有差。帝驻蹕剑门。戊子，攻苦竹隘，裨将赵仲窃献东南门，师入，与其守将杨立战，败之，杀立，众皆奔溃。诏毋犯赵仲家属，仍赐仲衣帽，徙于隆庆。己亥，获张实，支解之。赐田哥玉带及犒赏士卒，留精兵五百守之。遣使招谕龙州。帝至高峰。庚子，

围长宁山，守将王佐、裨将徐昕等率兵出战，败之。十一月己酉，帝督军先攻鹅顶堡。壬子，力战于望喜门。薄暮，宋知县王仲由鹅顶堡出降。是夜破其城，王佐死焉。癸丑，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以彭天祥为达鲁花赤治其事，王仲副之。丙辰，进攻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命大渊为四川侍郎，仍以其兵从。庚午，次和溪口，遣骁骑略青居山。是月，龙州王知府降。诸王莫哥都攻礼义山不克，诸王塔察兒略地至江而还，并会于行在所。命忽必烈统诸路蒙古、汉军伐宋。十二月壬午，杨大渊率所部兵与汪田哥分击相如等县。都元帅纽邻攻简州，以宋降将张威率众为先锋。乙酉，帝次于运山。大渊遣人招降其守将张大悦，仍以大悦为元帅。师至青居山，裨将刘渊等杀都统段元鉴降。庚寅，遣使招谕未附。丁酉，隆州守县降。己亥，大良山守将蒲元圭降。诏诸军毋俘掠。癸卯，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将赵顺降。甲辰，遣宋人晋国宝招谕合州守将王坚，坚辞之，国宝遂归。是岁，皇子辨都薨于吉河之南。

九年己未春正月乙巳朔，驻蹕重贵山北，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驸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否乎？”札剌亦兒部人脱欢曰：“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便。”阿兒剌部人八里赤曰：“脱欢怯，臣愿往居焉。”帝善之。戊申，晋国宝归次峡口，王坚追还杀之。诸王莫哥都复攻渠州礼义山，曳剌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

二月丙子，帝悉率诸兵渡鸡爪滩，至石子山。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

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追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尝谕旨曰：“尔辈若得朕奖谕之言，即志气骄逸，志气骄逸，而灾祸有不随至者乎？尔辈其戒之。”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

## 卷第四 本纪第四

### 世祖一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瓜忽都之地。

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帝从其言，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兒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讞而后行刑，今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兒错愕不能对。太宗朝立军储所于新卫，以收山东、河北丁粮，后惟计直取银帛，军行则以资之。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



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兒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赍牙西行。

岁癸丑，受京兆分地。诸将皆筑第京兆，奢侈相尚，帝即分遣，使戍兴元诸州。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次忒刺，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乙巳，至满陀城，留輜重。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术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蛮送款。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兒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己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枢等搜访图籍，乃得三使尸。既瘞，命枢为文祭之。辛酉，南出龙首城，次赵隘。癸亥，获高祥，斩于姚州。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

岁甲寅，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秋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冬，驻瓜忽都之地。

岁乙卯，春，复驻桓、抚间。冬，驻奉圣州北。

岁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冬，驻于合刺八刺合孙之地。宪宗命益怀州为分地。

岁丁巳，春，宪宗命阿蓝答兒、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为代偿之。冬十二月，入觐于也可迭烈孙之地，议分道攻宋，以明年为期。

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祓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

岁己未，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夏五月，驻小濮州。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秋七月甲寅，次汝南，命大将拔都兒等前行，备粮汉上，戒诸将毋妄杀。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必阍赤孙贞督军须蔡州。有军士犯法者，贞缚致有司，白于帝，命戮以徇，诸军凜然，无敢犯令者。八月丙戌，渡淮。辛卯，入大胜关，宋戍兵皆遁。壬辰，次黄陂。甲午，遣廉希宪招台山寨，比至，千户董文炳等已破之。时淮民被俘者众，悉纵之。庚子，先锋茶忽得宋沿江制置司榜来上，有云：“今夏谍者闻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系筏，由阳逻堡以渡，会于鄂州。”帝曰：“此事前所未有，愿如其言。”辛丑，师次江北。九月壬寅朔，亲王穆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甲辰，登香炉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夺二大舟，是夜，遣木鲁花赤、张文谦等具舟楫。乙巳迟明，至江岸，风雨晦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帝不从，遂申敕将师扬旗伐鼓，三道并进，天为开霁。与宋师接战者三，杀获甚众，径达南岸。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丁未，遣王冲道、李宗杰、訾郊招谕鄂城，比至东门，矢下如雨，冲道坠马，为

敌所获，宗杰、郊奔还。帝驻汧黄洲。己酉，抵鄂，屯兵教场。庚戌，围鄂。壬子，登城东北压云亭，立望楼，高可五丈，望见城中出兵，趣兵迎击，生擒二人，云：“贾似道率兵救鄂，事起仓卒，皆非精锐。”遂命官取逃民弃粮，聚之军中，为攻取计。戊午，顺天万户张柔兵至。大将拔突兒等以舟师趋岳州，遇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来，拔都兒等迎战，文德乘夜入鄂城，守愈坚。冬十月辛未朔，移驻乌龟山。甲戌，拔突兒还自岳。十一月丙辰，移驻牛头山。兀良合带略地诸蛮，由交趾历邕、桂，抵潭州，闻帝在鄂，遣使来告。时先朝诸臣阿蓝答兒、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第七子，帝之弟也。于是阿蓝答兒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而阿蓝答兒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皇后闻之，使人谓之曰：“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蓝答兒不能答。继又闻脱里赤亦至燕，后即遣脱欢、爱莫干驰至军前密报，请速还。丁卯，发牛头山，声言趣临安，留大将拔突兒等帅诸军围鄂。闰月庚午朔，还驻青山矶。辛未，临江岸，遣张文谦还谕诸将曰：“迟六日，当去鄂退保汧黄洲。”命文谦发降民二万北归。宋贾似道遣宋京请和，命赵璧等语之曰：“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是日，大军北还。己丑，至燕。脱里赤方括民兵，民甚苦之，帝诘其由，托以宪宗临终之命。帝察其包藏祸心，所集兵皆纵之，人心大悦。是冬，驻燕京近郊。

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兒、也先哥、忽刺忽兒、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帝三让，诸王大臣固请。辛卯，帝即皇帝位，以衮衮、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陕西宣抚使

廉希宪言：“高丽国王尝遣其世子倂入觐，会宪宗将兵攻宋，倂留三年不遣。今闻其父已死，若立倂，遣归国，彼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帝是其言，改馆倂，以兵卫送之，仍赦其境内。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己亥，诏谕高丽国王王倂，仍归所俘民及其逃户，禁边将勿擅掠。辛丑，以即位诏天下。诏曰：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金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驪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

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丁未，以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副之，使于宋。丙辰，收辑中外官吏宣札牌面。遣帖木兒、李舜钦等行部，考课各路诸色工匠。置急递铺。乙丑，征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置互市于涟水军，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是月，阿里不哥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召贾居贞、张徽、王焕、完颜愈乘传赴阙。五月戊辰朔，诏燕帖木兒、忙古带节度黄河以西诸军。丙戌，建元中统，诏曰：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纘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箴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诏安抚寿春府军民。甲午，以阿里不哥反，诏赦天下。乙未，立十路宣抚司：以赛典赤、李德辉为燕京路宣抚使，徐世隆副之；宋子贞为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王磐副之；河南路经略使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杨果为北京等路宣抚使，赵昞副之；张德辉为平阳太原路宣抚使，谢瑄副之；李鲁海牙、刘肃并为真定路宣抚使；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张肃副之；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游显副之；粘合南合为西京路宣抚使，崔巨济副之；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以汪惟正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虎阑箕为巩昌路元帅。诏谕成都路侍郎张

威安抚元、忠、绵、资、邛、彭等州，西川、潼川、隆庆、顺庆等府及各处山寨归附官吏，皆给宣命、金符有差。诏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金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以万户郑鼎、昔剌忙古带领之，贫不能应役者，官为资给。征诸路兵三万驻燕京近地，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以总帅汪良臣统陕西汉军于沿河守隘。立望云驿，非军事毋得辄入。荧惑入南斗，留五十余日。

六月戊戌，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儿泺，以备军储。以李璫为江淮大都督。刘太平等谋反，事觉伏诛，并诛乞带不花于东川，明里火者于西川。浑都海反。乙巳，李璫言：“获宋谍者，言贾似道调兵，声言攻涟州，遣人觐之，见许浦江口及射阳湖兵船二千艘，宜缮理城堑以备。”罢阿蓝带儿所签解盐户军百人。壬子，诏陕西四川宣抚司八春节制诸军。乙卯，诏东平路万户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乙丑，以石长不为大理国总管，佩虎符。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输开平。是月，召真定刘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遒，燕京冯渭、王光益、杨恕、李彦通、赵和之，东平韩文献、张昉等，乘传赴阙。高丽国王王倂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韩即来贺即位，以国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赐之。

秋七月戊辰，敕燕京、北京、西京、真定、平阳、大名、东平、益都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裤、靴，皆以万计，输开平。己巳，以万户史天泽扈从先帝有功，赐银万五千两。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庚午，赐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璫金符二十、银符五，俾给所部有功将士。癸酉，以燕京路宣慰使忒忒行中书省事，燕京路宣慰使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参知政事，王鹗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河南路宣抚使史天泽兼江淮诸翼军马

经略使。丙子，诏中书省给诸王塔察兒益都、平州封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袭刺门所属民户、人匠、岁赋给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立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军。北京路都元帅阿海乞免所部军士征徭，从之。宋兵攻边城，诏遣太尹、怯列、忙古带率所部，合兵击之。下诏褒赏行省大都督李璫。帝自将讨阿里不哥。敕刘天麟规措中都析津驿传马。

八月丙午，授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虎符。丁未，诏都元帅纽璘所过毋擅捶掠官吏。己酉，立秦蜀行中书省，以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为中书省右丞，行省事。宋兵临涟州，李璫乞诸道援兵。癸丑，赐必庠赤塔刺浑银二千五百两。李璫乞遣将益兵，渡淮攻宋，以方遣使修好，不从。癸亥，泽州、潞州旱，民饥，敕赈之。

九月丁卯，帝在转都兒哥之地，以阿里不哥遗命，下诏谕中外。乙亥，李璫复请攻宋，复谕止之。壬午，初置拱卫仪仗。是月，阿蓝答兒率兵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合，诏诸王合丹、合必赤与总帅汪良臣等率师讨之。丙戌，大败其军于姑臧，斩阿蓝答兒及浑都海，西土悉平。

冬十月丁未，李璫言宋兵复军于涟州。癸丑，初行中统宝钞。戊午，车驾驻昔光之地，命给官钱，雇在京囊驼，运米万石，输行在所。

十一月戊子，发常平仓赈益都、济南、滨棣饥民。

十二月丙申，以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使安南、大理。乙巳，李璫上将土功，命璫以益都官银赏之。帝至自和林，驻蹕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立仪凤司，又立符宝局及御酒库、群牧所。升卫辉为总管府。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刺忽兒、合

丹、忽剌出、胜纳合兒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海都银八百三十三两，文绮五十匹，金素半之；睹兒赤、也不干银八百五十两；兀鲁忽带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兒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兒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都鲁、牙忽银八百三十三两，特赐绵五十斤；阿只吉银五千两，文绮三百，金素半之；先朝皇后怙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自是岁以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夜，东北赤气照人，大如席。乙酉，宋兵围涟州。己丑，李璫率将士迎战，败之，赐诏奖谕，给金银符以赏将士。庚寅，璫擅发兵修益都城堞。

二月丁酉，太阳掩昴。己亥，宋兵攻涟水，命阿术等帅兵赴之。丙午，车驾幸开平。诏减免民间差发，罢守隘诸军。秦蜀行省借民钱给军，以今年税赋偿之。免平阳、太原军站户重科租税。丁未，诏行中书省平章禡禡及王文统等率各路宣抚使赴阙。丁巳，李璫破宋兵于沙湖堰。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丙午，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辛亥，遣弓工往教鄯阐人为弓。乙卯，诏十路宣抚使量免民间课程。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官污滥及民不孝悌者，量轻重议罚。辛酉，诏太康弩军二千八百人戍蔡州。以礼部郎中刘芳使大理等国。

五月乙丑，禁使臣毋入民家，令止顿析津驿。遣崔明道、李全义为详问官，诣宋淮东制司，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诘之。庚辰，敕使臣及军士所过城邑，



官给廩饩，毋扰于民。丁亥，申严沿边军民越境私商之禁。唐庆子政臣入见，诏复其家。弛诸路山泽之禁。禁私杀马牛。申严越境私商，贩马匹者罪死。以河南经略宣抚使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河南军民并听节制。诏成都路置惠民药局。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

六月癸巳，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丙申，赐新附人王显忠、王谊等衣物有差。李璫遣人献涟水捷。罢诸路拘收李兰奚。禁诸王擅遣使招民及征私钱。戊戌，太阴犯角。诏谕十路宣抚司并管民官，定盐酒税课等法。癸卯，以严忠范为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民总管，仍谕东平路达鲁花赤等官并听节制。诏定中外官所乘马数各有差。乙巳，赈火少里驿户之乏食者。赏钦察所部将校有功者银二千五百两及币帛有差。己酉，命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恚而罢。辛亥，转懿州米万石赈亲王塔察儿所部饥民。赐亲王合丹所部军币帛九百匹、布千九百匹。乙卯，敕平阳路安邑县葡萄酒自今毋贡。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褻渎，违者加罪。”丙辰，以汪良臣同签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凡军民官并听良臣节制。丁巳，敕诸路造人马甲及铁装具万二千，输开平。戊午，诏毋收卫辉、怀孟赋税，以偿其所借刍粟。庚申，宋泸州安抚使刘整举城降，以整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佩虎符。仍谕都元帅纽璘等使存恤其民。赐故金翰林修撰魏璠谥靖肃。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察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行省钤定职名给之。城临洮。升真定鼓城县为晋州，以鼓城、安平、武强、饶阳隶焉。赐僧子聪怀孟、邢州田各五十顷。罢金、银、铜、铁、丹粉、锡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阳姜户、藤花户，还之州县。赐大理国

主段实虎符，优诏抚谕之。命李璫领益都路盐课。出工局绣女，听其婚嫁。怀孟广济渠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余所。高丽国王倂更名植，遣其世子堪奉表来朝，命宿卫将军李里察、礼部郎中高逸民持诏往谕，仍以玉带赐之。以不花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张启元为中书右丞。授管领崇庆府、黎、雅、威、茂、邛、灌七处军民小太尉虎符。

秋七月辛酉朔，立军储都转运使司，以马月合乃为使，周锴为副使。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赈和林饥民。赏巩昌路总帅汪惟正将校斩浑都海功银二千五百两、马价银四千九百两。诸王昌童招河南漏籍户五百，命付之有司。命总管王青制神臂弓、柱子弓。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巴思答兒乞于高丽鸭绿江西立互市，从之。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丁丑，渡江新附民留屯蔡州者，徙居怀孟，贷其种食。以万家奴为安抚高丽军民达鲁花赤，赐虎符。庚辰，西京、宣德陨霜杀稼。辛巳，诏许衡即其家教怀孟生徒。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壬午，遣纳速剌丁、孟甲等使安南。乙酉，以牛驿雨雪，道途泥泞，改立水驿。己丑，命炼师王道妇于真定筑道观，赐名玉华。谕将士举兵攻宋，诏曰：“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

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尚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勋。卿等当宣布朕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替朕命。”鄂州青山矶、浒黄洲所招新民迁至江北者，设官领之。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

八月壬辰，赐故金补阙李大节谥贞肃。丁酉，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戊戌，以燕京等路宣抚使赛典赤为平章政事，敕以贺天爵为金齿等国安抚使，忽林伯副之，仍招谕使安其民。己亥，谕武卫军都指挥使李伯祐汰本军疲老者，选精锐代之，给海青银符一，有奏，驰驿以闻。辛丑，以宣抚使粘合南合为中书右丞，阔阔为中书左丞，贾文备为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以宋降将王青为总管，教武卫军习射。乙巳，禁以俘掠妇女为娼。丙午，太白犯岁星。以许衡为国子祭酒。丁未，以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先是，以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傅，默为太子太保，枢等以不敢当师傅礼，皆辞不拜，故复有是命。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己酉，命大名等路宣抚使岁给翰林侍讲学士窦默、太医副使王安仁衣粮，赐田以为永业。甲寅，赏董文炳所将渡江及北征有功者二十二人，银各五十两。封顺天等路万户张柔为安肃公，济南路万户张荣为济南公。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不允。诏陕西四川行省存恤归附军民。诏：“自今使臣有矫称上命者，有司不得听受。诸王、后妃、公主、驸马非闻奏，不许擅取官物。”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敕西京运粮于沙井，北京运粮于鱼兒泊。立檀州驿。颁斗斛权衡。赈桓州饥民。

赐诸王塔察兒金千两、银五千两、币三百匹。给阿石寒甲价银千二百两。核实新增户口，措置诸路转输法。命刘整招怀夔府、嘉定等处民户。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议置于法，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仍檄宋边将还北人之留南者。

九月庚申朔，诏以忽突花宅为中书省署。奉迁祖宗神主于圣安寺。癸亥，邢州安抚使张耕告老，诏以其子鹏翼代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李伯祐、董文炳言：“武卫军疲老者，乞补换，仍存恤其家。”从之。丙寅，诏以粘合南合行中兴府中书省。戊辰，大司农姚枢请以儒人杨庸教孔、颜、孟三氏子孙，东平府详议官王镛兼充礼乐提举。诏以庸为教授，以镛特兼太常少卿。辛未，以清、沧盐课银偿往岁所贷民钱给公费者。置和余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余官。丙子，谕诸王、驸马，凡民间词讼无得私自断决，皆听朝廷处置。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敕今岁田租输沿河近仓，官为转漕，不可劳民。癸未，以甘肃等处新罹兵革，民务农安业者为戍兵所扰，遣阿沙、焦端义往抚治之。以海青银符二、金符十给中书省，量军国事情缓急，付乘驿者佩之。以开元路隶北京宣抚司。真定路官民所贷官钱，贫不能偿，诏免之。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敕燕京、顺天等路续制人甲五千、马甲及铁装具各二千。

冬十月庚寅朔，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辛卯，陕西四川行省上言：“军务急速，若待奏报，恐失事机。”诏与都元帅纽璘会议行之。遣道士訾洞春代祀东海广德王庙。壬辰，敕火兒赤、奴怀率所部略地淮西。丁酉，敕爱亦伯等及陕西宣抚司校核不鲁欢、阿蓝塔兒所贷官银。庚子，以右丞张启元行中书省于平阳、太原等路。括西京

两路官民，有壮马皆从军，令宣德州杨庭训统之，有力者自备甲仗，无力者官与供给。两路奥鲁官并在家军人，凡有马者并付新军刘总管统领。昂吉所管西夏军，并丰州、荨麻林、夏水阿剌浑皆备鞍马甲仗，及李鲁欢所管兵，凡徒行者市马给之，并令从军，违者以失误军期论。修燕京旧城。命平章政事赵璧、左三部尚书怯烈门率蒙古、汉军驻燕京近郊、太行一带，东至平滦，西控关陕，应有险阻，于附近民内选谙武事者，修立堡寨守御。以河南屯田万户史权为江汉大都督，依旧戍守。又选锐卒三千付史枢管领，于燕京近郊屯驻。壬寅，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浹、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罢东平会计前任官侵用财赋。甲辰，宋兵攻泸州，刘整击败之。诏赏整银五千两，币帛二千匹。失里答、刘元振守御有功，各赏银五百两，将士银万两、币帛千匹。乙巳，诏指挥副使郑江将千人赴开平，指挥使董文炳率善射者千人由鱼儿泊赴行在所，指挥使李伯祐率余兵屯潮河川。壬子，诏霍木海、乞带等自得胜口至中都预备粮饷刍粟。丙辰，诏平章政事塔察儿率军士万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

十一月壬戌，大兵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诸王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追北五十余里。帝亲率诸军以蹙其后，其部将阿脱等降，阿里不哥北遁。庚午，太阴犯昴。壬申，诏免今年赋税。癸酉，驻蹕帖买和来之地。以尚书怯烈门、平章赵璧兼大都督，率诸军从塔察儿北上。分蒙古军为二，怯烈门从麦肖出居庸口，驻宣德德兴府；讷怀从阿忽带出古北口，驻兴州。帝亲将诸万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州驻潮河川。敕官给刍粮，毋扰居民。罢十路宣抚司，止存开元路。命诸路市马

二万五千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丁丑，征诸路宣抚司官赴中都。移蹕于速木合打之地。诏汉军屯怀来、缙山。鹰坊阿里沙及阿散兄弟二人以擅离扈从伏诛。

十二月庚寅，诏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辛卯，荧惑犯房。壬辰，荧惑犯钩钤。癸巳，以昌、抚、盖利泊等处荐罹兵革，免今岁租赋。甲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命太常少卿王镛教习大乐。壬寅，以隆寒命诸王合必赤所部军士无行帐者，听舍民居。命陕蜀行中书省给绥德州等处屯田牛、种、农具。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立尚食局、尚药局。初设控鹤五百四人，以刘德为军使领之。立异样局达鲁花赤，掌御用织造，秩正三品，给银印。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断死罪四十六人。

## 卷第五 本纪第五

### 世祖二

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圣庙成。庚午，罢高丽互市。诸王塔察兒请置铁冶，从之；请立互市，不从。忽剌忽兒所部民饥，罢上供羊。命银冶户七百、河南屯田户百四十，赋税输之州县。命匠户为军者仍为军，其军官当考第富贫，存恤无力者。耶律铸诣北京饷诸王军，仍遣宣抚使柴祯等增价余米三万石益之。赐高丽国历。辛未，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癸酉，以军兴人民劳苦，敕停公私逋负毋征。癸未，赐广宁王爪都驼钮金镀银印，及诸王合必赤行军印。宋制置使贾似道以书诱总管张元等，李璫获其书上之。丙戌，命江汉大都督史权、亳州万户张弘彦将兵八千赴燕。备宫悬钟磬、乐舞、籥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高丽遣使奉表来谢，优诏答之。李璫质子彦简逃归。

二月丁亥朔，元籍军窜名为民者，命有司还正之。括诸道逃亡军。己丑，李璫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前宣抚副使王磐脱身走至济南，驿召磐，令姚枢问计，磐对：“竖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庚寅，宋兵攻新蔡。辛卯，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农姚枢讲定条格。甲午，李璫入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乙未，诏诸道以今岁民

赋市马。丙申，郭守敬造宝山漏成，徙至燕京。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辛丑，李璫遣骑寇蒲台。癸卯，诏发兵讨之。以赵璧为平章政事。修深、冀、南宫、枣强四城。甲辰，发诸蒙古、汉军讨李璫，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浹、武卫军砲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堞，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丙午，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以董源、高逸民为左右司郎中，许便宜从事。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洺滋、怀孟、彰德、卫辉、河南东西两路皆隶焉。己酉，王文统坐与李璫同谋伏诛，仍诏谕中外。王演等以妖言诛。辛亥，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以余兵诣京师。诏诸道括逃军还屯田，严其禁。壬子，李璫据济南。癸丑，诏大名、洺滋、彰德、卫辉、怀孟、河南、真定、邢州、顺天、河间、平滦诸路皆籍兵守城。宋兵攻滕州。丙辰，诏拔都抹台将息州戍兵诣济南，移其民于蔡州，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兵戍宿州及蕲县，以余兵自随。

三月戊午，有旨：“非中书省文移及兵民官申省者，不许入递。”己未，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庚申，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赵炳将之。辛酉，宗拔突言河南有自愿从军者，命即令将之。遣郑鼎、瞻思丁、答里带、三岛行宣慰司事于平阳、太原。签见任民官及捕鹰坊、人匠等军。徙弘州锦工绣女于京师。敕河东两路元括金州兵付郑鼎将之。诏以平章政事祆祆、廉希宪，参政商挺，



断事官麦肖，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获私商南界者四十余人，命释之。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壬申，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以撒吉思、柴桢行宣慰司事于北京。免今岁丝银，止输田租。癸酉，命史枢、阿术各将兵赴济南。遇李璡军，邀击，大破之，斩首四千，璡退保济南。乙亥，宋将夏贵攻符离。戊寅，万户韩世安率镇抚马兴、千户张济民，大破李璡兵于高苑，获其权府傅珪，赐济民、兴金符。诏以李璡兵败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免西京今年丝银税。甲申，免高丽酒课。乙酉，宋夏贵攻蕲县。谕诸路管民官，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

夏四月丙戌朔，大军树栅凿堑，围璡于济南。丁亥，诏博兴、高苑等处军民尝为李璡胁从者，并释其罪。庚寅，命怯烈门、安抚张耕分邢州户隶两答刺罕。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壬辰，以大梁府渠州路军民总帅蒲元圭为东夔路经略使。丙申，宋华路分、汤太尉攻徐、邳二州。诏分张柔军千人还戍亳州。庚子，江汉大都督史权以赵百户洁众逃归，斩之。诏：“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以米千石、牛三百给西京蒙古户。癸卯，宋兵攻亳州。甲辰，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乙巳，以北京、广宁、豪、懿州军兴劳弊，免今岁税赋。命诸路详谳冤狱。诏河东两路并平阳、太原路达鲁花赤及兵民官，抚安军民，各安生业，毋失岁计。丁未，李璡遣柴牛兒招谕部民卢广，广缚以献，杀之；以广权威州军判，兼捕盗官。戊申，赐诸王也相哥金印。庚戌，赐诸王合必赤金银海青符各二。免松州、

兴州、望云州新旧差赋，以望云、松山、兴州课程隶开平府。壬子，敕非军情毋行望云驿。乙卯，河南路王豁子、张无僧、杜信等谋为不轨，并伏诛。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

五月戊午，蘄县陷，权万户李义、千户张好古死之。庚申，筑环城围济南，璫不复得出。诏撒吉思安抚益都路百姓，各务农功，仍禁蒙古、汉军剽掠。癸亥，史权妄奏徐、邳总管李杲哥完复邳州城，诏由杲哥以下并原其罪。时宋将夏贵攻邳州，杲哥出降，贵既去，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史权以闻，故有是命。甲子，宋兵攻利津县。蠲滨棣今岁田租之半，东平蠲十之三。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给钞市车牛。戊辰，以左丞相忽鲁不花兼中书省都断事官，赐虎符。真定、顺天、邢州蝗。以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工部及诸路工作，以孟烈所献蹶张弩藏于中都。丙子，缙山至望云立海青驿。丁丑，李杲哥等伏诛，命史天泽选考徐、邳总管。甲申，真定路不眼里海牙擅杀造伪钞者三人，诏诘其违制之罪。西京、宣德、威宁、龙门霜，顺天、平阳、河南、真定雨雹，东平、滨棣旱。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税租户，口增者赏之，隐匿者罪之，逃民苟免差税重加之罪。大司农姚枢辞赴省议事，帝勉留之，命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依前商议中书省事。

六月乙酉朔，宋兵攻沧州、雅州、泸州，民既降复叛，命诛其首乱者七人，余令安业。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戊子，滨棣安抚使韩世安败宋兵于滨州丁河口。己丑，遣塔察儿帅兵击宋军，仍安谕濒海军民。乙未，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其使臣往还，官为护送。送婆娑府屯田军移驻鸭绿江之西，以防海道。丙申，高丽国王王植遣使来贡。壬寅，陕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军困乏，乞以民代之。有旨：“军籍已定，不宜动摇，

宜令贫富相资，果甚贫者，令休息一岁。”癸卯，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领李璫伪檄，传行旁郡，事觉诛之。敕宁武军岁输所产铁。河西民及诸王忽撒吉所部军士乏食，给钞赈之。壬子，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癸丑，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四所。东平严忠济向为民贷钱输赋四十三万七千四百锭，借用课程、钞本、盐课银万五千余两，诏勿征。

秋七月戊午，复蒙古军站户差赋，农民包银征其半，俘户止令输丝，民当输赋之月，毋征私债。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丙寅，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别给海青符二，事有急速，驰以上闻。立枪杆岭驿，以便转输。癸酉，甘州饥，给银以赈之。甲戌，李璫穷蹙，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获之，并蒙古军囊家伏诛，体解以徇。戊寅，以夔府行省刘整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仍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

八月己丑，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广济河渠司王允中请开邢、洺等处漳、滏、澧河、达泉以溉民田，并从之。甲午，博都欢等奏请以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付其匠户，岁取银及石绿、丹粉输官，从之。丙午，立诸路医学教授。戊申，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河间、平滦、广宁、西京、宣德、北京陨霜害稼。

九月戊午，亳州万户张弘略破宋兵于蕲县，复宿、蕲二城。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兼山东路经略使，收集益都旧军充武卫军，戍南边，诏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与董文炳会议兵民籍，每十户惟取其二充武卫军；其海州、东海、涟水移入益都者，亦隶本卫。己未，罢霸州海青驿。安南国陈光晒遣使贡方物。壬戌，改邢州为顺德府，立安抚司，洺、磁、威三州隶焉。

听太原民食小盐，岁输银七千五百两。己巳，以马月合乃饷军功，授礼部尚书，赐金符。壬申，授安南国王陈光晒及达鲁花赤纳剌丁虎符。敕济南官吏，凡军民公私逋负，权阁毋征。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授虎符，将南边蒙古、汉军。闰月甲申朔，沙、肃二州乏食，给米、钞赈之。丁亥，立古北口驿。己丑，济南民饥，免其赋税。免诸路军户他徭。庚寅，敕京师顺州至开平置六驿。辛卯，严忠范奏请补东平路庙学太常乐工，从之。敕武卫军及黑军会于京师。庚子，中翼千户九住破宋兵于虎脑山。庚戌，发粟三十万石赈济南饥民。

冬十月丙辰，放金州所屯军士二千人及大名、河南新签防城军为民。庚申，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治民。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诏以李璫所掠民马还其主。以郝经、刘人杰使宋未还，廩其家。中书省奏与宋互市，庶止私商，及复逋民之陷于宋者，且覘涟、海二州，不允。以刘仁杰不附李璫，擢益都路总管，仍以金帛赐之。壬戌，授益都行中书省都督府所统州郡官金符十七、银符十一。乙丑，诏禁京畿畋猎。丙寅，分东西两川都元帅府为二，以帖的及刘整等为都元帅及左右副都元帅。诏责高丽欺慢之罪。又诏赐高丽王禘历。以战功赏渠州达鲁花赤王章等金五十两、银一千五百五十两。赏阆、蓬等路都元帅合州战功银五千两。丁卯，诏凤翔府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放刁国器所签平阳军九百一十五人为民。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请益兵，诏陕西行省及巩昌总帅汪惟正以兵益之。戊辰，杨大渊乞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从之。庚午，敕巩昌总帅汪惟正将戍青居军还，屯田利州。乙亥，分中书左右部。丁丑，敕宿州百户王达等所擒宋王用、夏珍等八人赴京

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戊寅，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地。诏益都府路官吏军民为李璫胁从者，并赦其罪。敕万户严忠范修复宿州、蕲县，万户忽都虎、怀都、何总管修完邳州城郭。

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钩钤。丁亥，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长春宫设金箬周天醮。辛丑，日有背气重晕三珥。敕济南人民为李璫裨校掠取财物者，诣都督撒吉思所讼之。真定民郝兴仇杀马忠，忠子荣受兴银，令兴代其军役。中书省以荣纳赂忘仇，无人子之道，杖之，没其银。事闻，诏论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书省议之。三义沽灶户经宋兵焚掠，免今年租赋。汰少府监工匠，存其良者千二百户。遣官审理陕西重刑。敕河西民徙居应州，其不能自赡者百六十户，给牛具及粟麦种，仍赐布，人二匹。乙巳，诏都元帅阿术分兵三千人同阿鲜不花、怀都兵马，复立宿州、蕲县、邳州。有旨谕史天泽：“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日，覆奏行之。”丙午，诏特征人员，宜令乘传。戊申，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

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丙辰，敕诸王塔察兒等所部猎户止收包银，其丝税输之有司。立河南、山东统军司，以塔剌浑火兒赤为河南路统军使，卢升副之，东距亳州，西至均州，诸万户隶焉；茶不花为山东路统军使，武秀副之，西自宿州，东至宁海州，诸万户隶焉。罢各路急递铺。丁巳，立十路宣慰司，以真定路达鲁花赤赵璫等为之。己未，犯罪应死者五十三人，诏重加详讞。辛酉，诏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立诸路转运司，以燕京路监榷官曹泽等为之使。癸亥，享太庙。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乙丑，复立息

州城以安其民。召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王磐乘传赴京师。丙寅，申严屠杀牛马之禁。己巳，诏：“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壬申，遣使收辑诸路军民官海青牌及驿券。戊寅，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割北京、兴州隶开平府。建行宫于隆兴路。升太原临泉县为临州；降宁陵为下县，仍隶归德。赐诸王金、银、帑、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断死罪六十六人。

四年春正月乙酉，禁蒙古军马扰民。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获山杨大渊南归，大渊部将执琳，诏诛之。以宋忽儿、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军民官各从统军司及宣慰司选举。岳天辅乞复立息州，不允。丙戌，以姚枢为中书左丞。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甲午，给公主拜忽符印，其所属设达鲁花赤。给钞赈益都路贫民之无牛者。立十路奥鲁总管。丁酉，益都路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上李璫所伤涟水军民及陷宋蒙古、女直、探马赤军数，男女凡七千九百二十二人。癸卯，领部阿合马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及设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从之。召商挺、赵良弼赴阙。乙巳，敕李平阳以所部西川出征军士戍青居山，其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诏陕西行省塔剌海等收恤离散军户。诏：“以诸路汉军奥鲁毋隶各万户管领，其科征差税，山东、河南隶统军司，东西两川隶征东元帅府，陕西隶行户部。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敕总帅汪忠臣、都元帅帖的及刘整等益兵付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仍以解州盐课给军粮。丙午，诏诸翼万户简精兵四千充武卫军。罢古北口新置驿。增万户府监战一员、参议一员。以马合麻所俘济南老僧口之民文面为奴

者，付元籍为民。汪忠臣、史权系宋谍者六人至京师，有旨释之。辛亥，申禁民家兵器及蒙古军扰民者。陵州达鲁花赤蒙哥战死济南，以其子忙兀带袭职。召云顶山侍郎张威赴阙。

二月壬子朔，命河东宣慰司市马百二十九匹，赐诸王八刺军士之无马者。甲寅，诏诸路官员子弟入质。以高丽不答诏书，诘其使者。以民杜了翁先朝旧功，复其家。庚申，赏万户怯来所部将士讨李璫有功者银二千七百五十两。甲子，车驾幸开平。以王德素充国信使，刘公谅副之，使于宋，致书宋主，诘其稽留郝经之故。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三月戊子，沂州胡节使、范同知陷于宋，命存恤其家。或言其尝为宋兵向导，乃分其妻孥资产，赐有功将士。辛卯，敕撒吉思招集益都逃民。命董文炳以所获宋谍及俘八十一人赴隆兴府。听诸路猎户及捕盗巡盐者执弓矢。壬辰，遣扎马刺丁和余东京。己亥，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庚子，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不从。壬寅，关东蒙古、汉军官未经训敕者，令各乘传赴开平。癸卯，初建太庙。乙巳，赐迭怯那延等银七千九十两。命北京元帅阿海发汉军二千人赴开平。己酉，高丽国王王禕遣其臣硃英亮入贡，上表谢恩。复立宿州。

夏四月庚戌朔，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癸丑，选益都兵千人充武卫军。甲寅，偿河西阿沙赉赡所部贫民银三千七百两。己未，以完颜端田宅赐益都千户傅国忠。国忠父天祐为端所杀，故命以其田宅赐之。宣德至开平置驿。罢开元路宣慰司。丙寅，西京武州陨霜杀稼。戊寅，召窦默、许衡乘驿赴开平。诸王阿

只吉所部贫民远徙者，赐以马牛车币。以东平为军行蹂践，赈给之。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

五月癸未，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乙酉，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辛卯，诏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乙未，敕商州民就戍本州，毋禁弓矢。丙申，立上都马、步驿。丁酉，以元帅杨大渊、张大悦复神山有功，降诏奖谕。戊戌，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颖州、光化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庚子，河南路总管刘克兴矫制括户，罢其职，籍家资之半。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赏前讨浑都海战功，撒里都、阔阔出等钞二千一百七十四锭、币帛一千四百二十匹。

六月壬子，河间、益都、燕京、真定、东平诸路蝗。乙卯，以管民官兼统怀孟等军俺撒战歿汴梁，命其子忙兀带为万户，佩金符。戊午，赐线真田户六百。己未，赐高丽国王王禕羊五百。癸酉，赐拜忽公主所部钞千锭。立上都惠民药局。建帝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以线真为中书右丞相，塔察兒为中书左丞相。

秋七月癸未，诏诸投下毋擅勾摄燕京路州县官吏。乙酉，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给公主拜忽银五万两，合刺合纳银千两。乙未，以故东平权万户吕义死王事，赐谥贞节。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升燕京属县安次为东安州，固安为固安州。河南统军司言：“屯田民为保



甲丁壮射生军，凡三千四百人，分戍沿边州郡，乞蠲他徭。”从之。庚子，诏赐诸王爪都牛马价银六万三千一百两。壬寅，诏禁益都路探马赤扰民。以成都经略司隶西川行院。禁蒙古、汉军诸人煎、贩私盐。诏山东经略司徒胶、莱、莒、密之民及灶户居内地。中书省臣以妨煮盐为言，遂令统军司完复边戍，居民灶户毋徙。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燕京、河间、开平、隆兴四路属县雨雹害稼。

八月戊申朔，诏霍木海总管诸路驿，佩金符。辛亥，置元帅府于大理。诏东平、大名、河南宣慰司市马千五百五十匹，给阿术等军。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以淄、莱、登三州为总管府，治淄州。命昔撒昔总制鬼国、大理两路。兵部郎中刘芳前使大理，至吐蕃遇害，命恤其家。壬子，命中书省给北京、西京转运司车牛价钞。彰德路及洺、磁二州旱，免彰德今岁田租之半，洺、磁十之六。冀州蒙古百户阿昔等犯盐禁，没入马百二十余匹，以给军士之无马者。甲寅，命成都路运米万石饷潼川。给钞付刘整市牛屯田。分刘元礼等军戍潼川，命按敦将之。丙辰，诏以成都路绵州隶潼川。戊午，以阿脱、商挺行枢密院于成都，凡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庚申，以史天倪前为武仙所杀，以武仙第赐其子楫。癸亥，敕京兆路给赐刘整第一区、田二十顷。以梦八剌所部贫乏，赐银七千五百两给之。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壬申，复置急递铺。滨、棣二州蝗，真定路旱。诏西凉流民复业者，复其家三年。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壬午，河南、大名两道宣慰司所获宋谍王立、张达、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释免，给衣服遣还。乙酉，立漕运河渠司。

己丑，赐诸王阿只吉所部种食、牛具。庚寅，谕高丽、上京等处毋重科敛民。招谕济南、滨棣流民。遣使征诸路赋税钱帛。民间所卖布帛有疏薄狭短者，禁之。

冬十月戊午，初置隆兴路驿。

十一月甲申，诏以岁不登，量减阿述、怯烈各军行饷。东平、大名等路旱，量减今岁田租。丙戌，享于太庙，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张文谦行事。高丽国王王禕以免置驿、籍民等事，遣其臣韩就奉表来谢，赐中统五年历并蜀锦一，仍命禕入朝。立御衣、尚食二局。

十二月丁未朔，以凤翔屯军、汪惟正青居等军、刁国器平阳军，令益都元帅钦察统之，戍虎啸寨。甲戌，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丙子，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断死罪七人。

至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丽国王王禕遣使奉表来贺。壬午，敕诸路宣慰司，非奉旨无辄入覲。以千户张好古歿王事，命其弟好义、好礼并袭职为千户。癸巳，以益都武卫军千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以邓州保甲军二千三百二十九户隶统军司。戊戌，杨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优诏谕之。己亥，立诸路平准库。癸卯，命诸王位下工匠已籍为民者，并征差赋；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其蒙古、汉军站户所输租减半。西北诸王率部民来归。敕北京、西京宣慰司、隆兴总管府和余以备粮饷。筑冷水河城，命千户土虎等戍之。罢南边互市。申严持军器、贩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辛亥，贺福等六人告平阳、太原漏籍户，诏赏以官，廷臣以非材对，给钞与之。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

馆舍，给俸以贍之。壬子，修琼花岛。发北京都元帅阿海所领军疏双塔漕渠。甲寅，以故亳州千户邸闰陷于宋，命其子荣祖袭职。丙辰，罢陕西行户部。丁卯，太阴犯南斗。癸酉，车驾幸上都。诏诸路总管史权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会。弛边城军器之禁。

三月庚辰，设周天醮于长春宫。己亥，命尚书宋子贞陈时事，子贞条具以闻，诏奖谕，命中书省议行之。辛丑，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立漕运司，以王光益为使。

夏四月戊申，以彰德、洺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浅涩，盐运不通，塞分渠以复水势。辛亥，太阴犯轩辕御女星。壬子，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乙卯，诏高丽国王王植来朝上都，修世见之礼。辛酉，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杨大渊以部将王仲得宋将咎万寿书杀之，诏以其事未经鞫问，或堕宋人行间之计，岂宜辄施刑戮，诘责大渊，仍存恤仲家。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蹕凉楼并广牧地，诏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丁卯，追治李璫逆党万户张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戊辰，给新附戍军粮饷。高丽国王王植遣其臣金禄来贡。

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庚辰，敕剑州守将分军守剑门，置驿于人头山。丙戌，太阴犯房。丁亥，释宋私商五十七人，给粮遣归其国。己丑，以平阴县尹马钦发私粟六百石贍饥民，又给民粟种四百余石，诏奖谕，特赐西锦五端以旌其义。乙未，初置四川急递铺。丙申，赐诸王钦察银万两，济其所部贫乏者。己亥，太阴犯昴。以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为平章政事。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敕其子伯佗袭职，赐金符。

六月乙巳，召王鹗、姚枢赴上都。宋制置夏贵率兵欲攻虎啸山，敕以万户石抹紉札刺一军益钦察戍之。戊申，高丽国王王植来朝。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舆鬼，昏见西北，贯上台，扫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见东北，凡四十余日。以阿合马言，益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其太原小盐，听从民便。癸未，改新凤州为徽州。以西番十八族部立安西州，行安抚司事。丁亥，诸王算吉所部营帐军民被火，发粟赈之。庚寅，给诸王也速不花印。壬辰，特诏谕巩昌路总帅汪惟正劳勉之，赐元宝交钞三万贯，仍戍青居。赐诸王玉龙答失印，仍以先朝猎户赐之。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己亥，定用御宝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惟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庚子，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败，不复能军，至是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给，其所谋臣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来归。诏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其谋臣不鲁花等皆伏诛。

八月壬寅朔，陕西行省臣上言：“川蜀戍兵军需，请令奥鲁官征入官库，移文于近戍官司，依数取之。宋新附民宜拨地土衣粮，给其牛种，仍禁边将分匿人口。商州险要，乞增戍兵。陕西猎户移猎商州。河西、凤翔屯田军迁戍兴元。四川各翼军，有地者征其税，给无田者粮。”皆从之。甲辰，诏秦蜀行省发银二十五万两给沿边岁用。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

陈诉；恤鰥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赋、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又颁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条格。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禁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诏：“蒙古户种田，有马牛羊之家，其粮住支；无田者仍给之。”庚戌，命燕王署敕、诸王设僚属及说书官。诸站户限田四顷免税，供驿马及祇应；命各路总管府兼领其事。癸丑，命僧子聪同议枢密院事。诏子聪复其姓刘氏，易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乙卯，诏改燕京为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增都省参佐掾史月俸。丙辰，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其说书官，皇子忙安以李磐为之，南木合以高道为之。丁巳，以改元大赦天下，诏曰：

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朕以菲德，获承庆基，内难未戢，外兵未戢，夫岂一日，于今五年。赖天地之畀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气，会于上都。虽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泽愆常，皆阙政之所繇，顾斯民之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据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辈，构祸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讫。可大赦天下，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於戏！否往泰来，迓续亨嘉之会；鼎新革故，正资辅弼之良。咨尔臣民，体予至意！

戊午，给益都武卫军千人冬衣。己未，凤翔府龙泉寺僧超过等谋乱遇赦，没其财，羁管京兆僧司；同谋苏德，责令从军自效。发万户石抹紉札剌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亳州军六百八人及河南府军六十人助钦察戍青居。敕山东经略副使武秀选益都新军千人充武卫军，赴中都。城郊，以沂州监战塔思、万户孟义所部兵戍之。太原路总管攸忙兀带坐藏甲匿户，罢职为民。

九月壬申朔，立翰林国史院。以改元诏谕高丽国，并赦其

境内。辛巳，车驾至自上都。庚寅，益都毛璋谋逆，二子及其党崔成并伏诛，籍其家赀，赐行省撒吉思。

冬十月壬寅朔，高丽国王王植来朝。乙巳，禁上都畿内捕猎。庚戌，有事于太庙。壬子，恩州历亭县进嘉禾，一茎五穗。戊辰，改武卫军为侍卫亲军。

十一月丙子，诏宋人归顺及北人陷没来归者，皆月给粮食。辛巳，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己丑，以至元二年历日赐高丽国王王植。禁登州、和州等处并女真人入高丽界剽掠。辛卯，召卫州太一五代度师李居寿赴阙。壬辰，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以领中书省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知太府监事阿合马为平章政事，领中书省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阿里为中书右丞。丁酉，太原路临州进嘉禾二茎。以元帅按敦、刘整、刘元礼、钦察等将士获功，赏赉有差。

十二月乙巳，罢各投下达鲁花赤，定中外百官仪从。丁未，敕遣宋谍者四人还其国。戊午，赏拔都军人银五十万两。甲子，太阴犯房。乙丑，以王鉴昔使大理没于王事，其子天赦不能自存，优恤之。丁卯，敕邓州沿边增立茱萸、常平、建陵、季阳四堡。戊辰，命选善水者一人，沿黄河计水程达东胜可通漕运，驰驿以闻。庚午，诏罢枢密院断事官及各路奥鲁官，令总管府兼总押所。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是岁，真定、顺天、洛磁、顺德、大名、东平、曹、濮州、泰安、高唐、济州、博州、德州、济南、滨、棣、淄、莱、河间大水。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户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五，断死罪七十三人。

## 卷第六 本纪第六

### 世祖三

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癸酉，山东廉访使言：“真定路总管张宏，前在济南，乘变盗用官物。”诏以宏尝告李璫反，免宏死罪，罢其职，征赃物偿官。邳州万户张邦直等违制贩马，并处死。敕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又徙奴怀、忒木带儿砲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己卯，北京路行省给札刺赤户东徙行粮万石。以邓州监战讷怀、新旧军万户董文炳并为河南副统军。甲申，诏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乙酉，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戊子，诸王塔察儿使臣阔阔出至北京花道驿，手杀驿吏郝用、郭和尚，有旨征钞十锭给其主赎死。庚寅，城西番匣答路。癸巳，八东乞儿部牙西来朝，贡银鼠皮二千，赐金、素币各九、帛十有八。武城县王氏妻崔一产三男。丁酉，给亲王玉龙答失部民粮二千石。高丽国王王植遣其弟广平公恂奉表来贡。

二月辛丑朔，元帅按东与宋兵战于钓鱼山，败之，获战舰百四十六艘。甲辰，初立宫闱局。戊申，赐亲王兀鲁带河间王印，给所部米千石。丁巳，车驾幸上都。癸亥，并六部为四，以麦术丁为吏礼部尚书，马亨户部尚书，严忠范兵刑部尚书，

别鲁丁工部尚书。禁山东东路私煎硝碱。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以同知东平路宣慰使宝合丁为平章政事，山东廉访使王晋为参知政事。廉希宪、商挺罢。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

三月癸酉，骨嵬国人袭杀吉里迷部兵，敕以官粟及弓甲给之。丁亥，敕边军习水战、屯田。诛宋谍李富住。乙未，罢南北互市，括民间南货，官给其直。辽东饥，发粟万石、钞百锭赈之。

夏四月戊午，赐诸王合必赤、亦怯烈金、素币各四，拜行金币一。

五月壬午，赏万户晃里答儿所部征吐蕃功银四百五十两。戊子，禁北京、平滦等处人捕猎。庚寅，令：“军中犯法，不得擅自诛戮，罪轻断遣，重者闻奏。”敕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其榷盐仍旧；诸人自愿徙居永业者，复其家。诏西川、山东、南京等路戍边军屯田。

闰五月癸卯，升蓟县为景州。辛亥，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人月给米二斗五升，四阅月而止。丙辰，雅州碉门宣抚使请复碉门城邑，诏相度之。癸亥，移秦蜀行省于兴元。丙寅，命四川行院分兵屯田。丁卯，分四亲王南京属州，郑州隶合丹，钧州隶明里，睢州隶李罗赤，蔡州隶海都，他属县复还朝廷。以平章政事赵璧行省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中书左丞姚枢行省事于西京、平阳、太原等路。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



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括诸路未占籍户任差职者以闻。”

六月戊辰朔，新得州安抚向良言：“顷以全城内附，元领军民流散南界者，多欲归顺，并乞招徕。”从之。又敕良以所领新降军民移戍通江县，行新得州事。辛未，赐阿术所部马价钞一千二十三锭有奇。丙子，太阴犯心大星。戊寅，移山东统军司于沂州。万户重喜立十字路。复正阳，命秃剌戍之。己卯，以淇州隶怀孟路。高丽国王王禕遣其臣荣胤伯奉表来贺圣诞节。千户阔阔出部民乏食，赐钞赈之。王晋罢。枢密院臣言：“各路出征逃亡汉军，及贫难未起户，并投下隐匿事故者，宜一概发遣应役。”从之。敕行院及诸军将校卒伍，须正身应役，违者罪之。

秋七月辛酉，益都大蝗饥，命减价糴官粟以赈。癸亥，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奉表来贡。甲子，诏赐光昞至元三年历。

八月丙子，济南路邹平县进芝草一本。戊寅，高丽国王王禕遣使来贡方物。己卯，诸宰职皆罢，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为中书左丞相。戊子，召许衡于怀孟，杨诚于益都。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戊戌，以将有事太庙，取大乐工于东平，预习仪礼。敕江淮沿边树栅，徐、宿、邳三州助役徒。庚子，皇孙铁穆尔生。丁巳，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

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癸未，敕顺天张柔、东平严忠济、河间马总管、济南张林、太原石抹总管等户，改隶民籍。统军抄不花、万户怀都麾下军士所俘宋人九十三口，官赎为民。其私越禁界掠获者四十五人，许令亲属完聚，并种田内地。戊子，诏随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实免罪充军。

十一月丙申，召李昶于东平。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兒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癸丑，赏杨文安战功金五十两，所部军银六百两及币帛有差。甲子，诏事故贫难军不堪应役者，以两户或三户合并正军一名，其丁单力备者，许顾人应役。

十二月己巳，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余所。庚午，宋子贞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改。又刑部所掌，事干人命，尚书严忠范年少，宜选老于刑名者为之。”又请罢北京行中书省，别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州郡。并从之。禁朝省告讐以息争讼。辛未，以诸王也速不花所部戍西番军屡有战功，赏银三百两。癸酉，召张德辉于真定，徙单公履于卫州。丁丑，诏谕高丽，赐至元三年历日。癸未，赐刘秉忠金五十两。甲申，赐伯颜、宋子贞、杨诚银千两、钞六十锭。丁亥，敕选诸翼军富强才勇者万人，充侍卫亲军。己丑，浚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是岁，户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六百一，丝九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八斤，包银钞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二锭。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彰德、大名、南京、河南府、济南、淄莱、太原、弘州雹，西京、北京、益都、真定、东平、顺德、河间、徐、宿、邳蝗旱，太原霜灾。断死罪四十二人。

三年春正月乙未朔，高丽国王王禕遣使来贺。丙午，遣朵端、赵璧持诏抚谕四川将吏军民。壬子，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癸丑，选女直军二千为侍卫军。四川行枢密院谋取嘉定，请益兵，命朵端、赵璧摘诸翼蒙古、汉军六千人付之。

二月丙寅，廉希宪、宋子贞为平章政事，张文谦复为中书左丞，史天泽为枢密副使。癸酉，立沈州以处高丽降民。壬午，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以中书右丞张易同知制国用使司事，参知政事，张惠为制国用副使。癸未，车驾幸上都。甲申，罢西夏行省，立宣慰司。初制太常礼乐工冠服。立东京、广宁、

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乙酉，蠲中都今年包银四分之一。诏理断阿术部下所俘人口、畜牧及其草地为民侵种者。以制国用使司条画谕中外官吏。

三月辛巳，分卫辉路为亲王玉龙答失分地。戊戌，赈水达达民户饥。己未，王晋及侍中和哲斯、济南益都转运使王明，以隐匿盐课，皆伏诛。

夏四月丁卯，五山珍御榻成，置琼华岛广寒殿。亳州水军千户胡进等领骑兵渡淝水，逾荆山，与宋兵战，杀获甚众，赏钞币有差。庚午，敕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观。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广寿寺。己卯，申严濒海私盐之禁。敕宫烛毋彩绘。

五月乙未，遣使诸路虑囚。庚子，敕太医院领诸路医户、惠民药局。辛丑，以黄金饰浑天仪。丙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丙辰，罢益都行省。蠲平滦、益都质子户赋税之半。

六月丁卯，封皇子南木合为北平王，以印给之。辛未，徙归化民于清州兴济县屯田，官给牛具。壬申，赐刘整畿内地五十顷。癸酉，以千户扎剌兒没于王事，赐其妻银二百五十两。丙子，立漕运司。戊寅，以陕西行省平章赛典赤等政事修治，赐银五千两。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汴。申严陕西、河南竹禁。立拱卫司。

秋七月丙申，罢息州安抚司。壬寅，诏上都路总管府遇车驾巡幸，行留守司事，车驾还，即复旧。丙午，遣使祀五岳四渎。甲寅，添内外巡兵。外路每百户选中产者一人充之，其赋令余户代输，在都增武卫军四百。己未，以崞、代、坚、台四州隶忻州。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成都新民为豪家所庇者皆归之州县。诏招集逃亡军，限百日诣所属陈首，原其罪，贫者并户应役。

八月癸亥，赐丞相伯颜第一区。丁卯，以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赐书曰：“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又诏高丽导去使至其国。戊子，高丽国王王植遣其大将军朴琪来贺圣诞节。阿术略地蕲、黄，俘获以万计。

九月戊午，车驾至自上都。

冬十月庚申朔，降德兴府为奉圣州。癸亥，高丽使还，以王植病，诏和药赐之。丁丑，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更敕牒旧式。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群臣议，定为八室。申禁京畿畋猎。壬午，命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

十一月辛卯，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戊戌，濒御河立漕仓。丁未，申严杀牛马之禁。宋子贞致仁。辛亥，以忽都答兒为中书左丞相。诏禁天文、图讖等书。丙辰，千户散竹带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当死，录其前功免死，令往东川军前自效。诏建都使复归朝。又诏嘉定等府沿江一带城堡早降。又诏四川行枢密院遣人告谕江、汉、庸、蜀等效顺，具官吏姓名，对阶换授，有功者迁，有才者用；民无生理者以

衣粮赈之，愿迁内地者给以田庐，毋令失所。

十二月庚申，给诸王合必赤行军印。辛酉，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佾行中书省事。甲子，立诸路洞冶所。以梁成生擒宋总辖官，授同知开府事，佩金符。减辉州竹课，先是官取十之六，至是减其二。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并太府监入宣徽院，仍以宣徽使专领监事。诏赐高丽以至元四年历日，仍慰谕之。建大安阁于上都。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敕：“诸越界私商及谍人与伪造钞者，送京师审核。”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万九千九百三。东平、济南、益都、平滦、真定、洺磁、顺天、中都、河间、北京蝗，京兆、凤翔旱。断死罪九十六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四年春正月甲午，陕西行省以开州新得复失，请益兵，敕平阳、延安等处签民兵三千人，山东、河南、怀孟、潼川调兵七千人益之。丁酉，申严平阳等处私盐之禁。壬寅，立茶速秃水十四驿。癸卯，敕修曲阜宣圣庙。乙巳，百济遣其臣梁浩来朝，赐以锦绣有差。禁僧官侵理民讼。辛亥，封安肃公张柔为蔡国公，以赵璧为枢密副使。立诸路洞冶都总管府。癸丑，敕封昔木土山为武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为灵渊，其神曰灵渊侯。佾蒙古军，户二丁三丁者出一人为军，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乙卯，高丽国王王禕遣使来朝，诏抚慰之。戊午，立提点宫城所。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立开元等路转运司。城大都。

二月庚申，粘合南合复平章事，阿里复为中书右丞。丁卯，改经籍所为弘文院，以马天昭知院事。丁亥，括西夏民田，征其租。车驾幸上都。诏陕西行省招谕宋人。又诏嘉定、泸州、重庆、夔府、涪、达、忠、万及钓鱼、礼义、大良等处官吏军

民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

三月己丑，复以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辛卯，自潼关至蕲县立河渡官八员，以察奸伪。乙未，敕中都路建习乐堂，使乐工隶业其中。己亥，赐皇子燕王、忙阿剌、那没罕、忽哥赤银三万两。辛丑，夏津县大雨雹。壬寅，安童言：“比者省官员数，平章、左丞各一员，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勿令员数过多；又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一二员同议省事。丁巳，耶律铸制宫县乐成，诏赐名《大成》。夏四月申子，新筑宫城。辛未，遣使祀岳渎。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敕上都重建孔子庙。乙未，应州大水。丙申，威州山后大番弄麻等十一族来附，赐以玺书、金银符。己酉，以捕猎户达鲁花赤伪造银符，处死。壬子，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之。丙辰，析东平之博州五城别为一路。六月壬戌，以中都、顺天、东平等处蚕灾，免民户丝料轻重有差。乙丑，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铸并降平章政事，伯颜降中书右丞，廉希宪降中书左丞，阿里、张文谦并降参知政事。乙酉，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岁以为常。罢宣徽院。黑的、殷弘以高丽使者宋君斐、金赞不能导达至日本来奏，降诏责高丽王王禕，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领为期。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戊戌，罢息州安抚岳林，以其民隶南京路；罢怀孟路安抚李宗杰，以其民隶本路。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罢之。壬寅，申严京畿牧地之禁。甲寅，诏亦即纳新附贫民，从人借贷困不能偿者，官为偿之，仍给牛具、种实及粮食。签东京军千八百

人充侍卫军。八月庚申，填星犯天樽。辛酉，申严平滦路私盐酒醋之禁。丙寅，复立宣徽院，以前中书右丞相线真为使。丁丑，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驼钮金镀银印。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命怯绵征建都。高丽国王王禕遣其秘书监郭汝弼来贺圣诞节。阿术略地至襄阳，俘生口五万、马牛五千。宋人遣步骑来拒，阿术率骑兵败之。九月壬辰，作玉殿于广寒殿中。乙未，总帅汪良臣请立寨于毋章德山，控扼江南，以当钓鱼之冲，从之。戊申，以许衡为国子祭酒。安南国王陈光晒遣使来贡，优诏答之。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柴禛尚书兼府尉，宁源侍郎兼司马。庚戌，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兒、金齿等处，诏抚谕吏民。又诏谕安南国，俾其君长来朝，子弟入质，编民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统治之。癸丑，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车驾至自上都。鄂请立选举法，有旨令议举行，有司难之，事遂寝。冬十月辛酉，制国用司言：“别怯赤山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然。”诏采之。壬戌，赐驸马不花银印。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以阿奴版的哥等为喝吾等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铁旗城后番官官折兰遣其子天郎持先受宪宗玺书、金符，乞改授新命，从之。甲子，岁星犯轩辕大星。辛未，太原进嘉禾二本，异由同颖。甲戌，赈新附民陈忠等钞。丁丑，制国用使司请量节经用，从之。庚辰，定品官子孙廕叙格。十一月乙酉，享于太庙。戊戌，立新蔡县，以忽察、李家奴统所部兵戍之。甲辰，立夔府路总帅府，戍开州。乙巳，填星犯天樽距星。申严京畿畋猎之禁。南京宣慰刘整赴阙，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十二月甲戌，赏河南路统军使讷怀所部将士战功银九千六百五十两，钞币、鞍勒有差。丙子，赈亲王移相哥所部饥民。丁丑，

给辽东新签军布六万匹。己卯，立辽东路水驿七。赏元帅阿术部下有功将士二千二十五人，银五万五千三百两、金五十两，及锦彩、鞍勒有差。庚辰，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立诸位斡脱总管府。省平阳路岳阳、和州二县入冀氏，复置霸州益津县，省安西路栢阳县入临潼。是岁，天下户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三十。山东、河南北诸路蝗，顺天束鹿县旱，免其租。断死罪一百十四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五年春正月甲午，太阴犯井。庚子，上都建城隍庙。辛丑，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高丽国王王禕遣其弟浟来朝。诏以禕饰辞见欺，面数其事于浟，切责之。复遣北京路总管于也孙脱、礼部郎中孟甲持诏往谕，令具表遣海阳公金俊、侍郎李藏用与去使同来以闻。庚戌，赐高丽国新历。闰月戊午，以陈、亳、颍、蔡等处屯田户充军；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县，每户输金岁四钱。

二月戊子，太阴犯天关。己丑，太阴犯井。给河南、山东贫乏军士钞。戊戌，改军器局为军器监。辛丑，百户浑都速驻营济南路属县三年。胁取民饮食粮料当粟五千石，敕杖决之，仍偿粟千石。析甘州路之肃州自为一路。

三月丙寅，罢诸路四品以下子孙入质者。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壬申，改毋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丁丑，敕阿里等诣军前阅视军籍。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夏四月壬寅，遣使祀岳渎。

五月辛亥朔，以太医院、拱卫司、教坊司及尚食、尚果、尚醢三局隶宣徽院。癸亥，都元帅百家奴拔宋嘉定五花、石城、白马三寨。癸酉，赐诸王禾忽及八剌合币帛六万匹。



六月辛巳朔，济南王保和以妖言惑众，谋作乱，敕诛首恶五人，余勿论。甲申，中山大雨雹。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从之。戊申，东平等处蝗。己酉，封诸王习列吉为河平王，赐驼钮金印。

秋七月辛亥，召翰林直学士高鸣，顺州知州刘瑜，中都郝谦、李天辅、韩彦文、李祐赴上都，以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戍眉州。壬子，诏陕西统军司兼领军民钱谷。罢各路奥鲁官，令管民官兼领。癸丑，立御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兒为御史大夫，诏谕之曰：“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仍以诏谕天下。立高州北二驿。戊辰，罢西夏宣抚司。庚午，省诸路打捕鹰坊工匠洞冶总管府，令转运司兼领之。丙子，立西夏惠民局。高丽国王王㮮直遣其臣崔东秀来言备兵一万，造船千只。诏遣都统领脱朵兒往阅之，就相视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罗别造船百艘以伺调用。诏四川行省赛典赤自利州还京兆，立东西二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整至军中，议筑白河口、鹿门山，遣使以闻，许之。罢军中诸司参议。

八月乙酉，程思彬以投匿名书言斥乘輿，伏诛。己丑，亳州大水。庚子，敕京师濒河立十仓。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

九月癸丑，中都路水，免今年田租。罢中都路和顾所。丁巳，阿术统兵围樊城。敕长春宫修设金箬周天大醮七昼夜。建尧庙及后土太宁宫。庚申，赐安南国王陈光晒锦绣，及其诸臣有差。己丑，立河南屯田。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赉国书复使日本，仍诏高丽国遣人导送，期于必达，毋致如前稽阻。诏谕安南国陈光晒：“来奏称占城、真腊二寇侵扰，已命

卿调兵与不干并力征讨，今复命云南王忽哥赤统兵南下，卿可遵前诏，遇有叛乱不庭为边寇者，发兵一同进讨，降服者善为抚绥。”车驾至自上都。益都路饥，以米三十一万八千石赈之。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己卯，敕中书省、枢密院，凡有事与御史台官同奏。立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以参知政事阿里行中书省事。庚辰，以御史中丞阿里为参知政事。壬午，诏恤沿边诸军，其横科差赋，责奥鲁官偿之。庚寅，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乙未，享于太庙。中书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即以和礼霍孙、独胡刺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敕给黎、雅、嘉定新附民田。戊戌，宫城成。刘秉忠辞领中书省事，许之，为太保如故。

十一月己酉，签河南、山东边城附籍诸色户充军。庚申，宋兵自襄阳来攻沿山诸寨，阿术分诸军御之，斩获甚众，立功将士千三百四人。诏首立战功生擒敌军者，各赏银五十两，其余赏赉有差。癸酉，御史台臣言：“立台数月，发擿甚多，追理侵欺粮粟近二十万石，钱物称是。”有诏褒谕。免南京、河南两路来岁修筑都城役夫。

十二月戊寅，以中都、济南、益都、淄莱、河间、东平、南京、顺天、顺德、真定、恩州、高唐、济州、北京等处大水，免今年田租。敕二分、二至及圣诞节日，祭星于司天台。诏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军士逃役者处死。复置乾州奉天县，省好畤、永寿入焉。以凤州隶兴元路；德兴府改奉圣州，隶宣德。是岁，京兆大旱。天下户一百六十五万二百八十六，断死罪六十九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六年春正月癸丑，高丽国王王禕遣使以诛权臣金俊来告，

赐历日、西锦。立四道按察司。戊午，阿术军入宋境，至复州、德安府、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庚申，以参知政事杨果为怀孟路总管。甲戌，益都、淄莱大水，恩州饥，命赈之。敕史天泽与枢密副使驸马忽剌出董师襄阳。二月壬午，以立四道提刑按察司诏谕诸道。己丑，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丙申，罢宣德府税课所，以上都转运司兼领。改河南、怀孟、顺德三路税课所为转运司。丁酉，签民兵二万赴襄阳。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敕：“鞍、靴、箭镞等物，自今不得以黄金为饰。”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免单丁贫乏军士一千九百余户为民。癸卯，给河南行省钞千锭犒军。三月甲寅，诏益都路签军万人，人给钞二十五贯。戊午，赈曹州饥。筑堡鹿门山。夏四月辛巳，制玉玺大小十纽。甲午，遣使祀岳渎。大名等路饥，赈米十万石。五月丙午，东平路饥，赈米四万一千三百余石。辛酉，诏禁戍边军士牧践屯田禾稼。六月辛巳，以招讨怯绵征建都败绩，又擅追唆火兒玺书、金符，处死。壬午，免益都新签军单丁者千六百二十一人为民。丁亥，河南、河北、山东诸郡蝗。癸巳，敕：“真定等路旱蝗，其代输筑城役夫户赋悉免之。”丙申，高丽国王王禕遣其世子愷来朝，赐禕玉带一，愷金五十两，从官银币有差。壬寅，阿术率兵万五千人厄宋万山、射垛冈、鬼门关樵苏之路。癸卯，诏董文炳等率兵二万二千人南征。东昌路饥，赈米二万七千五百九十石。秋七月丁巳，遣宋私商四十五人还其国。庚申，水军千户邢德立、张志等生擒宋荆鄂都统唐永坚，赏银币有差。辛酉，制太常寺祭服。壬戌，西京大雨雹。己巳，立诸路蒙古字学。癸酉，立国子学。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者，各正典刑，其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又诏谕宋国官吏军民，示以不欲用兵

之意。复遣都统领脱朵兒、统领王国昌等往高丽点阅所备兵船，及相视耽罗等处道路。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宋将夏贵率兵船三千至鹿门山，万户解汝楫、李庭率舟师败之，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舰五十艘。八月己卯，立金州招讨司。丙申，以沙、肃州钞法未行，降诏谕之。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高丽国世子愷奏，其国臣僚擅废国王王禕，立其弟安庆公淐。诏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往其国详问，条具以闻。九月癸丑，恩州进嘉禾，一茎三穗。戊午，敕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己未，授高丽世子王愷特进上柱国、东安公。壬戌，丰州、云内、东胜旱，免其租赋。戊辰，敕高丽世子愷率兵三千赴其国难，愷辞东安公，乃授特进上柱国。辛未，敕管军万户宋仲义征高丽。以忽剌出、史天泽并平章政事，阿里中书右丞，行河南等路中书省事，赛典赤行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中书省事。车驾至自上都。斡朵思不花、李谔以高丽刑部尚书金方庆至，奉权国王淐表，诉国王禕遘疾，令弟淐权国事。冬十月己卯，定朝仪服色。壬午，升高唐、冠氏并为州。丁亥，广平路旱，免租赋。诏遣兵部侍郎黑的、淄莱路总管府判官徐世雄，召高丽国王王禕、王弟淐及权臣林衍俱赴阙。命国王头辇哥以兵压其境，赵璧行中书省于东京，仍降诏谕高丽国军民。庚子，太阴犯辰星。宋遣人馈盐、粮入襄阳，我军获之。赐诸王奥鲁赤驼钮金镀银印。十一月癸卯，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五十余城来附。丁未，签王綽、洪茶丘军三千人往定高丽。高丽西京都统李延龄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庚午，敕：“诸路鰥寡废疾之人，月给米二斗。”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来贡。济南饥，以米十二万八千九百石赈之。高丽国王王禕遣其尚书礼部侍郎朴杰从黑的入朝，

表称受诏已复位，寻当入觐。筑新城于汉江西。十二月戊子，筑东安浑河堤。己丑，作佛事于太庙七昼夜。高唐、固安二州饥，以米二万六百石赈之。析彰德、怀孟、卫辉为三路，升林虑县为林州，改栎州复为韩城县，并省冯翊等州县十所，以懿州、广宁等府隶东京。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七。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断死罪四十二人。

## 卷第七 本纪第七

### 世祖四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高丽国王王禕遣使来贺。丙午，耶律铸、廉希宪罢。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忽都答兒为中书左丞相，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制国用使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同知制国用使司事张易同平章尚书省事，制国用使司副使张惠、签制国用使司事李尧咨、麦术丁并参知尚书省事。己酉，太阴犯毕。敕诸投下官隶中书省。壬子，敕驿卷无印者不许乘传。甲寅，高丽国王王禕遣使来言：“比奉诏臣已复位，今从七百人入觐。”诏令从四百人来，余留之西京。诏高丽西京内属，改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丁巳，以蒙哥都为安抚高丽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戊午，均、房州总管孙嗣擒宋统制硃兴祖等。丙寅，赈兀鲁吾民户钞。丁卯，定省、院、台文移体式。

二月辛未朔，以前中书右丞相伯颜为枢密副使。甲戌，筑昭应宫于高粱河。丙子，帝御行宫，观刘秉忠、李罗、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丁丑，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甲申，置尚书省署。乙酉，立纸甲局。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壬辰，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乙未，宋襄阳出步骑万余人、兵船百余艘，

来趣万山堡，万户张弘范、千户脱脱击却败之，事闻，各赐金纹绶有差。高丽国王王禕来朝，求见皇子燕王，诏曰：“汝一国主也，见朕足矣。”禕请以子愷见，从之。诏谕禕曰：“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又诏令国王头辇哥等举军入高丽旧京，以脱朵兒、焦天翼为其国达鲁花赤，护送禕还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旧在其党，亦必重增官秩。”世子愷奏乞随朝及尚主，不许，命随其父还国。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改河南等路及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东京等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尚书省臣言：“河西和籾，应僧人、豪官、富民一例行之。”制可。甲寅，车驾幸上都。丙辰，浚武清县御河。丁巳，定医官品从。戊午，益都、登、莱蝗旱，诏减其今年包银之半。阿术与刘整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诏许之。教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

夏四月壬午，檀州陨黑霜二夕。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敕：“诸路达鲁花赤子弟廕叙充散府诸州达鲁花赤，其散府诸州子弟充诸县达鲁花赤，诸县子弟充巡检。”改御史台典事为都事。癸未，定军官等级，万户、总管、千户、百户、总把以军士为差。己丑，省终南县入盩厔，复真定赞皇县、太原乐平县。高丽行省遣使来言：“权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袭令公位，为尚书宋宗礼所杀。岛中民皆出降，已迁之旧京。衍党裴仲孙等复集余众，立禕庶族承化侯为王，窜入珍岛。”

五月辛丑，怀州河内县大雨雹。癸卯，陕西签省也速带兒、严忠范与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及宋兵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皆败之，拔三寨，擒都统牛宣，俘获人民及马牛战舰

无算。甲辰，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丁未，东京路饥，兼运粮造船劳役，免今年丝银十之三。以同知枢密院事合答为平章政事。乙卯，复平滦路抚宁县，以海山、昌黎入之。丙辰，括天下户。尚书省臣言：“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宜减十分之一。运司官吏俸禄，宜与民官同，其院务官量给工食，仍禁所司多取于民，岁终，较其增损而加黜陟。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并从之。改宣徽院为光禄司，秩正三品，以宣徽使线真为光禄使。庚申，命枢密院阅实军数。壬戌，东平府进瑞麦，一茎二穗、三穗、五穗者各一本。省中都打捕鹰坊总管府入工部。大名、东平等路桑蚕皆灾，南京、河南等路蝗，减今年银丝十之三。

六月丙子，敕西夏中兴市马五百匹。庚辰，敕：“戍军还，有乏食及病者，令所过州城村坊主者给饮食医药。”丁亥，罢各路洞冶总管府，以转运司兼领。徙谦州甲匠于松山，给牛具。赐皇子南木合马六千、牛三千、羊一万。赐北边戍军马二万、牛一千、羊五万。丙申，立籍田大都东南郊。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辛丑，设上林署。乙卯，赐诸王拜答寒印及海青、金符二。庚申，初给军官俸。壬戌，签诸道回回军。乙丑，阅实诸路砲手户。都元帅也速带儿等略地光州，败宋兵于金刚台。以辽东开元等路总管府兼本路转运司事。山东诸路旱蝗。免军户田租，戍边者给粮。命达鲁花赤兀良吉带给上都扈从畋猎粮。

八月戊辰朔，筑环城以逼襄阳。己巳，赈应昌府饥。诸王



拜答寒部曲告饥，命有车马者徙居黄忽兒玉良之地，计口给粮，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戊寅，隆兴府总管昔剌斡脱以盗用官钱罢。庚辰，以御史大夫塔察兒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帖只为御史大夫。高丽世子王愷来贺圣诞节。辛巳，设应昌府官吏。辛卯，保定路霖雨，伤禾稼。

九月庚子，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丁巳，太阴犯井。丙寅，括河西户口，定田税。宋将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来援襄阳，阿术、合答、刘整率兵逆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获船三十艘，文虎引退。西京饥，敕诸王阿只吉所部就食太原。山东饥，敕益都、济南酒税以十之二收粮。

冬十月戊辰朔，敕两省以已奏事报御史台。庚午，太白犯右执法。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乙亥，宋人攻莒州。乙酉，享于太庙。丁亥，以南京、河南两路旱蝗，减今年差赋十之六。发清、沧盐二十四万斤，转南京米十万石，并给襄阳军。己丑，敕来年太庙牲牢，勿用豢豕，以野豕代之，时果勿市，取之内园。车驾至自上都。降兴中府为州。赈山东淄莱路饥。

十一月壬寅，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子，河西诸郡诸王顿舍，僧、民协力供给。丁巳，敕益兵二千，合前所发军为六千，屯田高丽，以忻都及前左壁总帅史枢，并为高丽金州等处经略使，佩虎符，领屯田事。仍诏谕高丽国王立侍仪司。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来贡，优诏答之。复赈淄莱路饥。闰月丁卯朔，高丽世子王愷还，赐王植至元八年历。戊辰，禁缁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己巳，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以义州隶婆娑府。癸未，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壬辰，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诏设诸路脱脱禾孙。

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李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李罗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李罗总之。”命陕西等路宣抚使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使日本。敕岁祀太社、太稷、风师、雨师、雷师。戊戌，徙怀孟新民千八百余户居河西。壬寅，升御史大夫秩正二品。降河南韶州为浞池县。宋重庆制置砮祺孙遣谍者持书榜来诱安抚张大悦等，大悦不发封，并谍者送致东川统军司。丁未，金齿、骠国三部酋长阿匿福、勒丁、阿匿爪来内附，献驯象三、马十九匹。己酉，鱼通路知府高曳失获宋谍者，诏赏之。辛酉，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以诸王伯忽兒为札鲁忽赤之长。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敕更定僧服色。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九。赐先朝后妃及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断死刑四十四人。

八年春正月乙丑朔，高丽国王王植遣其秘书监朴恆、郎将崔有淹来贺，兼奉岁贡。丙寅，太阴犯毕。己卯，以同金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事阿里海牙参知尚书省事。中书省臣言：“前有旨令臣与枢密院、御史台议河南行省阿里伯等所置南阳等处屯田，臣等以为凡屯田人户，皆内地中产之民，远徙失业，宜还之本籍。其南京、南阳、归德等民赋，自今悉折输米粮，贮于便近地，以给襄阳军食。前所屯田，阿里伯自以无效引伏，宜令州郡募民耕佃。”从之。史天泽告老，不允。敕：“前筑都城，徙居民三百八十二户，计其直偿之。”设枢密院断事官。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丙戌，高丽安抚阿海略地珍岛，与逆党遇，多所亡失。中书省臣言：“谍知珍岛余粮将竭，宜乘弱攻之。”诏不许，令巡视险要，常为之备。丁亥，管如仁、费正寅以国机事为书，谋遣崔继春、贾靠山、路坤入宋，事觉

穷治，正寅、如仁、继春皆正典刑，靠山、坤并流远方。壬辰，敕：“诸路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给庐舍、薪米。”高丽国王王植遣使奉表，为世子愷请昏。诏禁边将受贿放军及科敛。赈北京、益都饥。二月乙未朔，定民间婚聘礼币，贵贱有差。丁酉，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筑宫城。己亥，罢诸路转运司入总管府。以尚书省奏定条画颁天下。移陕蜀行中书省于兴元。癸卯，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言：“比因饥馑，盗贼滋多，宜加显戮。”诏令群臣议，安童以为：“强窃盗贼，一皆处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旧待命。”以中书左丞、东京等路行尚书省事赵璧为中书右丞。甲辰，添设监察御史六员。命忽都答儿持诏招谕高丽林衍余党裴仲孙。乙巳，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王傅阔阔带等，协谋毒杀云南王，火你赤、曹桢发其事，宝合丁、阔阔带及阿老瓦丁、亦速夫并伏诛，赏桢、火你赤及证左人金银有差。以沙州、瓜州鹰坊三百人充军。戊申，诏以治事日程谕中外官吏。敕往畏吾儿地市米万石。庚戌，申严东川并盐之禁。己未，敕军官佩金银符，其民官、工匠所佩者，并拘入，勿复给。敕海青符用太祖皇帝御署。庚申，奉御九住旧以梳栳奉太祖，奉所落须发束上，诏读之，藏于太庙夹室。辛酉，敕：“凡讼而自匿及诬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分归德为散府，割宿、亳、邳、徐等州隶之。升申州为南阳府，割唐、邓、裕、嵩、汝等隶之。赈西京饥。三月乙丑，增治河东山西道按察司，改河东陕西道为陕西四川道，山北东西道为山北辽东道。甲戌，敕：“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章、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皆隶侍仪司。”丙子，改山东、河间、陕西三路盐课都转运司为都转运盐使司。乙卯，中书省臣言：“高丽叛臣裴仲孙乞诸军退屯，然后内附；而忻都未从其请，今愿得全罗道以居，直

隶朝廷。”诏以其饰词迁延岁月，不允。辛巳，复立夏邑县，以碭山入焉。省谷熟入睢阳。滨棣万户韩世安，坐私储粮食、烧毁军器、诈乘驿马及擅请诸王塔察兒益都四县分地等事，有司屡以为言，诏诛之，仍籍其家。甲申，车驾幸上都。乙酉，许衡以老疾辞中书机务，除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衡纳还旧俸，诏别以新俸给之。命设国子学，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丁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己丑，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以趋海参知行尚书省事。命尚书省阅实天下户口，颁条画，谕天下。赈益都等路饥。敕：“有司毋留狱滞讼，以致越诉，违者官民皆罪之。”制封皇子燕王乳母赵氏懿国夫人，夫巩德禄追封德育公。夏四月壬寅，高丽凤州经略司忻都言：“叛臣裴仲孙，稽留使命，负固不服，乞与忽林赤、王国昌分道进讨。”从之。平滦路昌黎县民生子，中夜有光，诏加鞠养。或以为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命高丽签军征珍岛。癸卯，给河南行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仍敕襄樊军士自今人月给米四斗。甲辰，签壮丁备宋。戊午，阿术率万户阿剌罕等与宋将范文虎等战于湍滩，败之，获统制硃胜等百余人，夺其军器，赏阿术、阿剌罕等金帛有差。以至元七年诸路灾，蠲今岁丝料轻重有差。五月乙丑，以东道兵围守襄阳，命赛典赤、郑鼎提兵，水陆并进，以趋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庆，札刺不花出泸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牵制之。改签省也速带兒、郑鼎军前行尚书事，赛典赤行省事于兴元，转给军粮。丙寅，牢鱼国来贡。己巳，修佛事于琼华岛。辛未，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三路，以大理八部蛮酋新附，降诏抚谕。壬申，造内外仪仗。丁丑，赈蔚州饥。乙卯，命史天泽平章军国重事。升太府监为正三品。忻都、史枢表言珍岛贼徒败散，余党窜入耽罗。

辛巳，赐河西行省金符、银海青符各一。令蒙古官子弟好学者，兼习算术。癸未，升济州为济宁府。以玉宸院棣宣徽院。高丽国王王植遣使贡方物。六月甲午，敕枢密院：“凡军事径奏，不必经由尚书省，其干钱粮者议之。”上都、中都、河间、济南、淄莱、真定、卫辉、洺磁、顺德、大名、河南、南京、彰德、益都、顺天、怀孟、平阳、归德诸州县蝗。癸卯，宋将范文虎率苏刘义、夏松等舟师十万援襄阳，阿术率诸将迎击，夺其战船百余艘，敌败走。平章合答又遣万户解汝楫等邀击，擒其总管硃日新、郑皋，大破之。辛亥，敕：“凡管民官所领钱谷公事，并俟年终考较。”乙卯，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己未，山东统军司塔出、董文炳侦知宋人欲据五河口，请筑城守之，既而坐失事机，宋兵已树栅其地。事闻，敕决罚塔出、文炳等有差。辽州和顺县、解州闻喜县蚩蚘生。秋七月壬戌朔，尚书省请增太原盐课，岁以钞千锭为额，仍令本路兼领，从之。设回回司天台官属，以札马刺丁为提点。签女直、水达达军。以郑元领祠祭岳渎，授司裡大夫。丁卯，南人李忠进言，运山侍郎张大悦尝与宋交通，以其事无实，诏谕大悦：“宋善用间，朕不轻信，毋怀疑惧。”以国王头辇哥行尚书省于北京、辽东等路。辛未，置左、右、中三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乙亥，巩昌、临洮、平凉府、会、兰等州陨霜杀禾。乙酉，宋将来兴国攻百丈山营，阿术击破之，追至湍滩，斩首二千余级。高丽世子王愷入质，珍岛胁从民户来降。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癸巳，敕：“军站户地四顷以上，依例输租。”己亥，诏招谕宋襄阳守臣吕文焕。壬子，车驾至自上都。迁成都统军司于眉州。己未，圣诞节，初立内外仗及云和署乐位。东川统军司引兵攻宋铜钹寨，守寨总管李庆等降，以庆知梁山军事。九月壬戌朔，敕都元帅阿术以所部兵略地汉南。癸亥，高丽世子

王愷辞归，赐国王王植西锦，优诏谕之。甲子，赐刘整钞五百锭、邓州田五百顷，整辞，改赐民田三百户，科调如故。给河南行省岁用钞二万八千六百锭。丙寅，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答兒行四川尚书省事于兴元，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败宋军于涡河。戊辰，升成都府德阳县为德州，降虢州为虢略县。壬申，选胄子脱脱木兒等十人肄业国学。癸酉，益都府济州进芝二本。甲戌，签西夏回回军。太庙殿柱朽坏，监察御史劾都水刘最监造不敬，最以忧卒。张易请先期告庙，然后完葺，从之。丙子，敕今岁享太庙毋用牺牛。太阴犯毕。庚辰，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忽都等言：“五河城堡已成，唯庐舍未完，凡材斲皆出宋境，请率精兵分道抄掠。”从之。壬午，山东路统军司言宋兵攻胶州，千户蒋德等逆战败之，俘统制范广等五十余人，获战船百艘。癸未，诏忙安仓失陷米五千余石，特免征，仍禁诸王非理需索。诏以四川民力困弊，免茶盐等课税，以军民田租给沿边军食。仍敕：“有司自今有言茶盐之利者，以违制论。”冬十月癸巳，大司农臣言：“高唐州达鲁花赤忽都纳、州尹张廷瑞、同知陈思济劝课有效，河南府陕县尹王仔怠于劝课，宜加黜陟，以示劝惩。”从之。丁酉，享于太庙。己未，檀、顺等州风潦害稼。赐高丽至元九年历。十一月辛酉朔，敕品官子孙倬直，敕遣阿鲁忒兒等抚治大理。壬戌，罢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乙亥，刘秉忠及王磐、徒单公履等言：“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从之。禁行金《泰和律》。建国号曰大元，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

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輿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丙戌，置四川省于成都。上都万安阁成。十二月辛卯朔，诏天下兴起国字学。宣徽院请以阑遗、漏籍等户淘金，帝曰：“姑止，毋重劳吾民也。”乙巳，减百官俸。括西夏田。召塔出、董文炳赴阙。辛亥，并太常寺入翰林院，宫殿府入少府监。甲寅，诏尚书省迁入中书省。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赐先朝后妃及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赐囊家等羊马价钞万千一百六十七锭。断死罪一百五人。

九年春正月庚申朔，高丽国王王禕遣其臣礼宾卿宣文烈来贺，兼奉岁贡。甲子，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易并中书平章政事，参知尚书省事张惠为中书左丞，参知尚书省事李尧咨、麦术丁并参知中书政事。罢给事中、中书舍人、检正等官，仍设左右司，省六部为四，改称中书。丙寅，诏遣不花及马璘谕高丽具舟粮助征耽罗。河南省请益兵，敕诸路签军三万。丁丑，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新安州初隶雄州，诏为县入顺天。庚辰，改北京、中兴、四川、河南四路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京兆复立行省，仍命诸王只必帖

木兒设省断事官。给西平王奥鲁赤马价弓矢，赐南平王秃鲁银印及金银符各五。辛巳，移凤州屯田于盐、白二州。敕董文炳时巡掠南境，毋令宋人得立城堡。敕：“军民讼田者，民田有余则分之军，军田有余亦分之民。仍遣能臣听其直，其军奴入民籍者，还正之。”敕燕王遣使持香幡，祠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命刘整总汉军。壬午，改山东东路都元帅府统军司为行枢密院，以也速带兒、塔出并为行枢密院副使。乙酉，定受宣敕官礼仪。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

二月庚寅朔，奉使日本赵良弼遣书状官张铎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师求见。辛卯，诏：“札鲁忽赤乃太祖开创之始所置，位百司右，其赐银印，立左右司。”壬辰，高丽国王王禕遣其臣齐安侯王淑来贺改国号。改中都为大都。甲午，命阿术典蒙古军，刘整、阿里海牙典汉军。戊戌，以去岁东平及西京等州县旱蝗水潦，免其租赋。庚子，复唐州泌阳县。建中书省署于大都。戊申，始祭先农如祭社之仪。诏诸路开浚水利。车驾幸上都。

三月乙丑，谕旨中书省，日本使人速议遣还。安童言：“良弼请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惧。臣等以为金州戍兵，彼国所知，若复移戍，恐非所宜。但开谕来使，此戍乃为耽罗暂设，尔等不须疑畏也。”帝称善。甲戌，括民间《四教经》，焚之。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督本军破樊城外郭，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赈济南路饥。诏免医户差徭。

夏四月己丑，诏于土番、西川界立宁河驿。辛卯，赐皇子爱牙赤所部马。丙午，给西平王奥鲁赤所部米。甲寅，赈大都路饥。

五月戊午朔，立和林转运司，以小云失别为使，兼提举交



钞使。己未，给阔阔出海青银符二。辛酉，罢签回回军。癸亥，敕拔都军于怯鹿难之地开渠耕田。丙寅，签徐、邳二州丁壮万人戍邳州。庚午，减铁冶户，罢西蕃秃鲁干等处金银矿户为民。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诏议取耽罗及济州。辛巳，敕修筑都城，凡费悉从官给，毋取诸民，并蠲伐木役夫税赋。甲申，敕诸路军户驱丁，除至元七年前从良入民籍者当差，余虽从良，并令助本户军力。乙酉，太白犯毕距星。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诏安集答里伯所部流民。

六月壬辰，遣高丽国西京属城诸达鲁花赤及质子金镒等归国。减乞里吉思屯田所入租，仍遣南人百名，给牛具以往。是夜，京师大雨，坏墙屋，压死者众。癸巳，敕以籍田所储粮赈民，不足，又发近地官仓济之。甲午，高丽告饥，转东京米二万石赈之。己亥，山东路行枢密院塔出于四月十三日遣步骑趋涟州，攻破射龙沟、五港口、盐场、白头河四处城堡，杀宋兵三百余人，虏获人牛万计，第功赏赉有差。辛亥，高丽国王王植请讨耽罗余寇。

秋七月丁巳朔，河南省臣言：“往岁徙民实边屯耕，以贫苦悉散还家。今唐、邓、蔡、息、徐、邳之民，爱其田庐，仍守故屯，愿以丝银准折输粮，而内地州县转粟饷军者，反厌苦之。臣议今岁沿边州郡，宜仍其旧输粮，内地州郡，验其户数，俾折钞就沿边和籴，庶几彼此交便。”制曰：“可。”拘括开元、东京等路诸漏籍户。禁私鬻《回回历》。赈水达达部饥。戊寅，赐诸王八八部银钞。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壬午，和礼霍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学者，及官府文移犹有畏吾字。”诏自今凡诏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学。乙酉，免徙大罗镇居民，令倍输租米给鹰坊。诏分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奴户名籍。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戊子，立群牧所，掌牧马及尚方鞍勒。壬辰，敕忙安仓及靖州预储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廩给。调兵增戍全罗州。乙未，禁诸人以己事辄呼至尊称号者。丁酉，立斡脱所。己亥，诸王阔阔出请以分地宁海、登、莱三州自为一路，与他王比，岁赋惟入宁海，无输益都，诏从之。癸卯，千户崔松败宋襄阳援兵，斩其将张顺，赐松等将士有差。乙巳，车驾至自上都。丁未，改延州为延津县，与阳武同隶南京。癸丑，赈辽东等路饥。

九月甲子，宋襄阳将张贵以轮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剌海牙等举烽燃火，烛江如昼，率舟师转战五十余里，至柜门关，生获贵及将士二千余人。丙寅，敕枢密院：“诸路正军帖户及同籍亲戚奴仆，丁年既长，依诸王权要以避役者，并还之军，惟匠艺精巧者以名闻。”癸酉，同签河南省事崔斌讼右丞阿里妄奏军数二万，敕杖而罢之。甲戌，罢水军总管府。东川元帅李吉等略地开州，拔石羊寨，擒宋将一人。统军使合剌等兵掠合州及渠江口，获战船五十艘，赏银币有差。丙子，民夫三千人伐巨木辽东，免其家徭赋。戊寅，太阴犯御女。赈益都路饥。

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遣使持诏谕扮卜、忻都国。壬辰，享于太庙。癸巳，赵璧为平章政事，张易为枢密副使。乙未，筑浑河堤。戊戌，荧惑犯填星。己亥，敕自七月至十一月终听捕猎，余月禁之。癸卯，立文州。初立会同馆。

十一月乙卯朔，诏以至元十年历赐高丽。壬戌，发北京民夫六千，伐木乾山，蠲其家徭赋。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丙寅，蠲昔剌斡脱所负官钱。丁卯，太阴犯毕。城光州。遣无籍军掠宋境。己巳，敕发屯田军二千、汉军二千、

高丽军六千，仍益武卫军二千，征耽罗。辛未，召高陵儒者杨恭懿，不至。癸酉，以前拔樊城外郭功，赏千户刘深等金银符。己卯，并中书省左右司为一。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为书，遣永宁僧赍金印、牙符，来授刘整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僧至永宁，事觉，上闻，敕张易、姚枢杂问。适整至自军中，言：“宋患臣用兵襄阳，欲以是杀臣，臣实不知。”敕令整为书复之，赏整，使还军中，诛永宁僧及其党友。参知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阳受围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从之。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砲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

十二月乙酉朔，诏诸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兼管诸军奥鲁。丁亥，立肃州等处驿。以东平府民五万余户复为东平路。辛丑，诸王忽剌出拘括逃民高丽界中，高丽达鲁花赤上其事，诏高丽之民犹未安集，禁罢之。遣宋议互市使者南归。戊午，赐北平王南木合军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一、羊六万一千五百三十一，及诸王塔察儿军币帛。辛亥，宋将咎万寿来攻成都，签省严忠范出战失利，退保子城，同知王世英等八人弃城遁。诏以边城失守，罪在主将，世英虽遁，与免其罪，惟遣使缚忠范至京师。癸丑，升拱卫司为拱卫直都指挥使司。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赐先朝后妃及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断死罪三十九人。建大圣寿万安寺。

## 卷第八 本纪第八

### 世祖五

十年春正月乙卯朔，高丽国王王禕遣其世子愷来朝。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命忻都、郑温、洪茶丘征耽罗。宿州万户爱先不花请筑堡牛头山，以厄两淮粮运，不允。爱先不花因言：“前宋人城五河，统军司臣皆当得罪。今不筑，恐为宋人所先。”帝曰：“汝言虽是，若坐视宋人戍之，罪亦不免也。”安南使者还，言陈光晒受诏不拜。中书移文责问，光晒称从本俗。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己未，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讖等书。癸亥，阿里海牙等大攻樊城，拔之，守将吕文焕惧而请降，中书省驿闻，遣前所俘唐永坚持诏谕之。丁卯，立秘书监。戊辰，给皇子北平王甲一千。置军器、永盈二库，分典弓矢、甲冑。庚午，签陕西探马赤军。己卯，川蜀省言：“宋眈万寿攻成都，也速带儿所部骑兵征建都未还，拟于京兆等路签新军六千为援。”从之。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壬午，赏东川统军合刺所部有功者。合刺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诏给京兆新签军五千益之。二月丙戌，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遣太常卿合丹告于太庙。丙申，云南罗羽酋长阿旭叛，诏有司安集其民，募能捕斩

阿旭者赏之。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诏勘马刺失里、乞带脱因、刘源使缅甸，谕遣子弟近臣来朝。高丽国王王禕以王师征耽罗，乞下令禁俘掠，听自制兵仗，从之。丁未，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

三月甲寅朔，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乙丑，敕枢密院以襄阳吕文焕率将吏赴阙；熟券军并城居之民仍居襄阳，给其田牛；生券军分隶各万户翼。文焕等发襄阳，择蒙古、汉人有才力者护视以来。丙寅，帝御广寒殿，遣摄太尉、中书右丞相安童授皇后弘吉刺氏玉册玉宝，遣摄太尉、同知枢密院事伯颜授皇太子真金玉册金宝。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沔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壬申，分金齿国为两路。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毕，度五车北，复自文昌贯斗杓，历梗河，至左摄提，凡二十一日。以前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平章军国重事，中书左丞张惠为中书右丞。车驾幸上都。西蜀严忠范以罪罢，遣察不花等抚治军民。罢中兴等处行中书省。

夏四月癸未朔，阿里海牙以吕文焕入朝，授文焕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时将相大臣皆以声罪南伐为请，驿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计。公履对曰：“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帝然之。诏罢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以平章军国重事史天泽、平章政事阿术、参知政事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左丞相合丹，参知行中书省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守正阳。天泽等陛辞，诏谕以襄阳之南多有堡寨，可乘机进取。仍以钞五千锭赐将士及赈新附军民。甲申，免隆兴路榷课三年。丁酉，敕南儒为人掠卖者官赎为民。辛丑，罢四川行省，以巩昌二十四处便宜总帅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

东川、夔、蓬、广安、顺庆、夔府、利州等路统军使合刺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签行枢密院事，仍令汪良臣就率所部军以往。

五月壬子朔，定内外官复旧制，三岁一迁。甲寅，禁无籍军从大军杀掠，其愿为军者听。戊辰，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一概疏放，限以八月内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乙亥，诏：“免民代输签军户丝银，及伐木夫户赋税。负前朝官钱不能偿者，毋征。主守失陷官钱者，杖而释之。阵亡军及营缮工匠无丁产者，量加廩给。”以雄、易州复隶大都。庚辰，赏襄阳有功万户奥鲁赤等银钞衣服有差。

六月乙酉，赈诸王塔察儿部民饥。丁亥，以各路弓矢甲匠并隶军器监。免大都、南京两路赋役，以纾民力。赈甘州等处诸驿。辛卯，汰陕西贫难军。以刘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军为二，各统之。癸巳，敕襄阳造战船千艘。甲午，改资用库为利用监。丁酉，置光州等处招讨司。戊申，经略忻都等兵至耽罗，抚定其地。诏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尹邦宝副之。升拱卫直为都指挥司。使日本赵良弼，至太宰府而还，具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来上。闰月癸丑，敕诸道造甲一万、弓五千，给淮西行枢密院。己巳，罢东西两川统军司。辛未，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編集。丙子，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

秋七月辛巳，以金州军八百人及统军司还成都，忽朗吉军千人隶东川。壬午，以修太庙，将迁神主别殿，遣兀鲁忽奴带张文谦祭告。丙戌，敕枢密院：“襄阳生券军无妻子者，发至京师，仍益兵卫送，其老疾者遣还家。”庚寅，河南水，发粟赈民饥，仍免今年田租。省西凉府入永昌路。戊申，高丽国王

王植遣其顺安公王惊、同知枢密院事宋宗礼，贺皇后、皇太子受册礼成。

八月庚戌朔，前所释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并赦之。甲寅，凤翔宝鸡县刘铁妻一产三男，复其家三年。丁丑，圣诞节，高丽王王植遣其上将军金诜来贺。己卯，赐襄阳生熟券军冬衣有差。

九月辛巳，辽东饥，弛猎禁。以合伯为平章政事。壬午，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甲申，襄阳生券军至大都，诏伯颜谕之，释其械系，免死罪，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枢密院具铠仗，人各赐钞娶妻，于蒙古、汉人内选可为率领者。丙戌，刘秉忠、姚枢、王磐、窦默、徒单公履等上言：“许衡疾归，若以太子赞善王恂主国学，庶几衡之规模不致废坠。”又请增置生员，并从之。秉忠等又奏置东宫宫师府詹事以次官属三十八人。戊子，遣官诣荆湖行省，差次有功将士。禁京畿五百里内射猎。己丑，敕自今秋猎鹿豕先荐太庙。壬辰，中书省臣奏：“高丽王王植屡言小国地狭，比岁荒歉，其生券军乞驻东京。”诏令营北京界，仍敕东京路运米二万石以赈高丽。丁酉，立正阳诸驿。敕河南宣慰司运米三十万石给淮西合答军，仍给淮西、荆湖军需有差。壬寅，敕会同馆专居降附之入觐者。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以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征东招讨使塔匣刺请征骨嵬部，不允。丙午，置御药院。车驾至自上都。给诸王塔察儿所部布万匹。

冬十月乙卯，享于太庙。丙辰，以西川编民、东川义士军屯田，饷潼川、青居戍兵。敕伯颜、和礼霍孙以史天泽、姚枢所定新格，参考行之。庚申，御史台臣言，没入赃罚，为钞一千三百錠。诏有贫乏不能存者，以此赈之。有司断死罪五十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

闻。禁牧地纵火。以合答带为御史大夫，升襄阳府为路，罢广宁府新签军。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西蜀都元帅也速答兒与皇子奥鲁赤合兵攻建都蛮，擒酋长下济等四人，获其民六百，建都乃降，诏赏将士有差。

十一月癸未，命布只兒修《起居注》。丁未，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覆耕，恐妨刍牧。”帝以农事有益，诏勿禁。

十二月己酉朔，安童等言：“昔博赤伯都谓总管府权太重，宜立运司并诸军奥鲁以分之。臣以今之民官，循例迁徙，保无邪谋，别立官府，于民未便。”帝然之。壬子，赐襄樊被伤军士钞千锭。甲寅，宋夏贵攻正阳，淮西行院击走之。壬戌，召阿术同吕文焕入觐。大司农司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安南国王陈光昺遣使来贡方物。诸王薛阁秃以罪从军，累战皆捷，召赴阙。己巳，省陕州虢略、硃阳二县入灵宝。赐万户解汝楫银万五千两。诸王孛兀兒出率所部兵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赏立功将士有差。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诸路虫螭灾五分，霖雨害稼九分，赈米凡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天下户一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高丽国王王植遣其少卿李义孙等来贺，兼奉岁贡。乙酉，以金州招讨使钦察率襄阳生熟券军千人戍鸭池。庚寅，初立军官以功升散官格。免诸路军杂赋。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戍建都。立建都宁远都护府，兼领互市监。壬辰，置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丁酉，长春宫设周天金篆醮七昼夜。敕荆湖行院以军三万、水弩砲手五千隶淮西行院。丙午，彰德赵当道等以谋逆伏诛，余从者论罪有差。立于闾、鸦兒看



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闾采玉工差役。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帝趣召史天泽同议，天泽对曰：“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将者，犹足为之。”帝曰：“伯颜可以任吾此事矣。”阿术、阿里海牙因言：“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诏中书省签军十万人。

二月戊申朔，赐阿术所部将士及茶罕章阿吉老耆等银钞有差。甲寅，太阴犯井宿。庚申，新德副元帅杨尧元战没，以其子袭职。初立仪鸾局，掌宫门管钥、供帐灯烛。壬申，造战船八百艘于汴梁。以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车驾幸上都。

三月己卯，诏以劝课农桑谕高丽国王王禕，仍命安抚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提点农事。己丑，吕文焕随司千户陈炎谋叛，诛首恶二人，其随司军并其妻子皆令内徙。庚寅，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移碉门兵戍合答城。辛卯，改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遣使代祀岳渎后土。河南宣慰司言：“军兴转输烦重，宜赋军匠诸户，权助财用。”从之。癸巳，获嘉县尹常德，课最诸县，诏优赏之。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诏还其民。万户阿里必尝发李璫逆谋，为璫所杀，以其子刺刺吉袭职。改金州招讨司为万户府。遣要速木、咱兴憨失招谕八鲁国。帝

师八合思八归土番国，以其弟亦邻真袭位。建大护国仁王寺成。

夏四月辛亥，分陕西陇右诸州置提刑按察司，治巩昌。癸丑，初建东宫。甲寅，诛西京讹言惑众者。括诸路马五万匹。辛未，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兒等城。赐襄樊战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之家，每家银百两。乙亥，命也速带兒将千人，同撒吉思所部五州丁壮戍益都。

五月丙戌，汪惟正以所部军逃亡，乞于民站户选补，从之。敕北京、东京等路新签军恐不宜暑，权驻上都。乙未，枢密院臣言：“旧制，蒙古军每十人月食粮者，惟拔都二人。今遣怯薛丹合丹核其数，多籍二千六百七十人。”敕杖合丹，斥无入宿卫，谪往西川效死军中，余定罪有差。丙申，以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愷。辛丑，敕随路所签新军，其户丝银均配于民者，并除之。六月丙午朔，刘整乞益甲仗及水弩手，给之。庚戌，赐建都合马里战士银钞有差。癸丑，敕合答选部下蒙古军五千人，与汉军分戍沿江堡隘，为使传往来之卫。仍以古不来拔都、翟文彬率兵万人，掠荆南鸦山，以缀宋之西兵。丙辰，免上都、隆兴两路签军。庚申，问罪于宋，诏谕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甲子，分遣忙古带、八都、百家奴率武卫军南征。丙寅，以合剌合孙为中书左丞，崔斌参知政事，仍行河南道宣慰司事。敕有司阅核延安新军，贫无力者免之。戊辰，监察御史言：“江淮未附，将帅阙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刘整子垓，素不知兵，且缺人望，宜依弟男例罢去。”从之。秋七月乙亥朔，敕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兀鲁失不花同参知政事廉希宪行省北京，国王头辇哥毋署事，有大事，则希宪等就议。乙酉，徙生券军八十一人屯田和林。癸巳，高丽国王王禕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搔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张焕册愷为高丽国王。乙未，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兴元凤州民献麦一茎四穗至七穗，谷一茎三穗。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丁未，史天泽言：“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帝是其言，复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癸丑，行中书省言：“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从之。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辛未，高丽王愷遣其枢密使朴璆来贺圣诞节。诏太原新签军远戍两川，诚可悯恤，谕枢密院遣使分括廩粟，给其家。九月丙戌，行中书省以大军发襄阳，檄谕宋州郡官吏将校士民。癸巳，师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兵十余万当郢，夹汉水，城万胜堡，两岸战舰千艘，铁絙横江，贯大舰数十，遏我舟师不得下。惟黄家湾有溪，经鹞子山入唐港，可达于江，宋又为坝，筑堡其处，驻兵守之，系舟数百，与坝相依。伯颜督诸军攻拔之，凿坝挽舟入溪，出唐港，整列而进。车驾至自上都。冬十月己酉，享于太庙。庚申，长河西千户必剌冲剽掠甲仗，集众为乱，火你赤移戍未还，副元帅覃澄率属吏赴之。帝曰：

“澄不必独往，趣益兵三千付火你赤，合力讨之。”壬戌，岁星犯垒壁阵。乙丑，伯颜督诸将破沙洋堡，生擒守将串楼王。翌日，次新城，总制黄顺缢城降。伯颜遣顺招都统边居谊，不出，总管李庭破其外堡，诸军蚁附而登，拔之，居谊自焚死。辛未，赐北平王南木合马三万、羊十万。十一月庚辰，断死罪三十九人。壬午，敕西川行枢密院也速带兒取嘉定府。癸未，符宝郎董文忠言：“比闻益都、彰德妖人继发，其按察司、达鲁花赤及社长不能禁止，宜令连坐。”诏行之。乙酉，军次复州，宋安抚使翟贵出降。丁亥，诏宋嘉定安抚咎万寿，及凡守城将校纳款来降，与避罪及背主叛亡者，悉从原免。癸巳，东川元帅杨文安与青居山蒙古万户怯烈乃、也只里等会兵达州，直趣云安，军至马湖江与宋兵遇，大破之，遂拔云安、罗拱、高阳城堡，赐文安等金银有差。以香河荒地千顷置中卫屯。伯颜遣万户帖木兒、译史阿里奏沙洋、新城之捷，且以新城总制黄顺来见，赐顺黄金锦衣及细甲，授湖北道宣慰使，佩虎符。敕：“京师盗诈者众，宜峻立治法。”召征日本忽敦、忽察、刘复亨、三没合等赴阙。壬寅，安童以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凡官属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帝命穷治之。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增选乐工八百人，隶教坊司。十二月丙午，伯颜大军次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都统高文明、刘仪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都统王达守阳罗堡，荆湖宣抚硃禔孙以游击军厄中流，师不得进。用千户马福言，自汉口开坝，引船会沦河口，径趋沙芜，遂入大江。癸丑，以诸路逃奴之无主者二千人，隶行工部。甲寅，赏忻都等征耽罗功，银钞币帛有差。乙卯，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等攻武矶堡，宋夏贵以兵来援，阿术率万户晏彻兒等四翼军对青山矶泊。丙辰，万户史格以一军先渡，为宋荆鄂诸军都统程鹏

飞所败，总管史塔刺浑等率众赴敌，鹏飞败走。进军沙州，抵观音山，夏贵东走，遂破武矾堡，斩宋都统王达，始达南岸，追至鄂州南门而还。丁巳，伯颜登武矾山，宋硃禩孙遁归江陵。己未，师次鄂州，宋直秘阁湖北提举张晏然、权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并以城降，程鹏飞以本军降。伯颜承制以宋鄂州民兵总制王该知鄂州事，王仪、来兴国仍旧任，撤其戍兵，分隶诸军。下令禁侵暴，凡逃民悉纵还之。以阿里海牙兵四万镇鄂汉。伯颜、阿术将大军，水陆东下，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秃满带为诸军殿。以襄阳路总管贾居贞为宣抚使，商议行中书省事。庚申，淮西正阳火，庐舍甲仗焚荡无余，杖万户爱先不花等有差。癸亥，赐太一真人李居素第一区，仍赐额曰太一广福万寿宫。行中书省以渡江捷闻。敕纵吕文焕随司军悉还家。割南阳卢氏县隶嵩州，置归德永城县，长武县省入泾川，良原县省入灵台。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诸路好蝗等虫灾凡九所，民饥，发米七万五千四百一十五石、粟四万五百九十九石以赈之。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高丽国王王愷遣其判阁事李信孙来贺，及奉岁币。甲戌，大军次黄州，宋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以城降，伯颜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其子岩知涟州，奕遣人以书谕之，书至，岩即出降。乙亥，徙襄阳新民七百户于河北。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拔礼义城，杀宋安抚使张资，招降军民千五百余人。继遣元帅张桂孙略地，俘总管郭武及都辖唐惠等六人以归。赐德润金五十两及西锦、金鞍、细甲、弓矢，部下将士钞三百锭。戊寅，刘整卒。安西王相府乞给钞万锭为军需，敕以千锭给之。癸未，师次蕲州，宋安抚使管景模以城降。乙酉，敕枢密院以纳忽带儿、也速带儿所统戍军及再签登莱丁壮八百人，付五州经略司，其郟城、十字路亦听经略司节度。

丙戌，大军次江州，宋江西安抚使、知江州钱真孙及淮西路六安军曹明以城降。丁亥，枢密院臣言：“宋边郡如嘉定、重庆、江陵、郢州、涟海等处，皆阻兵自守，宜降玺书招谕。”从之。宋知南康军叶闾以城降。敕以侍卫亲军指挥使札的失、囊加带将蒙古军二千，百家奴、唐古、忙兀兒将汉军万人，赴蔡州；秃满带、贾忙古带复将余兵赴阙。己丑，遣伯术、唐永坚赍诏招谕郢州，仍敕襄阳统军司调兵三千人卫送永坚等。选蒙古、畏吾、汉人十四人赴行中书省，为新附州郡民官。庚寅，遣右卫指挥副使郑温、唐古、帖木兒率卫军万人，同札的失、囊加带戍黄州。诏谕重庆府制置司并所属州郡城寨官吏军民举城归附。壬辰，以宣抚使贾居贞签书行中书省事，戍鄂州。安南国使者还，敕以旧制籍户、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及岁贡等事谕之。乙未，遣兵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秘书监丞柴紫芝奉国书使于宋。丁酉，以万家奴所募愿为军者万人南征。己亥，云南总管信苴日、石买等刺杀合刺章舍里威之为乱者，以金赏之。命土鲁至云南，趣阿鲁帖木兒入觐。以蛮夷未附者尚多，命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度，置郡县，尹长选廉能者任之。置云南诸路规措所，以赡思丁为使。益卫送唐永坚兵，永坚求拜都、忙古带偕行，许之。敕追诸王海都、八剌金银符三十四。

二月癸卯，大军次安庆府，宋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以城降，伯颜承制授文虎两浙大都督。甲辰，以中书右丞博鲁欢为淮东都元帅，中书右丞阿里左副都元帅。仍命阿里、撒吉思等各部蒙古、汉军会邳州。又发蕲、宿戍兵，将河南战船千艘赴之。遣必阇赤李罗检核西夏榷课，命开元宣抚司赈吉里迷新附饥民。敕畏吾地春夏毋猎孕字野兽。立后土祠于平阳之临汾，伏羲、女娲、舜、汤、河渚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

赵城。丙午，大军次池州，宋权州事赵昴发自经死，都统制张林以城降。省西夏中兴都转运司入总管府。议以中统钞易宋交会，并发蔡州盐，贸易药材。丁未，禁无籍自效军俘掠新附复业军民。戊申，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附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搔扰，诣行中书省陈告。史天泽卒。召游显、杨庭训赴阙。赐陈言人霍升、张和钞十锭，俾从淮东元帅府南征。庚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赍书使日本国。辛亥，遣同知济南府事张汉英持诏谕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壬子，洛磁路总管姜毅捕获农民郝进等四人，造妖言惑众，敕诛进，余减死流远方。宋都督贾似道遣计议宋京、承宣使阮思聪诣行中书省，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使囊加带同阮思聪还报命，留宋京以待，使谓似道曰：“未渡江时，议贡议和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已内属，欲和，则当来面议也。”

“囊加带还，乃释宋京。以同签枢密院事倪德政赴鄂州省，治财赋。癸丑，御史台臣劾前南京路总管田大成，以其弟妇赵氏为妻，废绝人伦，敕杖八十，三年不齿。时大成已死，惟市杖赵氏八十。丙辰，赏东征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庚申，遣塔不带、斡鲁召鄂汉降臣张晏然等赴阙，仍谕之曰：

“朕省卿所奏云：‘宋之权臣不践旧约，拘留使者，实非宋主之罪，傥蒙圣慈，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赵氏乏祀者。’卿言良是。卿既不忘旧主，必能辅弼我家。比卿奏上，已遣伯颜按兵不进，仍遣兵部尚书廉希贤等持书往使，果能悔过来附，既往之愆，朕复何究？至于权臣贾似道，尚无罪之心，况肯令赵氏乏祀乎？若其执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将何言，天其鉴之。”

“辛酉，以阔阔出率其部下军千人及亲附军五百，听阿剌海牙节制。凡湖南州县及濒水之民有来附者，俾阔阔出统之，拒敌

不降者，就为招集。诏令大洪山避兵民，还归汉阳，复业农田，命阿剌海牙镇守之。复命阿失罕、唐永坚、綦公直等与脱烈将甲骑千人，持诏招谕郢州。大军次丁家洲，战船蔽江而下。宋贾似道分遣步帅孙虎臣及督府节制军马苏刘义，集兵船于江之南北岸，似道与淮西制置使夏贵将后军。战船二千五百余艘，横亘江中。翌日，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岸而进，继命举巨砲击之。宋兵阵动，夏贵先遁，似道错愕失措，鸣钲斥诸军散，宋兵遂大溃。阿术与镇抚何玮、李庭等舟师及步骑，追杀百五十里，得船二千余艘，及军资器仗、督府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阿术不花言：“夏贵纵北军岳全还，称欲内附，宜降玺书招谕。”遂遣其甥胡应雷持诏往谕之。甲子，大军次芜湖县，宋江东运判、知太平州孟之縉以城降。都元帅博鲁欢次海州，知州丁顺以城降。乙丑，阿里海牙言：“江陵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滥，鄂汉之城亦恐难守。”从其请，仍降玺书，遣使谕江陵府制置司及高达已下官吏军民。宋福州团练使、知特摩道事农士贵，率知那寡州农天或、知阿吉州农昌成、知上林州农道贤，州县三十有七，户十万，诣云南行中书省请降。丙寅，枢密院言：“渡江初，亳州万户史格、毗阳万户石抹绍祖，以轻进致败，乞罪之。”有旨，或决罚降官，或以战功自赎，其从行省裁处。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戊辰，师次采石镇，知和州王善以城降。都元帅博鲁欢次涟州，宋知州孙嗣武以城降。己巳，复遣伯术、唐永坚等宣谕郢州官吏士庶。庚午，大军次建康府，宋沿江制置使赵溍南走，都统、权兵马司事徐王荣、翁福、茅世雄等及镇军曹旺以城降。宋贾似道至扬州，始遣总管段佑送国信使郝经、刘人杰等来归。敕枢密院迎经等，由水路赴阙。诏安南国王陈光昞，仍以旧制六事谕之，趣其来



朝。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真人李德和，代祀岳渎后土。车驾幸上都。

三月壬申朔，宋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以城降。行中书省分遣淮西行枢密院阿塔海驻京口。宋诛殿帅韩震，其部将李大明等二百人，携震母、妻并诸子文育、文炳自临安来奔。甲戌，宋江阴军金判李世修以城降。乙亥，谕枢密院：“比遣建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以副都元帅覃澄镇守建都，付以玺书，安集其民。”仍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命万执中、唐永坚同前所遣阿失罕等，将锐兵千人，同往招谕郢州：已降，则镇之；不降，则从陆路与阿里海牙、忽不來会于荆南。丙子，国信使廉希贤等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宋知滁州王文虎以城降。戊寅，赐皇子安西王币帛八千匹、丝万斤。己卯，改平阴县新镇寨为肥城县，隶济宁府。庚辰，宋知宁国府颜绍卿以城降。江东路得府二、州五、军二、县四十三，户八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六。甲申，于中兴路置怀远、灵武二县，分处新民四千八百余户。丙戌，宋常州安抚戴之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国信使廉希贤、严忠范等至宋广德军独松关，为宋人所杀。丁亥，免诸路军杂赋。辛卯，宋将高世杰复据岳州，质知州孟之绍妻子；又取复州降将翟贵妻子，送之江陵。世杰会郢、复、岳三州及上流诸军战船数千艘，兵数万人，扼荆江口。壬辰，阿里海牙以军屯于东岸，世杰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阵。阿里海牙督诸翼万户及水军张荣实、解汝楫等，逐世杰于湖口之夹滩，遣郎中张鼎召世杰，世杰降。阿里海牙以世杰招岳州，孟之绍亦以城降。以世杰力屈而降，诛之。赐北平王南木合所部马二千一百八十、羊三百。癸巳，敕郟城、沂州、十字路戍

兵从博鲁欢征淮南。丙申，侧布蕃官税昔、确州蕃官庄寮男车甲等，率四十三族，户五千一百六十，诣四川行枢密院来附。戊戌，遣山东路经略使王俨戍岳州。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辛丑，敕阿术分兵取扬州。

夏四月壬寅朔，赏讨长河西必刺充有功者及阵亡者金、银、钞、币、帛各有差。乙巳，改西夏中兴道按察司为陇右河西道。丙午，立涟州、新城、清河三驿。阿里海牙驻军江陵城南沙市，攻其栅，破之，知荆门军刘懋降。丁未，阿里海牙遣郎中张鼎赍诏入江陵，宋荆湖制置硃禔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京西湖北提刑青阳梦炎、李湜始出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知峡州赵真、知归州赵仔、权丰州安抚毛浚、常德府新城总制鲁希文、旧城权知府事周公明等，悉以城降。辛亥，遣使招谕宋五郡镇抚使吕文福使降。甲寅，谕中书省议立登闻鼓，如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听其来击。其或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辛酉，宋郢州安抚赵孟、复州安抚翟贵以城降。宋度支尚书吴浚移书建康徐王荣等，述其丞相陈宜中语，请罢兵通好。伯颜遣中书议事官张羽、淮西行院令史王章，同宋来使马驭，持徐王荣复书至平江府驿亭，悉为宋所杀。癸亥，阿术师驻瓜洲，距扬州四十五里，宋淮东制置司尽焚城中庐舍，迁其居民而去。阿术创立楼橹战具以守之。丙寅，立尚牧监。赐降臣丁顺等衣服。免京畿百姓今岁丝银。丁卯，以大司农、御史中丞李罗为御史大夫。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括诸寺阑遗人口。庚午，以高达为参知政事，仍诏慰谕之。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持诏召

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阙。

五月辛未朔，阿里海牙以所俘童男女千人、牛万头来献。枢密院言：“峡州宜以战船扼其津要。又郢、复二州戍兵不足，今拟襄阳等处选五千七百人，隶行中书省，听阿里海牙调遣。

“从之。诏中书右丞廉希宪、参知政事脱博忽鲁秃花行中书省于江陵府，阿里海牙还鄂州。立襄阳至荆南三驿。丁丑，阿术立木栅于杨子桥，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藩蔽。庚辰，诏谕参知政事高达曰：“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宋嘉定安抚咎万寿遣部将李立奉书请降，言累负罪愆，乞加赦免。诏遣使招谕之。辛巳，宋知辰州吕文兴、黄仙洞行隋州事傅安国、仙人寨行均州事徐鼎、知沅州文用圭、知靖州康玉、知房州李鉴等，皆以城降。荆南湖北路凡得府三、州十一、军四、县五十七，户八十万三千四百一十五，口一百一十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丙戌，以三卫新附生券军赴八达山屯田。丁亥，召伯颜赴阙，以蒙古万户阿剌罕权行中书省事，遣肃州达鲁花赤阿沙签河西军。万户爱先不花违伯颜节制，擅撤戍兵，诏追夺符印，使从军自效。淮东宣抚陈岩乞解官，终丧三年，不许。申严屠牛马之禁。庚寅，宋五郡镇抚使吕文福来降。壬辰，宋都统制刘师勇、殿帅张彦据常州。癸巳，谕高丽国王王卺甚，招珍岛余党之在耽罗者。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嘉定安抚使咎万寿以城降，赐名顺。癸卯，遣两浙大都督范文虎持诏往谕安丰、寿州、招信、五河等处镇戍官吏军民；遣刑部侍郎伯术谕硃禩孙，以年老多

病，不任朝谒，权留大都，无自疑惧。谕廉希宪等，元没青阳梦炎、李湜家赀，如籍还之，并徙其家赴都。甲辰，以万户阿剌罕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获知开州张章，赦其罪。章二子柱、楫先来降，以其子故，免死。敕失里伯、史枢率襄阳熟券军二千、猎户丁壮二千，同范文虎招安丰军，各赐马十匹。其故尝从丞相史天泽者十九人，愿宣劳军中，令从枢以行。戊申，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辛亥，赏诸王兀鲁所部获功建都者三十五人银钞有差，定兀鲁卫士人各马二匹，从者一匹。敕淮东元帅府发兵，及鄂州戍兵与李璫旧部曲，并前河南已签军万人后免为民者，复籍为兵，并付行中书省。戊午，诏遣使招谕宋四川制置赵定应：“比者毕再兴、青阳梦炎赴阙，面陈蜀阆事宜，奏请缓师，令自纳款，姑从所请。今遣再兴宣布大信，若能顺时达变，可保富贵，毋为涂炭生灵，自贻后悔。”庚申，遣重庆府招讨使毕再兴持诏招谕宋合州节使张珩、江安潼川安抚张朝宗、涪州观察阳立、梁山军防御马野。辛酉，宋潼川安抚使、知江安州梅应春以城降。乙丑，以涟、海新附丁顺等括船千艘，送淮东都元帅府。丙寅，宋扬州都统姜才、副将张林步骑二万人，乘夜攻杨子桥木栅。守栅万户史弼来告急，阿术自瓜洲以兵赴之。诘旦至栅下，才军夹水为阵，阿术麾骑兵渡水击之，阵坚不动。阿术军引却，才军来逼，我军与力战，才军遂走。阿术步骑并进，大败之，才仅以身免，生擒张林，斩首万八千级。戊辰，敕塔出率阿塔海、也速带儿两军赴涟水。以逊搠为耽罗国达鲁花赤。罢山东经略司。

秋七月庚午朔，阿术集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集行院诸翼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宋沿江制置使赵溍、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术分遣万户张弘范等，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辛未，阿术、

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诸军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东趣夹滩，绕出敌后；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掎其右；招讨使刘国杰趣其左；万户忽剌出捣其中；张弘范自上流继至，趣焦山之北。大战自辰至午，呼声震天地，乘风以火箭射其箬篷。宋师大败，世杰、虎臣等皆遁走。追至圔山，获黄鹄白鹳船数百艘。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翌日，宋平江都统刘师勇、殿帅张彦，以两浙制司军至吕城，复为阿塔海行院兵所败。壬申，签云南落落、蒲纳烘等处军万人，隶行中书省。癸酉，太白犯井。诏取茶罕章未附种落。丁丑，立卫州至杨村水驿五。己卯，增置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以蔡州驿蒙古军四百隶阿里海牙，汉军六百从万户宋都带赴江西。壬午，遣使招宋淮安安抚使硃焕。癸未，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敕左丞相伯颜率诸将直趣临安；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恆，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取江西。罢淮西行枢密院，以右丞阿塔海、参政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辛卯，太阴犯毕。甲午，遣使持诏招谕宋李庭芝及夏贵。以伯颜为中书右丞相，阿术为中书左丞相。

八月己亥朔，免北京、西京、陕西等路今岁丝银。癸卯，伯颜陛辞南行，奉诏谕宋君臣，相率来附，则赵氏族属可保无虞，宗庙悉许如故。授故奉使大理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己未，升任城县为济州。辛酉，车驾至自上都。丙寅，高丽王王愷遣其枢密副使许珙、将军赵珪来贺圣诞节。

九月己巳，太白犯少民。庚午，阿合马等以军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私造铜器。乙亥，赏清河、新城战士及死事者银千两、钞百锭。赐西平王所部鸭城戍兵，人马三匹。丁丑，以襄阳官牛五千八百赐贫民。弛河南鬻马之禁。赐东西川屯戍蒙古军粮钞有差。

戊寅，谕太常卿合丹：“去冬享太宫，敕牲无用牛，今其复之。”己卯，太白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午，阿术筑湾头堡。乙酉，罢襄阳统军司。甲午，宋扬州都统姜才将步骑万五千人攻湾头堡，阿术、阿塔海击败之。赏淮安招讨使乞里迷失及有功将士锦衣银钞有差。丙申，以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

冬十月戊戌朔，享于太庙。辛丑，弛北京、义、锦等处猎禁。癸丑，太阴犯毕。

十一月丁卯，阿里海牙以军攻潭州。乙亥，伯颜分军为三，趣临安；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四安、广德以出独松岭；董文炳率舟师循海趣许浦、溱浦，以至浙江；伯颜、阿塔海由中道节度诸军，期并会于临安。丙子，宋权融、宜、欽三州总管岑从毅，沿边巡检使、广西节制军马李维屏等，诣云南行中书省降。丁丑，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己卯，宋都带等军次隆兴府，宋江西转运使、知府刘槃以城降。都元帅府檄谕江西诸郡相继归附，得府州六、军四、县五十六，户一百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二百七万六千四百。壬午，伯颜大军至常州，督诸军登城，四面并进，拔其城。刘师勇变服单骑南走。改顺天府为保定府。枢密院言：“两都、平滦猎户新签军二千，皆贫无力者，宜存恤其家。又新附郡县有既降复叛，及纠众为盗犯罪至死者，既已款伏，乞听权宜处决。”皆从之。中书省臣议断死罪，诏：“今后杀人者死，问罪状已白，不必待时，宜即行刑。其奴婢杀主者，具五刑论。”乙酉，阿剌罕克广德，趣独松关。丙戌，太阴犯轩辕大星。己丑，遣太常卿合丹以所获涂金爵三，献于太庙。庚寅，伯颜遣降人游介奉玺书副本使于宋，仍以书谕宋大臣。甲午，以高丽国官制僭滥，遣使谕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相类者改正之。

十二月戊戌，填星犯亢。己亥，签书四川行枢密院事咎顺言：“绍庆府、施州、南平及诸蛮吕告、马蒙、阿永等，有向化之心。又播州安抚杨邦宪、思州安抚田景贤，未知逆顺，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辛丑，董文炳军次许浦，宋都统制祁安以本军降。宋主为书，介国信副使严忠范侄焕请和。甲辰，伯颜次平江府，宋都统王邦杰以城降。乙巳，免江陵等处今岁田租。丁未，改诸站提领司为通政院。戊申，中书左丞相忽都带儿与内外文武百寮及缙黄耆庶，请上皇帝尊号曰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不许。太阴犯毕。庚子，宋主复遣尚书夏士林、右史陆秀夫奉书，称侄乞和。西川沧溪知县赵龙遣间使入宋，敕流远方，籍其家。癸亥，敕枢密院：“靖州既降复叛，今已平定，其遣张通判、李信家属并同叛者赴都。”甲子，答宋国主书，令其来降。丙寅，阿剌罕军次安吉州，宋安抚使赵与可以城降。升高丽东宁府为路，割江东南康路隶江西省，置马湖路总管府。省重庆路隆化县入南川，涪州海山县入昌黎县。复华州郑县。是岁，卫辉、太原等路旱，河间霖雨伤稼，凡赈米三千七百四十八石、粟二万四千二百六石。天下户四百七十六万四千七十七，断死罪六十八人。

## 卷第九 本纪第九

### 世祖六

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克潭州，宋安抚使李芾尽室自焚死。阿里海牙分遣官属招徕未附者，旬日间，湖南州郡相继悉降，得府一、州六、军二、县四十，户五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二，口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伯颜军次嘉兴府，安抚刘汉杰以城降。董文炳军次乍浦，宋统制官刘英以本军降。辛未，董文炳军至海盐，知县事王与贤及澈浦镇统制胡全、福建路马步军总沈世隆皆降。壬申，改都统领司为通政院，以兀良合带等领之。立回易库于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币帛诸物。敕大都路总管府和顾和买，权豪与民均输。癸酉，宋相陈宜中遣军器监刘庭瑞赍宋主称藩表章，诣军前禀议，又致宜中等书于伯颜，伯颜以书答之。乙亥，诏谕四川制置使赵定应来朝。徙大都等路猎户戍大洪山之东，符宝郎董文忠请贫病者勿徙，从之。宋复遣监察御史刘昱赍宋主称藩表至军前，且致书伯颜，为宗社生灵请命。丙子，赏合儿鲁带所部将士征建都功银钞锦衣。丁丑，宋遣都统洪模赍陈宜中、吴坚等书，请俟宗长福王至，同诣军前。戊寅，伯颜以军出嘉兴府，留万户忽都虎、千户王秃林察戍之。刘汉杰仍为其府安抚使。辛巳，命云南行省给建都屯军弓矢。军次崇德县，宋遣侍郎刘庭瑞、都统洪模来迓。行



都元帅府宋都带言：“江西隆兴、建昌、抚州等郡虽附，而闽、广诸州尚阻兵，乞增兵进讨。”敕以襄汉军四千俾将之。壬午，军次长安镇，董文炳以兵来会。宋陈宜中、吴坚等违约不至。癸未，军次临平镇。甲申，次皋亭山，阿剌罕以兵来会。宋主遣其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其辞曰：“大宋国主鵠，谨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尝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于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辟以求两全，实以百万生民之命寄臣之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感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伯颜既受降表、玉玺，复遣囊加带以赵尹甫、贾余庆等还临安，召宰相出议降事。乙酉，师次临安北十五里，囊加带、洪模以总管殷俊来报，宋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伯颜亟使谕阿剌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以劲兵五千人追陈宜中等，过浙江不及而还。丙戌，伯颜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遣吕文焕赍黄榜安谕临安中外军民，俾按堵如故。时宋三司卫兵白昼杀人，张世杰部曲尤横闾里，小民乘时剽杀。令下，民大悦。伯颜又遣宣抚程鹏飞，计议孙鼎亨、囊加带、洪君祥入宫，安谕太皇谢氏。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

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戊子，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等处屯田。”从之。大名路达鲁花赤小铃部坐奸赃伏诛，没其家。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邓惟善来见伯颜于明因寺。伯颜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遂令万户忙古带、宣抚唆都羁留军中。且以其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遣程鹏飞、洪君祥偕来使贾余庆复往易之。己丑，军次湖州市。遣千户囊加带、省掾王祐，赍传国玉玺赴阙。敕高丽国以有官子弟为质。中书省臣言：“赋民旧籍已有定额，至元七年新括协济合并户，为数凡二十万五千一百八十。”敕减今岁丝赋之半。庚寅，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浙江，于是宋宗室大臣以次来见，暮还湖州市。辛卯，张弘范、孟祺、程鹏飞赍所易宋主称臣降表至军前。甲午，复蓟州平谷县。立随路都转运司，仍诏谕诸处管民官，以甕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不吉带所部军六百移戍建都，其兀儿秃、唐忽军前在建都者，并遣还翼。穿济州漕渠。以真定总管昔班为中书右丞。

二月丁酉，诏刘颀、程德辉招淮西制置使夏贵。己亥，克临江军。庚子，宋主鵠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遣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枢密使谢堂、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家铉翁、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刘岳奉表以闻。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笺。是日，宋文武百司出临安府，诣行中书省，各以其职来见。行省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都督忙古带、范文虎入城视事。辛丑，伯颜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左右司官石天麟、杨晦等入城，取军民钱谷之数，阅

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悉罢宋官府，散免侍卫禁军。宋主醵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诣阙请命，右丞相命吴坚、文天祥同行。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等，以宋主醵举国内附，具表称贺，两浙路得府八、州六、军一、县八十一，户二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丁未，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曰：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伯颜就遣宋内侍王野入宫，收宋国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戊申，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以户部尚书麦归、秘书监焦友直为宣慰使，吏部侍郎杨居宽同知宣慰司事，并兼知临安府事。乙卯，诏谕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淮西制置使夏贵及所辖州军县镇官吏军民。丁巳，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戊午，祀先农东郊。淮西制置夏贵以淮西诸郡来降，唯镇巢军复叛，贵遣使招之，守将洪福杀其使，贵亲至城下，福始降，阿术斩之军中。淮西路得府二、州六、军四、县三十四，户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二十

七，口一百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庚申，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辛酉，车驾幸上都。设资戒大会于顺德府开元寺。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甲子，董文炳、唆都发宋随朝文士刘褒然及三学诸生赴京师，太学生徐应鑣父子四人同赴并死。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三月丁卯，命枢密副使张易兼知秘书监事。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戊辰，括江南已附州郡军器。甲戌，阿术遣使报庐州夏贵已降，文天祥自镇江遁去，追之弗获。荆湖南路行中书省言：“潭州既定，湖南州郡降者相继，即分命诸将镇守其地。”从之。宋福王与芮自浙东至伯颜军中。以独松关守将张濡尝杀奉使廉希贤，斩之，籍其家。乙亥，伯颜等发临安。丁丑，阿塔海、阿剌罕、董文炳诣宋主宫，趣宋主醵同太后入觐。郎中孟祺奉诏宣读，至“免系颈牵羊”之语，太后全氏闻之泣，谓宋主醵曰：“荷天子圣慈活汝，当望阙拜谢。”宋主醵拜毕，子母皆肩舆出宫，唯太皇太后谢氏以疾留。戊寅，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其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敕淮西庐州置总管万户府，以中书右丞、河南等路宣慰使合剌合孙、襄阳管军万户邸浹并行府事。庚辰，囊加带以宋玉玺来上。乙酉，赣、吉、袁、南安四郡内附。庚寅，赐郡王瓜都银印。敕上都和顾和买并依大都例。以中书右丞昔班为户部尚书。

闰月丙申，置宣慰司于济宁路，掌印造交钞，供给江南军储。以前西夏中兴签行中书省事暗都刺即思、大都路总管张守智并为宣慰使。东川行枢密院总帅汪惟正略地涪州，克山寨溪洞凡二十有三所。丁酉，诏湖广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赴阙，令脱拔忽鲁秃花、崔斌并留后鄂州。辛亥，命副枢张易遣宋降臣吴坚、夏贵等赴上都。戊午，淮西万户府招降方山等六寨。甲子，禁西番僧持军器。以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郝禎参知政事。

夏四月乙丑朔，阿术以宋高邮、宝应尝馈饷扬州，遣蒙古军将苦彻及史弼等守之，别遣都元帅孛鲁欢等攻泰州之新城。丁卯，赐诸王都鲁金印。戊辰，以河南兵事未息，开元路民饥，并弛正月五月屠杀之禁。庚午，敕南商贸易京师者毋禁。辛未，行江西都元帅宋都带以应诏儒生医卜士郑梦得等六人进，敕隶秘书监。丙子，省东川行枢密院及成都经略司，以其事入西川行院。复石人山寨居民于信阳军。免大都医户至元十二年丝银。己卯，以侍卫亲军征戍岁久，放令还家，期六月，各归其军。庚辰，以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自今并入上都。壬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乙酉，召昭文馆大学士姚枢、翰林学士王磐、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赴上都。庚寅，修太庙。以北京行中书省廉希宪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于荆南府。

五月乙未朔，伯颜以宋主鵠至上都，制授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于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渎。己亥，伯颜请罢两浙宣慰司，以忙古带、范文虎仍行两浙大都督府事，从之。庚子，定度量。壬寅，宋三学生四十六人至京师。癸卯，复沂、莒、胶、密、宁海五州所括民为防城军者为民，免其租徭二年。乙巳，赐伯颜所部有功将校银二万四千六百两。阿术遣总管陈杰攻拔泰州之新城，遣万户乌马兒守之，以逼泰州。丁未，宋扬州都统姜才攻湾头

堡，阿里别击走之，杀其步骑四百人，右卫亲军千户董士元战死。戊申，宋冯都统等自真州率兵二千、战船百艘袭瓜洲，阿术遣万户昔里罕、阿塔赤等出战，大败之，追至珠金沙，得船七十七艘，冯都统等赴水死。改博州为东昌路。己酉，括猎户、鹰坊户为兵。乙卯，靖州张州判及李信、李发焚其城，退保飞山新城，行中书省发兵攻杀之，徙其党及家属于大都。宋江西制置黄万石率其军来附，敕令入觐。辛酉，安西王相府请颁诏招合州张珏，不从。癸亥，升异样局为总管府，秩三品。

六月甲子朔，敕新附三卫兵之老弱者，放还其家。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命东征元帅府选襄阳生券军五百，充侍卫军。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庚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辛未，命阿里海牙出征广西，请益兵，选军三万俾将之。壬申，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甲戌，以《大明历》浸差，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衡赴京师。宋扬州姜才夜率步骑数千趋丁村堡，守将史弼、苦彻出战，斩首百余级，获马四十匹。诘旦，阿里、都督陈岩以湾头堡兵邀其后，伯颜察儿踵至，所将皆阿术麾下兵，姜才军遥望旗帜，亟走，遂大破之，获米五千余石。阿术又以宋人高邮水路不通，必由陆路馈运，千户也先忽都以千骑邀之，数日米运果来，杀负米卒数千，获米三千石。戊寅，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戊子，枢密院上言：“陈宜中、张世杰聚兵福建以攻我师，江西都元帅宋都带求援。”命以安庆、蕲、黄等郡宿兵，

付宋都带将之。己丑，宋都带言福建魏天祐、游义荣弃家来附，以天祐为管军总管兼知邵武军事，义荣遥授建宁路同知，充管军千户。壬辰，下诏招谕宋扬州制置李庭芝以次军官，及通、泰、真、滁、高邮大小官员。又诏谕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使降。李庭芝留硃焕守扬州，与姜才率步骑五千东走，阿术亲率百余骑驰去，督右丞阿里、万户刘国杰分道追及泰州西，杀步卒千人，庭芝等仅得入，遂筑长围堑而守之，阿术独当东南面，断其走路。以户部尚书张澍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于北京。

秋七月乙未，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孟祺，以亡宋金玉宝及牌印来上，命太府监收之。丙申，淮安、宝应民流寓邳州者万余口，听还其家。丁酉，宋涪州观察杨立子嗣荣，请降诏招谕其父，从之。戊戌，升阊州为保宁府。敕山丹城直隶省部，以达鲁花赤行者仍领之。壬寅，以李庭出征，赏其部将李承庆等钞、马、衣服、甲仗有差。乙巳，硃焕以扬州降。丁未，诏谕广西路静江府等大小州城官吏使降。甲寅，赐诸王孛罗印。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洄远，改从孙家务。乙卯，宋泰州守将孙良臣与李庭芝帐下卒刘发、郑俊开北门以降，执李庭芝、姜才，系扬州狱。丙辰，阿术以总管乌马儿等守泰州，其通、滁、高邮等处相继来附。淮东路得州十六、县三十三，户五十四万二千六百二十四，口一百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七。遣使持香币祠岳渎后土。以中书右丞阿里海牙为平章政事，签书枢密院事、淮东行枢密院别乞里迷失为中书右丞，参知政事董文炳为中书左丞，淮东左副都元帅塔出、两浙大都督范文虎、江东江西大都督知江州吕师夔、淮东淮西左副都元帅陈岩并参知政事。

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敕汉军都元帅阔阔带、李庭将侍卫军二千人西征。升溲阴县为溲州。乙亥，斩宋淮东制置

使李庭芝、都统姜才于扬州市。庚辰，罢襄阳统军司。车驾至自上都。遣太常卿脱忽思以铜爵一、豆二，献于太庙。以四万户总管奥鲁赤参知政事。

九月壬辰朔，命国师益怜真作佛事于太庙。己亥，享于太庙，常馔外，益野豕、鹿、羊、蒲萄酒。庚子，命姚枢、王磐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余听还家。辛丑，遣庐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癸卯，以平宋赦天下。乙巳，高丽国王王堪上参议中赞金方庆功，授虎符。丙午，敕常德府岁贡包茅。丁未，谕西川行枢密院移檄重庆，俾内附。命有司隳沿淮城垒。辛亥，太白犯南斗。甲寅，太白入南斗。乙卯，以吐番合答城为宁远府。辛酉，召宋宗臣鄂州教授赵与票赴阙。设资戒会于京师。阿术入觐。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一、监一、县七百三十三，户九百三十七万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一十五。

冬十月甲子，以陈岩拔新城、丁村功，赐金五十两，部将刘忠等赐银有差。乙亥，赐皇子北平王出征军士贫乏者羊马币帛有差。申明以良为娼之禁。丁亥，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戊子，淮西安抚使夏贵请入觐，乞令其孙貽孙权领宣抚司事，从之。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里为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合剌合孙为中书右丞，兵部尚书王仪、吏部尚书兼临安府安抚使杨镇、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迷里忽辛并参知政事。参知政事陈岩行中书省事于淮东。

十一月癸巳，安西王所部军克万州。丙午，赐阿术所部有功将士二百三十九人各银二百五十两。西川行院忽敦言：“所部军士久围重庆，逃亡者众，乞益军一万，并降诏招诱逋民之在大良平者。”并从之。壬子，赐龙答温军有功及死事者银钞有差。癸丑，并省内外诸司。丁卯，太阴犯填星。庚申，敕管



民及理财之官由中书铨调，军官由枢密院定义。隳襄汉、荆湖诸城。南平招抚使兼知峡州事赵真，请降诏招谕夔州安抚张起岩，从之。高丽国王王愷遣其臣判秘书寺硃悦，来告更名睹。

十二月辛酉朔，荧惑掩钩钤。以十四年历日赐高丽。丁卯，改云南罗甸为元江府路。辛未，赐塔海所部战士及死事者银钞有差。赐忽不来等战功十九人银千二百两。壬申，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为证。帝曰：“妻子岂证者耶？”诏勿问。乙亥，定江南所设官府。辛巳，以军士围守崇庆劳苦，赐钞六千锭。庚寅，诏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军县官吏军民：“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伯颜言：“张惠守宋府库，不俟命擅启管钥。”诏阿术诘其事，仍谕江之东西、浙之东西、淮之东西官吏等，检核新旧钱谷。除浙西、浙东、江西、江东、湖北五道宣慰使。升江陵为上路，瑞安府仍为温州，陇州为散府，蓟州复置丰润县，升临洮渭源堡为县。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赐诸王乃蛮带等羊马价。赏阿术等战功，及赐降臣吴坚、夏贵等银、钞、币、帛各有差，赐伯颜、阿术等青鼠、银鼠、黄犴由只孙衣，余功臣赐豹裘、麋裘及皮衣帽各有差。是岁，东平、济南、泰安、德州、涟海、清河、平滦、西京西三州以水旱缺食，赈军民站户米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万七千七百十二石，钞四千二百八十二锭有奇。平阳路旱，济宁路及高丽渾州水，并免今年田租。断死罪三十四人。

十四年春正月癸巳，行都元帅府军次广东，知循州刘兴以

城降。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于供军，免诸路今岁所纳丝银。赐嗣汉天师张宗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戊戌，高丽金方庆等为乱，命高丽王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饬兵御备。癸卯，复立诸道提刑按察司。甲辰，命阿术选锐军万人赴阙。丁未，知梅州钱荣之以城降。戊申，赐三卫军士之贫乏者八千三百五十二人各钞二锭、币十匹。己酉，赐耶律铸钞千锭。甲寅，敕宋福王赵与芮家赍之在杭、越者，有司辇至京师，付其家。丙辰，立建都、罗罗斯四路，守戍乌木等处，并置官属。己未，以白玉碧玉水晶爵六，献于太庙。括上都、隆兴、北京、西京四路猎户二千为兵。置江淮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及江淮榷茶都转运使司。命嗣汉天师张宗演修周天醮于长春宫，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

二月辛酉，命征东都元帅洪茶丘将兵二千赴上都。壬戌，瑞州安抚姚文龙率张文显来降，其家属为宋人所害，赐文龙、文显等钞有差。癸亥，彗星出东北，长四尺余。甲子，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丙寅，改安西王傅铜印为银印。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须。诸王只必铁木兒言：“永昌路驿百二十户，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诏赐钞百八十锭赎还之。丁卯，荆湖北道宣慰使塔海拔归州山寨四十七所。戊辰，祀先农东郊。甲戌，西川行院不花率众数万至重庆，营浮屠关，造梯冲将攻之，其夜都统赵安以城降。张珏舣船江中，与其妻妾顺流走涪州，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车驾幸上都。辛巳，命北京选福住所统军三百赴上都。壬午，隳吉、抚二州城，隆兴滨西江，姑存之。仍选汀州军马守御瑞金县。丙戌，连州守过元龙已降复叛，塔海将兵讨之，元龙弃城遁。丁亥，知南恩州陈尧道、金判林叔虎以城降。诏以僧亢吉益、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

禁扰寺宇者。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

三月庚寅朔，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辛卯，湖广行中书省言：“广西二十四郡并已内附，议复行中书省于潭州，置广南西路宣抚司于静江。”诏郑鼎所将侍卫军万人还京师，崔斌、阿里海牙同驻静江，忽都铁木儿、郑鼎同驻鄂汉，贾居贞、脱博忽鲁秃花同驻潭州。癸巳，以行都水监兼行漕运司事。甲午，以郑鼎所部军士抚定静江之劳，命还家少休，期六月赴上都。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傅、李珣、李公度皆以城降。丁酉，括马三万二千二百六匹，孕驹者还其主。壬寅，广东肇庆府新封等州皆来降。癸卯，寿昌府张之纲以从叛弃市。乙巳，命中外军民官所佩金银符，以色组系于肩腋，庶无褻渎，具为令。庚戌，建宁府通判郭纘以城降。黄州归附官史胜入觐，以所部将校于跃等三十一人战功闻，命官之。签书东西川行枢密院事咎顺言：“比遣同知隆州事赵孟煇谕招谕南平军都掌蛮、罗计蛮及凤凰、中垅、罗韦、高崖等四寨皆降。田、杨二家、豕鹅夷民，亦各遣使纳款。”壬子，宝应军人施福杀其守将，降于淮东都元帅府，诏以福为千户，佩金符。癸丑，命汪惟正自东川移镇巩昌。行中书省承制，以闽浙温、处、台、福、泉、汀、漳、剑、建宁、邵武、兴化等郡降官，各治其郡。潭州行省遣使上言：“广南西路庆远、郁林、昭、贺、藤、梧、融、宾、柳、象、邕、廉、容、贵、浔皆降，得府一、州十四。”复立襄阳府襄阳县。平章政事、浙西道宣慰使阿塔海为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于江淮；郡王合答为平章

政事，行中书省事于北京。

夏四月甲子，宋特磨道将军农士贵、知安平州李惟屏、知来安州岑从毅等，以所属州县溪洞百四十七、户二十五万六千来附。癸酉，省各路转运司，事入总管府。设盐转运司四，置榷场于碭门、黎州，与吐蕃贸易。丙子，召安抚赵与可、宣抚陈岩入觐。丙戌，禁江南行用铜钱。均州复立南漳县。

五月癸巳，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辛丑，千户合剌合孙死于浑都海之战，命其子忽都带儿袭职。癸卯，改广南西路宣抚司为宣慰司，广西钦、横二州改立安抚司。各道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敕江南归附官，三品以上者遣质子一人入侍。西番长阿立丁宁占等三十一族来附，得户四万七百。丙子，融州安抚使谭昌谋为不轨，伏诛。辛亥，以河南、山东水旱，除河泊课，听民自渔。乙卯，选蒙古、汉军相参宿卫。诏谕思州安抚使田景贤。又诏谕泸州西南番蛮王阿永，筠连、腾串等处诸族蛮夷，使其来附。命真人李德和代祀济渎。

六月丙寅，涪州安抚阳立及其子嗣荣相继来附，命立为夔路安抚使，嗣荣为管军总管，并佩虎符，仍赐钞百锭。壬寅，赏征广战死之家银各五十两。丁丑，置尚膳院，秩三品，以提点尚食、尚药局忽林失为尚膳使，其属司有七。庚辰，赏阳立所部战士钞千锭。甲申，荆湖北道宣慰使黑的得谋者，言夔府将出兵攻荆南。谕阳立等与塔海会兵御之。丁亥，升崇明沙为崇明州。以行省参政、行江东道宣慰使阿剌罕为中书左丞、行江东道宣慰使，湖北道宣慰使奥鲁赤参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

秋七月戊子朔，罢大名、济宁印钞局。壬辰，敕犯盗者皆弃市。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寡，似难悉置于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丁酉，敕自今非佩符使臣及军情

急速，不听乘传。戊戌，申禁羊马群之在北者，八月内毋纵出北口诸隘践食京畿之禾，犯者没其畜。癸卯，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系右丞相安童，诱胁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纳，东道诸王亦弗从，遂率西道诸王至和林城北。诏右丞相伯颜帅军往御之。诸王忽鲁带率其属来归，与右丞相伯颜等军合。丙午，置行御史台于扬州，以都元帅相威为御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戊申，东川都元帅张德润等攻取涪州，大败之，擒安抚程聪、程广。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以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塔出为右丞，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麦术丁为左丞，淮东宣慰使彻里帖木儿、江东宣慰使张荣实、江西宣慰使李恆、招讨使也的迷失、万户昔里门、荆湖路宣抚使程鹏飞、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蒲寿庚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壬子，榷大都商税。丁巳，湖北宣慰司调兵攻司空山，复寿昌、黄州二郡。赐平宋将帅军士及简州军士广西死事者银钞各有差。回水窝渊圣广源王加封善佑，常山灵济昭应王加封广惠，安丘霁泉灵霈侯追封灵霈公。以参知政事、行江东道宣慰使吕文焕为中书左丞。

八月戊午朔，诏不花行院西川。丁卯，成都路仓收羨余五千石，按察司已治其罪，命以其米就给西川兵。辛未，常德府总管鲁希文与李三俊结构为乱，事觉，命行省诛之。车驾畋于上都之北。

九月壬申，制镇铁海青圆符。丙申，广南东路广、连、韶、德庆、惠、潮、南雄、英德等郡皆内附。甲辰，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昂吉儿、忻都、唐兀带等引兵攻司空山寨，破之，杀张德兴，执其三子以归。壬子，福建路宣慰使、行征南都元帅唆都，遣招讨使百家奴、丁广取建宁之崇安等县及南剑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己未，享于太庙。庚申，湖北宣慰使塔海略地至夔府之太原坪，禽其将，诛之。辛酉，弛盖州猎禁。乙亥，以宋张世杰、文天祥犹未降，命阿塔海选锐兵防遏隆兴诸城。禁无籍军随大军剽掠者，勿过关渡。己卯，降臣郭晓、魏象祖入觐，赐币帛有差。壬午，置宣慰司于黄州。甲申，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昨奉旨许令仍旧，乞降玺书。”从之。以行省参政忽都帖木儿、脱博忽鲁秃花、崔斌并为中书左丞，鄂州总管府达鲁花赤张鼎、湖北道宣慰使贾居贞并参知政事。

十一月戊子，枢密院臣言：“宋文天祥与其徒赵孟潜同起兵，行中书发兵攻之，杀孟潜，天祥仅以身免。”诏以其妻孥赴京师。右副都元帅张德润上涪州功，赐钞千锭。乙未，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具为令。庚子，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以吏部尚书别都鲁丁参知政事。

十二月丙辰，置中滦、唐村、淇门驿。丁卯，以大都物价翔踊，发官廩万石，赈糴贫民。庚午，梁山军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来降。壬申，潭州行省复祁阳县。斩首贼罗飞，余党悉平。乙亥，都元帅杨文安攻咸淳府，克之。以十五年历日赐高丽国。以参议中书省事耿仁参知政事。冠州及永年县水，免今年田租。导任河，复民田三千余顷。赐诸王金、银、币、帛等物如岁例。赐诸王也不干、燕帖木儿等五百二十九人羊马价，钞八千四百五十二锭。赏拜答儿等千三百五十五人战功，金百两、银万五千一百两、钞百三十锭及纳失失、金素币帛、貂鼠豹裘、衣帽有差。是岁，赈东平、济南等郡饥民，米二万一千六百十七石、粟二万八千六百十三石、钞万一百十二锭。断死罪三十二人。

## 卷第十 本纪第十

### 世祖七

十五年春正月辛卯，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给米三千石、钞三十锭。以千户郑鄠有战功，升万户，佩虎符。癸巳，西京饥，发粟一万石赈之，仍谕阿合马广贮积，以备阙乏。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发其奸赃，遣人诣省自首，反以罪诬按察司。御史台臣奏：“按察司设果有罪，不应因事而告，宜待文焕等事决，方听其诉。”从之。己亥，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坐易官马、阑遗人畜，免其罪，以诸路州县管民官兼领其事。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赐湖州长兴县金沙泉名为瑞应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辄涸。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安抚司以事闻，故赐今名。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佑王。壬寅，弛女直、水达达酒禁。丙午，安西王相府言：“万户秃满答兒、郝札刺不花等攻克泸州，斩其主将王世昌、李都统。”戊申，从阿合马请，自今御史台非白于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授宋福王赵与芮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农、

平原郡公。庚戌，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大败涪州兵，斩州将王明及其子忠训、总辖韩文广、张遇春。诏军官不能抚治军士及役扰致逃亡者，没其家赀之半。以阿你哥为大司徒，兼领将作院。

二月戊午，祀先农。蒙古胄子代耕藉田。癸亥，咸淳府等郡及大良平民户饥，以钞千锭赈之。命平章政事阿塔海、阿里选择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员与不胜任者。复立河中府万泉县。辛未，以川蜀地多岚瘴，弛酒禁。丁丑，荧惑犯天街。庚辰，征别十八里军士，免其徭役。壬午，参知政事、福建路宣慰使唆都率师攻潮州，破之。置太史院，命太子赞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领焉。改华亭县为松江府。遣使代祀岳渎。以参知政事夏贵、范文虎、陈岩并为中书左丞，黄州路宣慰使唐兀带、史弼并参知政事。

三月乙酉，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以沿海经略副使合剌带领舟师南征，升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佩虎符。丁亥，太阴犯太白。戊子，太阴犯荧惑。己丑，行中书省请考核行御史台文卷，不从。甲午，西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乙未，宋广王昺遣倪坚以表来上，令俟命大都。命扬州行省选铁木儿不花所部兵助隆兴进讨。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戊戌，刘宗纯据德庆府，梧州万户硃国宝攻之，焚其寨栅，遂拔德庆。诏中书左丞吕文焕遣官招宋生、熟券军，堪为军者，月给钱粮；不堪者，给牛屯田。庚子，汉军都元帅李庭自愿将兵击张世杰，从之。西川行枢密院招宜胜、土恢等城及石榴寨，相继来降。壬寅，以诸路岁比不登，免今年田租、丝银。癸卯，都元帅杨文安遣兵攻克绍庆，执其郡守鲜龙，命斩之。乙巳，广南西道宣慰司遣管军总管崔永、



千户刘潭、王德用招降雷、化、高三州，即以永等镇守之。宋张世杰、苏刘义挟广王昺奔 冈洲。参知政事密立忽辛、张守智并行大司农司事。

夏四月乙卯，命元帅刘国杰将万人北征，赐将士钞二万六百七十一锭。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丙辰，诏以云南境土旷远，未降者多，签军万人进讨。戊午，以江南土寇窃发，人心未安，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贵等，分道抚治军民，检核钱谷；察郡县被旱灾甚者、吏廉能者，举以闻；其贪残不胜任者，劾罢之。甲子，命不花留镇西川，汪惟正率获功蒙古、汉军官及降臣入觐，大都巡军之戍西川者遣还。立云南、湖南二转运司。以时雨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醖酿量给之。辛未，置光禄寺，以同知宣徽院事秃剌铁木儿为光禄卿。广州张镇孙叛，犯广州，守将张雄飞弃城走，出兵临之，镇孙乞降，命遣镇孙及其妻赴京师。丁丑，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二千二百，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壬午，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府。中书左丞崔斌言：“比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沙汰之，而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立为要官。”诏并黜之。又言：“阿老瓦丁，台臣劾其侵欺官钱，事犹未竟，今复授江淮参政，不可。”诏止其行。敕自今罢免之官，宰执为宣慰，宣慰为路官，路官为州官。淮、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改北京行省为宣慰司。追江南工匠官虎符。

五月癸未朔，诏谕翰林学士和礼霍孙，今后进用宰执及主兵重臣，其与儒臣老者同议。乙酉，行中书言：“近讨邵武、建昌、吉、抚等岩洞山寨，获聂大老、戴巽子，余党皆下。独张世杰据 冈洲，攻傍郡，未易平，拟遣宣慰使史格进讨。”

诏以也速海牙总制之。敕：“主兵官若已擢授，其旧职宜别授有功者，勿复以子孙承袭。”申严无籍军虏掠及佣奴代军之禁。甲午，诸职官犯罪，受宣者闻奏，受敕者从行台处之，受省札者按察司治之。其宣慰司官吏，奸邪非违及文移案牘，从本道提刑按察司磨刷。应有死罪，有司勘问明白，提刑按察司审覆无冤，依例结案。类奏待命。自行中书以下应行公务，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选江南锐军为侍卫亲军。乙未，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己亥，江东道按察使阿八赤求江东宣慰使吕文焕金银器皿及宅舍子女不获，诬其私匿兵仗。诏行台大夫相威诘之，事白，免阿八赤官。辛亥，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赐拱卫司官及其所部四百五十人钞二千六十锭。

六月乙卯，改西蕃李唐城为李唐州。庚申，敕博兒赤、答刺赤及司粮、司币等官并勿授符，已授者收之。壬戌，赐泸州降臣薛旺等钞有差。丙寅，以江南防拓关隘一十三所设官太冗，选军民官廉能者各一人分领。升济南府为济南路，降西凉府为西凉州。丁卯，置甘州和采提举司，以备给军饷、赈贫民。甲戌，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额设员数外，余并罢去，仍削去各官旧带相衔。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以其事隶行中书省。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宋故官应入仕者，付吏部录用。以史塔刺浑、唐兀带骤升执政，忙古带任无为军达鲁花赤，复遥领黄州宣慰使，并罢之。时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觐，言江南官吏太冗，故有是命。帝谕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能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尔纵有功，宰相非可觊者。回回人中

阿合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吕文焕、范文虎率众来归，或可以相位处之。”又顾谓左右曰：“汝可谕姚枢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辈所知，而皆未尝言，昂吉儿乃为朕言之。”

“近侍刘铁木儿因言：‘阿里海牙属吏张鼎，今亦参知政事。’

“诏即罢去。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乙亥，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丁丑，太庙殿柱朽腐，命太常少卿伯麻思告于太室，乃易之。戊寅，全州西延溪洞徭蛮二十所内附。己卯，发蒙古军千人从江东宣慰使张弘范由海道讨宋余众。参知政事蒙古带请颁诏招宋广王昺及张世杰等，不从。庚辰，处州张三八、章焱、季文龙等为乱，行省遣宣慰使谒只里率兵讨之。辛巳，达实都收括中兴等路阑遗。安南国王陈光晒遣使奉表来贡。

秋七月壬午朔，湖南制置张烈良、提刑刘应龙与周隆、贺十二起兵，行省调兵往讨，获周隆、贺十二，斩之。烈良等举家及余兵奔思州乌罗洞，为官军所袭，二人皆战死。甲申，赐亲王爱牙赤所部建都戍军贫乏者钞千二百七十七锭。行御史台增设监察御史四员。江南湖北道、岭南广西道、福建广东道并增设提刑按察司。乙酉，改江南诸路总管府为散府者七、为州者一，散府为州者二。丙戌，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有知书者，恐于吏治非便，分命崔斌至扬州行省，张守智至潭州行省。丁亥，诏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癸巳，以塔海征夔军旅之还戍者，及扬州、江西舟师，悉付水军万户张荣实将之，守御江口。丙申，以右丞塔出、左丞吕师夔、参知政事贾居贞行中书省事于赣州，福建、江西、广东皆隶焉。丁酉，赐江西军与张世杰力战者三十人，各银五十两。以江西参知政事李恆为

都元帅，将蒙古、汉军征广。命扬州行中书省分军三千付李恆。复上都守城军二千人为民。壬寅，改铸高丽王王愷驸马印。丙午，改开元宣抚司为宣慰司，太仓为御廩，资成库为尚用监，皮货局入总管府。定江南俸禄职田。戊申，濮州蝗。己酉，禁使人经行纳怜驿。辛亥，改京兆府为安西府。诏江南、浙西等处毋非理征科扰民。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以参知政事李恆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忙古带为福建路宣慰使，张荣实、张鼎并为湖北道宣慰使，也的迷失为招讨使。

八月壬子朔，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以嘉定、重庆、夔府既平，还侍卫亲军归本司。遣礼部尚书柴椿等使安南国，诏切责之，仍俾其来朝。丁巳，沿海经略司、行左副都元帅刘深言：“福州安抚使王积翁既已降附，复通谋于张世杰。”积翁上言：“兵力单弱，若不暂从，恐为阖郡生灵之患。”诏原其罪。壬戌，有首高兴匿宋金者，诏置勿问。两淮运粮五万石赈泉州军民。乙丑，济南总管张宏以代输民赋，尝贷阿里、阿答赤等银五百五十锭，不能偿，诏依例停征。辛未，复给漳州安抚使沈世隆家赀。世隆前守建宁府，有郭赞者受张世杰檄，诱世隆，世隆执赞斩之。蒙古带以世隆擅杀，籍其家。帝曰：“世隆何罪，其还之。”仍授本路管民总管。中书省臣言：“近有旨追诸路管民官所授金虎符，其江南路臣宜仍所授。”从之。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甲戌，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彻毁。”从之。己卯，复立提刑按察司于畏吾儿分地。庚辰，以四川平，劳赏军士钞二万一千三百三十九锭。辛巳，升洛磁为广平府路。监察御史韩曷劾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舍里甫丁殴部民至死，诏杖之，免其官，仍籍没家赀十之二。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

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诏谕军前及行省以下官吏，抚治百姓，务农乐业，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抑良为奴。以中书左丞董文炳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唆都、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

九月壬午朔，敕以总管张子良所签军二千二百人为侍卫军，俾张亨、陈瑾领之。癸未，省东西川行枢密院，其成都、潼川、重庆、利州四处皆设宣慰司。诏分拣诸路所括军，验事力乏绝者为民，其恃权豪避役者复为兵。所遣分拣官及本府州县官，能核正无枉者，升爵一级。又减至元九年所括三万军半以为民，其商户余丁军并除之。戊子，以征东元帅府治东京。庚寅，昭信达鲁花赤李海刺孙言，愿同张弘略取宋二王，调汉军、水军俾将之。以中书左丞、行江东道宣慰吕文焕为中书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于太庙，常设牢醴外，益以羊、鹿、豕、蒲萄酒。庚申，车驾至自上都。辛酉，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分夔府汉军二千、新军一千付塔海将之。赐合答乞带军士马价币帛二千匹，其军士力战者赏赍有差。乙丑，正一祠成，诏张留孙居之。丁卯，弛山场樵采之禁。己巳，趣行省造海船付乌马儿、张弘范，增兵四千俾将之。庚午，敕御史台，凡军官私役军士者，视数多寡定其罪。诏：“河西、西京、南京、西川、北京等处宣慰司案牍，宜依江南近例，令按察司磨照。”移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治南京。御史台臣言：“失里伯之弟阿剌与王权府等俘掠良民，失里伯纵弗问。及遣御史掾诘问，不伏。”诏执而鞫之。

十一月庚辰朔，枣阳万户府言：“李均收抚大洪山寨为宋硃统制所害。”命赐银千两赙其家。丁亥，以辰、沅、靖、镇

远等郡与蛮獠接壤，民不安业，命塔海、程鹏飞并为荆湖北道宣慰使，置司常德路，余官属留荆南府，供给粮食军需。壬辰，江东道宣慰使囊加带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属，蒙古军宜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分拣官僚，本以革阿合马滥设之弊。其将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劝后？新附军士，宜令行省赐其衣粮，无使阙乏。”帝嘉纳之。征宋相马廷鸾、章鉴赴阙。甲午，开酒禁。复阿合马子忽辛、阿散先等官。始，忽辛等以崔斌论列而免，至是以张惠请，故复之。惠又请复其子麻速忽及其侄别都鲁丁、苦思丁前职，帝疑惠，不从。敕已除官僚不之任者，除名为农。丁酉，召陈岩入觐。己亥，贷侍卫军屯田者钞二千锭市牛具。辛丑，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繻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诏调兵讨之。丁未，行中书省自扬州移治杭州，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以阿剌罕为宣慰使。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以参知政事程鹏飞行荆湖北道宣慰使。闰月庚戌朔，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蕃主韦昌盛并内附，诏阿榨、韦昌盛各为其地安抚使，佩虎符。辛亥，太白、荧惑、填星聚于房。甲寅，幸光禄寺。丙辰，诏秃鲁赤同潭州行省官一员，察戍还病军所过州县不加顾恤者按之。甲子，发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户百万一。是日，谍报文天祥见屯潮阳港，亟遣先锋张弘正、总管囊加带率轻骑五百人，追及于五坡岭麓中，大败之，斩首七千余，执文天祥及其将校四人赴都。

十二月己卯，签书西川行枢密院咎顺招诱都掌蛮夷及其属百一十人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庚辰，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请归宋旧借镇远、黄平二城，仍撤戍卒，不允。景贤等请降诏禁戍卒毋扰思、播之民，从之。

鸭池等处招讨使钦察所领南征新军，不能自贍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乙酉，伯颜以渡江收抚沙阳、新城、阳罗堡、闽、浙等郡获功军士及降臣姓名来上，诏授虎符者入覲，千户以下并从行省授官。丙戌，扬州行省上将校军功凡百三十四人，授官有差。丙申，从播州安抚杨邦宪请，以鼎山仍隶播州。庚子，敕长春宫修金篆大醮七昼夜。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渔弋。戊申，以叙州等处秃老蛮杀使臣撒里蛮，命发兵讨之。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以十六年历日赐高丽。海州赣榆县雹伤稼，免今年田租。南宁、吉阳、万安三郡内附。开成路置屯田总管府，广安县隶之。临淄、临朐、清河复为县。导肥河入于鄆，淤陂尽为良田。会诸王于大都，以平宋所俘宝玉器币分赐之。赐诸王等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西京奉圣州及彰德等处水旱民饥，赈米八万八百九十石、粟三万六千四十石、钞二万四千八百八十锭有奇。断死罪五十二人。

十六年春正月己酉朔，高丽国王王愷遣其签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壬子，罢五翼探马赤重役军。癸丑，汪良臣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诏以海南、琼崖、儋、万诸郡俱平，令阿里海牙入覲。泸州降臣赵金、吴大才、袁禹绳等从征重庆，其家属为叛者所杀，诏赐钞有差，仍以叛者妻孥付金等。敕高丽国置大灰艾州、东京、柳石、孛落四驿。甲寅，无籍军侵掠平民，而诸王只必帖木兒所部为暴尤甚，命捕为首者置之法。敕移赣州行省还隆兴。高丽国来献方物。辛酉，合州安抚使王立以城降。先是，立遣间使降安西王相李德辉，东川行院与德辉争功，德辉单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川蜀以平。东川行院遂言，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宜杀之。枢密院以其事闻，而降臣李谅亦讼立前杀其妻子，有其财物，遂诏杀立，籍其家赀偿谅。既而安西王

具立降附本末来上，且言东川院臣愤李德辉受降之故，诬奏诛立。枢密院臣亦以前奏为非。帝怒曰：“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杀人，其归待罪。”斥出之。会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杀立。即召立入觐，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壬戌，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宣慰司。赏重庆等处从征蒙古、汉军钞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一锭。改播州鼎山县为播川县。丁卯，赐参知政事咎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戊辰，立河西屯田，给畊具，遣官领之。甲戌，张弘范将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张世杰来拒战，败之，世杰遁去，广王昺偕其官属俱赴海死，获其金宝以献。丙子，诏谕又巴、散毛等四洞番蛮酋长使降。以中书左丞别乞里迷失同知枢密院事。禁中书省文册奏检用畏吾字书。赐异样等局官吏工匠银二千两。赐皇子奥鲁赤及诸王拜答罕下军士与思州田师贤所部军衣服及钞有差。

二月戊寅朔，祭先农于籍田。壬午，升溧州为路。遣使访求通皇极数番阳祝泌子孙，其甥傅立持泌书来上，拨民万户隶明里淘金。以江南漕运旧米赈军民之饥者。癸未，增置五卫指挥司。诏遣塔黑麻合兒、撒兒答带括中兴户。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台于大都，仪象圭表皆铜为之，宜增铜表高至四十尺，则景长而真。又请上都、洛阳等五处分置仪表，各选监候官。”从之。甲申，平章阿里伯乞行中书省检核行御史台文案，且请行台呈行省，比御史呈中书省例，从之。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移绍兴宣慰司于处州。己丑，调潭州行省军五千戌沿海州郡。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三人为管军总管，千



夫长塔刺海获文天祥有功，请授总管军千户，佩符，并从之。壬辰，诏谕宗师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乙未，玉速帖木兒言：“行台文卷令行省检核，于事不便。”诏改之，其运司文卷听御史台检核。饶州路达鲁花赤玉古伦擅用羨余粮四千四百石，杖之，仍没其家。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遣官核实益都、淄莱、济南逃亡荒地之为行营牧地者。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矢，其出征之所持兵仗，即输之官库。壬寅，赐太史院银一千七十八两。癸卯，发嘉定新附军千人屯田脱里北之地。甲辰，升大都兵马都指挥使司秩四品。诏大都、河间、山东管盐运司并兼管酒、醋、商税等课程。中书省臣请以真定路达鲁花赤蒙古带为保定路达鲁花赤，帝曰：“此正人也，朕将别以大事付之。”赏汪良臣所部蒙古、汉军收附四川功钞五万锭。命嘉定以西新郑州郡及田、杨二家诸贵官子，俱充质子入侍。车驾幸上都。乙巳，命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讲求天文历数者。西蜀四川道立提刑按察司。丙午，遣使代祀岳渎后土。诏河南、西京、北京等路课程，令各道宣慰司领之。赏西川新附军钞三千八百五十锭。以斡端境内蒙古军耗乏，并汉军、新附军等，赐马牛羊及马驴价钞、衣服、弓矢、鞍勒各有差。

三月戊申朔，诏禁归德、亳、寿、临淮等处畋猎。庚戌，敕郭守敬繇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壬子，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砲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砲者，俱至京师。庚申，给千户马乃部下拔突军及土浑川军屯田牛具。丙寅，敕中书省，凡掾史文移稽缓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甲戌，潭州行省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下西南诸番，以龙方零等为小龙蕃等处安抚使，仍以兵三千戍之。中书省下太常寺讲究州郡社稷制度，礼官折衷前代，参

酌《仪礼》，定拟祭祀仪式及坛壝祭器制度，图写成书，名曰《至元州县社稷通礼》，上之。以保定路旱，减是岁租三千一百二十石。

夏四月己卯，立江西榷茶运司及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癸巳，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戊戌，以池州路达鲁花赤阿塔赤战功升招讨使，兼本军万户。癸卯，填星犯键闭。乙巳，汪良臣言：“昔咎顺兵犯成都，掠其民以归。今嘉定既降，宜还其民成都。”制曰“可。”敕以上都军四千卫都城，凡他所来戍者皆遣归。从唆都请，令泉州僧依宋例输税，以给军饷。诏谕扬州行中书省，选南军精锐者二万人充侍卫军，并发其家赴京师，仍给行费钞万六千锭。大都等十六路蝗。

五月己酉，中书省请复授宣慰司官虎符，不允。又请各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专领课程，从之。辛亥，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番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丙辰，以五台僧多匿逃奴及逋赋之民，敕西京宣慰司、按察司搜索之。命畏吾界内计亩输税。以各道按察司地广事繁，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壹员，兼职劝农水利事。甲子，御史台臣言：“先是省臣阿里伯言，有罪者与台臣相威同问，有旨从之。臣等谓行省断罪以意出入，行台何由举正。宜从行省问讞，然后体察为宜。”制曰：“可。”高兴侵用宋二王金三万一千一百两有奇、银二十五万六百两，诏遣使追理。诏涟、海等州募民屯田，置总管府及提举司领之。乙丑，敕江陵等路拔突户一万，凡千户置达鲁花赤一员，直隶省部。丙寅，敕江南僧司文移，毋辄入递。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非有海青符，不听乘传。

丁卯，改云南宝山、茛渠二县为州。己巳，诏沿路驿店民家，凡往来使臣不当乘传者，毋给人畜饮食刍料。完都、河南七驿民贫乏，给其马牛羊价钞千八百锭。庚午，赐乃蛮带战功及攻围重庆将士及宣慰使刘继昌等钞、衣服各有差。壬申，以吕虎来归，授顺庆府总管，佩虎符，仍赐钞五十锭。徙丁子峪所驻侍卫军万人，屯田昌平。癸酉，兀里养合带言：“赋北京、西京车牛俱至，可运军粮。”帝曰：“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甲戌，给要束合所领工匠牛二千，就令运米二千石供军。诏谕脱儿赤等管甘州路宣课，诸人毋或沮扰。潭州行省上言：“琼州宣慰马旺已招降海外四州，寻有土寇黄威远等四人为乱，今已擒获。”诏置之极刑。丙子，进封桑乾河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命宗师张留孙即行宫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赐皇子奥鲁赤、拨里答等及千户伯牙兀带所部军及和州站户羊马钞各有差。

六月丁丑朔，阿合马言：“常州路达鲁花赤马恕告签浙西按察司事高源不法四十事，源亦劾恕。”事闻，诏令廷辩。诏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戍碭门、鱼通、黎雅。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壬午，以浙东宣慰使陈祐没王事，命其子夔为管军总管，佩虎符。甲申，宋张世杰所部将校百五十八人，诣琼、雷等州来降。敕造战船征日本，以高丽材用所出，即其地制之，令高丽王议其便以闻。乙酉，榆林、洪赞、刁窝，每驿益马百五十、车二百，牛如车数给之。丙戌，左右卫屯田蝗蝻生。庚寅，升济宁府为路。壬辰，以参知政事、行河南等路宣慰使忽辛为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癸巳，以新附军二万分隶六卫屯田。彻里帖木儿言其部军多为盗劫掠货财，有司不即理断，乞遣官诘治，诏兀鲁带往治之。

以不花行西川枢密院事，总兵入川，平宋诸城之未下者。仍令东川行枢密院调兵守钓鱼山寨。西川既平，复立屯田，其军官第功升擢，凡授宣敕、金银符者百六十一人。诏以高州、筠连州、腾川县新附户于泸州等处治道立驿。云南都元帅爱鲁、纳速刺丁招降西南诸国。爱鲁将兵分定亦乞不薛，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缥、曲蜡、缅甸界内，招忙木、巨木秃等寨三百，籍户十一万二百。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戊戌，改宣德府龙门镇复为县。庚子，拘括河西、西番阑遗户。辛丑，以通州水路浅，舟运甚难，命枢密院发军五千，仍令食禄诸官雇役千人开浚，以五十日讫工。癸卯，以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命选官抚治之。甲辰，以襄阳屯田户四百代军当驿役。赐征北诸郡蒙古军阔阔八都等力战有功者银五十两，战死者家给银百两，从行伍者钞一锭，其余衣物有差。禁伯颜察儿诸峪寨捕猎。诏免四川差税。以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别都鲁丁为河南等路宣慰使。以阿合马子忽辛为潭州行省左丞，忽失海牙等并复旧职。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赐诸王所部银钞、衣服、币帛、鞍勒、弓矢及羊马价钞等各有差。五台山作佛事。

秋七月戊申，宁国路新附军百户詹福谋叛，福论死，授告者何士青总把、银符，仍赐钞十锭。罢西川行省。庚戌，禁脱脱和孙搜取乘传者私物。乙卯，应昌府依例设官。置东宫侍卫军。定江南上、中路置达鲁花赤二员，下路一员。敕发西川蒙古军七千、新附军三千，付皇子安西王。丁巳，交趾国遣使来贡驯象。己未，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为镇西府。敕以蒙古军二千、益都军二千、诸路军一千、新附军五千，合万人，令李庭将之。壬戌，赏戮吉刺所部力战军人银五十两，死事者人

百两，给其家。阿里海牙入觐，献金三千五百八十两、银五万三千一百两。罢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战船。丙寅，填星犯键闭。癸酉，西南八番、罗氏等国来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户凡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八。诏遣牙纳术、崔彧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以中书左丞、行四川行中书省事汪良臣为安西王相。赐诸王纳里忽所部有功将校银钞、衣装、币帛、羊马有差。以赵州等处水旱，减今年租三千一百八十一石。命散都修佛事十有五日。

八月丁丑，车驾至自上都。庚辰，太阴犯房距星。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诏征讨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又请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皆从之。海贼贺文达率众来归文虎，文虎以所得银三千两来献。有旨释其前罪，官其徒四十八人，就以银赐文虎。己丑，宋降臣王虎臣陈便宜十七事，令张易等议，可者行之。庚寅，敕沅州路蒙古军总管乞答合征取桐木笼、玃猪、伯洞诸蛮未附者。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五千驻卫州。以每岁圣诞节及元辰日，礼仪费用皆敛之民，诏天下罢之。丁酉，以江南所获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纳于太庙。己亥，海贼金通精死，获其从子温，有司欲论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温何预焉？”特赦其罪。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甲辰，诏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以散扎兒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赐范文虎僚属二十一人金纹绶及西锦衣。赏征重庆将校币帛有差。赐诸王阿只吉粮五千石、马六百匹、羊万口。

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荐可为守令者三十人。诏：“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女直、水达达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

己酉，罢金州守船军千人，量留监守，余皆遣还。庚戌，诏行中书省左丞忽辛兼领杭州等路诸色人匠，以杭州税课所入，岁造绾段十万以进。杭、苏、嘉兴三路办课官吏，额外多取分例，今后月给食钱，或数外多取者罪之。阿合马言：“王相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即命炳总之。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行台方按其事，仲威反诬行台官以他事。诏免仲威官，仍没其产十之二。戊午，王相府言：“四川宣慰司有籍无军虚受赏者一万七千三百八人。”命诘治之。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御史台臣言：“江南三路管课官，于分例外支用钞一千九百锭。”命尽征之。诏遣使招谕西南诸蛮部族酋长，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乙丑，以忽必来、别速台为都元帅，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戍斡端城。己巳，枢密院臣言：“有唐兀带者冒禁引军千余人，于辰溪、沅州等处劫掠新附人千余口及牛马、金银、币帛等，而麻阳县达鲁花赤武伯不花为之乡导。”敕斩唐兀带、武伯不花，余减死论，以所掠者还其民。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备支用。

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辛巳，叙州、夔府至江陵界立水驿。乙酉，帝御香阁。命大乐署令完颜椿等肄文武乐。戊子，张融诉西京军户和买和雇，有司匿所给价钞计万八千余锭；官吏坐罪，以融为侍卫军总把。千户脱略、总把忽带擅引军入婺州永康县界，杀掠吏民，事觉，自陈扈从先帝出征有功，乞贷死。敕没入其家货之半，杖遣之。辛卯，赈和州贫民钞。乙未，纳碧玉爵于太庙。丙申，太阳犯太微西垣上将。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寿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昼夜。毕事，居寿请问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帝喜曰：“寻将及之。”明日，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

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甲辰，赐高丽国王至元十七年历日。

十一月戊申，敕诸路所捕盗，初犯赃多者死，再犯赃少者从轻罪论。阿合马言：“有盗以旧钞易官库新钞百四十锭者，议者谓罪不应死，且盗者之父执役臣家，不论如法，宁不自畏。”诏处死。壬子，遣礼部尚书柴椿偕安南国使村中赞赉诏往谕安南国世子陈日烜，责其来朝。癸丑，太阴犯荧惑。乙卯，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罢招讨使刘万奴所管无籍军愿从大军征讨者。赵炳言陕西运司郭同知、王相府郎中令郭叔云盗用官钱，敕尚书秃速忽、侍御史郭祐检核之。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汉阳新附水军。诏谕四川宣慰司括军民户数。己巳，以梧州妖民吴法受扇惑藤州、德庆府浈水徭蛮为乱，获其父，诛之。并教坊司入拱卫司。

十二月戊寅，发粟钞赈盐司灶户之贫者。括甘州户。庚辰，安南国贡药材。甲申，祀太阳。丙申，敕枢密、翰林院官，就中书省与唆都议招收海外诸番事。丁酉，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赐右丞张惠银五千四百两。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长春宫，凡七日，岁以为例。命李居寿告祭新岁。诏谕占城国主，使亲自来朝。唆都所遣阁婆国使臣治中赵玉还。改单州、兗州隶济宁路；复置万泉县，隶河中府；改垣曲县隶绛州；降归州路为州；升沔阳、安陆各为府；改京兆为安西路；改惠州、建宁、梧州、柳州、象州、邕州、庆远、宾州、横州、容州、浔州并为路。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帝师亦怜吉卒。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赐衣。是岁，断死罪百三十二人。保定等二十余路水旱风雹害稼。

## 卷第十一 本纪第十一

### 世祖八

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高丽国王王晫遣其金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贡。丙午，命万户驎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辛亥，磁州、永平县水，给钞贷之。丙辰，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阙，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又定诸路差税课程，增益者即上报，隐漏者罪之，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辛酉，以海贼贺文达所掠良妇百三十余人还其家。广西廉州海贼霍公明、郑仲龙等伏诛。甲子，敕泉州行省所辖州郡山寨未即归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复叛者屠之。以总管张瑄、千户罗璧收宋二王有功，升瑄沿海招讨使，虎符；璧管军总管，金符。丁卯，畋近郊。诏毋以侍卫军供工匠役。戊辰，敕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儿等所俘丁三万二千余人，并放为民。置行中书省于福州。改德庆路为总管府。赐开滦河五卫军钞。

二月乙亥，张易言：“高和尚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命和礼霍孙将兵与高和尚同赴北边。丙子，立北京道二驿。丁丑，答里不罕以云南行省军攻定昌路，擒总管谷纳，杀之。诏令答里不罕还，以阿答代之。敕非远方归附人毋入会同馆。诏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甸。乙酉，赏纳速剌丁所部



征金齿功银五千三百二十两。己丑，命梅国宾袭其父应春泸州安抚使职。泸州尝叛，应春为前重庆制置使张珏所杀。国宾诣阙诉冤，诏以珏畀国宾，使复其父仇。珏时在京兆，闻之自经死。国宾请赎还泸州军民之为俘者，从之。日本国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丙申，诏谕真人祁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庚子，阿里海牙及纳速刺丁招缅甸及洞蛮降臣，诏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江淮行省左丞夏贵请老，从之，仍官其子孙。合剌所部和州等城为叛兵所掠者，赐钞给之，仍免其民差役三年。发侍卫军三千浚通州运粮河。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辛丑，以广中民不聊生，召右丞塔出、左丞吕师夔廷诘坏民之由，命也的迷失、贾居贞行宣慰司往抚之。师夔至，廷辩无验，复令还省治事。诏王相府于诸奥鲁市马二万六千三百匹。遣使代祀岳渎。赐诸王阿八合、那木干所部，及征日本行省阿剌罕、范文虎等西锦衣、银钞、币帛各有差。又赐四川贫民及兀剌带等马牛羊价钞。

三月癸卯，命福建王积翁入领省事，中书省臣以为不可，改户部尚书。甲辰，车驾幸上都。思、播州军侵镇远、黄平界，命李德辉等往视之。罢通政院官不胜任者。丙午，敕东西两川发蒙古、汉军戍鱼通、黎、雅。乙卯，立都功德使司，从二品，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番军民等事。己未，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刺章军一万，西川药刺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癸亥，高邮等处饥，赈粟九千四百石。辛未，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给月脱古思八部屯田牛具。赐忙古带等羊马及皇子南木合下羊马价。

夏四月壬申朔，中书省臣言：“唆都军士扰民，故南剑等路民复叛。及忙古带往招徕之，民始获安。”诏以忙古带仍行

省福州。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讨擒之。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员，以游显、管如德、忽都虎、刘宣充之。丙子，隆兴路杨门站复为怀安县。庚辰，四川宣慰使也罕的斤请赐海青符，命以二符给之。壬午，史弼入朝。乙酉，以宋太常乐付太常寺。改泗州灵璧县仍隶宿州。丁亥，立杭州路金玉总管府。甲午，敕军户贫乏者还民籍。丙申，以罗佐山道梗，敕阿里海牙发军千人戍守。以隆兴、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命廷臣集议以闻。己亥，诸王只必帖木儿请各投下设官，不从。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敕权停百官俸。宁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虫，皆损桑。

五月辛丑朔，枢密院调兵六百守居庸南、北口。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丙午，升沙州为路。癸丑，括沙州户丁，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刺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甸。高丽国王王 春以民饥，乞贷粮万石，从之。福建行省移泉州。甲寅，汀、漳叛贼廖得胜等伏诛。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材木给之。庚申，赐诸王别乞帖木儿银印。辛酉，赐国师掌教所印。赏伯颜将士战功银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两。真定、咸平、忻州、涟、海、邳、宿诸州郡蝗。

六月辛未朔，以忽都带儿牧籍阑遗人民牛畜，拨荒地令屯田。壬申，复招谕占城国。丁丑，唆都部下顾总管聚党于海道劫夺商货，范文虎招降之，复议置于法，命文虎等集议处之。阿答海等请罢江南所立税课提举司，阿合马力争，诏御史台选官检核，具实以闻。阿合马请立大宗正府。罢上都奥鲁官，以留守司兼管奥鲁事。安西王薨，罢其王相府。遣吕告蛮部安抚使王阿济同万户咎坤招谕罗氏鬼国。壬辰，召范文虎议征日本。戊戌，高丽王王 曙遣其将军朴义来贡方物。江淮等处颁行钞法，

废宋铜钱。遣不鲁合答等检核江淮行省阿里伯、燕帖木儿钱谷。改泗州隶淮安路。赐忽烈秃、忽不剌等将士力战者银钞、及给折可察儿等军士羊马价钞各有差。

秋七月辛丑，广东宣慰使帖木儿不花言：“诸军官宜一例迁转。江淮郡县，首乱者诛，没其家。官豪隐庇佃民，不供徭役，宜别立籍。各万户军交参重役，宜发還元翼。”诏中书省、枢密院、翰林院集议以闻。敕思州安抚司还旧治。戊申，太阴犯房距星。以高丽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己酉，立行省于京兆，以前安西相李德辉为参知政事，兼领钱谷事。徙泉州行省于隆兴。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太阴犯南斗。甲寅，发卫兵八百治沙岭桥，敕毋践民田。戊午，从阿合马言，以参知政事郝禎、耿仁并为中书左丞；用姚演言，开胶东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涟、海。甲子，遣安南国王子倪还。括蒙古军成丁者。敕亦来等率万人入罗氏鬼国，如其不附，则入讨之。乙丑，罢江南财赋总管府。丁卯，并大都盐运司入河间为一，仍减汰冗员。割建康民二万户种稻，岁输酿米三万石，官为运至京师。戊辰，诏括前愿从军者及张世杰溃军，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己巳，遣中使咬难历江南名山访求高士，且命持香币诣信州龙虎山、临江阁阜山、建康三茅山，皆设醮。赐阿赤黑等及怯薛都等战功银钞，赐招收散毛等洞官吏衣段。

八月庚午朔，萧简等十人历河南五路，擅招阑遗户，事觉，谪其为首者从军自效，余皆杖之。乙亥，改蒙古侍卫总管府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丙子，太阴犯心东星。丁丑，唆都请招三佛齐等八国，不从。镇守南剑路万户吕宗海窃兵亡去，诏追捕之。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

象。以前所括愿从军者为军，付茶忽领之征日本。丁亥，许衡致仕，官其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便侍养。纳碧玉盏六、白玉盏十五于太庙。癸巳，赐西平王所部粮。戊戌，高丽王王晫来朝，且言将益兵三万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李庭、张拔突为参知政事，并行中书省事。赐阔里吉思等钞，迷里兀合等羊马，怯鲁怜等牛羊马价，及东宫位下怯怜口等粟帛。大都、北京、怀孟、保定、南京、许州、平阳旱，濮州、东平、济宁、磁州水。

九月壬子，车驾至自上都。壬戌，也罕的斤进征斡端。癸亥，命沿途廩食和林回军。甲子，太阴掩右执法，并犯岁星。乙丑，守库军盗库钞，八剌合赤分其赃，纵盗遁去，诏诛之。丁卯，罗氏鬼国主阿察及阿里降，安西王相李德辉遣人偕入觐。赐八剌合赤等羊马价二万八千三锭，及秃浑下贫民粮三月。

冬十月庚午，塔剌不罕军与贼力战者，命给田赏之。癸酉，加高丽国王王 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甲戌，遣使括开元等路军三千征日本。丙子，赐云南王忽哥赤印。丁丑，以湖南兵万人伐亦奚不薛，亦奚不薛降。戊寅，发兵十万，命范文虎将之。赐右丞洪茶丘所将征日本新附军钞及甲。辛巳，立营田提举司，从五品，俾置司柳林，割诸色户千三百五十五隶之，官给牛种农具。壬午，诏立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以不花为右丞，李德辉、汪惟正并左丞。时德辉已卒。甲申，诏龙虎山天师张宗演赴阙。己丑，命都实穷黄河源。辛卯，以汉军屯田沙、甘。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宜令亦奚不薛出，乃还军。”癸巳，诏谕和州诸城招集流移之民。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后月乃给俸，或废事者斥之。遣使谕瓜哇国及交趾国。始制象轿。给怯烈等粮。赐火察家贫乏

者。

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仍赐交趾使人职名及弓矢鞍勒。降诏招谕瓜哇国。乙巳，置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敕别置局院以处童匠，有贫乏者，给以钞币。诏：“有罪配役者，量其程远近；犯罪当死者，详加审谳。”戊申，中书省臣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庚戌，命和礼霍孙拣汰交趾国使，除可留者，余皆放还。辛亥，敕缓营建工役。壬子，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甲寅，太原路坚州进嘉禾六茎。壬戌，诏江淮行中书省招巧匠。甲子，诏颁《授时历》。丁卯，诏以末甘孙民贫，除仓站税课外，免其役三年。复遣宣慰使教化、孟庆元等持诏谕占城国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诏江南、江北、陕西、河间、山东诸盐场增拨灶户，赐将作院吕合刺工匠银、钞、币帛。

十二月庚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铁木儿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铸银、铜印，复违命不散防守军，敕诛之。辛未，以熟券军还襄阳屯田。高丽国王王晫领兵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粮一十万石，出征日本，给右丞洪茶丘等战具、高丽国铠甲战袄。谕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丽，毋扰其民。以高丽中赞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为管高丽国征日本军万户，并赐虎符。癸酉，以高丽国王王晫为中书右丞相。甲戌，复授征日本军官元佩虎符。丁丑，用忽辛言，以民当站役，十户为率，官给一马，死则买马补之。戊寅，以奉使木剌由国速刺蛮等为招讨使，佩金符。己卯，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甲申，甘州增置站户，诏于诸王户籍内签之。乙酉，

敕民避役窜名匠户者复为民。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请以军士屯田，阿塔海等以发民兵非便，宜募民愿耕者耕之，且免其租三年，从之。丁亥，复诏管民官兼管诸军奥鲁。戊子，以征也可不薛军千五百复还塔海，戍八番、罗甸。壬辰，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畚洞。甲午，大都重建太庙成，自旧庙奉迁神主于祔室，遂行大享之礼。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以脱脱木兒等领其事。丙申，辽东路所益兵以妻子易马，敕以合输赋税赎还之。敕镂板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左丞相阿术巡历西边，至别十八里以疾卒。敕擅据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修桐柏山淮渎祠。以三茅山上清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安南国来贡驯象。赐蛮洞主银钞衣物有差。赈巩昌、常德等路饥民，仍免其徭役。改拱卫司为都指挥司；升尚舍监秩三品；立太仓提举司，秩五品。改建宁、雷州、封州、廉州、化州、高州为路，以肇庆路隶广南西道，迁峡州路于江北旧治。复置鄆县，隶巩昌路。宿州灵璧县复隶归德。是岁，断死罪一百二人。

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高丽国王王晫遣其签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辛丑，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同赴阙受训谕，以拔都、张瑄、李庭留后。命忻都、洪茶丘军陆行抵日本，兵甲则舟运之，所过州县给其粮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汉军万人。文虎又请马二千给秃失忽思军及回回砲匠。帝曰：“战船安用此？”皆不从。癸卯，发钞及金银付李罗，以给贫民。丁未，畋于近郊。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诸王位下合设达鲁花赤，并令赴阙，仍诏谕诸王阿只吉等知之。己酉，改黄州阳罗堡复隶鄂州。辛亥，遣使代祀岳渎后土。壬子，高丽王王晫遣使言日本犯其边境，乞兵追之，诏以戍金州隘口军五百付之。丙辰，车驾幸溲州。改符宝局为典瑞监，收天下诸

司职印。丁巳，制以六祖李全祐嗣五祖李居寿祭斗。癸亥，邵武民高日新据龙楼寨为乱，擒之。赏忻都等战功，赐征日本诸军钞。

二月戊辰，发侍卫军四千完正殿。赐征日本善射军及高丽火长水军钞四千锭。辛未，车驾幸柳林。高丽王王晫以尚主，乞改宣命益驸马二字。制曰：“可。”乙亥，敕以耽罗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诏以刑徒减死者付忻都为军。扬州火，发米七百八十三石赈被灾之家。诏谕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严军律。立上都留守司。升叙州为路，隶安西省。移潭州省治鄂州，徙湖南宣慰司于潭州。乙酉，改畏吾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升从二品。丙戌，征日本国军启行。浙东饥，发粟千二百七十余石赈之。己丑，发肃州等处军民凿渠溉田。给征日本军衣甲、弓矢、海青符。敕通政院官浑都与郭汉杰整治水驿，自叙州至荆南凡十九站，增户二千一百、船二百十二艘。诏谕乌琐纳空等毋扰罗氏鬼国，违者令国主阿利具以名闻。福建省左丞蒲寿庚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乙未，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弘吉剌氏崩。丙申，车驾还宫。诏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赴阙。遣丹八八合赤等诣东海及济源庙修佛事。以中书右丞、行江东道宣慰使阿剌罕为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招讨使也的迷失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以辽阳、懿、盖、北京、大定诸州旱，免今年租税之半。

三月戊戌，许衡卒。己亥，敕黄平棣安西行省，镇远隶潭州行省，各遣兵戍守。甲辰，命天师张宗演即宫中奏赤章于天七昼夜。丙午，车驾幸上都。丙辰，升军器监为三品。辛酉，立登闻鼓院，许有冤者挝鼓以闻。

夏四月辛未，益云南军征合剌章。癸酉，复颁中外官吏俸。

辛巳，通、泰二州饥，发粟二万一千六百石赈之。戊子，置蒙古汉人新附军总管。甲午，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自太和岭至别十八里置新驿三十。赐征日本河西军等钞。

五月癸卯，禁西北边回回诸人越境为商。甲辰，遣使赈瓜、沙州饥。戊申，罢霍州畏兀按察司。己酉，禁甘肃瓜、沙等州为酒。壬子，免耽罗国今岁入贡白苧。丙辰，以乌蒙阿谋宣抚司隶云南行省。岁星犯右执法。庚申，严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赈贷。壬戌，诏括契丹户。敕耽罗国达鲁花赤塔兒赤，禁高丽全罗等处田猎扰民者。

六月丙寅，敕赛典赤、火尼赤分管乌木、拔都怯兒等八处民户。谦州织工百四十二户贫甚，以粟给之，其所鬻妻子官与赎回。以太原新附军五千屯田甘州。丁丑，以按察司所劾羨余粮四万八千石饷军。己卯，以顺庆路隶四川东道宣慰司。安西等处军站，凡和顾和买，与民均役。增陕西营田粮十万石，以充常费。壬午，命耽罗戍力田以自给。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

“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旧有戍军已调出战，宜乘虚捣之。”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

“癸未，命中书省会计姚演所领涟、海屯田官给之资与岁入之数，便则行之，否则罢去。丁亥，放乞赤所招猎户七千为民。庚寅，以阿剌罕有疾，诏阿塔海统率军马征日本。壬辰，高丽国王王晳言，本国置驿四十，民畜凋弊，敕并为二十站，仍给马价八百锭。奉使木剌由国苦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诏给米一千四百余石。以中书左丞忽都帖木兒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忽剌出为中书左丞，行尚书省事。赐皇子南木合所部工匠羊马价钞。

秋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丁酉，敕甘



州置和中所，以给兵粮。京兆四川分置行省于河西。己亥，阿剌罕卒。庚子，括回回砲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癸卯，太阴犯房距星。庚戌，以忻都戌大和岭所将蒙古军还，复令汉军戍守。以松州知州仆散秃哥前后射虎万计，赐号万虎将军。赐贵赤合八兒秃所招和、真、滁等户二千八百二十，俾自领之。辛酉，唆都征占城，赐驼蓬以辟瘴毒。占城国来贡象犀。命天师张宗演等即寿宁宫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

八月甲子朔，招讨使方文言择守令、崇祀典、戢奸吏、禁盗贼、治军旅、奖忠义六事，诏廷臣及诸老议举行之。丙寅，荧惑犯诸侯西第三星。庚午，忙古带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辛未，敕隆兴行省参政刘合拔兒秃，凡金谷造作专领之。乙亥，甘州凡诸投下户，依民例应站役。申严大都总管府、兵马司、左右巡院敛民之禁。庚寅，以阿剌罕既卒，命阿塔海等分戍三海口，令阿塔海就招海中余寇。高丽国王王晫遣其密直司使韩康来贺圣诞节。壬辰，以开元等路六驿饥，命给帑帛万二千匹，其鬻妻子者官为赎之。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设醺于上都寿宁宫。赐欢只兀部及灭乞里等羊马价，及众家奴等助军羊马钞。赐常河部军贫乏者，给过西川军粮。海南诸国来贡象犀方物。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

闰月癸巳朔，荧惑犯司怪南第二星。阿塔海乞以戍三海口军击福建贼陈吊眼，诏以重劳不从。敕守缙山道侍卫军还京师。壬辰，瓜州屯田进瑞麦一茎五穗。丙午，车驾至自上都。庚戌，太阴犯昴。丁巳，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升高丽签议府为从三品。敕中书省减执政及诸司冗员。遣兀良合带运沙城等粮六千石入和林。括江南户

口税课。庚申，安南国贡方物。江西行省荐举兵官，命罢之。壬戌，诏谕斡端等三城官民及忽都带儿，括不阑奚人口。两淮转运使阿剌瓦丁坐盗官钞二万一千五百锭，盗取和买马三百四十四匹，朝廷宣命格而弗颁，又以官员所佩符擅与家奴往来贸易等事，伏诛。赐谦州屯田军人钞币、衣裘等物，及给农具渔具。偿站匠等助军羊马价。

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甲子，增大都巡兵千人。给钞赈上都饥民。癸酉，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益耽罗戍兵，仍命高丽国给战具。庚辰，还宫。辛巳，大都立蒙古站屯田，编户岁输包银者及真定等路阑遗户，并令屯田，其在真定者与免皮货。癸未，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以为未实，欲核之。帝曰：“阿合马何知。”事遂止。大都、新安县民复和顾和买。甲申，太阴犯轩辕大星。壬辰，占城国来贡方物。赐修大都城侍卫军钞币帛有差，赏北征军银钞。赐怯怜口及四斡耳朵下与范文虎所部将士羊马、衣服、帛有差。

冬十月乙未，享于太庙，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祔。丙申，募民淮西屯田。己亥，议封安南王号，易所赐安南国畏吾字虎符，以国字书之；仍降诏谕安南国，立日烜之叔遗爱为安南国王。庚子，溪洞新附官镇安州岑从毅，纵兵杀掠，迫死知州李显祖，召从毅入觐。壬寅，赐征日本将校衣装、帛、靴帽等物有差。乙巳，命安西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于安西、延安、凤翔、六盘等处屯田。河西置织毛段匠提举司。丁未，安南国置宣慰司，以北京路达鲁花赤孛颜帖木儿参知政事，行安南国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柴椿、忽哥儿副之。给钞万锭，付河西行省以备经费。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

仍诏谕天下。给隆兴行省海青符。命失里咱牙信合八刺麻合迭瓦为占城郡王，加荣禄大夫，赐虎符。立行中书省占城。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兵部侍郎也里迷失参知政事。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旧军及水手合万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诸番，仍谕占城郡王给军食。以安南国王陈遗爱入安南，发新附军千人卫送。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壬子，用和礼霍孙言，于扬州、隆兴、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举学校官各二员。以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兼领会同馆、集贤院事，以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张易兼领秘书监、太史院、司天台事，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守司徒。改大都南阳真定等处屯田孛兰奚总管府为农政院。癸丑，皇太子至自北边。丙辰，以兀良合带言，上都南四站人畜困乏，赐钞给之。庚申，籍西川户。辛酉，邵武叛人高日新降。给征日本回侍卫新附军冬衣。赐刘天锡等银币，胜兀刺等羊马钞，诸王阿只吉等马牛羊，各有差。

十一月癸亥朔，诏谕探马礼，令归附。甲子，敕诛陈吊眼首恶者，余并收其兵仗，系送京师。己巳，敕军器监给兵仗付高丽沿海等郡。奉使占城孟庆元、孙胜夫并为广州宣慰使，兼领出征调度。高丽国、金州等处置镇边万户府，以控制日本。高日新及其弟鼎新等至阙，以日新两为叛首，授山北路民职。文庆之属，遣还泉州。赐有功将校二百二十三员银十万两及帛、弓矢、鞍勒有差。诏安南国王给占城行省军食。高丽国王请完滨海城，防日本，不允。辛未，给诸王阿只吉粮六千石。甲戌，太阴犯五车次南星。乙亥，召法师刘道真，问祠太乙法。丁丑，太阴犯鬼。壬午，诏谕瓜哇国主，使亲来觐。昌州及盖里泊民饥，给钞赈之。丙戌，给钞二万锭付和林贸易。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戍沿海。丁亥，太阴掩心东星。给扬州行省新附军将校钞，人二锭。己酉，赐安南国出征新附军钞。赐礼部

尚书留梦炎及出使马八国俺都刺等钞各有差。

十二月甲午，以囊吉剌带为中书右丞相。己亥，罢日本行中书省。丙午，太阴犯轩辕大星。丁未，议选侍卫军万人练习，以备扈从。升太常寺为正三品。辛亥，命西川行省给万家奴所部兵仗。癸丑，敕免益都、淄莱、宁海开河夫今年租赋，仍给其佣直。乙卯，以诸王札忽兒所占文安县地给付屯田。丙辰，调新附军屯田。获福州叛贼林天成，戮于市。免福州路今年税二分，十八年以前租税并免征。以汉州德阳县隶成都府。改漳州为府。赐礼部尚书谢昌元钞。赏捏古伯战功银有差。偿阿只吉等助军马价。赐塔刺海籍没户五十。是岁，保定路清苑县水，平阳路松山县旱，高唐、夏津、武城等县蠹害稼，并免今年租，计三万六千八百四十石。断死罪二十二人。

## 卷第十二 本纪第十二

### 世祖九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朔，高丽国王王晫遣其大将军金子廷来贺。丙寅，罢征东行中书省。丁卯，诸王札剌忽至自军中。时皇子北平王以军镇阿里麻里之地，以御海都。诸王昔里吉与脱脱木兒、桀木忽兒、撒里蛮等谋劫皇子北平王以叛，欲与札剌忽结援于海都，海都不从。撒里蛮悔过，执昔里吉等，北平王遣札剌忽以闻。妖民张圆伏诛。立太仆院。拨信州民四百八户隶诸王柏木兒。丙子，车驾畋于近郊。丁丑，高丽国王贡绢布四百匹。丙戌，赐西平王怯薛那怀等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一锭。

二月辛卯朔，车驾幸柳林。饶州总管姚文龙言，江南财赋岁可办钞五十万锭，诏以文龙为江西道宣慰使，兼措置茶法。命司徒阿你哥、行工部尚书纳怀制饰铜轮仪表刻漏。敕改给驸马昌吉印。修宫城、太庙、司天台。癸巳，调军一万五千、马五千匹，征也可不薛。遣使代祀岳渎后土。甲午，甘州逃军二千二百人自陈愿挈家四千九百四十口还戍，敕以钞一万六百二十锭、布四千九百四十匹、驴四千九百四十头给之。议征缅甸，以大卜为右丞，也罕的斤为参政，领兵以行。戊戌，给别十八里元帅蔡公直军需。遣使往乾山，造江南战船千艘。庚子，赐

诸王塔剌海籍没五十户，愿受十二户。孛罗欢理算未征粮二十七万石，诏征之。壬寅，升军器监秩三品。命军官阵亡者，其子袭职，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为令。授溪洞招讨使郭昂等九人虎符，仍赏张温、颜义显银各千两。收晃兀儿塔海民匠九百五十三户入官。乙巳，立广东按察司。戊申，车驾还宫。己酉，减省部官冗员。改上都宣课提领为宣课提举司。立铁冶总管府，罢提举司。减大都税课官十四员为十员。改罗罗斯宣慰司隶云南省，徙浙东宣慰司于温州。分军戍守江南，自归州以及江阴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庚戌，以参知政事唐兀带等六人，镇守黄州、建康、江陵、池州、兴国。壬子，诏金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军征缅甸。癸丑，大良平元帅蒲元圭遣其男世能入觐。甲寅，车驾幸上都。申严汉人军器之禁。丁巳，安州张拗驴以诈敕及伪为丞相孛罗署印，伏诛。戊午，赐云南使臣及陕西签省八八以下银钞、衣服有差。籍福建户数。

三月辛酉朔，乌蒙民叛，敕那怀、火鲁思迷率蒙古、汉人新附军讨之。赏忽都答儿等战功牛羊马。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壬午，诛王著、张易、高和尚于市，皆醢之，余党悉伏诛。甲申，的斤帖林以己赀充屯田之费，诸王阿只吉以闻，敕酬其直。丙戌，禁益都、东平、沿淮诸郡军民官捕猎。戊子，立塔儿八合你驿，以乌蒙阿谋岁输驂马给之。以领北庭都护阿必失哈为御史大夫，行御史台事。

夏四月辛卯，敕和礼霍孙集中书省部、御史台、枢密院、翰林院等官，议阿合马所管财赋，先行封籍府库。丁酉，以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降右丞相囊吉剌为留守，仍同枢密院事。戊戌，征蛮元帅完者都等平陈吊眼巢穴班师，赏其军钞，仍令还家休息。遣扬州射士戍泉州。陈吊眼父文桂及兄弟桂龙、满安纳款，命护送赴京师。其党吴满、张飞迎敌，就诛之。敕

以大都巡军隶留守司。壬寅，立回易库。中书左丞耿仁等言：“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代为宜。”从之。以留守司兼行工部。敕自今岁用官车，勿赋于民，可即滦河造之，给其粮费。甲辰，以甘州、中兴屯田兵逃还太原，诛其拒命者四人，而赏不逃者。乙巳，以阿合马家奴忽都答兒等久总兵权，令博敦等代之，仍隶大都留守司。弛西山薪炭禁。以阿合马之子江淮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忽辛罪重于父，议究勘之。考核诸处平准库，汰仓库官。御史台臣言：“见在赃罚钞三万锭，金银、珠玉、币帛称是。”诏留以给贫乏者。丙午，收诸王别帖木兒总军银印。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戊申，宁国路太平县饥，民采竹实为粮，活者三百余户。敕出使人还，不即以所给符上，与上而有司不即收者，皆罪之。凡文书并奏可始用御宝。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兒字所书《通鉴》。以和礼霍孙为右丞相诏天下。庚戌，行御史台言：“阿里海牙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有旨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量，赐臣下有功者。以兴兵问罪海外，天下供给繁重，诏慰谕军民，应有逋欠钱粮及官吏侵盗并权停罢。设怀孟路管河渠使、副各一员。拘括江南官豪隐匿逃军。壬子，罢江南诸司自给驿券。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献阿合马得仕者，黜之。核阿合马占据民田，给还其主；庇富强户输赋其家者，仍输之官。北京宣慰使阿老瓦丁滥举非才为管民官，命选官代之。议设盐使司卖盐引法，择利民者行之，仍令按察司磨刷运司文卷。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满任者迁叙，未满者不许超迁。禁吐蕃僧给驿太繁，扰害于民，自今非奉旨勿给。给控鹤人钞一万五锭，及其官吏有差。

五月己未朔，钩考万亿库及南京宣慰司。沙汰省部官，阿

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泸州管军总管李从，坐受军士贿纵其私还，致万户爪难等为贼所杀，伏诛。籍阿合马马驼牛羊驴等三千七百五十八，追治阿合马罪，剖棺戮其尸于通玄门外。罢南京宣慰司及江南财赋总管府。丁卯，降各省给驿玺书。戊辰，并江西、福建行省，去江南冗滥官，免福建山县镇店宣课，禁当路私人权府、州、司、县官。招谕畚洞人，免其罪。禁差戍军防送。禁人匠提举擅招匠户。己巳，遣浙西道宣慰司同知刘宣等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籍阿合马妻子亲属所营资产，其奴婢纵之为民。罢宣慰使所带相衔。壬申，锁系耿仁至大都，命中书省鞫之。庚辰，议于平滦州造船，发军民合九千人，令探马赤伯要带领之，伐木于山，及取于寺观坟墓，官酬其直，仍命桑哥遣人督之。癸未，给大都拔都儿正军夏衣。和礼霍孙言：“省部滥官七百十四员，其无过者五百八十一员姑存之。

“沿海左副都元帅石国英请以税户贍军，军逃死者，令其补足；站户苗税，贫富不均者，宜均其役。又请行盐法，汰官吏，罢捕户。诏中书集议行之。张惠、阿里罢。以甘肃行省左丞麦术丁为中书右丞，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雄飞参知政事。乙酉，元帅纂公直言：“乞黥逃军，仍使从军，及设立冶场于别十八里，鼓铸农器。”从之。丙戌，别十八里城东三百余里蝗害麦。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芝生眉州。甲午，阿合马滥设官府二百四所，诏存者三十三，余皆罢。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内四道已立行中书省，罢之。乙未，发六盘山屯田军七百七十人，以补刘恩之军。敕宣慰司等官毋役官军。丙申，发射士百人卫丞相，他人不得援例。戊戌，以占城既服复叛，发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命唆都为将讨之。亡宋军有手号及无手号者，并听为民。己亥，命何子志为



管军万户，使暹国。辛丑，籍阿合马妻子媵奴婢财产。癸卯，禁滥保军功。乙巳，招无籍军给衣粮。己酉，赏太子府宿卫军御盗之功，给钞、马有差，无妻者以没官寡妇配之。以阿合马居第赐和礼霍孙。壬子，申敕中外百官立限决事。癸丑，从和礼霍孙言，罢司徒府及农政院。锁系忽辛赴扬州鞠治。丁巳，征亦奚不薛，尽平其地，立三路达鲁花赤，留军镇守，命药刺海总之，以也速带儿为都元帅宣慰使。

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立行枢密院于扬州、鄂州。庚申，命行御史台拣汰各道按察司官。辛酉，剖郝禎棺，戮其尸。壬戌，命以官钱给戍军费，而以各奥鲁所征还官。禁诸位下营运钱货差军护送。高丽国王请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戊辰，征鸭池回军屯田安西，以钞给之。庚午，令蒙古军守江南者更番还家。壬申，发察罕脑儿军千人治晋山道。立马湖路总管府。癸酉，赐高丽王王瞻金印。癸酉，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使瓜哇回，为忙古带所囚，诏释之。丁丑，罢汪札刺儿带总帅，收其制命、虎符。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为巩昌平凉等处二十四处军前便宜都总帅府达鲁花赤。以蒙古人孛罗领湖北辰、沅等州淘金事。戊寅，议筑阿失答不速皇城，枢密院言：“用木十二万，地远难致，依察罕脑儿筑土为墙便。”从之。乙酉，赐诸王塔海帖木儿、忽都帖木儿等金银、币帛有差。阁婆国贡金佛塔。发米赈乞里吉思贫民。

八月丁亥朔，给乾山造船军匠冬衣，及新附军钞。庚寅，忙古带征罗氏鬼国还，仍佩虎符，为管军万户。辛卯，以阿八赤督运粮。癸巳，发罗罗斯等军助征缅甸。辛亥，并淄莱路田、索二镇，仍于驿台立新城县治。大驾驻蹕龙虎台。江南水，民饥者众；真定以南旱，民多流移；和礼霍孙请所在官司发廩以赈，从之。申严以金饰车马服御之禁。又禁诸监官不得令人匠

私造器物。甲寅，圣诞节，是日还宫。乙卯，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丙辰，谪捏兀迭纳戍占城以赎罪。

九月丁巳朔，赈真定饥民，其流移江南者，官给之粮，使还乡里。敕中书省穷治阿合马之党。别速带请于罗卜、阁里辉立驿，从之。以阿合马没官田产充屯田，籍阿里家。戊午，诛阿合马第三子阿散，仍剥其皮以徇。庚申，汰冗官。游显乞罢涟、海州屯田，以其事隶管民官，从其请，仍以显平章政事，行省扬州。福建宣慰司获倭国谍者，有旨留之。辛酉，诛耿仁、撒都鲁丁及阿合马第四子忻都。招讨使杨庭坚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识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苏木都速国主土汉八的亦遣使二人。苏木达国相臣那里八合刺摊赤，因事在俱蓝国，闻诏，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进指环、印花绮段及锦衾二十合。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兒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壬戌，禁诸人不得沮挠课程。敕：“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仍诏谕天下。乙丑，签亦奚不薛等处军。丁卯，安南国进贡犀兕、金银器、香药等物。增给元帅驎公直军冬衣钞。己巳，命军站户出钱助民和顾和买。籍云南新附户。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至是，令已籍者勿动，新附者籍之。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罢云南宣慰司。壬申，敕平滦、高丽、耽罗及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亦奚不薛之北，蛮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诸洞叛，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之，使其主偕来。癸酉，阿合马侄宰奴丁伏诛。罢忽辛党马璘江淮

行省参知政事。丁亥，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戊寅，给新附军贾祐衣粮。祐言为日本国焦元帅婿，知江南造船，遣其来候动静，军马压境，愿先降附。辛巳，敕各行省止用印一，余者拘之，及拘诸位下印。发钞三万锭，于隆兴、德兴府、宣德州和籴粮九万石。壬申，赐诸王阿只吉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厘正选法，置黑簿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令诸路岁贡儒、吏各一人，各道提刑按察司举廉能者升等迁叙。

冬十月丁亥朔，增两浙盐价。诏整治钞法。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庚寅，以岁事不登，听诸军捕猎于汴梁之南。辛卯，以平章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壬辰，享于太庙。罢西京宣慰司。丙申，初立詹事院，以完泽为右詹事，赛阳为左詹事。由大都至中滦，中滦至瓜州，设南北两漕运司。立芦台越支三义沽盐使司，河间沧清、山东滨、乐安及胶莱、莒密盐使司五。敕籍没财物精好者及金银币帛入内帑，余付刑部，以待给赐。禁中出纳分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藏，金银、只孙衣段隶右藏，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藏。设官吏掌钥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减大府监官。癸卯，命崔或等钩考枢密院文卷。甲辰，占城国纳款使回，赐以衣服。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罢屯田总管府，以其事隶枢密院，令管军万户兼之。丙午，以汪惟孝为总帅。丁未，女直六十自请造船运粮赴鬼国赡军，从之。议征义巴洞。庚戌，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移成都宣慰司于碉门，罢利州及顺庆府宣慰司。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诏两广、福建五品以下官，从行省就便铨注。耶律铸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时害民，如令大郡岁取三人，小郡二人，择其可者，厚赐其父母，否则遣还为宜。”从之。籍京畿

隐漏田，履亩收税。命游显专领江浙行省漕运。乙卯，命坚童专掌奏记。诛阿合马长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于扬州，皆醢之。

十一月戊午，上都建利用库。赐太常礼乐、籍田等二百六十户钞千二百锭。甲子，给欠州屯田军衣服。丁卯，给和林戍还军校银钞、币帛。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入觐，以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诏以阿合马罪恶颁告中外，凡民间利病即与兴除之。壬申，以势家为商贾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军，犯者没其家。癸酉，分元帅驍公直军戍曲先。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甸军。”从之。改铸省印。丙子，四川行省招谕大盘洞主向臭友等来朝。戊寅，耶律铸言：“前奉诏杀人者死，仍征烧埋银伍十两，后止征钞二锭，其事太轻。臣等议，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钞四锭。”从之。以袁州、饶州、兴国军复隶隆兴省。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罢都功德使脱烈，其修设佛事妄费官物，皆征还之。赐贫乏者合纳塔儿、八只等羊马钞。

十二月丁亥，命阿剌海领范文虎等所有海船三百艘。壬寅，中书左丞张文谦为枢密副使。乙未，中书省臣言：“平原郡公赵与芮、瀛国公赵鵠、翰林直学士赵与票，宜并居上都。”帝曰：“与芮老矣，当留大都，余如所言。”继有旨，给瀛国公衣粮发遣之，唯与票勿行。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书告变，杀宋丞相文天祥。癸卯，御史中丞崔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有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人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从之。浚济川河。降拱卫司复

正四品，仍收其虎符。罢湖广行省金银铁冶提举司，以其事隶各路总管府。以建康淘金总管府隶建康路。中书右丞札散为平章政事。罢解盐司及诸盐司，令运司官亲行调度盐引。罢南京屯田总管府，以其事隶南阳府。阿里海牙复镇远军，发军千人戍守，以其地与西川行省接，就以隶焉。诏立帝师答耳麻八剌刺吉塔，掌玉印，统领诸国释教。造帝师八合思八舍利塔。免巩昌等处积年所欠田租税课。赐皇子北安王位下塔察兒等马牛羊各有差。

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高丽国王王晫遣其大将军俞洪慎来贺。己未，纳皇后弘吉剌氏。辛酉，赐诸王出伯印，赏诸王必赤帖木兒、驸马昌吉军钞。敕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癸亥，敕药剌海领军征缅甸。乙丑，高丽国王王晫遣使兀剌带贡氎布线绸等物四百段。和礼霍孙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妄效东方朔书，欺罔朝廷，希觐官赏。”敕诛之。又言：“自今应诉事者，必须实书其事，赴省、台陈告。其敢以匿名书告事，重者处死，轻者流远方；能发其事者，给犯人妻子，仍以钞赏之。又阿合马专政时，衙门太冗，虚费俸禄，宜依刘秉忠、许衡所定，并省为便。”皆从之。设务农司。敕诸事赴省、告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预备征日本军粮，令高丽国备二十万石。以阿塔海依旧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丙寅，发五卫军二万人征日本。发钞三千锭余粮于察罕脑兒，以给军匠。以燕南、河北、山东诸郡去岁旱，税粮之在民者，权停勿征，仍谕：“自今管民官，凡有灾伤，过时不申，及按察司不即行视者，皆罪之。”刑部尚书崔彧言时政十八事，诏中书省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议行之。罢上都回易库。丁卯，伯要带等伐船材于烈碣都山、乾山，凡十四万二千有奇，起诸

军贴户年及丁者五千人、民夫三千人运之。己巳，太阴犯轩辕御女。赐诸王也里干、塔纳合、奴木赤金各五十两、金衣袄一。庚午，以平滦造船去运木所远，民疲于役，徙于阳河造之。壬申，御史台言：“燕南、山东、河北去年旱灾，按察司已尝阅视，而中书不为奏免，民何以堪？请权停税粮。”制曰：“可。”移巩昌按察司治甘州。命右丞阁里帖木儿及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习舟师者二千人、探马赤万人、习水战者五百人征日本。丁丑，以招讨杨廷璧为宣慰使，赐弓矢鞍勒，使谕俱蓝等国。己卯，命诸军习舟楫，给钞八千锭于隆兴、宣德等处和余以贍之。庚辰，太阴入南斗。壬午，车驾畋于近郊。以四川归附官杨文安为荆南道宣慰使。改广东提刑按察司为海北广东道，广西按察司为广西海北道，福建按察司为福建闽海道，巩昌按察司为河西陇北道。癸未，拨忽兰及塔刺不罕等四千户隶皇太子位下。壬戌，敕于秃烈秃等富户内贷牛六百头，给乞里古思之贫乏者。

二月戊子，定两广、四川戍军二三年一更，廩其家属，军官给俸以贍之。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赐驸马阿秃江南民千户。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及武成王。庚寅，太阴掩昴。癸巳，敕斡脱钱仍其旧。丁酉，给别十八里屯田军战袄。庚子，敕权贵所占田土，量给各户之外，余者悉以与怯薛带等耕之。减四川官府，并西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及潼川等路镇守万户府、新军总管府，威、灌、茂等州安抚司十四处。是夜太白犯昴。辛丑，定军官选格，立官吏赃罪法。壬寅，太白犯昴。乙巳，令隆兴行省遣军护送占城粮船。太阴犯心。丁未，定安洞酋长遣其兄弟入觐，敕给驿马。己酉，升阑遗监秩正五品。癸丑，谕中书省：“大事奏闻，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缓。”甲寅，降太医院为尚医监，改给铜印，立江南等处官医提举司。

赐日本军官八忽带及军士银钞有差。敕遣官录扬州囚徒。

三月丁巳，诸王胜纳合兒设王府官三员。以万户不都蛮镇守金齿。罢女直造日本出征船，罢河西行御史台，立巩昌等处行工部。罢福建市舶总管府，存提举司，并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免福建归附后未征苗税。以阔阔你敦治江淮行省，或言其过，命兀奴忽带、伯颜佐之。戊午，以新附洞蛮酋长为千户。己未，岁星犯键闭。罢京兆行省，立行工部。御史台臣言：“平滦造船，五台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万人，乞罢之。”诏：“伐木建寺即罢之，造船一事，其与省臣议。”前后卫军自愿征日本者，命选留五卫汉军千余，其新附军令悉行。庚申，太阴犯井。辛酉，赏诸王合班弟忙兀带所部军士战功，银钞、币帛、衣服各有差。给甘州戍军钞。壬戌，太阴犯鬼。乙丑，命兀奴忽鲁带往扬州录囚，遣江北重囚谪征日本。立云南按察司，照刷行省文卷。罢淮安等处淘金官，惟计户取金。以阿合马绵绢丝线给贫民工匠。给王傅兀纳忽帖只印，给西川、福建、两广之任官驿马。以湖南宣慰使张鼎新、行省参政樊楫等尝阿附阿里海牙，敕罢之。丙寅，车驾幸上都。江西行省参政完颜那怀，坐越例骤升及妄举一百九十八人入官，罢之。罢河西办课提举司。丁卯，增置蒙古监察御史六员。乙巳，岁星犯房。癸酉，岁星掩房。广州新会县林桂方、赵良钤等聚众，伪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官军擒之，伏诛，余党悉平。乙亥，罢诸处役夫。遣阿塔海戍曲先，汉都鲁迷失帅甘州新附军往斡端。己卯，给各卫军出征马价钞。辛巳，立畏吾兒四处驿及交钞库。壬午，祀太一。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以中书右丞张惠为平章政事，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兒为中书左丞，并行中书省事。赐迷里札蛮、合八失钞。赈八鲁怯薛、八剌合赤等贫乏。赐皇子北平王所部马牛羊各有差。

夏四月丙戌，立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庚寅，敕药刺海戍守亦奚不薛。都元帅也速答兒还自亦奚不薛，驻军成都，求入见，许之，仍遣人屯守险隘。以侍卫亲军二万人助征日本。辛卯，枢密院臣言：“蒙古侍卫军于新城等处屯田，砂砾不可种，乞改拨良田。”从之。壬辰，阿塔海求军官习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帅张林、招讨张瑄、总管硃清等行。以高丽王就领行省，规画日本事宜。甲午，减江南诸道医学提举司，四省各存其一。免京畿所括豪势田旧税三之二、新税三之一。高丽国王王晳请以蒙古人同行省事。禁近侍为人求官，紊乱选法。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女子没官，犯人配役。申私盐之禁，许按察司纠察盐司。己亥，太阴犯房。壬寅，太阴犯南斗。癸卯，授高丽国王王晳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仍驸马、高丽国王。乙巳，命枢密院集军官议征日本事宜，程鹏飞请明赏罚，有功者军前给凭验，候班师日改授，从之。庚戌，右丞也速带儿招抚筠连州、定州、阿永、都掌等处蛮，独山都掌蛮不降，进军讨之，生擒酋长得兰纽，遂班师。发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张林等，付征东行省。辛亥，以征日本，给后卫军衣甲，及大名、卫辉新附军钞。麦术丁等检核万亿库，以罪监系者多，请付蒙古人治。有旨：“蒙古人为利所汨，亦异往日矣，其择可任者使之。”

五月乙卯，给甘州戍军夏衣。戊午，丞相伯颜、诸王相吾答兒等言：“征缅甸军宜参用蒙古、新附军。”从之。己未，免五卫军征日本，发万人赴上都。纵平滦造船军归耕，拨大都见管军代役。庚申，减隆兴府昌州盖里泊管盐官吏九十九人，以其事隶隆兴府。定江南民官及转运司官公田。甲子，徙扬州淘金夫赴益都。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阿塔海共事，给高丽国征日本军衣甲。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盗贼相继而



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不从。丙寅，太阴掩心东星。免江南税粮三之二。敕阿里海牙调汉军七千、新附军八千，以附唆都从征。辛未，占城行省已破占城，其国主补底遁去，降玺书招徕之。甲戌，发征日本重囚往占城、缅甸等处从征。设高丽国劝农官四员。丙子，诏谕诸王相吾答兒：“先是云南重囚令便宜处决，恐滥及无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须待报。”并省江淮、云南州郡。以耶律老哥为中书参知政事。免戌军差税。禁诸王奥鲁官科扰军户。以西南蛮夷有谋叛未附者，免西川征缅甸军，令专守御，支钱令各驿供给。戊寅，诸陈言者从都省集议，可行者以闻，不可则明以谕言者。许按察司官用弓矢。监察御史阿剌浑坐擅免赃钱、不纠私酿等罪罢。用御史中丞崔彥言，罢各路选取室女。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敕以陕西按察司赃罚钱输于秦王。省北京提刑按察司副使、佥事各一员。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己卯，酬诸王只必帖木兒给军羊马钞十万锭。海南四州宣慰使硃国宝请益兵讨占城国主，诏以阿里海牙军万五千人应之。用王积翁言，诏江南运粮，于阿八赤新开神山河及海道两道运之。立斡脱总管府。辛巳，给占城行省唆都弓矢甲仗。

六月丙戌，申严私易金银之禁。以甘州行省参政王椅为中书参知政事。免大都及平滦路今岁丝料。江南迁转官不之任者杖之，追夺所受宣敕。戊子，以征日本，民间骚动，盗贼窃发，忽都帖木兒、忙古带乞益兵御寇，诏以兴国、江州军付之。己丑，增官吏俸给。庚寅，定市舶抽分例，舶货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十五之一。差五卫军人修筑行殿外垣。命诸王忽牙都设断

事官。丙申，发军修完大都城。辛丑，发军修筑堤堰。戊申，用伯颜等言，所括宋手号军八万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设官以统之，仍给衣粮。庚戌，流叛贼陈吊眼叔陈桂龙于憨答孙之地。辛亥，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思等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立州县，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以向世雄等为义巴诸洞安抚大使及安抚使。

秋七月癸丑朔，蠲建宁路至元十七年前未纳苗税。丙辰，免征骨嵬军赋。谕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缓之；所拘商船，其悉给还。阿里沙坐虚言惑众诛。太白犯井。丁巳，赐捏古带等珠衣。庚申，调军益戍云南。丙寅，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开云南驿路。分亦奚不薛地为三，设官抚治之。癸亥，太阴犯南斗。乙丑，太白犯井。丁卯，罢淮南淘金司，以其户还民籍。庚午，荧惑犯司怪。新附官同文英入见，其贽礼银万两、金四十锭，铁木兒不花匿为己有，诏即其家搜阅，没入官帑。敕捕阿合马妇翁尚书蔡仲英，征偿所贷官钞二十万锭。阿八赤、姚演以开神山桥渠，侵用官钞二千四百锭，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诏征偿，仍议其罪。壬申，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使阿里等来降，班师，以罗鬼酋长阿利及其从者入觐。立亦奚不薛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丙子，减江南十道宣慰司官一百四十员为九十三员。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免大都、平滦两路今岁俸钞。立总教院，秩正三品。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土蕃宣慰司文卷。立铺军捕淮西盗贼。淮东宣慰同知宋廷秀私役军四十人，杖而罢之。庚辰，给忽都帖木兒等军贫乏。偿怯兒合思等羊马价钞。

八月癸未，以明理察平章军国重事，商议公事。立怀来淘金所。甲午，敕大名、真定、北京、卫辉四路屯驻新附军，于东京屯田。安南国遣使以方物入贡。丙午，太白犯轩辕。丁未，

岁星犯钩钤。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顷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诸民间，民病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宽民力，并给钞于沿海募水手。”从之。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庚戌，赏还役宿卫军。赐皇子北安王所部军钞、羊马。

九月壬子，太白犯轩辕少女。戊午，合剌带等招降象山县海贼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宁。太阴犯斗。壬戌，调黎兵同征日本。丙寅，古答奴国因商人阿剌畏等来言，自愿效顺。并占城、荆湖行省为一。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赏硃云龙漕运功，授七品总押，仍以币帛给之。己巳，太白犯右执法。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广东盗起，遣兵万人讨之。壬申，太阴掩井。癸酉，荧惑犯鬼。甲戌，太阴犯鬼，荧惑犯积尸气，太白犯左执法。戊寅，史弼陈弭盗之策，为首及同谋者死，余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诏以其事付弼，贼党耕种内地，其妻孥送京师以给鹰坊人等。

冬十月庚寅，给征日本新附军钞三万锭。壬辰，车驾由古北口路至自上都。癸巳，斡端宣慰使刘恩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甲午，以平章政事札散为枢密副使。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之。乙未，享于太庙。丙申，太阴犯昴。丁酉，诛占城逃回军。忙兀带请增蒙古、汉军戍边，从之。以忽都忽总扬州行省唆都新益军。庚子，许阿速带军以兄弟代役。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犯崇安、浦城等县，围建宁府。诏卜怜吉带、史弼等将兵二万二千人讨平之。耶律铸罢。壬寅，立东阿至御河水陆驿，以便递运。徙济州潭口驿于新河鲁桥镇。给甘州纳硫黄贫乏户钞。癸卯，诸王只必帖木兒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不许。中书省臣言：“阿八赤新开

河二处，皆有仓，宜造小船分海运。”从之。中书省臣言：“押亦迷失尝请谕江南诸郡，募人种淮南田。今乃往各郡转收民户，行省官阔阔你敦言其非便，宜令其于治所召募，不可强民。”从之。戊申，给水达达鰥寡孤独者绢千匹、钞三百锭。立和林平准库。遣官检核益都淘金欺弊。罢中兴管课提举司及北京盐铁课程提举司。己酉，签河西质子军年及丁者充军。庚戌，各道提刑按察司增设判官二员。

十一月壬子，赏大不花、脱欢等战功银币。癸丑，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敕凡盗贼必由管民官鞫问，仍不许私和。丁巳，命各省印《授时历》。诸王只必帖木儿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从之。诏：“大都田土，并令输税；甘州新括田土，亩输租三升。”己未，吏部尚书刘好礼以吉利吉思风俗事宜来上。壬戌，复立南京宣慰司。乙丑，罢开成路屯田总管府入开成路，隶京兆宣慰司。戊辰，立司农司，掌官田邸舍人民。给诸王所部撒合儿、兀鲁等羊马，以赈其乏。河西官府参用汉人。徙甘肃沙州民户复业。大都城门设门尉。丁丑，禁云南管课官于常额外多取余钱。戊寅，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仍禁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太白岁星相犯。己卯，从诸王术白、蒙古带等请，赏也秃古等银钞，以旌战功。赐皇太子钞千锭。以御史台赃罚钞赐怯怜口。

十二月庚辰，赐诸王浑都帖木儿衣物，忽都儿所部军银钞币帛。甲申，赐别速带所部军衣服币帛七千、马二千。赏西番军官爱纳八斯等战功。辛卯，以茶忽所管军六千人备征日本。壬辰，给诸王阿只吉牛价。以中书参议温迪罕秃鲁花廉贫，不阿附权势，赐钞百锭。罢女直出产金银禁。甲午，给钞四万锭。

和余于上都。给司阍卫士贫者，人钞二十锭。辛丑，赐诸王昔烈门等银。以海道运粮招讨使硃清为中万户，赐虎符；张瑄子文虎为千户，赐金符。徙新附官仕内郡。以蠡州还隶真定府路。癸卯，发粟赈水达达四十九站。甲辰，太阴掩荧惑。丙午，罢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罢云南都元帅府及重设官吏。定质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师。戊申，云南施州子童兴兵为乱，敕参知政事阿合八失帅兵，合罗罗斯脱兒世合讨之，给布万匹赈女直饥民一千户。是岁，断死罪二百七十八人。

## 卷第十三 本纪第十三

### 世祖十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诸王百官朝贺如朔旦仪，赦天下。丁巳，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语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后书之簿；不明以告而辄书簿者，杖必阁赤。”己未，罢云南都元帅府，所管军民隶行省。甲子，罢扬州等处理算官，以其事付行省。江浙行省平章忙忽带进真珠百斤。丙寅，阔阔你敦言：“屯田芍陂兵二千，布种二千石，得粳糯二万五千石有奇，乞增新附军二千。”从之。丁卯，建都王、乌蒙及金齿一十二处俱降。建都先为缅所制，欲降未能。时诸王相吾答儿及行省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分道征缅，于阿昔、阿禾两江造船二百艘，顺流攻之，拔江头城，令都元帅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谕缅王，不应。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陆并进，攻太公城，拔之，故至是皆降。庚午，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枢密院，治建康、鄂州、抚州、成都。立耽罗国安抚司。辛未，相吾答儿遣使进缅甸国所贡珍珠、珊瑚、异彩及七宝束带。甲戌，遣蒙古官及翰林院官各一人祠岳渎后土。遣王积翁赍诏使日本，赐锦衣、玉环、鞍辔。积翁由庆元航海至日本近境，为舟人所害。

御史台臣言：“罪黜之人，久忘其名又复奏用，乞戒约。”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间岂无罪轻可录用者？”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对曰：“以各人所犯罪状明白敷奏，用否当取圣裁。”从之。丙子，建宁叛贼黄华自杀。丁丑，云南诸路按察司官陞辞，诏谕之曰：“卿至彼，当宣明朕意，勿求货财，名成则货财随之，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己卯，马八儿国遣使贡珍珠、异宝、缣段。

二月辛巳，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为泉州行省参知政事，征缅甸。浚扬州漕河。罢高丽造征日本船。丁亥，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祀先农于藉田。壬辰，以江西叛寇妻子赐鹰坊养虎者。以别速带逃军七百余人付安西王屯田，给以牛具。邕州、宾州民黄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挺而起，湖南宣慰使撒里蛮将兵讨之。甲午，罢群牧所。己亥，瑞州获叛民晏顺等三十二人，并妻孥送京师。罢阿八赤开河之役，以其军及水手各万人运海道粮。放檀州淘金五百人还家。丁未，括江南乐工。命阿塔海发兵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戊申，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黄州宣慰司入淮西道。立法轮竿于大内万寿山，高百尺。漳州盗起，命江浙行省调兵进讨。秦州总管刘发有罪，尝欲归黄华，事觉伏诛，迁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内地。

三月辛亥，敕思、播管军民官自今勿迁。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右丞相安童继至。以张弘范等将新附军。壬戌，更定虎符。丙寅，乘舆幸上都。丁卯，太庙正殿成，奉安神主。甲戌，置潮、赣、吉、抚、建昌戍兵。乙亥，高丽国王王曙以皇帝尊号礼成，遣使来贺。

夏四月壬午，令军民同筑堤堰，以利五卫屯田。乙酉，省

泉府司入户部，立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监，立大都路总管府，立西川、延安、凤翔、兴元宣课司。从迷里火者、蜜刺里等言，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十八里及河西、上都。以火者赤依旧扬州盐运使，岁市盐八十万石以赎过。己亥，涿州巨马河决，冲突三十余里。庚子，湖广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请身至海滨收集占城散军，复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许之。壬寅，江淮行省进各翼童男女百人。忽都铁木兒征緬之师为贼冲溃。戊申，高丽王王晳及公主以其世子諺来朝。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二千从征緬。籍江南盐徒军，藏匿者有罪。火兒忽等所部民户告饥，帝曰：“饥民不救，储粮何为？”发万石赈之。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云南行省为破緬国江头城，进童男女八十人，并银器币帛。

五月己酉，从秃秃合言，立二千户，总钦察、康里子弟愿为国宣劳者。壬子，拘征东省印。癸丑，枢密院臣言：“唆都溃军已令李恆收集，江淮、江西两省溃军，别遣使招谕，凡至者皆给之粮，舟楫损者修之，以俟阿里海牙调用。”从之。戊午，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己未，荆湖占城行省言：“忽都虎、忽马兒等将兵征占城，前锋舟师至舒眉莲港不知所向，令万户刘君庆进军次新州，获占蛮，始知我军已还矣。就遣占蛮向导至占城境，其国主遣阿不兰以书降，且言其国经唆都军马虏掠，国计已空，俟来岁遣嫡子以方物进。继遣其孙路司理勒蛰等奉表诣阙。”乙丑，取高丽所产铁。蠲江南今年田赋十分之二，其十八年已前逋欠未征者，尽免之。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今已选定诸色工匠，余十九万九百余户宜纵令为民。”从之。诏谕各道提刑按察司分司事宜。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进据乌马境，地近安南，请益兵，



命鄂州达鲁花赤赵翥等奉玺书往谕安南。河间任丘县民李移住谋叛，事觉伏诛。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讖《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丁丑，忽都虎、乌马兒、刘万户等率扬州省军二万赴唆都军前，遇风船散，其军皆溃。敕追乌马兒等诰命、虎符及部将所受宣敕，以河西李鲁合答兒等代之，听阿里海牙节制。

闰五月己卯，封法里刺王为郡王，佩虎符。改思、播二州隶顺元路宣抚司，罢西南番安抚司，立总管府。给西川蒙古军钞，使备铠仗，耕遂宁沿江旷土以食，四顷以下者免输地税。命总帅汪惟正括四川民户。辛巳，加封卫辉路小清河神曰洪济威惠王。壬午，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八忽带征黄华回，进入人口百七十一。乙酉，以云南境内洪城并察罕章，隶皇太子。丙戌，行御史台自扬州迁于杭州。庚寅，赐归附洞蛮官十八人衣，遣还。癸巳，赐北安王螭纽金印。罢皮货所。理算江南诸行省造征日本船隐币，诏按察司毋得沮挠。甲辰，安南国王世子陈日烜遣其中大夫陈谦甫贡玉杯、金瓶、珠绛、金领及白猿、绿鸠、帛帛等物。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寻访测验晷景、日月交食、历法。增官吏俸，以十分为率，不及一铤者量增五分。甲寅，诏封皇子脱欢为镇南王，赐涂金银印，驻鄂州。庚申，改蒙古都元帅府为蒙古都万户府，砲手元帅府为砲手万户府，砲手都元帅府为回回砲手军匠万户府。甲子，命也速带兒所部军六十人淘金双城。从憨答孙请，移阿剌带和林屯田军与其所部相合，屯田五河。乙丑，中卫屯田蝗。甲戌，赐皇子爱牙赤怯薛带孛折等及兀剌海所部民户钞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三铤，皇子南木合怯薛带、怯怜口一万二百四十六铤。以马一万一百九十五、羊一万六十，赐朵鲁朵海扎刺伊兒所部贫军。

秋七月丁丑朔，敕荆湖、西川两省合兵讨义巴、散毛洞蛮。云南省臣言：“腾越、永昌、罗必丹民心携贰，宜令也速带兒或汪总帅将兵讨之。”制曰：“可。”命枢密院差军修大都城。己卯，立衍福司。中书省臣言：“宰相之名，不宜轻授。今占城省臣已及七人，宜汰之。”诏军官勿带相衔。赐皇子北安王印。复扬州管匠提举司。丁亥，江淮行省以占城所遣太半达连扎赴阙，及其地图来上。塔刺赤言：“头辇哥国王出戍高丽，调旺速等所部军四百以往，今头辇哥已回，留军耽罗，去其妻子已久，宜令他军更戍。”伯颜等议，以高丽军千人屯耽罗，其留戍四百人纵之还家，从之。戊子，诏镇南王脱欢征占城。遣所留安南使黎英等还其国，日烜遣其中大夫阮道学等以方物来献。总帅汪惟正言：“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其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从之。赐贫乏者阿鲁浑、玉龙帖木兒等钞，共七千四百八十锭。

八月丁未，云南行省言：“华帖、白水江、盐井三处土老蛮叛，杀诸王及行省使者。”调兵千人讨之。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己酉，御史台臣言：“无籍之军愿从军杀掠者，初假之以张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隶各翼，恐生他变。”诏遣之还家。辛亥，征东招讨司聂古带言：“有旨进讨骨嵬，而阿里海牙、朵刺带、玉典三军皆后期。七月之后，海风方高，粮仗船重，深虞不测，姑宜少缓。”从之。占城国王乞回唆都军，愿以土产岁修职贡，使太盘亚罗日加翳、大巴南等十一人奉表诣阙，献三象。甲子，

放福建畚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庚午，车驾至自上都。甲戌，搠完上言：“建都女子沙智治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领其父元收附民为万户。今改建昌路总管，仍佩虎符。”从之。

九月甲申，京师地震。并市舶司入盐运司，立福建等处盐课市舶都转运司。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行省左丞忽刺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癸巳，太白犯南斗。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甲辰，海南贡白虎、狮子、孔雀。

冬十月丁未，享于太庙。戊申，四川行省言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以要刺海将探马赤军二千讨之。己酉，敕：“管军万户为行省宣慰使者，毋兼管军事；仍为万户者，毋兼莅民政。”壬子，定涟海等处屯田法。辛酉，征东招讨司以兵征骨嵬。宋有手记军，死则以兄弟若子继，诏依汉军籍之，毋文其手。丁卯，和礼霍孙请设科举，诏中书省议，会和礼霍孙罢，事遂寝。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招讨使，佩三珠虎符。戊辰，立常平仓，以五十万石价钞给之。甲戌，诏谕行中书省，凡征日本船及长年篙手，并官给钞增价募之。赐贫乏者押失、忻都察等钞一万四千三锭。

十一月甲申，封南木里、忙哥赤郡公。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滦河道。己丑，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也的迷失禽获海盗黎德及招降余党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诛黎德以徇，以黎德弟黎浩及伪招讨吴兴等槛送京师。迁转官员薄而不就者，其令归农当役。庚寅，占城国王遣使大罗盘亚罗日加翳等奉表来贺圣诞节，献礼币及象二，占城旧州主宝嘉娄亦奉表入附。庚子，以范文虎

为左丞，商量枢密院事。太阴犯心。辛丑，和礼霍孙、麦术丁、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前右丞相安童复为右丞相，前江西榷茶运使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参议中书省事。敕中书省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壬寅，安童、卢世荣言：“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癸卯，福建行省遣使入八合鲁思招降南巫里、别里刺、理伦、大力等四国，各遣其相奉表以方物来贡。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赐蒙古贫乏者也里古、薛列海、察吉兒等钞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二锭。

十二月甲辰朔，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逾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立常平盐局。乙巳，崔彧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忤旨罢。以丁壮万人开神山河，立万户府以总之。辛亥，以仪凤司隶卫尉院。癸亥，卢世荣言：“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向之岁课，一月可办。”从之。甲子，以高丽提举司隶工部。乙丑，祀太一。丙寅，荆湖占城行省遣八番刘继昌谕降龙昌宁、龙延万等赴阙，奉羊马、白氈来贡，各授本处安抚使。立宣慰司，招抚西南诸蕃等处酋长。癸酉，命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是月，镇南王军至安南，杀其守兵，分六道以进，安南兴道王以兵拒于万劫，进击败之，万户倪闰战死于刘村。以泾州隶都总帅府、赐蒙古贫乏者兀马兒等钞二千八百八十五锭、银四十锭。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以命相诏天下。民间买卖金银、怀

孟诸路竹货、江淮以南江河鱼利，皆弛其禁。诸处站赤饮食，官为支給。遣官诸路虑囚，罪轻者释之。徙屯卫辉新附军六千家，廩之京师，以完仓廩。发五卫军及新附军浚蒙村漕渠。庚辰，立别十八里驿传。毁宋郊天台。桑哥言：“杨珪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时宁宗等攒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台，亦建寺焉。壬午，诏立市舶都转运司。立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甲申，遣使代祀五岳、四渎、东海、后土。戊子，阔阔你敦言：“先有旨遣军二千屯田芍陂，试土之肥硇，去秋已收米二万余石，请增屯士二千人。”从之。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封驸马唆郎哥为宁昌郡王，赐龟纽银印。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以诳民，民有信者；真定民刘驴儿有三乳，自以为异，谋不轨；事觉，皆磔裂以徇。移五条河屯田军五百于兀失蛮、札失蛮。辛卯，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造。广御史台赃罚库。癸巳，枢密臣言：“旧制四宿卫各选一人参决枢密院事，请以脱列伯为佾院。”从之。诏括京师荒地，令宿卫士耕种。乙未，中书省臣请以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为左丞相，中书撒里蛮为御史大夫。罢行御史台，以其所属按察司隶御史台，行御史台大夫拨鲁罕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帝曰：“玉速帖木儿朕当思之，拨鲁罕宽缓，不可。”安童对曰：“阿必赤合何如？”帝曰：“此事朕自处之。罢行御史台者，当如所奏。”卢世荣请罢福建行中书省，立宣慰司，隶江西行中书省。又言：“江南行中书省事繁，恐致壅滞，今随行省立行枢密院总兵，以分其务为便。”帝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言，由阿合马欲其子忽辛兼兵柄而止，今议行之。”流征占城擅还将帅二十三人于远方。丙申，帝畋于近郊。升武备监为武备寺，尚

医监为太医院，职俱三品，升六部为二品。以合必赤合为中书平章政事，命礼部领会同馆。初，外国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荆湖占城行省平叛蛮百六十六洞。诏禁私酒。己亥，分江浙行省所治南康隶江西省。辛丑，以杨兀鲁带为征骨嵬招讨使，佩二珠虎符。壬寅，造大樽于殿，樽以木为质，银内而金外，镂为云龙，高一丈七寸。是月壬午，乌马兒领兵与安南兴道王遇，击败之，兵次富良江北。乙酉，安南世子陈日烜领战船千余艘以拒。丙戌，与战，大破之，日烜遁去，入其城。还屯富良江北，唆都、唐古带等引兵与镇南王会。

二月乙巳，驻蹕柳林。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初，江淮岁漕米百万石于京师，海运十万石，胶、莱六十万石，而济之所运三十万石，水浅舟大，恆不能达，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数增多。塞浑河堤决，役夫四千人。诏改江淮、江西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邓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翼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人，以隶所在行院。江西盗黎德等余党悉平。以应放还五卫军穿河西务河。旧例，五卫军十人为率，七人三人，分为二番，十月放七人者还，正月复役，正月放三人者还，四月复役，更休息之。丙午，以荆湖行省所隶八番、罗甸隶西川行省，分岚、管为二州。加封桑乾河神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己酉，为皇孙阿难答立衍福司，职四品，使、同知、副使各一员。辛亥，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讨潮、惠二州盗郭逢贵等四十五寨，皆平，降

民万余户、军三千六百一十人，请将所获渠帅入觐，面陈事宜，从之。丙辰，诏罢胶、莱所凿新河，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习水战，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达于京师。辛酉，御史台臣言：“近中书奏罢行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而纠弹之职废矣。请令安童与老臣议。”从之。壬戌，太阴犯心。中书省臣卢世荣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秩五品，所用官吏以善贾为之，勿限白身人，帝从之。参知政事不鲁迷失海牙等因奏世荣姻党有牛姓者，前为提举，今浙西运司课程颇多，拟升转运副使，亦从之。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赏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升御带库为章佩监。徙右千户只兒海迷失分地泉州。赐合剌失都兒新附民五千户，合剌赤、阿速、阿塔赤、昔宝赤、贵由赤等尝从征者，亦皆赐之。以民八十户赐皇太子宿卫臣尝从征者。用卢世荣言，回买江南民土田。诏天下拘收铜钱。申禁私造酒曲。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然与江浙行中书省并在杭州，地甚远僻，徙之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中为便。”从之。立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仍立条制。禁诸司不得擅追管课官吏，有敢沮扰者，具姓名以闻。增济州漕运司军万二千人。立江西、江淮、湖广造船提举司。令江浙行省参政冯珪，湖广行省右丞要束木、参政潘杰，龙兴行省左丞伯颜、参政杨居宽、签省陈文福，专领课程事。以甕吉剌带为中书左丞相。己巳，复立按察司。拨民二万七千户与驸马唆郎哥。以忽都鲁为平章政事。诏：“各道提刑按察司，能遵奉条画，莅事有成者，任满升职，赃污不称任者，罢黜除名。”诏立供膳司，职

从五品，达鲁花赤、令、丞各一员。罢融州总管府为州。

三月丙子，遣太史监候张公礼、彭质等往占城测候日晷。癸未，罢甘州行中书省，立宣慰司，隶宁夏行中书省。荆湖占城行省请益兵，时陈日烜所逃天长、长安二处兵力复集，兴道王船千余艘聚万劫，阮盦在永平，而官兵远行久战，悬处其中，唆都、唐古带之兵又不以时至，故请益兵。帝以水行为危，令遵陆以往。庚子，诏依旧制，凡盐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以折今钞为二十贯，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增契本为三钱。立上都规措所回易库，增坏钞工墨费每贯二分为三分。

夏四月癸卯，立行枢密院都镇抚司，置畏兀驿六所。丙午，以征日本船运粮江淮及教军水战。庚戌，监察御史陈天祥劾中书右丞卢世荣罪恶，诏世荣、天祥皆赴上都。壬子，江陵民张二妻邓氏一产三男。癸丑，诏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各一员，决大都及诸路罪囚。大都、汴梁、益都、庐州、河间、济宁、归德、保定蝗。辛酉，以耽罗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赐高丽。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兒，参知政事撒的迷失等以卢世荣所招罪状奏。阿剌帖木兒等与世荣对于帝前，世荣悉款服。改六部依旧为三品。诏：“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决。”癸亥，敕以麦术丁所行清洁，与安童治省事。

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丁丑，减上都商税。戊寅，广平、汴梁、钧、郑旱。以远方历日取给京师，不以时至，荆湖等处四行省所用者隆兴印之，合刺章、河西、西川等处所用者京兆印之。诏甘州每地一顷输税三石。壬午，以军千人修阿失盐场仓。以忻都为踢里玉招讨使，佩虎符，有旨：“不可兴兵远攻，近地有不服者讨之。”右巴等洞蛮平。



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亲王镇之。丁亥，中书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员为额，余悉汰去。”诏择其廉洁有干局者存之。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赐近居蒙古人，上等贮于库；有行省、行院、行台者掌之，无省、院、台者达鲁花赤、畏兀、回回居职者掌之，汉人、新附人虽居职无有所预。戊子，改升江、乌定、朵里灭该等府为路。云南行省臣脱帖木儿言蠲逋赋、征侵隐、戍叛民、明黜陟、罢转运、给亲王、赋豪户、除重税、决盗贼、增驿马、取质子、定俸禄、教农桑、优学者、恤死事、捕逃亡十余事，命中书省议其可者行之。庚寅，真定、广平、河间、恩州、大名、济南蚕灾。增大都诸门尉、副各一人。敕朵儿只招集甘、沙、速等州流徙饥民。行御史台复徙于杭州。丁酉，徙行枢密院于建康。戊戌，汴梁、怀孟、濮州、东昌、广平、平阳、彰德、卫辉旱。罢江南造船提举司。陈日烜走海港，镇南王命李恆追袭，败之。适暑雨疫作，兵欲北还思明州，命唆都等还乌里。安南以兵追蹙，唆都战死；恆为后距，以卫镇南王，药矢中左膝，至思明，毒发而卒。

六月庚戌，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辛亥，扬州进芝草。丙辰，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图求奇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高丽遣使来贡方物。庚午，诏减商税，罢牙行，省市舶司入转运司。左丞吕师夔乞假五月，省母江州，帝许之，因谕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参知政事张德润献其家人四百户于皇太子。马湖部田鼠食稼殆尽，其总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秋七月壬申，造温石浴室及更衣殿。癸酉，诏禁捕猎。甲戌，敕秘书监修《地理志》。乙亥，安南降者昭国王、武道、

文义、彰宪、彰怀四侯赴阙。戊寅，京师蝗。分甘州屯田新附军三百人，田于亦集乃之地。己卯，以米千石廩饷吉刺贫民。壬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汪惟正入见。甲申，改阔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溪洞悉为府、州、县。修汴梁城。丁亥，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觐，以所降渠帅郭逢贵等至京师，言山寨降者百五十余所。帝问：“战而后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对曰：“其首拒敌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术兵后未尝抚治其民，州县官复无至者，故盗贼各据土地，互相攻杀，人民渐耗，今宜择良吏往治之。”从之。庚寅，枢密院言：“镇南王脱欢所总征交趾兵久战力疲，请于奥鲁赤等三万户分蒙古军千人，江淮、江西、荆湖三行院分汉军、新附军四千人，选良将将之，取镇南王脱欢、阿里海牙节制，以征交趾。”从之。复以唐兀带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带请放征交趾军还家休憩，诏从脱欢、阿里海牙处之。给诸王阿只吉分地贫民农具牛种，令自耕播。乙未，云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緬，请收获秋禾，先伐罗北甸等部。”从之。庚子，改开、达、梁山三州隶夔州路。给钞万二千四百锭为本，取息以贍甘、肃二州屯田贫军。

八月辛酉，命有司祭斗三日。戊申，分四川镇守军万人屯田成都。丙辰，车驾至自上都。己未，诏复立泉府司，秩从二品，以答失蛮领之。初，和礼霍孙以泉府司商贩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民实厌苦不便，奏罢之。至是，答失蛮复奏立之。丙寅，遣蒙古军三千人屯田清、沧、靖海。戊辰，罢禁海商。省合刺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立临安广西道宣抚司。中书省臣奏：“近奉旨括江淮水手，江淮人皆能游水，恐因此动摇者众。”从之。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

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榷酤，听民自造，增课钞一贯为五贯。敕拘铜钱，余铜器听民仍用。令福建黄华畬军有恆产者为民，无恆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汪惟正言巩昌军民站户并诸人奴婢，因饥岁流入陕西、四川者，彼即括为军站。帝曰：“信如所言，当鸠集与之，如非己有而强欲得之者，岂彼于法不惧邪？”

九月乙亥，听民自实两淮荒地，免税三年。中书省以江北诸城课程钱粮听杭、鄂二行省节制，道途迂远，请改隶中书，从之。永昌、腾冲二城在缅甸、金齿间，摧圯不可御敌，敕修之。敕：“自今贡物惟地所产，非所产者毋辄上。”丙子，真蜡、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辛巳，收集工匠之隐匿者。丙戌，速木都刺、马答二国遣使来朝。庚寅，敕征交趾诸军，除留蒙古军百、汉军四百为镇南王脱欢宿卫，余悉遣还，别以江淮行枢密院所总蒙古兵戍江西。癸巳，云南贡方物。乌蒙叛，命四川行院也速带儿将兵讨之，马湖总管汝作以蛮军三百为助。降西崖门酋长阿者等百余户。

冬十月己亥，以钞五千锭和余于应昌府。复分河间、山东盐课转运司为二。遣合撒儿海牙使安南。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刺章。庚子，享于太庙。甲辰，修南岳庙。乙巳，枢密院臣言：“脱脱木儿遣使言，阿沙、阿女、阿则三部欲叛，宜遣人往召，如不至，乘隙伐之。”不允，因敕谕之：“事不议于云南王也先帖木儿者，毋辄行。”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扬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扬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壬子，长葛、鄆城各进芝草。癸丑，立征东行省，以阿塔海为左丞相，刘国杰、陈岩并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赐脱里察安、答即古阿散等印，令考核中书省，其制如三品。丙辰，以参议帖木儿为参知政事，位郭佑上，且命之曰：

“自今之事，皆责于汝。”马法国入贡。戊午，以江淮行省平章忙兀带为江浙省左丞相。初，西川止立四路，阿合马滥用官，增而为九，台臣言其地民少，留广元、成都、顺庆、重庆、夔府五路，余悉罢去。后以山谷险要，蛮夷杂处，复置嘉定路、叙州宣抚司以控制之。升大理寺为都护府，职从二品。都护府言合刺禾州民饥，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余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癸亥，以答即古阿散理算积年钱谷，别置司署，与省部敌，干扰政务，并入省中。丁卯，敕枢密院计胶、莱诸处漕船，高丽、江南诸处所造海舶，括佣江淮民船，备征日本。仍敕习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塔海弟六十言：“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乃颜、胜纳合兒两投下鹰坊、采金等户独不调。”有旨遣使发其民。乌蒙蛮夷宣抚使阿蒙叛，诏止征罗必丹兵，同云南行省出兵讨之。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今答即古阿散等又复钩考，宜即罢去。”帝嘉纳之。十一月己巳朔，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以英德、循、梅三路民少，请改为州，又请以管军总管于跃为惠州总管，蔚州知州木八刺为潮州达鲁花赤。帝疑其专，不允。御史台臣言：“御史台、按察司以纠察百官为职，近钩校钱谷者恐发其奸，私聚群不逞之徒，欲沮其事，愿陛下依旧制谕之。”制曰：“可。”庚午，赐皇子爱牙赤银印。壬申，以讨日本，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军需，遣察忽督辽东行省军需。甲戌，置合刺章、四川、建都等驿。戊寅，遣使告高丽发兵万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于近地多造船。己丑，籍重庆府不花家人百二十三户为民。御史台臣奏：“昔宋以无室家壮士为盐军，数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性习凶暴，民患苦之，宜给以衣粮，使屯田自贍。

“诏议行之。癸巳，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之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诸军期于明年三月以次而发，八月会于合浦。乙未，以秃鲁欢为参知政事，卢世荣伏诛。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时贩私盐军习海道者为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月，敕减天下罪囚。以占城遁还忽都虎、刘九、田二复旧职，从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战士万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己亥，从枢密院请，严立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家充军。敕枢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五卫军还家治装，今悉选壮士，以正月一日到京师。”江淮行省以战船千艘习水战江中。辛丑，诛答即古阿散党人蔡仲英、李蹊。丁未，皇太子薨。戊午，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给万安寺修造。己未，丹太庙楹。乙酉，立集贤院，以札里蛮领之。戊子，罢合剌章打金规运所及都元帅。敕合剌章酋长之子入质京师，千户、百户子留质云南王也先帖木儿所。中书省臣奏：“纳速丁言，减合剌章冗官，可岁省俸金九百四十六两；又屯田课程专人主之，可岁得金五千两。”皆从之。遣只必哥等考核云南行省。庚寅，诏毋迁转工匠官。辛卯，敕有司祭北斗。

是岁，命江浙转运司通管课程。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并省重庆等处州县。占城行省参政亦黑迷失等以军还，驻海外四州，遣使以闻，敕放其军还。赐皇子脱欢，诸王阿鲁灰、只吉不花，公主囊家真等，钞计七千七百三十二锭、马六百二十九匹、衣段百匹、弓千、矢二万发。赐诸王阿只吉、合儿鲁、忙兀带、宋忽儿、阿沙、合丹、别合刺等及官户散居河西者，羊马价钞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七锭、布四千匹、绢二千匹。以伯八刺等贫乏，给钞七万六千五百二锭。赏诸王阿只吉、小厮、汪总帅、别速带、也先等所部及征缅、

占城等军，钞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一锭、马八千一百九十七匹、羊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四、牛十一、米二万二千一百石、绢帛八万一千匹、绵五百三十斤、木绵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九匹、甲千被、弓千张、衣百七十九袭。命帝师也怜八合失甲自罗二思八等递藏佛事于万安、兴教、庆寿等寺，凡一十九会。断死罪二百七十一人。

## 卷第十四 本纪第十四

### 世祖十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罢朝贺。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甲戌，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己卯，立罗不、怯台、阁鄯斡端等驿。吕文焕以江淮行省右丞告老，许之，任其子为宣慰使。庚辰，马八国遣使进铜盾。壬午，太阴犯轩辕太民。遣使代祀岳渎东海。癸未，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入有司。发钞五千锭余粮于沙、静、隆兴。从桑哥请，命杨琏真加遣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入质。甲申，忽都鲁言：“所部屯田新军二百人，凿河渠于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憨答孙遣使言：“军士疲乏者八百余人，乞赈赡，宜于朵鲁朵海处验其虚实。”帝曰：“比遣人往，事已缓矣，其使赡之。”丁亥，焚阴阳伪书《显明历》。辛卯，命阿里海牙等议征安南事宜。癸巳，升福州长溪县为福宁州，以福安、宁德二县隶之。丙申，以新附军千人屯田合思罕关东旷地，官给农具牛种。丁酉，畋于近郊。降叙州为县，隶蛮夷宣抚司。诏禁沮扰盐课。设诸路推官以审刑狱，上路二员，下路一员。升龙兴武宁县为宁州，以分宁隶之。

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辛丑，遣使以钞五千锭赈诸王小薛所部饥民。甲辰，以雪雪的斤为缅中行省左丞相，阿台董阿参知政事，兀的迷失签行中书省事。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奥鲁赤平章政事，都元帅乌马儿、亦里迷失、阿里、咎顺、樊楫并参知政事。遣使谕皇子也先铁木儿，调合刺章军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从征交趾，仍具将士姓名以闻。乙巳，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以阔阔你敦为左丞相，辽东道宣慰使塔出右丞，同签枢密院事杨仁风、宣慰使亦而撒合并参知政事。敕中书省：“大府监所储金银，循先朝例分赐诸王。”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升宣徽院正二品，降镇巢府为巢州。丁未，用御史台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县法，除使二员留司，副使以下每岁二月分莅按治，十月还司。丙午，太阴犯井。戊申，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糴钞三千锭，乞分廩诸翼军士之贫者。”帝悦，令从便行之。调京师新附军二千立营屯田。癸丑，复置隰州大宁县。丁巳，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会钦、廉州。戊午，并江南行枢密院四处入行省。命荆湖占城行省将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兵六万人伐交趾。荆湖行省平章奥鲁赤以征交趾事宜请入觐，诏乘传赴阙。集贤直学士程文海言：“省院诸司皆以南人参用，惟御史台按察司无之。江南风俗，南人所谙，宜参用之便。”帝以语玉速铁木儿，对曰：“当择贤者以闻。”帝曰：“汝汉人用事者，岂皆贤邪？”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封陈益稷为安南王，陈秀煖为辅义公，仍下诏谕安南吏民。复立岳、鄂、常德、潭州、静江榷茶提举司。癸亥，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



院。甲子，复以平原郡公赵与芮江南田隶东宫，立甘州行中书省。丙寅，以编地里书，召曲阜教授陈俨、京兆萧、蜀人虞应龙，唯应龙赴京师。

三月己巳，御史台臣言：“近奉旨按察司参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文海与行台官博采公洁知名之士，具以名闻。”帝命赍诏以往。太阴犯娄。浚治中兴路河渠。省云和署入教坊司。辛未，降梅、循为下州。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诸县水泛滥，冒官民田，发军民筑河堤御之。乙亥，以麦术丁仍中书右丞，与郭佑并领钱谷，杨居宽典铨选。立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赐诸王脱忽帖木儿羊二万。丙子，大驾幸上都。诏行御史台按察司以八月巡行郡县。中书省臣言：“阿合马时诸王驸马往来饷给之费，悉取于万亿库，后征百官俸入以偿，最非便。”诏在籍者除之勿征。以榷茶提举李起南为江西榷茶转运使。起南尝言：“江南茶每引价三贯六百文，今宜增每引五贯。”事下中书议，因令起南为运使，置达鲁花赤处其上。丁丑，徙东京行中书省于咸平府。癸巳，岁星犯垒壁阵。以临江路为北安王分邑。

夏四月庚子，中书省臣请立汴梁行中书省及燕南、河东、山东宣慰司。有旨：“南京户寡盗息，不必置省，其宣慰司如所请。济南乃胜纳合兒分地，太原乃阿只吉分地，其令各卫委官一人同治之。”敕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立乌蒙站。江南诸路财赋并隶中书省。云南省平章纳速剌丁上便宜数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来往；二曰禁负贩之徒，毋令从征；三曰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四曰听民伐木贸易；五曰戒使臣勿扰民居，立急递铺以省驿骑。诏议行之。辛丑，陕西行省言：“延安置屯田鹰坊总管府，其火失不花军逃散者，皆入屯田，今复供秦王阿难答所部阿黑答思饲马及输他赋。”有旨皆

罢之，其不悛者罪当死。甲辰，行御史台自杭州徙建康。以山南、淮东、淮西三道按察司隶内台。增置行台色目御史员数。丁未，江东宣慰司进芝一本。庚戌，制谥法。壬子，枢密院纳速剌丁言：“前所统渐丁军五千人往征打马国，其力已疲，今诸王复籍此军征缅，宜取进止。”帝曰：“苟事力未损，即遣之。”仍谕纳速剌丁分阿剌章、蒙古军千人，以能臣将之，赴交趾助皇子脱欢。己未，遣要束木勾考荆湖行省钱谷。中书拟要束木平章政事，脱脱忽参知政事。有旨：“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脱脱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读卿等所进拟，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谕安童。”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仍设脱脱禾孙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为商者听。中书省臣言：“比奉旨，凡为盗者毋释。今窃钞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依法配役为宜。”帝曰：“朕以汉人徇私，用《泰和律》处事，致盗贼滋众，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后非详讞者，勿辄杀人。”

五月丁卯朔，枢密院臣言：“臣等与玉速帖木儿议别十八里军事，凡军行并听伯颜节制，其留务委孛栾带及诸王阿只吉官属统之为宜。”从之。己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上言：“要束木在鄂省勾考，岂无贪贿？臣亦请勾考之。”诏遣参知政事秃鲁罕、枢密院判李道、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偕行。甲戌，汴梁旱。徙江东按察司于宣州。庚辰，岁星犯垒壁阵。乙酉，荧惑犯太微右执法。敕遣耽罗戍兵四百人还家。庚寅，广平等路蚕灾。辛卯，霸州、涿州蝻生。安南国遣使来贡方物。癸巳，京畿旱。

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辛丑，中书省臣言：“秃鲁罕

来奏，前要束木、阿里海牙互请钩考，今阿里海牙虽已死，事之是非，当令暴白。”帝曰：“卿言良是，其连引诸人，近者即彼追逮，远者宜以上闻。此事自要束木所发，当依其言究行之。”乙巳，以立大司农司诏谕中外。皇孙铁木儿不花驻营亦奚不薛，其粮饷仰于西川，远且不便，徙驻重庆府。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命云南、陕西二行省籍定建都税赋。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辛亥，以亦马刺丹忒忽里使交趾。癸丑，湖广行省线哥言：“今用兵交趾，分本省戍兵二万八千七百人，期以七月悉会静江，今已发精锐启行，余万七千八百人，皆羸病、屯田等军，不可用。”敕今岁姑罢之。丁巳，设陕西等路诸站总管府，从三品。庚申，甘肃新招贫民百一十八户，敕廩给之。敕路、府、州、县捕盗者持弓矢，各路十副，府、州七副，县五副。以薛阁干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辛酉，封杨邦宪妻田氏为永安郡夫人，领播州安抚司事。遣镇西平缅等路招讨使怯烈招谕缅甸。广元路阆中麦秀两歧。高丽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丙寅朔，遣必刺蛮等使瓜哇。己巳，用中书省臣言，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复尚酝监为光禄寺，罢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复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给铁古思合敦贫民币帛各二千、布千匹。庚午，江淮行省忙兀带言：“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从之。立淮南洪泽、芍陂两处屯田。壬申，平阳饥民就食邻郡者，所在发仓赈之。置中尚监。右丞拜答儿将兵讨阿蒙，并其妻子禽之，皆伏诛。丁丑，斡脱吉思部民饥，遣就食北京，其不行者发米

赈之。以雄、易二州复隶保定。给和林军储，自京师输米万石，发钞即其地余米万石。辛巳，八都兒饥民六百户驻八剌忽思之地，给米千石赈之。壬午，总制院使桑哥具省臣姓名以上，帝曰：“右丞相安童，右丞麦术丁，参知政事郭佑、杨居宽，并仍前职。以铁木兒为左丞，其左丞相囊吉剌带、平章政事阿必失合、都忽鲁皆别议。”仍谕中书选可代者以闻。给金齿国使臣圆符。癸巳，铨定省、院、台、部官，诏谕中外：“中书省，除中书令外，左、右丞相并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并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并一员，参知政事、签行省事并二员；枢密院，除枢密院使外，同知枢密院事一员，枢密院副使、签枢密院事并二员，枢密院判一员；御史台，御史大夫一员，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并二员；行台同；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并二员。其余诸衙门，并委中书省斟酌裁减。”

八月丙申，发钞二万九千锭、盐五万引，市米赈诸王阿只吉所部饥民。己亥，敕枢密院遣侍卫军千人扈从北征。平阳路岁比不登，免贫民税赋。罢淮东、蕲黄宣慰司，以黄、蕲、寿昌隶湖广行省，安庆、六安、光州隶淮西宣慰司。招集宋盐军。以市舶司隶泉州府司。乙卯，太白犯轩辕右角。辛酉，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等谋反，伏诛。甘州饥，禁酒。罢德平、定昌二路，置德昌军民总管府。

九月乙丑朔，马八兒、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兒、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太庙雨坏，遣囊吉剌带致告，奉安神主别殿。甲申，太阴犯天关。行辰，高丽遣使献日本俘。是月，南部县生嘉禾，一茎九穗。芝产于苍溪县。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执法。以南康路隶江西行省，徙

浙西按察司治杭州。罢诸道提刑按察司判官，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官，虽汉人并毋禁弓矢。襄邑县尹张 为治有绩，邹平县达鲁花赤回回能捕盗理财，进秩有差。丁酉，享于太庙。戊戌，太阴犯建星。己亥，车驾至自上都。壬寅，太白犯左执法。遣兵千人戍畏吾境。乙巳，赐合迷里贫民及合刺和州民牛种，给钞万六千二百锭当其价，合迷里民加赐币帛并千匹。己酉，遣塔塔兒带、杨兀鲁带以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中书省具宣徽、大司农、大都、上都留守司存减员数以闻，帝曰：“在禁近者朕自沙汰，余从卿等议之。”辛亥，太阴犯东井。河决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处，调南京民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癸丑，谕江南各省所统军官教练水军。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甲寅，太白犯进贤。以征缅甸，调招讨使张万为征缅甸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征缅甸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甸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以征缅甸，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乙卯，给皇子脱欢马四千匹，部曲人三匹。庚申，济宁路进芝二茎。壬戌，改河间盐运司为都转运使司。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千人屯田亦里黑。高丽遣使来献日本俘十六人。马法国进鞍勒、氈甲。兴化路仙游县虫伤禾。

十一月乙丑，中书省臣言：“硃清等海道运粮，以四岁计之，总百一万石，斗斛耗折愿如数以偿，风浪覆舟请免其征。”从之。遂以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张瑄，明威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船硃清，并为海道运粮万户，仍佩虎符。敕禽兽字孕时无畋猎。戊辰，太白犯亢。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己巳，改思明等四州并为路。以阿八赤为征交趾行省右丞。丙子，以涿、易二州良乡、宝坻县

饥，免今年租，给粮三月。平滦、太原、汴梁水旱为灾，免民租二万五千六百石有奇。改广东转运市舶提举司为盐课市舶提举司。丁丑，命塔义兒、忽难使阿兒浑。戊寅，遣使阅实宣宁县饥民，周给之。己卯，太阴犯井。辛巳，岁星犯垒壁阵。

十二月乙未，辽东开元饥，赈粮三月。戊戌，太白犯东咸。癸卯，要束木籍阿里海牙家赀，运致京师。赐诸王术伯所部军五千人银万五千两、钞三千锭，探马赤二千人羊七万口。丙午，置燕南、河东、山东三道宣慰司。罢大有署。丁未，太阴犯井。乙卯，诸道宣慰司，在内地者设官四员，江南者六员。以阿里海牙所苾逃民无主者千人屯田。遣中书省断事官秃不申复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复置泉州市舶提举司。大都饥，发官米低其价赈贫民。丙辰，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赐安南国王陈益稷羊马钞百锭。丁巳，太阴犯氐。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绎，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庚申，置尚珍署于济宁等路，秩从五品。是岁，以亦摄思怜真为帝师。赐皇子奥鲁赤、脱欢、诸王术伯、也不干等羊马钞一十五万一千九百二十三锭，马七千二百九十匹，羊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口，帛、毳段、木绵三千二百八十八匹，貂裘十四。又赐皇子脱欢所部怜牙思不花等及欠州诸局工匠钞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九锭一十二两。命西僧递作佛事于万寿山、玉塔殿、万安寺，凡三十会。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断死刑百一十四人。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丑，复云南石梁县。戊辰，以修筑柳林河堤南军三千，浚河西务漕渠。皇子奥鲁赤部曲饥，命大同路给六十日粮。免唐兀卫河西地元籍徭赋。壬申，御正殿受诸王

百官朝贺。癸酉，俱蓝国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甲戌，太阴犯东井。乙酉，太阴犯房。丙戌，以参政程鹏飞为中书右丞，阿里为中书左丞。丁亥，以不颜里海牙为参知政事。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弛女直、水达达地弓矢之禁。复改江浙省为江淮行省。戊子，以钞万锭赈斡端贫民。西边岁饥民困，赐绢万匹。庚寅，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东海。辛卯，以淮东、淮西、山南三道按察司隶行御史台。立上林署，秩从七品。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及云南兵，及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讨交趾。置征交趾行尚书省，奥鲁赤平章政事，乌马兒、樊楫参知政事，总之，并受镇南王节制。

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閤皂、三茅设醮，召天师张宗演赴阙。癸巳，雍古部民饥，发米四千石赈之，不足，复给六千石米价。甲午，畋于近郊。乙未，以麦术丁为平章政事。真定路饥，发沿河仓粟减价粜之。以真定所牧官马四万余匹分牧他郡。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畋猎。庚子，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东井。甲辰，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秩四品，使副各二员，隶行大司农司。以范文虎为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壬子，封驸马昌吉为宁濮郡王。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民匠、斡端大小财赋。中书省臣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费钞五十万锭，臣等兼总财赋，自今侍臣奏请赐赉，乞令臣等预议。”帝曰：“此朕所当虑。”仍谕玉速铁木兒、月赤彻兒知之。丙辰，马八兒国贡方物。戊午，敕诸王閤里铁木兒节制诸军。以赵与芮子孟桂袭平原郡公。乃颜遣使征东道兵，閤谕里铁木兒毋辄发。

闰月癸亥，太阴犯辰星。以女直、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仍尽免今年公赋及减所输皮布之半。以宋畚军将校授

管民官，散之郡邑。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尧帝祠。西京等处管课官马合谋自言岁以西京、平阳、太原课程额外羨钱市马驼千输官，而实盗官钱市之，按问有迹，伏诛。乙丑，畋于近郊。召麦术丁、铁木兒、杨居宽等与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及叶李、程文海、赵孟頫论钞法。麦术丁言：“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诏从之，各设官六员。其尚书，以桑哥、铁木兒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右丞，叶李左丞，马绍参知政事，余一员议选回回人充；中书，宜设丞相二员、平章政事二员、参知政事二员。省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分置巩昌者入甘州，设官五员；以巩昌改隶京兆提刑按察司，设官六员；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辛未，以复置尚书省诏天下。除行省与中书议行，余并听尚书省从便以闻。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甲申，太阴犯牵牛。车驾还宫。乙酉，改淄莱路为般阳路，置录事司。大都饥，免今岁银俸钞，诸路半征之。罢江南竹木柴薪及岸例鱼牙诸课，停不给之务。敕行省宣慰司勿滥举官吏，受除官延引岁月不即之任者，追所受宣敕。镇南王脱欢徙镇南京。改福建市舶都漕运司为都转运盐使司。范文虎改尚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吏部尚书忻都为尚书省参知政事。庚寅，大驾幸上都。札鲁忽赤合剌合孙等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两路应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

三月甲午，更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以至元宝钞一贯文当中统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



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禁无籍自效军扰民，仍籍充军。丙申，太阴犯东井。乙卯，幸凉陞。辽东饥，弛太子河捕鱼禁。丙辰，马八兒国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即。降重庆路定远州为县。命都水监开汶、泗水以达京师。汴梁河水泛滥，役夫七千修完故堤。

夏四月癸酉，太阴犯氐。甲戌，太阴犯房。甲申，忻都奏发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江南各省与民互市。是月，诸王乃颜反。

五月己亥，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庚子，以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征。移济南宣慰司治益都，燕南按察司治大名，南京按察司治南阳，太原按察司治西京，复立丰州亦剌真站。壬寅，以御史台吏王良弼等讪尚书省政事，诛良弼，籍其家，余皆断罪。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兒等海运船。户、工两部各增尚书二员。授高丽王瞎行尚书省平章政事。罢诸路站脱脱禾孙。括江南诸路匠户。沙不丁言：“江南各省南官多，每省宜用一二人。”帝曰：“除陈岩、吕师夔、管如德、范文虎四人，余从卿议。”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括江南僧道马匹。诏范文虎将卫军五百镇平滦，以钦察为亲军都指挥使，也速带兒、右卫佥事王通副之。甲辰，免北京今岁丝银，仍以军旅经行，给钞三千锭赈之。壬子，高丽王瞎请益兵征乃颜，以五百人赴之。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职守不得从征乃颜，愿献马以给卫士。壬戌，至撒兒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遣前军败之。乙丑，敕辽阳省督运军储。壬申，发诸卫军万人、蒙古军千人戍豪、懿州。诸王失都兒所部铁哥率其党取咸平府，渡辽，欲劫取豪、懿州，守臣以乏军求援，敕以北京戍军千人

赴之。括平滦路马。北京饥，免丝银、租税。乙亥，霸州益津县霖雨伤稼。以陕西泾、邠、乾及安西属县闲田立屯田总管府，置官属，秩三品。车驾驻干大利斡鲁脱之地，获乃颜輜重千余，仍禁秋毫无犯。

秋七月癸巳，乃颜党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从皇子爱牙赤，合兵出沈州进讨，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趣懿州，其党悉平。丁酉，弘州匠官以犬兔毛制如西锦者以献，授匠官知弘州。戊戌，太阴犯南斗。枢密院奏：“签征缅行省事合撒兒海牙言，比至缅甸，谕其王赴阙，彼言邻番数叛，未易即行，拟遣阿难答刺奉表赍土贡入觐。”辛丑，太阴犯牵牛。壬寅，荧惑犯舆鬼。庚戌，云南行省爱鲁言，金齿酋打奔等兄弟求内附，且乞入觐。壬子，太阴犯司怪。癸丑，日晕连环，白虹贯之。罢乃颜所署益都、平滦，也不干河间分地达鲁花赤，及胜纳合兒济南分地所署官。移北京道按察司置豪州，免东京等处军民徭赋。升福建盐运使司，依两淮等例，为都转运使司。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立阁鄯屯田。

八月癸亥，太白犯亢。浚州进瑞麦，一茎九穗。乙丑，车驾还上都。以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行省军五千赴之。召能通白夷、金齿道路者张成及前占城军总管刘全，并为招讨使，佩虎符，从征。以脱满答兒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缅省，仍令其省驻缅近地，以俟进止。置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己巳，谪从叛诸王赴江南诸省从军自效。谕镇南王脱欢，禁戢从征诸王及省官奥鲁赤等，毋纵军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国而易之。癸酉，朵兒朵海获叛王阿赤思，赦之。亦集乃路屯田总管忽都鲁请疏浚管内河渠，从之。丙子，填星南犯垒壁阵。己卯，太阴犯天

关。辛巳，太阴犯东井。甲申，太白犯房。丁亥，沈州饥，又经乃颜叛兵蹂践，免其今岁丝银、租赋。以北京伐木三千户屯田平滦。立丰赡、昌国、济民三署，秩五品，设达鲁花赤、令丞、直长各一员。女人国贡海人。置河西务马站。

九月辛卯，东京义静、麟、威远、婆娑等处大霖雨，江水溢，没民田；大定、金源、高州、武平、兴中等处霜雹伤稼。丁酉，荧惑犯长垣。己亥，湖广省臣言：“海南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南宁军总管谢有奎、延栏总管符庇成，以其私船百二十艘、黎兵千七百余人，助征交趾。”诏以仲达仍为安抚使，佩虎符，有奎、庇成亦仍为沿海管军总管，佩金符。庚子，太白犯天江。给诸王八八所部穷乏者钞万一千锭。禁市毒药者。以西京、平滦路饥，禁酒。乙巳，太阴犯毕。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丁未，安南国遣其中大夫阮文彦、通侍大夫黎仲谦贡方物。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颜叛，民废耕作，又霜雹为灾，告饥，诏以海运粮五万石赈之。辛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子，太白犯南斗。禁沮挠江南茶课。高丽王王晫来朝。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戌，太阴犯牵牛大星。甲子，享于太庙。桑哥请赐叶李、马绍、不忽木、高翥等钞，诏赐李钞百五十锭，不忽木、绍、翥各百锭。又言：“中书省旧在大内前，阿合马移置于北，请仍旧为宜。”从之。癸酉，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广东穷边险远，江西、福建诸寇出没之窟，乞于江南诸省分军一万益臣。”诏江西忽都帖木儿以军五千付之。丙子，诛郭佑、杨居宽。戊寅，桑哥言：“北安王相府无印，而安西王相独有印，实非事例，乞收之。诸王胜纳合兒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皆从之。从总帅汪惟和言，分所部戍四川军

五千人屯田六盘。乙酉，荧惑犯左执法。立陕西宝钞提举司。罗北甸土官火者、阿禾及维摩合刺孙之子并内附。丙戌，范文虎言：“豪、懿、东京等处，人心未安，宜立省以抚绥之。”诏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以薛阁干、阁里帖木兒并行尚书省平章政事，洪茶丘右丞，亦兒撒合左丞，杨仁风、阿老瓦丁并参知政事。

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垒壁阵，月晕金、土二星。云南省右丞爱鲁兵次交趾木兀门，其将昭文王以四万人守之，爱鲁击破之，获其将黎石、何英。弛太原、保德河鱼禁。以桑哥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兼统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从桑哥请，以平章帖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浑撒里升平章政事，叶李升右丞，参知政事马绍升左丞。升集贤院秩正二品。丙申，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丁酉，桑哥言：“先是皇子忙哥刺封安西王，统河西、土番、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印。今嗣王安难答仍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别用秦王印，其下复以王傅印行，一藩而二王，恐于制非宜。”诏以阿难答嗣为安西王，仍置王傅，而上秦王印，按摊不花所署王傅罢之。戊戌，以别十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己亥，镇南王次思明，程鹏飞与奥鲁赤等从镇南王分道并进，阿八赤以万人为前锋。庚子，太白昼见。大都路水，赐今年田租十二万九千一百八十石。辛丑，乌马兒、樊楫及程鹏飞等遂趣交趾，所向克捷。改卫尉院为太仆寺，秩三品，仍隶宣徽，以月赤彻兒、秃秃合领之。丙午，镇南王次界河，交趾发兵拒守，前锋皆击破之。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贵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叶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详知其事，大抵军官嗜利与贼通者，尤难弭息。宜令各处镇守

军官，例以三年转徙，庶革斯弊。”帝皆从其议，诏行之。封驸马帖木儿济宁郡王。壬子，以江西行省平章忽都帖木儿督捕广东等处盗贼。甲寅，命京畿、济宁两漕运司分掌漕事。镇南王次万劫，诸军毕会。获福建首贼张治团，其党皆平。谕江南四省招捕盗贼。丙辰，荧惑犯进贤。

十二月癸亥，立尚乘寺。顺元宣慰使秃鲁古言，金竹寨主搔驴等以所部百二十五寨内附。甲子，皇子北安王置王傅，凡军需及本位诸事并以王傅领之。丙寅，太阴犯毕，太白昼见。丁卯，减扬州省岁额米十五万石，以盐引五十万易粮。免浙西鱼课三千锭，听民自渔。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鄯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从安西王阿难答请，设本位诸匠都总管府。升万亿库官秩四品。癸酉，镇南王次茅罗港，攻浮山寨，破之。诸王薛彻都等所驻之地，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以钞暨帛绵布杂给之，其直计钞万四百六十七锭。丁丑，以硃清、张瑄海漕有劳，遥授宣慰使。乙酉，镇南王以诸军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败其守兵，日烜与其子弃城走敢喃堡。是岁，命西僧监藏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静于大殿、寝殿、万寿山、五台山等寺，凡三十三会。断天下死刑百二十一人。浙西诸路水，免今年田租十之二；西京、北京、隆兴、平滦、南阳、怀孟等路风雹害稼；保定、太原、河间、般阳、顺德、南京、真定、河南等路霖雨害稼，太原尤甚，屋坏压死者众；平阳春旱，二麦枯死，秋种不入土；巩昌雨雹，虻方为灾。分赐皇子、诸王、驸马、怯薛带等羊马钞，总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余锭，又赐诸王、怯薛带等军人，马一万二千二百、羊二万二千六百、驼百余。赈贫乏者合剌忽答等钞四万八千二百五十锭。

## 卷第十五 本纪第十五

### 世祖十二

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烜复走入海，镇南王以诸军追之，不及，引兵还交趾城。命乌马儿将水兵迎张文虎等粮船，又发兵攻其诸寨，破之。己丑，诏江淮省管内并听忙兀带节制。庚寅，祭日于司天台。赐诸王火你赤银五百两、珠一索、锦衣一袭，玉都银千两、珠一索、锦衣一袭。辛卯，尚书省臣言：“初以行省置丞相与内省无别，罢之。今江淮平章政事忙兀带所统，地广事繁，乞依前为丞相。”诏以忙兀带为右丞相。以蕲、黄二州、寿昌军隶湖广省。毁中统钞板。乙未，赏征东功：从乘舆，将吏升散官二阶，军士钞人三锭；从皇孙，将吏升散官一阶，军士钞人二锭；死者给其家十锭。凡为钞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五锭。丁酉，遣使代祀岳渎、东海、后土。戊戌，大赦。敕弛辽阳渔猎之禁，惟毋杀孕兽。壬寅，高丽遣使来贡方物。贺州贼七百余人焚掠封州诸郡，循州贼万余人掠梅州。癸卯，海都犯边。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术伯北征。赐诸王亦怜真部曲钞三万锭。掌吉举兵叛，诸王拜答罕遣将追之，至八立浑，不及而还。甲辰，也速不花谋叛，逮捕至京师，诛之。乙巳，太阴犯角。蛮洞十八族饥饿，死者二百余人，以钞千五百锭有奇市米赈之。丙午，畋

于近郊。以平江盐兵屯田于淮东、西。杭、苏二州连岁大水，赈其尤贫者。戊申，太阴犯房。己酉，诏中兴、西凉无得沮坏河渠，两淮、两浙无得沮坏岁课。发海运米十万石，赈辽阳省军民之饥者。辛亥，省器盒局入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癸丑，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屯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或怙势作威侵官害农者，从提刑按察司究治。”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江淮行省言：“两淮土旷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输税。又，管内七十余城，止屯田两所，宜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

二月丁巳，改济州漕运司为都漕运司，并领济之南北漕，京畿都漕运司惟治京畿。镇南王引兵还万劫。乌马兒迎张文虎等粮船不至，诸将以粮尽师老，宜全师而还，镇南王从之。戊午，命李庭整汉兵五千东征。赐叶李平江、嘉兴田四顷。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征大都南诸路所放扈从马赴京，官给刍粟价，令自余之，无扰诸县民。辽阳、武平等处饥，除今年租税及岁课貂皮。浚沧州盐运渠。辛酉，忙兀带、忽都忽言其军三年荐饥，赐米五百石。壬戌，省辽东海西道提刑按察司入北京，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入荆南。敕江淮勿捕天鹅，弛鱼冻禁。丙寅，赐云南王涂金驼钮印。改南京路为汴梁路，北京路为武平路，西京路为大同路，东京路为辽阳路，中兴路为宁夏府路。改江西茶运司为都转运使司，并榷酒醋税。改河渠提举司为转运司。江淮总摄杨瑄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诏征葛洪山隐士刘彦深。甲戌，盖州旱，

民饥，蠲其租四千七百石。己卯，以高丽国王王晫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豪、懿州饥，以米十五万石赈之。禁辽阳酒。京师水，发官米，下其价赈贫民。以江南站户贫富不均，命有司料简，合户税至七十石当马一匹，并免杂徭；独户税逾七十石愿入站者听。合户税不得过十户，独户税无上百石。辛巳，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壬午，镇南王命乌马兒、樊楫将水兵先还，程鹏飞、塔出将兵护送之。以御史台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多不举职，降诏申饬之。命皇孙云南王也先铁木兒帅兵镇大理等处。

三月丙戌，诸王昌童部曲饥，给粮三月。丁亥，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戊子，太阳犯毕。车驾还宫。淞江民曹梦炎愿岁以米万石输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职。桑哥以为请，遥授浙东道宣慰副使。改曲靖路总管府为宣抚司。庚寅，大驾幸上都。改阑遗所为阑遗监，升正四品。敕辽阳省亦乞列思、吾鲁兀、札剌兒探马赤自懿州东征。李庭遥授尚书左丞，食其禄，将汉兵以行。江淮行省忙兀带言：“宜除军官更调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兄虽死事，子弟不胜任者，安可用之？苟贤矣，则病故者亦不可降也。”辛卯，以六卫汉兵千二百、新附军四百、屯田兵四百造尚书省。镇南王以诸军还。张文虎粮船遇贼兵船三十艘，文虎击之，所杀略相当。费拱辰、徐庆以风不得进，皆至琼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粮万四千三百石有奇。癸巳，赐诸王术伯银五万两、币帛各一万匹，兀鲁台、爪忽兒银五千两、币帛各一百。甲午，禁捕鹿羔。镇南王次内傍关，贼兵大集以遏归师，镇南王遂由单巴县趣盩州，间道以出。乙未，以往岁北边大风雪，拔突古伦所部牛马多死，赐米千石。丁酉，驻蹕野狐岭，命阿束、塔不带总京师城守诸军。己亥，太阳掩角。壬寅，礼部言：“会



同馆蕃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镇南王次思明州，命爱鲁引兵还云南，奥鲁赤以诸军北还。日烜遣使来谢，进金人代己罪。乙巳，诏江西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戊申，改山东转运使司为都转运使司，兼济南路酒税醋课。己酉，徐、邳屯田及灵壁、睢宁二屯雨雹如鸡卵，害麦。甲寅，循州贼万余人寇漳浦，泉州贼二千人寇长泰、汀、赣，畚贼千余人寇龙溪，皆讨平之。

夏四月丙辰，莱县、蒲台旱饥，出米下其直赈之。戊午，太阴犯井。庚申，以武冈、宝庆二路荐经寇乱，免今年酒税课及前岁逋租。辛酉，从行泉府司沙不丁、乌马兒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省平阳投下总管府入平阳路，杂造提举司入杂造总管府。桑哥言：“自至元丙子置应昌和籴所，其间必多盗诈，宜加钩考。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并从之。癸亥，浑河决，发军筑堤捍之。乙丑，广东贼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江西行枢密院副使月的米失请益兵，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铁木兒亦以地广兵寡为言，诏江淮省分万户一军诣江西，俟贼平还翼。戊辰，浚怯烈河以溉口温脑兒黄土山民田。庚午，立弘吉剌站。癸酉，尚书省臣言：“近以江淮饥，命行省赈之，吏与富民因结为奸，多不及于贫者。今杭、苏、湖、秀四州复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请辍上供米二十万石，审其贫者赈之。”帝是其言。甲戌，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辽阳省新附军逃还各卫者，令助造尚书省，仍命分道招集之。增立直沽海运米仓。命征交趾诸军还家休息一岁。敕缅中行省，比到缅中，一禀云南王节制。庚辰，

安南国王陈日烜遣中大夫陈克用来贡方物。赐诸王小薛金百两、银万两、钞千锭及币帛有差。辛巳，赐诸王阿赤吉金二百两、银二万二千五百两、钞九千锭及纱罗绢布有差。命甘肃行省发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陕西省督巩昌兵五千人屯田六盘山。癸未，云南省右丞爱鲁上言：“自发中庆，经罗罗、白衣入交趾，往返三十八战，斩首不可胜计，将士自都元帅以下获功者四百七十四人。”甲申，诏皇孙抚诸军讨叛王火鲁火孙、合丹秃鲁干。

五月丙戌，敕武平路括马千匹。戊子，诸王察合子阔阔带叛，床兀儿执之以来。己丑，汴梁大霖雨，河决襄邑，漂麦禾。以左右怯薛卫士及汉军五千三百人从皇孙北征。甲午，发五卫汉兵五千人北征。乙未，桑哥言：“中统钞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数，今已更用至元钞，宜差官分道置局钩考中统钞本。”从之。丙申，赐诸王八八金百两、银万两、金素段五百、纱罗绢布等四千五百。兀马儿来献璞玉。丁酉，平江水，免所负酒课。减米价，赈京师。改云南乌撒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戊戌，复芦台、越支、三叉沽三盐使司。王家奴、火鲁忽带、察罕复举兵反。己亥，云南行省言：“金沙江西通安等五城，宜依旧隶察罕章宣抚司，金沙江东永宁等处五城宜废，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从之。壬寅，浑天仪成。运米十五万石诣懿州饷军及赈饥民。乙巳，罢兴州采蜜提举司。营上都城内仓。丁未，奉安神主于太庙。戊申，太白犯毕。赐拔都不伦金百五十两、银万五千两及币帛纱罗等万匹。辛亥，孟州乌河川雨雹五寸，大者如拳。癸丑，诏湖广省管内并听平章政事秃满、要束木节制。迁四川省治重庆，复迁宣慰司于成都。高丽遣使来贡方物。诏四川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河决汴梁，太康、通许、杞三县，陈、颍二州皆被害。

六月甲寅，以新府军修尚食局。庚申，赈诸王答兒伯部曲之饥者及桂阳路饥民。辛酉，禁上都、桓州、应昌、隆兴酒。壬戌，赐诸王术伯金银皆二百五十两、币帛纱罗万匹。乙丑，诏蒙古人总汉军，阅习水战。丁卯，又赐诸王术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纱罗万匹。复立咸平至建州四驿。以延安屯田总管府复隶安西省。戊辰，海都将暗伯、著暖以兵犯业里干脑兒，管军元帅阿里带战却之。壬申，睢阳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千六十石有奇。命诸王怯怜口及扈从臣，转米以馈将士之从皇孙者。太医院、光禄寺、仪凤寺、侍仪司、拱卫司，皆毋隶宣徽院，罢教坊司入拱卫司。癸酉，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祐明著天妃。甲戌，太白犯井。改西南番总管府为永宁路。乙亥，以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大水及河溢没民田，蠲其租万五千二百石。丙子，给兵五十人卫浙西宣慰使史弼，使任治盗之责。丁丑，太阳犯岁星。发兵千五百人诣汉北浚井。癸未，处州贼柳世英寇青田、丽水等县，浙东道宣慰副使史耀讨平之。资国、富昌等一十六屯雨水、蝗害稼。

秋七月甲申朔，复葺兴、灵二州仓，始命昔宝赤、合剌赤、贵由赤、左右卫士转米输之，委省官督运，以备赈给。丙戌，真定、汴梁路蝗。运大同、太原诸仓米至新城，为边地之储。以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免逋税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弛宁夏酒禁。发大同路粟赈流民。保定路霖雨害稼，蠲今岁田租。改储侍所为提举司。敕征交趾兵官还家休息一岁。壬辰，遣必阁赤以钞五千锭往应昌和籴军储。改会同馆为四宾库。戊戌，驻蹕许泥百牙之地。同知江西行枢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盗起广东，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万人令臣将之讨贼。臣愿万人内得蒙古军三百，并臣所籍降户万人，置万户府，以撒木合兒为达鲁花赤，佩虎符。”诏许之。以沐川

等五寨割隶嘉定者，还隶马湖蛮部总管府。己亥，荧惑犯氐。庚子，太白犯鬼。胶州连岁大水，民采橡而食，命减价柴米以赈之。霸、潞二州霖雨害稼，免其今年田租。乙巳，太阴掩毕。诸王也真部曲饥，分五千户就食济南。保定路唐县野蚕茧丝可为帛。壬子，命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命六卫造军器。

八月癸丑，诸王也真言：“臣近将济宁投下蒙古军东征，其家皆乏食，愿赐济南路岁赋银，使易米而食。”诏辽阳省给米万石赈之。丙辰，荧惑犯房。袁之萍乡县进嘉禾。诏安童以本部怯薛蒙古军三百人北征。己未，太白犯轩辕大星。辛酉，免江州学田租。癸亥，尚书省成。壬申，安西省管内大饥，蠲其田租二万一千五百石有奇，仍贷粟赈之。癸酉，以河间等路盐运司兼管顺德、广平、綦阳三铁冶。丙子，发米三千石赈灭吉兒带所部饥民。赵、晋、冀三州蝗。丁丑，嘉祥、鱼台、金乡三县霖雨害稼，蠲其租五千石。庚辰，车驾次孛罗海脑兒。以咸平荐经兵乱，发沈州仓赈之。分万亿库为宝源、赋源、绮源、广源四库。

九月癸未朔，荧惑犯天江。大驾次野狐岭。甘州旱饥，免逋税四千四百石。丙戌，置汀、梅二州驿。己丑，献、莫二州霖雨害稼，免田租八百余石。壬辰，大驾至大都。乙未，罢檀州淘金户。都哇犯边。庚子，太阴犯毕。鬼国、建都皆遣使来贡方物。从桑哥请，营五库禁中以贮帑帛。癸卯，荧惑犯南斗。命忽都忽民户履地输税。尚书省臣言：“自立尚书省，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宜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以甘肃等处行尚书省参政秃烈羊呵、签省吴诚并为征理使。”从之。升宝钞总库、永盈库并为从五品。改八作司为提举八作司，秩正六品。增元宝、永丰及八作司官吏俸。庚戌，太医院新编《本草》成。

冬十月己未，享于太庙。庚申，从桑哥请，以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谷，给兵使以为卫。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尝赈其管内兵站饥户，桑哥请赏之，赐银二千五百两。甲子，置虎贲司，复改为武卫司。丙寅，赐瀛国公赵鵠钞百锭。以甘州转运司隶都省。湖广省言：“左、右江口溪洞蛮獠，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就拟夹谷三合等七十四人以闻，从之。大同民李伯祥、苏永福八人，以谋逆伏诛。庚午，海都犯边。桑哥请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须及百万石。又言：“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万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制可。丙子，始造铁罗圈甲。瀛国公赵鵠学佛法于土番。己卯，也不干入寇，不都马失引兵奋击之。塔不带反，忽剌忽、阿塔海等战却之。诏免儒户杂徭。尚书省臣请令集贤院诸司，分道钩考江南郡学田所入羨余，贮之集贤院，以给多才艺者，从之。给仓官俸。高丽遣使来贡方物。

十一月壬午，巩昌路荐饥，免田租之半，仍以钞三千锭赈其贫者。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幹端、可失合兒工匠千五十户屯田。丁亥，金齿遣使贡方物。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何荣祖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修国子监以居胄子。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柳州民黄德清叛，潮州民蔡猛等拒杀官军，并伏诛。庚寅，床哥里合引兵犯建州，杀三百余人，咸平大震。辛卯，兀良合饥民多殍死，给三月粮。壬辰，罢建昌路屯田总管府。癸巳，赐诸王也

里干金五十两、银五千两、钞千锭、币帛纱罗等二千匹。也速带儿、牙林海剌孙执捏坤、忽都答儿两叛王以归。甲午，北兵犯边。诏福建省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丙申，合迷里民饥，种不入土，命爱牙赤以屯田余粮给之。己亥，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万奴为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诏谕陈日烜亲身入朝，否则必再加兵。大都民史吉等请立桑哥德政碑，从之。辛丑，马八儿国遣使来朝。帖列灭入寇。甲辰，以巩昌便宜都总帅府统五十余城兵民事繁，改为宣慰使司，兼便宜都总帅府。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以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庚戌，益咸平府戍兵三百。

十二月乙卯，赐按答儿秃等金千二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五千两、钞二万五千锭、币帛布氍布二万三千六百六十六匹。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应昌府运米三万石给弘吉剌军。丁巳，海都兵犯边，拔都也孙脱迎击，死之。先是，安童将兵临边，为失里吉所执，一军皆没。至是八邻来归，从者凡三百九十人，赐钞万二千五百一十三锭。辛酉，太阴犯毕。癸亥，置大都等路打捕民匠等户总管府。甲子，太阴犯井。辛未，桑哥言：“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觐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帝曰：“自今不当给者汝即画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甲戌，太阴犯亢，荧惑犯垒壁阵。安西王阿难答来告兵士饥，且阙橐驼，诏给米六千石及橐驼百。乙亥，湖头贼张治团掠泉州，免泉州今岁田租。丙子，也速不花以昔列门叛。甘肃行省官约诸王八八、拜答罕、驸马昌吉，合兵讨之，皆自缚请罪。独昔列门以其属西走，追至朵郎不带之地，邀而获之，以归于京师。庚辰，六卫屯田饥，给更休三千人六十日粮。高丽国王遣使来贡方物。赐诸王爱牙合赤等金千两、银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两、丝万两、绵

八万三千二百两、金素币一千二百匹、绢五千九十八匹。赐皇子爱牙赤部曲等羊马钞二十九万百四十七锭、马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四、羊十万二百一十、驼八、牛九百。赈诸王贫乏者，钞二十一万六百锭、马六千七百二十五、羊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七、牛四十。赐妻子家赀没于寇者，钞三万二千八百八十锭、马牛百，偿以羊马诸物供军者，钞千六百七十四锭、马四千三百二十五、羊三万四千百九十九、驼七十二、牛三十。赏自寇中拔归者，钞四千七十八锭。因雨雹、河溢害稼，除民租二万二千八百石。命亦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坐静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等寺凡五十四会，天师张宗演设醮三日。以光禄寺直隶都省。置醴源仓，分太仓之麴米药物隶焉。以沧州之军营城为沧溟县，以施州之清江县隶夔路总管府。罢安和署。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积义粮三十一万五千五百余石。断死罪九十五人。

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诏江淮省忙兀带与不鲁迷失海牙及月的迷失合兵进讨群盗之未平者。己丑，发兵塞沙陀间铁烈兒河。辛卯，拔都不伦言其民千一百五十八户贫乏，赐银十万五千一百五十两。徙江州都转运使司治龙兴。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合丹入寇。戊戌，以荆湖占城省左丞唐兀带副按的忽都合为蒙古都万户，统兵会江淮、福建二省及月的迷失兵，讨盗于江西。蠲漳、汀二州田租。辛丑，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东南海。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侍卫军六千、屯田军三千、江南镇守军一千，合兵一万隶焉。太阴犯氐。壬寅，海船万户府言：“山东宣慰使乐实所运江南米，陆负至淮安，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岁止二十万石。若由江阴入江至直沽仓，民无陆负之苦，且米石省运估八贯有奇。乞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而以漕事责臣，

当岁运三十万石。”诏许之。癸卯，高丽遣使来贡方物。贼钟明亮寇赣州，掠宁都，据秀岭，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五千，迁江西省参政管如德为左丞，使将兵往讨。畚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福州达鲁花赤脱欢同漳州路总管高杰讨平之。甲辰，复立光禄寺。戊申，徙广州按察司于韶州。以荆南按察司所统辽远，割三路入淮西，二路入江西。立咸平至聂延驿十五所。废甘州路宣课提举司入宁夏都转运使司。遣参知政事张守智、翰林直学士李天英使高丽，督助征日本粮。

二月辛亥朔，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浚沧州御河。癸丑，爱牙合赤请以所部军屯田咸平、懿州，以省粮饷。己未，发和林粮千石赈诸王火你赤部曲。置延禧司，秩正三品。壬戌，合木里饥，命甘肃省发米千石赈之。癸亥，诏立崇福司，为从二品。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丙寅，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命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带，合兵击贼江西。大都路总管府判官萧仪尝为桑哥掾，坐受赃事觉，帝贷其死，欲徙为淘金。桑哥以仪尝钩考万亿库，有追钱之能，足赎其死，宜解职杖遣之，帝曲从之。丁卯，幸上都。以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将北边诸军。成都管军万户刘德禄上言，愿以兵五千人招降八番蛮夷，因以进取交趾。枢密院请立元帅府，以药刺罕及德禄并为都元帅，分四川军万人隶之，帝从之。以伯答儿为中书平章政事。绍兴大水，免未输田租。合丹兵寇胡鲁口，开元路治中兀颜牙兀格战连日，破之。己巳，立左右翼屯田万户府，秩从三品。玉吕鲁奏，江南盗贼



凡四百余处，宜选将讨之。帝曰：“月的迷失屡以捷闻，忙兀带已往，卿无以为虑。”皇孙甘不剌所部军乏食，发大同路榷场粮赈之。甲戌，命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将所部军万人北征，令过阙受命。乙亥，省屯田六署为营田提举司。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诸王囊吉带时谪婺州，帅兵讨之。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桑哥言：“省部成案皆财谷事，当令监察御史即省部稽照，书姓名于卷末，仍命侍御史坚童视之，失则连坐。”从之。安西饥，减估粟米二万石。甘州饥，发钞万锭赈之。己丑，赐陕西屯田总管府农器种粒。癸巳，东流县献芝。甲午，太阳犯亢。乙未，铸浑天仪成。癸巳，金齿人塞完以其民二十万一千户有奇来归，仍进象三。

夏四月己酉，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辽阳省管内饥，贷高丽米六万石以赈之。壬子，孛罗带上别十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癸丑，命塔海发忽都不花等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宝庆路饥，下其估粟米万一千石。丙辰，命甘肃行省给合的所部饥者粟。丁巳，遣宫验视诸王按灰贫民，给以粮。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置江西福建打捕鹰坊总管府，福建转运司及管军总管言其非宜，诏罢之。省江淮屯田打捕提举司七所，存者徐邳、海州、扬州、两淮、淮安、高邮、昭信、安丰、镇巢、蕲黄、鱼网、石湫，犹十二所。甲子，池州贵池县民王勉进紫芝十二本。戊辰，安南国王陈日烜遣其中大夫陈克用等来贡方物。己巳，乞儿乞思户居和林，验其贫者赈之。庚午，沙河决，发民筑堤以障之。癸酉，以高丽国多产银，遣工即其地，发旁近民冶以输官。以莱芜铁冶提举司隶山东盐运司。甲戌，以御史大夫玉吕鲁为太傅，加开府仪同三司，签江西等处行尚书省事。召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忻都赴阙，以户部尚

书王巨济专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带总之。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罢皇孙按摊不花所设断事官也先，仍收其印。尚书省臣言：“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已升为宣慰使司，乞以旧兼府事别立散府，调官分治。”从之。立诸王爱牙赤投下人匠提举司于益都。并省云南大理、中庆等路州县。丁丑，升市令司为从五品。改大都路甲匠总管府为军器人匠都总管府。尚书省臣言：“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月给米万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从之。

五月庚辰，发武卫亲军千人浚河西务至通州漕渠。癸未，移诸王小薛饥民就食汴梁，发大同、宣德等路民筑仓于昂兀刺。壬辰，太白犯鬼。软奴王术私以金银器皿给诸王出伯、合班等，且供馈有劳，命有司如数偿之，复赏银五万两、币帛各二千匹。丙申，诏：“季阳、益都、淄莱三万户军久戍广东，疫死者众，其令二年一更。”贼钟明亮率众万八千五百七十三人来降，江淮、福建、江西三省所抽军各还本翼。行御史台复徙于扬州，浙西提刑按察司徒苏州。以参知政事忻都为尚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为参知政事，参议尚书省事张天祐为中书参知政事。己亥，设回回国子学。升利用监为从三品。辽阳路饥，免往岁未输田租。尚书省臣言：“括大同、平阳、太原无籍民及人奴为良户，略见成效。益都、济南诸道，亦宜如之。”诏以农时民不可扰，俟秋冬行之。罢永盈库，以所贮上供币帛入太府监及万亿库。辛丑，御河溢入会通渠，漂东昌民庐舍。以庄浪路去甘肃省远，改隶安西省。省流江县入渠州。泰安寺屯田大水，免今岁租。青山猫蛮以不莫台、卑包等三十三寨相继内附。

六月戊申朔，发侍卫军二千人浚口温脑兒河渠。己酉，巩昌汪惟和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帝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辛亥，诏以云南行省地远，州县官多阙，六品以下，许本省选辟以闻。桂阳路寇乱水旱，下其估粟米八千七百二十石以赈之。己未，西番进黑豹。庚申，诸王乃蛮带败合丹兵于托吾兒河。丙寅，要忽兒犯边。辛巳，诏遣尚书省断事官秃烈羊呵理算云南，复立云南提刑按察司。月的迷失请以降贼钟明亮为循州知州，宋士贤为梅州判官，丘应祥等十八人为县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应祥并赴都。大都增设倒钞库三所。辽阳等路饥，免今岁差赋。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海都犯边，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满带、副使八黑铁兒皆反应之。合剌赤饥，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赈之。甲戌，西南夷中下烂土等处洞长忽带等以洞三百、寨百一十来归，得户三千余。乙亥，金刚奴寇折连怯兒。立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掌所籍宋谢太后赀产，隶中宫。丁丑，汲县民硃良进紫芝。济宁、东平、汴梁、济南、棣州、顺德、平滦、真定霖雨害稼，免田租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犯边，帝亲征。尚珍署屯田大水，从征者给其家。己卯，驸马爪忽兒部曲饥，赈之。辛巳，两淮屯田雨雹害稼，蠲今岁田租。雨坏都城，发兵、民各万人完之。开安山渠成，河渠官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员外郎马之贞言：“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诏赐名会通河，置提举司，职河渠事。甲申，四川山齐蛮民四寨五百五十户内附。丙戌，命百官市马助边。敕以秃鲁花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丁亥，发至元钞万锭，市马于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戊子，太白经天四十

五日。庚寅，黄兀兒月良等驿乏食，以钞赈之。辛卯，太阴犯牛。诏遣牙牙住僧诣江南搜访术艺之士。发和林所屯乞兒乞思等军北征。癸巳，平滦屯田霖雨损稼。甲午，御河溢。东平、济宁、东昌、益都、真定、广平、归德、汴梁、怀孟蝗。乙未，太阴犯岁星。丁酉，命辽阳行省益兵戍咸平、懿州。戊戌，诛信州叛贼鲍惠日等三十三人。左丞李庭等北征。辛丑，发侍卫亲军万人赴上都。河间大水害稼。壬寅，赋百官家，制战袄。癸卯，沙河溢。铁灯扞堤决。

八月壬子，霸州大水，民乏食，下其估柴直沽仓米五千石。乙卯，郴之宜章县为广东寇所掠，免今岁田租。辛酉，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岁租赋，仍减价柴诸路仓粮。壬戌，潮州饥，发河西务米二千石，减其价赈柴之。癸亥，诸王铁失、孛罗带所部皆饥，敕上都留守司、辽阳省发粟赈之。甲子，月的迷失以钟明亮贡物来献。辛未，岁星昼见。癸酉，以八番罗甸宣慰使司隶四川省。台、婺二州饥，免今岁田租。甲戌，诏两淮、两浙都转运使司及江西榷茶都转运司诸人，毋得沮办课。改四川金竹寨为金竹府。徙浙东道提刑按察司治婺州，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戊寅，岁星犯井。己卯，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从五品。丙戌，罢济州泗汶漕运使司。丁亥，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癸巳，以京师余贵，禁有司拘顾商车。乙未，太阴犯毕。丙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增浙东道宣慰使一员。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平滦、昌国等屯田霖雨害稼。甲辰，以保定、新城、定兴屯田粮赈其户饥贫者。乙巳，诏福建省及诸司毋沮扰魏天祐银课。

冬十月癸丑，营田提举司水害稼。太阴犯牛宿距星。甲寅，

荧惑犯右执法。以驼运大都米五百石有奇给皇子北安王等部曲。乙卯，以八番、罗甸隶湖广省。丙辰，禁内外百官受人馈酒食者，没其家货之半。甲子，享于太庙。己巳，赤那主里合花山城置站一所。癸酉，尚书省臣言：“沙不丁以便宜增置浙东二盐司，合浙东、西旧所立者为七，乞官知盐法者五十六人。”从之。平滦水害稼。以平滦、河间、保定等路饥，弛河泊之禁。

闰十月戊寅，车驾还大都。尚书省臣言：“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今权豪家多取至七百斤，莫若先贮盐于席，来则授之为便。”从之。庚辰，桑哥言：“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未可急敛，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从之。月的迷失以首贼丘应祥、董贤举归于京师。癸未，命辽阳行省给诸王乃蛮带民户乏食者。乙酉，命自今所授宣敕并付尚书省。通州河西务饥，民有鬻子、去之他州者，发米赈之。丙戌，西南夷生番心岳等八族计千二百六十户内附。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诏月的迷失复与福建、江西省合兵讨之，且谕旨月的迷失：“钟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赴阙，而汝玩常不发，致有是变。自今降贼，其即遣之。”丁亥，安南国王陈日烜遣使来贡方物。左、右卫屯田新附军以大水伤稼乏食，发米万四百石赈之。辰星犯房。己丑，太阳犯毕，荧惑犯进贤。庚寅，江西宣慰使胡颐孙援沙不丁例，请至元钞千锭为行泉府司，岁输珍异物为息，从之，以胡颐孙遥授行尚书省参政、泉府太卿、行泉府司事。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丙申，宝坻屯田大水害稼。河南宣慰司请给管内河间、真定等路流民六十日粮，遣还其土，从之。婺

州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将兵讨之。遣使钩考大同钱谷及区别给粮人户。庚子，取石泗滨为磬，以补宫县之乐。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癸卯，禁杀羔羊。浙西宣慰使史弼请讨浙东贼，以为浙东道宣慰使，位合刺带上。甲辰，武平路饥，发常平仓米万五千石。赈保定等屯田户饥，给九十日粮。檀州饥民刘德成犯猎禁，诏释之。湖广省臣言：“近招降赣州贼胡海等，令将其众屯田自给，今过耕时，不恤之，恐生变。”命赣州路发米千八百九十石赈之。丙午，缅甸遣委马刺菩提班的等来贡方物。

十一月丙午朔，回回、昔宝赤百八十六户居汴梁者，申命宣慰司给其田。丁未，禁江南、北权要之家毋沮盐法。戊申，敕尚书省发仓赈大都饥民。壬子，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岩，执千户张武义，与枫林贼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陈机察、丘大老、张顺等以其党降。行省请斩之以警众，事下枢密院议。范文虎曰：“贼固当斩，然既降乃杀之，何以示信？宜并遣赴阙。”从之。癸丑，建宁贼黄华弟福，结陆广、马胜复谋乱，事觉，皆论诛。甲寅，瓜、沙二州城坏，诏发军民修完之。丙辰，罢阿你哥所领采石提举司。发米五百八十七石给昔宝赤五百七十八人之乏食者。丁巳，平滦、昌国屯户饥，赈米千六百五十六石。改播州为播南路。丁卯，诏山东东路毋得沮淘金。赈文安县饥民。陕西凤翔屯田大水。戊辰，太阴犯亢。己巳，发米千石赈平滦饥民。改平恩镇为丘县。武平路饥，免今岁田租。桓州等驿饥，以钞给之。

十二月丁丑，蠡州饥，发义仓粮赈之。戊寅，罢平州望都榛子二驿，放其户为民。辛巳，诏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平滦大水伤稼，免其租。小薛坐与合丹秃鲁干通谋叛，伏诛。绍兴

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桑哥以闻，请擢絜矩为尚书省舍人，从之。给玉吕鲁所招集户五百人九十日粮。徙甕吉剌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乙酉，命四川蒙古都万户也速带选所部军万人西征。太白犯南斗。丁亥，封皇子阔阔出为宁远王。河间、保定二路饥，发义仓粮赈之，仍免今岁田租。木邻站经乱乏食，给九十日粮。命回回司天台祭荧惑。庚寅，秃木合之地霜杀稼，秃鲁花之地饥，给九十日粮。甲午，以官军万户汪惟能为征西都元帅，将所部军入漠，其先戍漠兵无令还翼。乙未，蠲大名、清丰逋租八百四十石，命甘肃行省赈千户也先所部人户之饥者，给钞赈黄兀兒月良站人户。庚子，武平饥，以粮二万三千六百石赈之。伯颜遣使来言边民乏食，诏赐网罟，使取鱼自给。拔都昔剌所部阿速户饥，出粟七千四百七十石赈之。癸卯，发麦赈广济署饥民。是岁，马八儿国进花驴二，宁州民张世安进嘉禾一本。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俾为岁例。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免灾伤田租：真定三万五千石，济宁二千一百五十四石，东平一百四十七石，大名九百二十五石，汴梁万三千九十七石，冠州二十七石。赐诸王、公主、驸马如岁例，为金二千两、银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两、钞一十一万二百九十锭、币十二万二千八百匹。断死罪五十九人。

## 卷第十六 本纪第十六

### 世祖十三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总管府为都总管府。庚戌，太白犯牛。改储亓待提举司为军储所，秩从三品。以河东山西道宣慰使阿里火者为尚书右丞，宣慰使如故。癸丑，太阴犯井。敕从臣子弟入国子学。安南国王陈日烜遣其中大夫陈克用来贡方物。乙卯，造祀天幄殿。高丽国王王晫遣使来贡方物。丁巳，遣使代祀岳渎、海神、后土。戊午，辽阳自乃颜之叛，民甚疲敝，发钞五千八十锭赈之。己未，赐镇远王牙忽都、靖远王合带涂金银印各一。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伯、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庚申，赈马站户饥。给滕竭兒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辛酉，营懿州仓。壬戌，造长甲给北征军。乙丑，伸思、八兒术答兒、移剌四十、石抹蛮貳四人，以谋不轨伏诛。丙寅，合丹余寇未平，命高丽国发耽罗戍兵千人讨之。赐河西质子军五百人马。丁卯，荧惑犯房。高丽国王王晫言：“臣昔宿卫京师，遭林衍之叛，国内大乱，高丽民居大同者皆籍之，臣愿复以还高丽为民。”从之。己巳，改西南番总管府为永宁路。辛未，赐也速带兒所部万人钞万锭。丰闰署田户饥，给六十日粮。无为路大水，免今年田租。癸酉，忻都所部别筋兒田户饥，给九十日粮。降临淮府为盱眙县，隶泗州。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



及江南学田钱谷。合丹寇辽东海阳。

二月乙亥朔，立全罗州道万户府。江西诸郡盗未平，诏江淮行省分兵一千益之。命太仆寺毋隶宣徽院。丙子，新附屯田户饥，给六十日粮。顺州僧、道士四百九十一人饥，给九十日粮。戊寅，太阴犯毕。开元路宁远等县饥，民、站户逃徙，发钞二千锭赈之。播州安抚使杨汉英进雨旻千，驸马铁别赤进俄罗斯雨旻六十、刀五十、弓二十。己卯，兴州兴安饥，给九十日粮。庚辰，伯答罕民户饥，给六十日粮。辛巳，括河间昔宝赤户口。癸未，泉州地震。乙酉，赈新附民居昌平者。丙戌，改奉先县为房山县。泉州地震。己丑，江西群盗钟明亮等复降，诏徙为首者至京师，而给其余党粮。浙东诸郡饥，给粮九十日。庚寅，太阴犯亢。辛卯，复立南康、兴国榷茶提举司，秩从五品。发虎賁更休士二千人赴上都修城。河间路任丘饥，给九十日粮。癸巳，晋陵、无锡二县霖雨害稼，并免其田租。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行枢密院讨平之。阇兀所部阑遗户饥，给六十日粮。常宁州民遭群盗之乱，免其田租。己亥，保定路定兴饥，发粟五千二百六十四石赈之。辛丑，唆欢禾稼不登，给九十日粮。

三月乙巳，中山畝户饥，给六十日粮。戊申，广济署饥，给粟二千二百五十石以为种。壬子，荧惑犯钩钤。蓟州渔阳等处稻户饥，给三十日粮。戊午，出忙安仓米，赈燕八撒兒所属四百二十人。己未，改云南蒙怜甸为蒙怜路军民总管府，蒙莱甸为蒙莱路。放罢福建猎户、沙鱼皮户为民，以其事付有司总之。发云州民夫凿银洞。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回，给米赈之。并福、泉二州人匠提举司为一，仍放无役者为民。庚申，升御史台侍御史正四品，治书侍御史正五品，增蒙古经历一员，从五品。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

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四川行省旧移重庆，成都之民苦于供给，诏复徙治成都。立江南营田提举司，秩从五品，掌僧寺资产。放寿、颖屯田军千九百五十九户为民，撤江南戍兵代之。凡工匠隶吕合刺、阿尼哥、段贞无役者，皆区别为民。诏风宪之选仍归御史台，如旧制。置金竹府大隘等四十二寨蛮夷长官。癸亥，建昌贼丘元等称大老，集众千余人，掠南丰诸郡，建昌副万户擒斩之。甲子，杨震龙余众剽浙东，总兵官讨贼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台分拣之，凡为民者千六百九十五人。庚午，以建昌路广昌县经钟明亮之乱，免其田租九千四百四十七石。辛未，太平县贼叶大五集众百余人寇宁国，皆擒斩之。

夏四月癸酉朔，大驾幸上都。婺州螟害稼，雷雨大作，螟尽死。丙子，太阴犯井。辛巳，命大都路以粟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四石赈通州、河西务等处流民。芍陂屯田以霖雨河溢，害稼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亩有奇，免其租。癸未，罢海道运粮万户府。江淮行省言：“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它日行之。”从之。阿速敦等二百九十五人乏食，命验其实给粮赈之。改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诸王小薛部曲万二千六十一户饥，给六十日粮。发六卫汉军万人伐木为修城具。甲申，以荐饥免今岁银俸钞，其在上都、大都、保定、河间、平滦者万一百八十锭，在辽阳省者千三百四十八锭有奇。丙戌，遣桑吉刺失等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伎士。壬辰，荧惑守氏十余日。癸巳，河北十七郡蝗。千户也先、小阔阔所部民及喜鲁、不别等民户并饥，敕河东诸郡量赈之。千户也不干所部乏食，敕发粟赈之。太傅玉吕鲁言：“招集斡者所属亦乞烈，今已得六百二十一人，令与高丽民屯田，

宜给其食。”敕辽阳行省验实给之。平山、真定、枣强二县旱，灵寿、元氏二县大雨雹，并免其租。丁酉，以钞二千五百锭赈昌平至上都站户贫乏者。定兴站户饥，给三十日粮。己亥，命考大都路贫病之民在籍者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发粟二百石赈之。庚子，合丹复寇海阳。复立安和署，从六品。

五月乙巳，罢秦王典藏司，收其印。括江南阡遗人杂畜、钱帛。合丹寇开元。戊申，江西行省管如德、江西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讨反寇钟明亮，明亮降，诏缚致阙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复率众寇赣州。枢密院以如德等违诏纵贼，请诘之，从之。诏罢江西行枢密院。庚戌，陕西南市屯田陨霜杀稼，免其租。壬子，赐诸王铁木兒等军一万七百人粮，一人一从者五石，二人一从者七石五斗。丙辰，发粟赈御河船户。叙州等处诸部蛮夷进雨氈八百。戊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捕盗。尚书省遣人行视云南银洞，获银四千四十八两。奏立银场官，秩从七品。出鲁等千一百一十五户饥，给六十日粮。癸亥，敕：“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平滦民万五千四百六十五户饥，赈粟五千石。徽州绩溪贼胡发、饶必成伏诛。乙丑，太阴犯填星。丙寅，罢奉宸库。迁江西行尚书省参政杨文璟为左丞，文璟逾岁不之官，诏以外刺带代之。外刺带至，文璟复署事，桑哥乃奏文璟升右丞。江西行省言：“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己巳，立云南行御史台。命彻里铁木兒所部女直、高丽、契丹、汉军输地税外，并免他徭。江阴大水，免田租万七百九十石。庚午，复置诸王也只里王傅，秩正四品。尚珍署广备等屯大水，免其租。伯要民乏食，命撒的迷失以车五百辆运米千石赈之。婺州永康、东阳，处州缙云贼吕重二、杨元六等反，浙东宣慰使史弼擒斩之。泉州南安贼

陈七师反，讨平之。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人。

六月壬申朔，升闰盐州为柏兴府，降普乐州为闰盐县，金州为金县。河溢太康，没民田三十一万九千八百余亩，免其租八千九百二十八石。纳邻等站户饥，给九十日粮。甲戌，桑州总管黄布蓬、那州长罗光寨、安郡州长闭光过率蛮民万余户内附。丙子，放保定工匠楚通等三百四十一户为民。庚辰，从江淮行省请，升广济库为提举司，秩从五品。用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以参政王巨济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广州增城、韶州乐昌以遭畬贼之乱，并免其田租。杭州贼唐珍等伏诛。己丑，荧惑犯房。辛卯，敕应昌府以米千二百石给诸王亦只里部曲。壬辰，别给江西行省印，以便分省讨贼。泉州大水。丙申，发侍卫兵万人完都城。丁酉，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己亥，棣州厌次、济阳大风雹，害稼，免其租。庚子，从江西省请，发各省戍兵讨贼。辛丑，免河间、保定、平滦岁赋丝之半。怀孟路武陟县、汴梁路祥符县皆大水，蠲田租八千八百二十八石。

秋七月，终南等屯霖雨害稼万九千六百余亩，免其租。丙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戊申，江西霖雨，赣、吉、袁、瑞、建昌、抚水皆溢，龙兴城几没。癸丑，罢缅中行尚书省。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仓库官盗欺钱粮，请依宋法黥而断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免大都路岁赋丝。戊午，贵州猫蛮三十余人作乱，劫顺元路，入其城，遂攻阿牙寨，杀伤官吏，其众遂盛。湖广省檄八番蔡州、均州二万户府及八番罗甸宣慰司合兵讨之。凤翔屯田霖雨害稼，免其租。建平贼王静照伏诛。辛酉，荧惑犯天江。壬申，驻蹕老鼠山西。乙丑，

芜湖贼徐汝安、孙惟俊等伏诛。丙寅，云南阁力白衣甸酋长凡十一甸内附。丁卯，用桑哥言，诏遣庆元路总管毛文豹搜括宋时民间金银诸物，已而罢之。沧州乐陵旱，免田租三万三百五十六石。江夏水溢，害稼六千四百七十余亩，免其租。魏县御河溢，害稼五千八百余亩，免其租百七十五石。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并广东道真阳、浈光二县为英德州。沁水溢，害冀氏民田，免其租。禁诸人毋沮平阳、太原、大同宣课。丁丑，广州清远大水，免其租。庚辰，免大都、平滦、河间、保定四路流民租赋及酒醋课。丁亥，复徙四川南道宣慰司于重庆府。以南安、赣、建昌、丰州尝罹钟明亮之乱，悉免其田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王连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坏仓库局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己亥，帝闻武平地震，虑乃颜党入寇，遣平章政事铁木兒、枢密院官塔鲁忽带引兵五百人往视。

九月壬寅，河东山西道饥，敕宣慰使阿里火者炒米赈之。癸卯，岁星犯鬼。申严汉人田猎之禁。乙巳，禁诸王遣僧建寺扰民。敕河东山西道宣慰使阿里火者发大同钞本二十万锭，余米赈饥民。平章政事阔里铁木兒帅师与合丹战于瓦法，大破之。丁未，御河决高唐，没民田，命有司塞之。戊申，武平地震，盗贼乘隙剽劫，民愈忧恐。平章政事铁木兒以便宜蠲租赋，罢商税，弛酒禁，斩为盗者；发钞八百四十锭，转海运米万石以赈之。金竹府知府扫闾贡马及雨氈，且言：“金竹府虽内附，蛮民多未服。近与赵坚招降竹古弄、古鲁花等三十余寨，乞立县，设长官、总把，参用土人。”从之。己酉，福建省以管内盗贼蜂起，请益戍兵，命江淮省调下万户一军赴之。发蒙古都万户府探马赤军五百人戍鄂州。辛亥，修东海广德王庙。丙辰，赦天下。丁卯，命江淮行省钩考行教坊司所总江南乐工租赋，

置四巡检司于宿迁之北。以所罢陆运夫为兵，护送会通河上供之物，禁发民挽舟。

冬十月壬申，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赐金印，出镇云南。癸酉，享于太庙。甲戌，立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从四品。丁丑，尚书省臣言：“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凡出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己卯，增上都留守司副留守、判官各一员。从甘肃行省请，签管内民千三百人为兵，以戍其境。辛巳，太白犯斗。只深所部八鲁刺思等饥，命宁夏路给米三千石赈之。禁大同路酿酒。乙酉，门答占自行御史台入觐。梁洞梁宫朝、吴曲洞吴汤暖等凡二十洞，以二千余户内附。丁亥，赐北边币帛十万匹。己丑，新作太庙登歌、宫悬乐。以昔宝赤岁取鸬鹚成都扰民，罢之。

十一月辛丑，广济署洪济屯大水，免租万三千一百四十一石。兴、松二州陨霜杀禾，免其租。隆兴苦盐冻等驿饥，发钞七千锭赈之。丁未，大同路蒙古多冒名支粮，置千户、百户十员，以达鲁花赤总之，食粮户以富为贫者，籍家赈之半。戊申，太阴掩镇星。桑哥言：“向奉诏，内外官受命不赴及受代官居五年不赴铨者，罢不复叙。臣谓苟无大故，不可终弃。”帝复允其请。江淮行省平章不怜吉带言：“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复还三万户，以合剌带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共宁国、徽，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泰两万户汉军易地而戍。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水战之法，旧止十所，今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伺察诸盗。钱塘控扼海口，旧置战船二十艘，故海贼时出，夺船杀人，今

增置战船百艘、海船二十艘，故盗贼不敢发。”从之。庚戌，罢云南会川路采碧甸子。甲寅，禁上都酿酒。乙卯，贵赤三百三十户乏食，发粟赈之。己未，禁山后酿酒。庚申，赐伯颜所将兵，帑帛各万三千四百匹、绵三千四百斤。辛酉，太阴掩左执法。隆兴路陨霜杀稼，免其田租五千七百二十三石。壬戌，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癸亥，河决祥符义唐湾，太康、通许，陈、颍二州大被其患。甲子，御史台言：“江南盗起，讨贼官利其剽掠，复以生口充赠遗，请给还其家。”帝嘉纳之。徙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治许州。罢大都东西二驿脱脱禾孙，以通政院总之。乙丑，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庐漂没无遗，命有司筑堤障之。丙寅，括辽阳马六千匹，择肥者给闾里铁木儿所部军。丁卯，立新城樵场、平地脱脱禾孙，遣使钩考延安屯田。降南雄州为保昌县，韶州为曲江县。

十二月辛未，以卫尉院为太仆寺。戊寅，免大都、平滦、保定、河间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逋租十三万五百六十二石。己卯，命枢密院括江南民间兵器及将士习武，如戊子岁诏。甲申，遣兵部侍郎靳荣等阅实安西、凤翔、延安三道军户，元籍四千外，复得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枢密院欲以为兵，桑哥不可，帝从之。丙戌，兴化路仙游贼硃三十五集众寇青山，万户李纲讨平之。京兆省上屯田所出羊价钞六百九锭，敕以赐札散、暗伯民贫乏者。辛卯，太阴犯亢。乙未，初分万亿为四库，以金银输内府，至是立提举富宁库，秩从五品，以掌之。大同路民多流移，免其田租二万一千五百八石。洪赞、滦阳驿饥，给六十日粮。不耳答失所部灭乞里饥，给九十日粮。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阁干、右丞洪察忽，摘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城，以防合丹兵。己亥，省滦阳路为县，

入建康。湖广省上二年宣课珠九万五百一十五两。处州青田贼刘甲乙等集众万余人寇温州平阳。是岁，赐诸王、公主、驸马金、银、钞、币如岁例。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戟门、茶罕脑兒、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断死罪七十二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荧惑、镇星聚奎。癸卯，给诸王爱牙赤印。命玄教宗师张留孙置醮祠星三日。上都民仰食于官者众，诏佣民运米十万石致上都，官价石四十两，命留守木八剌沙总其事。辛亥，罢汴梁至正阳、杞县、睢州、中牟、郑、唐、邓十二站站户为民。癸丑，高丽国遣使来贡方物。丁巳，遣贵由赤四百人北征。辛酉，罢江淮漕运司，并于海船万户府，由海道漕运。并浙西金玉人匠提举司入浙西道金玉人匠总管府。降无为、和州二路、六安军为州，巢州为县，入无为，并隶庐州路。升安丰府为路，降寿春府、怀远军为县，怀远入濠州，并隶安丰路。升各处行省理问所为四品。免江淮贫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万六千余石，及二十六年未输田租十三万石、钞千一百五十锭、丝五千四百斤、绵千四百三十余斤。罢淘金提举司，立江东两浙都转运使司。壬戌，以札散、秃秃合总兵于甕古之地，命有司供其军需，敕大同路发米赈甕古饥民。尚书省臣桑哥等以罪罢。

二月辛未，赐也速带兒所部兵驃马万匹。徙万亿库金银入禁中富宁库。尚书省言：“大同仰食于官者七万人，岁用米八十万石，遣使覆验，不当给者万三千五百人，乞征还官。”从之。癸酉，以陇西四川总摄鞏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总统。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省。诏：“行御史台勿听行省节度。”云南行省言：“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宜自叶稍水站出陆，经中庆，又经盐井、土老、必撒诸蛮，至叙州



庆符，可治为驿路，凡立五站。”从之。也速带兒、汪总帅言：“近制，和顾和买不及军家，今一切与民同。”诏自今军勿输。丙子，罢征理司。上都、太原饥，免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民间所逋田租三万八千五百余石，遣使同按察司赈大同、太原饥民，口给粮两月或三月。以桑哥党与，罢杨州路达鲁花赤唆罗兀思。遣官覆验水达达、咸平贫民，赈之。丁丑，以太子右詹事完泽为尚书右丞相，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平章政事，诏告天下。以列兀难粳米赈给贫民。己卯，遣官持香诣中岳、南海、淮渚致祷。立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上都虎贲士二千人屯田，官给牛具农器，用钞二万锭。以云南曲靖路宣抚司所辖地广，民心未安，改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万户府以镇之，辛巳，以湖广行省八番罗甸司复隶四川省。壬午，以桑哥沮抑台纲，又箠监察御史，命御史大夫月兒魯辨之。癸未，太阴犯左执法。大驾幸上都，是日次大口，复召御史台及中书、尚书两省官辩论桑哥之罪。复以阑遗监隶宣徽院。诏毋沮扰山东转运使司课程。甲申，太白犯昴。命江淮行省钩考沙不丁所总詹事院江南钱谷。乙酉，立江淮、湖广、江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诏谕中外，江淮治广德军，湖广治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丙戌，诏：“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每道仍设官八员，除二使留司以总制一道，余六人分临所部，如民事、钱谷、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岁终，省、台遣官考其功效。”以集贤大学士何荣祖为尚书右丞，集贤学士贺胜为尚书省参知政事。诏江淮行省遣蒙古军五百、汉兵千人，从皇子镇南王镇杨州。执河间都转运使张庸，仍遣官钩考其事。丁亥，营建宫城南面周庐，以居宿卫之士。执湖广要束木诣京师，戊子，籍要束木家赀，金凡四千两。辛卯，封诸王铁木兒不花为肃远王，赐之印。壬辰，雨坏太庙第一室，奉迁神主别殿。癸

已，籍桑哥家赀。遣行省、行台官发粟，赈徽之绩溪，杭之临安、余杭、于潜、昌化、新城等县饥民。命江淮行省参政燕公楠整治盐法之弊。丁酉，诏加岳、渎、四海封号，各遣官诣祠致告。

三月己亥朔，真定、河间、保定、平滦饥，平阳、太原尤甚，民流移就食者六万七千户，饥而死者三百七十一人。桑哥妻弟八吉由为燕南宣慰使，以受贿积赃伏诛。仆桑哥辅政碑。太原饥，严酒禁。丁未，太阴犯御女。己酉，大阴犯右执法。庚戌，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甲寅，常德路水，免田租二万三千九百石。乙卯，太白犯五车。乃颜所属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余千人，遣塔海将千人平之。辛酉，吕连站木赤五十户饥，赈三月粮。发侍卫兵营紫檀殿。壬戌，以甘肃行省右丞崔彧为中书右丞。南丹州莫国麟入觐，授国麟安抚使、三珠虎符。杭州、平江等五路饥，发粟赈之，仍弛湖泊蒲、鱼之禁。溧阳、太平、徽州、广德、镇江五路亦饥，赈之如杭州。武平路饥，百姓困于盗贼军旅，免其去年田租。凡州郡田尝被灾者，悉免其租，不被灾者免十之五。罢甘州转运司。江淮豪家多行贿赂权贵，为府县卒史，容庇门户，遇有差赋，惟及贫民，诏江淮行省严禁之。赈辽阳、武平饥民，仍弛捕猎之禁。

夏四月己巳，禁屠宰牝羊。甲戌，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鲁。以地震故，免侍卫兵籍武平者今岁徭役。增置钦察卫经历一员，用汉人为之，余不得为例。庚辰，弛杭州西湖禽鱼禁，听民网罟。丙戌，诏凡负斡脱银者，入还皆以钞为则。乙未，岁星犯舆鬼。以沙不丁等米赈江南饥民。召硃清、张瑄诣阙。庚寅，并总制院入宣政院。以钞法故，召叶李还京师。乙未，徙湖广行枢密院治鄂州。丙申，以米三千石赈阔里吉思饥民。

五月戊戌，召江西行枢密院副使阿里诣阙，升章佩监秩三品。遣脱脱、塔刺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淮总摄杨琏真伽等盗用官物。以参知政事廉希恕为湖广等处行省右丞，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琼州安抚使陈仲达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不颜于思、别十八里副元帅王信并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副元帅，并佩虎符，将二千二百人以征黎蛮，僚属皆从仲达辟置。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壬寅，太阴犯少民。徙江淮行枢密院治建康。甲辰，中书省臣麦术丁、崔彧言：“桑哥当国四年，诸臣多以贿进，亲旧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并除名为民。”从之。要束木以桑哥妻党为湖广行省平章，至是坐不法者数十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辛亥，以太原及杭州饥，免今岁田租。增河东道宣慰使一员。征太子赞善刘因；因前为太子赞善，以继母病去，至是母亡，以集贤学士征之，不起。罢脱脱、塔刺海、忽辛等理算僧官钱谷。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绵。巩昌旧惟总帅府，桑哥特升为宣慰司，以其弟答麻剌答思为使，桑哥败，惧诛自杀，至是复总帅府。增置异珍、御带二库，秩从五品，并设提点、使、副各一员。减中外冗官三十七员。宫城中建葡萄酒室及女工室。诏以桑哥罪恶系狱按问，诛其党要束木、八吉等。发兵塞晃火兒月连地河渠，修城堡，令蒙古戍兵屯田川中以御寇。癸丑，罢尚书省事皆入中书，改尚书右丞相、右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平章政事麦术丁、不忽木并中书平章政事，尚书右丞何荣祖中书右丞，尚书左丞马绍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贺胜、高翥并参知中书政事；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王晳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罢大都烧钞库，仍旧制，各路昏钞令行省官监烧。增置户部司计、工部司程，正七品。甲寅，太阴犯牛。赈上都、桓州、榆林、昌平、武平、

宽河、宣德、西站、女直等站饥民。乙卯，以政事悉委中书，仍遣使布告中外。诏禁失陷钱粮者托故诣京师。丁巳，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一尺，以居咒师朵四的性吉等七人。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桑哥尝以刘秉忠无子，收其田土，其妻窦氏言秉忠尝鞠犹子兰章为嗣，敕以地百顷还之。己未，以门答占复为御史大夫，行御史台事。高丽国王王晫乞以其子諲为世子，诏立諲为高丽王世子，授特进上柱国，赐银印。

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湖广饥，敕以刺里海牙米七万石赈之。辛巳，洞蛮镇远立黄平府。乙酉，以云南诸路行省参知政事兀难为梁王傅。洗国王洞主、市备什王弟同来朝。益江淮行院兵二万击郴州、桂阳、宝庆、武冈四路盗贼。以汴梁逃人男女配偶成家，给农具耕种。丙戌，敕：“屯田官以三岁为满，互于各屯内调用。”宣谕江淮民恃总统璘真加力不输租者，依例征输。辛卯，太阴犯毕。癸巳，以涟、海二州隶山东宣慰司。

秋七月丙申朔，云南省参政怯刺言：“建都地多产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己亥，太白犯井。诏谕尚州等处诸洞蛮夷。庚子，徙江西行枢密院治赣州。乙巳，大都饥，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戊申，扬州路学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有旨驿召淦诣京师，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阴路教授，以旌直言。给还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妻子。祚尝劾行尚书省官，桑哥诬以他罪，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赀入官，及是还之。禁屠宰马牛。敕：“江南重囚，依旧制闻奏处决。”罢江南诸省买银提举司。遣官招集宋时涅手军可充兵者八万三千六百人，以蒙古、汉人、宋人分为万户、千户、百

户领之。辽阳诸路连岁荒，加以军旅，民苦饥，发米二万石赈之。己酉，召交趾王弟陈益稷、右丞陈岩、郑鼎子那怀并诣京师。癸丑，赐师壁洞安抚司、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印，安抚司从三品，余皆五品。丁巳，桑哥伏诛。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遣憨散总兵讨平江南盗贼。己未，降江阴路为州，宜兴府为县，并隶常州路。移扬子县治新城，分华亭之上海为县，松江府隶行省。罢淘金提举司、江淮人匠提举司凡五，以其事并隶有司。雨坏都城，发兵二万人筑之。增置各卫经历一员，俾汉人为之。壬戌，弛畿内秋耕禁。

八月乙丑朔，平阳地震，坏民庐舍万有八百二十六区，压死者百五十人。丙寅，太白犯舆鬼。己巳，置中书省检校二员，秩正七品，俾考核户、工部文案疏缓者。罢江西等处行泉府司、大都甲匠总管府、广州人匠提举司、广德路录事司，罢泉州至杭州海中水站十五所。抚州路饥，免去岁末输田租四千五百石。马八儿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丙子，太阴犯牵牛。大名之清河、南乐诸县霖雨害稼，免田租万六千六百六十九石。己卯，诏谕思州提省溪洞官杨都要招安叛蛮，悔过来归者，与免本罪。罢云南四州，立东川府。癸未，岁星犯轩辕大星。乙酉，遣麻速忽、阿散乘传诣云南，捕黑虎。戊子，太白犯轩辕大星，并犯岁星。咀喃藩邦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及黑狮子、番布、药物。婺州水，免田租四万一千六百五十石。辛卯，命工部造飞车五辆。癸巳，太阴掩荧惑。

九月辛丑，以平章政事麦术丁商议中书省事，复以咱喜鲁丁平章政事代之。乙巳，景州、河间等县霖雨害稼，免田租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石。丙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己酉，设安西、延安、凤翔三路屯田总管府。庚戌，太白犯右执法。襄

阳南漳县民李氏妻黄一产三男。辛亥，安南王陈日烜遣使上表贡方物，且谢不朝之罪。徽州绩溪县贼未平，免二十七年田租。禁宣德府田猎。壬子，酒醋课不兼隶茶盐运司，仍隶各府县。立乞里吉思至外刺等六驿。命海船副万户杨祥、合迷、张文虎并为都元帅，将兵征琉求。置左右两万户府，官属皆从祥选辟。既又用福建吴志斗言“祥不可信，宜先招谕之”，乃以祥为宣抚使，佩虎符，阮监兵部员外郎，志斗礼部员外郎，并银符，赍诏往琉求。明年，杨祥、阮监果不能达琉求而还，志斗死于行，时人疑为祥所杀，诏福建行省按问，会赦不治。乙卯，以岁荒，免平滦屯田二十七年田租三万六千石有奇。丙辰，荧惑犯左执法。戊午，太白犯荧惑。徙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以八忽答兒、秃鲁欢、唆不阑、脱兒赤四翼蒙古兵复隶蒙古都万户府。庚申，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剌并为侍郎，遣使俱蓝。辛酉，岁星犯少民。免大都今岁田租。保定、河间、平滦三路大水，被灾者全免，收成者半之。以别铁木兒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兒国；陕西脱西为礼部侍郎，佩金符，使于马都。尚衣局职无缝衣。

冬十月乙丑朔，赐薛彻温都兒等九驿贫民三月粮。己巳，修太庙在真定倾坏者。壬申，以前缅中行尚书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癸酉，享太庙。遣使发仓，赈大同屯田兵及教化的所部军士之饥者。江淮行省言：“盐课不足，由私鬻者多，乞付兵五千巡捕。”从之。塔刺海、张忽辛、崔同知并坐理算钱谷受赃论诛。辛巳，召高丽国王王晫、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诣阙。癸未，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书字，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缁、龙脑等物。高丽国饥，给以米一十万斛。罢各处行枢密院，事入行省。割八番洞蛮自四川隶湖广行省。丙戌，太阴犯轩辕大星并御女。

丁亥，洞蛮烂土立定云府，改陈蒙洞为陈蒙州，合江为合江州。严山后酒禁。中书省臣言：“洞蛮请岁进马五十匹、雨氈五十被、刀五十握，丹砂、雌雄黄等物，率二岁一上。”有诏从其所为。己丑，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敕没入琿真加、沙不丁、乌马兒妻，并遣诣京师。召行省转运司官赴京师，集议治赋法。辛卯，诸王出伯部曲饥，给米赈之。癸巳，武平路饥，免今岁田租。以武平路总管张立道为礼部尚书，使交趾。免卫辉种仙茅户徭役。从辽阳行省言，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诏严益都、般阳、泰安、宁海、东平、济宁畋猎之禁，犯者没其家货之半。

十一月丙申，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壬寅，遣左吉奉使新合刺的音。甲辰，太白犯房。减太府监冗员三十一人，罢器备、行内藏二库。诏：“回回以答纳珠充献及求售者还之，留其估以济贫者。”塔义兒、塔带民饥，发米赈之。给按答兒民户四月粮，罢海道运粮镇抚司。丙午，荧惑犯亢。丁未，太阴犯毕。耽罗遣使贡东纒百匹。太史院灵台上修祀事三昼夜。甲寅，太阴犯岁星。郴州路达鲁花赤曲列有罪论诛。复置会同馆，禁沮扰益都淘金。乙卯，新添葛蛮宋安抚率洞官阿汾、青贵来贡方物。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刺丁灭里、乌里兒、王巨济、琿真加、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与，受赃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系狱，或释之，此臣下所未能喻。”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刺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武平、平滦诸州饥，弛猎禁，其孕字之时勿捕。谕中书议增中外官吏俸。戊午，金齿国遣阿腮入觐。庚申，荧惑犯氏。辛酉，升宣德龙门镇为望云县，割隶云州，置望云银冶。

十二月乙丑，复都水监，秩从三品。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辽阳洪宽女直部民饥，借高丽粟赈给之。籍探马赤八忽带

兒等六万户成丁者为兵。丁卯，高丽国鸭绿江西十九驿，经乃颜反，掠其马畜，给以牛各四十。大都饥，下其价粢米二十万石赈之。己巳，诏罢遣官招集畏兀氏。改辰、沅、靖州转运司为湖北湖南道转运司，立葛蛮军民安抚司。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国公母子以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顷，乞如例免征其租。”从之。辛未，以铁灭为兵部尚书，佩虎符，明思昔答失为兵部侍郎，佩金符，使于罗李卜兒。御史台臣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有旨：“议拟以闻。”壬申，立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治汴梁。撒里蛮、老寿并为大司徒，领太常寺。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今分隶诸王城邑，岁赐之物，仰给京师，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何荣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钱谷者诣京师，集议科取之法以闻。”从之。甲戌，诏：“罢钩考钱谷，应昔年逋负钱谷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视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庚辰，太阴犯御女。江北州郡割隶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赈阔阔出饥民米。阔里带言：“乃颜余党窜女直之地，臣与月兒鲁议，乞益兵千五百人，可平之。”从之。癸未，太阴犯东垣上相。广济署大昌等屯水，免田租万九千五百石。平滦路及丰贍、济民二署饥，出米万五千石赈之。别都兒丁前以桑哥专恣，不肯仕，命仍为中书左丞。丙戌，八番洞官吴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民二万有奇内附，诣阙贡方物。戊子，诏释天下囚非杀人抵罪者。己丑，荧惑犯房。庚寅，荧惑犯钩钤。升营田提举司为规运提点所，正四品。辛卯，浚运粮坝河，筑堤防。授吃刺思八斡节兒为帝师，统领诸国僧尼释教事。赐亲王、公主、驸



马金、银、钞、币如岁例。令僧罗藏等递作佛事坐静于圣寿万安、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遣真人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司农司上诸路所设学校二万一千三百余，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义粮九万九千九百六十石。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断死刑五十五人。

## 卷第十七 本纪第十七

### 世祖十四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以日食免朝贺。日食时，左右有珥，上有抱气。丙申，云南行中书省言：“罗甸归附后改普定府，隶云南省三十余年。今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不便，乞罢之，仍以其地隶云南省。”制曰：“可。”戊戌，清州饥，就陵州发粟四万七千八百石赈之。己亥，命太史令郭守敬兼领都水监事，仍置都水监少监、丞、经历、知事凡八员。八作司官旧制六员，今分为左右二司，增官二员。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兴言：“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乞降旨招谕复业。福建盐课既设运司，又设四盐使司，今若设提举司专领盐课，其酒税课悉归有司为便。福建银铁又各立提举司，亦为冗滥，请罢去。”诏皆从之。禁商贾私以金银航海。壬寅，以武平地震，全免去年税四千五百三十六锭，今年量输之，止征二千五百六十九锭。癸卯，命玉典赤阿里置司邕州以便粮饷，而以轻军逻思明州。以汉天师张宗演男与棣嗣其教。升利用监正三品。甲辰，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廩师生及土之无告者。贡士庄田，则令核数入官。”乙巳，赐诸王失都兒金千两。丙午，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臣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

建。罢河南宣慰司，以汴梁、襄阳、河南、南阳、归德皆隶河南行省。复割湖广省之德安、汉阳、信阳隶荆湖北道，蕲黄隶淮西道，并淮东道三宣慰司咸隶河南省。其荆湖北道宣慰司旧领辰、沅、澧、靖、归、常德，直隶湖广省。从葛蛮军民安抚使宋子贤请，诏谕未附平伐、大鸛眼、紫江、皮陵、潭溪、九堡等处诸洞猫蛮。戊申，太阴犯岁及轩辕左角。己酉，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赈米五千石。罢南雄、韶州、惠州三路录事司。壬子，桓州至赤城站户告饥，给钞计口赈之。癸丑，罢四宾库，复会同馆，初置织造段匹提举司五。八番都元帅刘德禄言：“新附洞蛮十五寨，请置官府以统之。”诏设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从之。丙辰，播州洞蛮因籍户怀疑窜匿，降诏招集之。以行播州军民安抚使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仍佩虎符。壬戌，召嗣汉天师张与棣赴阙。

二月甲子朔，金竹酋长骚驴贡马、氈各二十有七，从其请减所部贡马，降诏招谕之。赐新附黑蛮衣袄，遣回，命进所产硃砂、雄黄之精善者，无则止。遣使代祀岳渎、后土、四海。乙丑，给辉州龙山、里州和中等县饥民粮一月。丁卯，畋于近郊。命宿卫受月廩及蒙古军以艰食受粮者，宣徽院仍领之。己巳，太阴犯毕。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申禁鞭背。庚午，斡罗思招附桑州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所部民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六户，诣阙贡献。壬申，敕遣使分行诸路，释死罪以下轻囚。泽州献嘉禾。乙亥，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颁银印，总军六千人。以

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军士二万人。戊寅，立征行左、右军都元帅府，都元帅四、副都元帅二。上万户府达鲁花赤四、万户皆四、副万户八、镇抚四，各佩虎符。诏加高丽王王晷太保，仍锡功臣之号。诏从诸王阿秃作乱者，朵罗带以付阔里吉思，脱迭出以付阿里，抄儿赤以付月的迷失，合麦以付亦黑迷失，使从军自效。又诏诸王从合丹作乱者，纳答儿之镇南王所，聂怯来之合刺合孙答刺罕所，阿秃之云南王所，朵列秃之阿里所，八里带之月的迷失所，斡里罗、忽里带之东海。发义仓官仓粮，赈德州、齐河、清平、泰安州饥民。庚辰，月兒魯等言：“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其初士民犹疑事出国家，今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民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莫不愿食其肉。臣等议，此三人既已伏辜，乞依条论坐以谢天下。”从之。牙亦迷失招无籍民千四百三十六户，请隶东宫，诏命之耕田。辛巳，从枢密院臣暗伯等请，就襄阳给曲先塔林合刺鲁六百三十七户田器种粟，俾耕而食。丁亥，以汪惟和为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巩昌府尹，仍佩虎符。御史台月兒魯、崔彧等言：“冯子振、刘道元指陈桑哥同列罪恶，诏令省台臣及董文用、留梦炎等议。其一言：翰林诸臣撰《桑哥辅政碑》者，廉访使阎复近已免官，余请圣裁。”帝曰：“死者勿论，其存者罚不可恕也。”乞台不花等使缅甸，诏令遥授左丞。廷议以尚书行使事，其副以郎中处之。制曰：“可。”戊子，禁杭州放鹰。己丑，岁星犯轩辕大星。庚寅，宣政院臣言，授诸路释教都总统犍真术纳思为太

中大夫、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敕畸零拔都兒三百四十七户佃益都闲田，给牛种农具，官为屋居之。壬辰，山东廉访司申：“棣州境内春旱且霜，夏复霖涝，饥民啖藜藿木叶，乞赈恤。

“敕依东平例，发附近官廩，计口以给。

三月甲午，诏遣脱忽思、依独赤昔烈门至合敦奴孙界，与驸马阔里吉思议行屯田。己亥，枢密院臣言：“出征女直纳里哥，议于合思罕三千新附军内选拔千人。”诏先调五百人，行中书省具舟给粮，仍设征东招讨司。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鲁等奏：“比监察御史商琥举昔任词垣风宪，时望所属而在外者，如胡祗遹、姚燧、王恽、雷鹰、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文海、陈俨、赵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备顾问。”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闻。”丙午，中书省臣言：“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上都、隆兴、平滦、河间、保定五路供亿视他路为甚，宜免今岁公赋。汉地河泊隶宣徽院，除入太官外，宜弛其禁，便民取食。”并从之。丁未，纳速刺丁灭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理逋负迫杀五百二十人，皆伏诛。王巨济虽无赃，帝以与忻都同恶，并诛之。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入死者以闻。制曰：“可。”戊申，以威宁、昌等州民饥，给钞二千锭赈之。己酉，以大司农、同知宣徽院事兼领尚膳监事铁哥，翰林学士承旨、通政院使兼知尚乘寺事刺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兼领旧职。中书省臣言：“右丞何荣祖以疾，平章政事麦术丁以久居其任，乞令免署，惟食其禄，与议中书省事。”从之。以阿里为中书右丞，梁暗都刺为参知政事。中书省臣言：“亦奚不薛及八番罗甸既各设宣慰司，又复立都元帅府，其地甚狭而官府多，宜合二司帅府为一。”诏从之，且命亦奚不薛与思、播州同隶湖广省，罗甸还隶云南，以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等并为

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以安南国王陈益稷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佩虎符，居鄂州。庚戌，车驾幸上都。赐速哥、斡罗思、赛因不花蛮夷之长五十六人金纹绶绢各七十九匹，及弓矢、鞍辔。壬子，枢密院臣奏：“延安、凤翔、京兆三路籍军三千人，桑哥皆罢为民，今复其军籍，屯田六盘。”从之。敕都水监分视黄河堤堰，罢河渡司。庚申，免宝庆路邵阳县田租万三千七百九十三斛。壬戌，给还杨琏真加土田、人口之隶僧坊者。初，琏真加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省台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犹贷之死，而给还其人口、土田。隆兴府路饥，给钞二千锭，复发粟以赈之。

夏四月丙子，太阴犯氐。己卯，复典瑞监三品。弛甘肃酒禁，榷其酤。辛巳，弛太原酒禁，仍榷酤。辛卯，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甲午，辽阳水达达、女直饥，诏忽都不花趣海运给之。丙午，敕：“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丁未，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诏以杨居宽、郭佑死非其罪，给还其家资。改思州安抚司为军民宣抚司，隶湖广省，诏谕其民因闯户惊逃者，各使安业。以陕西盐运司酒税等课已入州县，罢诸子盐司，并罢东平路河道提举司事入都水监。己未，龙兴路南昌、新建、进贤三县水，免田租四千四百六十八石。是月，真定之中山新乐、平山、获鹿、元氏、灵寿，河间之沧州无棣，景之阜城、东光，益都之潍州

北海县，有虫食桑叶尽，无蚕。

六月甲子，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嘉兴、松江、绍兴等路水，免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万四千九百二十八石。戊辰，诏听僧食盐不输课。己巳，日本来互市，风坏三舟，惟一舟达庆元路。壬申，江西省臣言：“肇庆、德庆二路，封、连二州，宋时隶广东，今隶广西，不便，请复隶广东。”从之。铁旗城后察昔折一烈率其族类部曲三千余户来附。甲戌，设司籍库，秩从五品，隶太府监，储物之籍入者。丙子，太宁路惠州连年旱涝，加以役繁，民饥死者五百人，诏给钞二千锭及粮一月赈之，仍遣使责辽阳省臣阿散。壬午，敕以海南新附四州洞寨五百一十九、民二万余户，置会同、定安二县，隶琼州，免其田租二年。癸未，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丁亥，湖州、平江、嘉兴、镇江、扬州、宁国、太平七路大水，免田租百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石。己丑，太白犯岁星。铁木塔兒、薛阁秃、捏古带、阔阔所部民饥，诏给米四千石付铁木塔兒、薛阁秃，一千石付捏古带、阔阔，俾以赈之。

闰六月辛卯朔，升上都兵马司四品，如大都。丁酉，辽阳、沈州、广宁、开元等路雹害稼，免田租七万七千九百八十八石。岳州华容县水，免田租四万九百六十二石。东昌路蝗。壬寅，以东安、海宁改隶淮安路。诏大都事繁，课税改隶转运司，通州造船毕，罢提举司。罢福建岁造象齿鞞带。戊申，荧惑犯狗国。庚戌，回回人忽不木思售大珠，帝以无用却之。辛亥，河西务水，给米赈饥民。江北河南省既立，诏江北诸城悉隶其省。诏汉阳隶湖广省。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诏许之。太平、宁国、平江、饶、常、湖六路

民艰食，发粟赈之。高丽饥，其王遣使来请粟，诏赐米十万石。中书省臣言：“今岁江南海运粮至京师者一百五万石，至辽阳者十三万石，比往岁无耗折不足者。”甲寅，右江岑从毅降，从毅老疾，诏以其子斗荣袭，佩虎符，为镇安路军民总管。广南西路安抚副使赛甫丁等诽谤朝政，沙不丁复资给之，以风闻三十余事，妄告省官，帝以有伤政体，捕恶党下吏如法。乙卯，济南、般阳蝗。是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礼部尚书张立道、郎中歪头使安南回，以其使臣阮代乏、何维岩至阙。陈日燿拜表笺，修岁贡。

秋七月庚申朔，诏以史弼代也黑迷失、高兴，将万人征瓜哇，仍召三人者至阙。遣使检核窜名鹰坊受粮者。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还治汴梁。癸亥，完大都城。也里崑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甲子，降诏申严牛马践踏之禁。乙丑，阿里愿自修船，同张存从征瓜哇军，往招占城、甘不察，诏授阿里三珠虎符，张存一珠虎符，仍蠲阿里父布伯所负斡脱钞三千锭。丙寅，罢徽州路录事司。免屯田租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一石。辛未，太阴犯牛。壬申，建社稷和义门内，坛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为主，饰以五方色土，坛南植松一株，北墉瘞坎壝垣，悉仿古制，别为斋庐，门庑三十三楹。戊寅，黎兵百户邓志愿谋叛，伏诛。庚辰，敕云南省拟所辖州县官如福建、二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姓名闻，随给授宣敕。

八月己丑朔，赛甫丁处死，余党杖而徙之，仍籍其家产。壬辰，敕礼乐户仍与军站、民户均输赋。丁酉，辰星犯右执法。己亥，太白犯房。辛丑，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兒赤。壬寅，括唐兀秃鲁花所部阔象赤及河西逃入入蛮地者。甲辰，车驾至自上都。讨浙东孟总把等贼，敕诸军之驻福建者，听平章



政事阁里节度。乙巳，岁星犯右执法。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以广济署屯田既蝗复水，免今年田租九千二百十八石。丁未，也黑迷失乞与高兴等同征瓜哇，帝曰：“也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当付之，其兵事则委之史弼可也。”以史弼为福建等处行中省平章政事，统领出征军马。庚戌，高苑县高希允以非所宜言，伏诛。壬子，诏塔刺赤、程鹏飞讨黄圣许，刘国杰驻军戍守。戊午，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献计，发民一万凿山炼银，岁得万五千两。天祐赋民钞市银输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锭，台臣请追其赃而罢炼银事，从之。改燕南河北廉访司还治真定。高丽、女直界首双城告饥，敕高丽王于海运内以粟赈之。弛平滦州酒禁。诏不敦、忙兀鲁迷失以军征八百媳妇国。

九月己未朔，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盗起不即加兵，盗去乃延诛平民。”诏台院遣官按问之。辛酉，诏谕安南国陈日燇使亲入朝。选湖南道宣慰副使梁会，授吏部尚书，佩三珠虎符，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陈孚，授礼部郎中，佩金符，同使安南。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劾：“宣慰使乐实盗库钞百二十锭，买库银九百五十两，官局私造弓勒等物，受屯田钞百八十锭，乐实宜解职。”从之。丁卯，中书省臣言：“茆灞、十围、安化等新附洞蛮凡八万，宜设管军民司，以其土人蒙意、蒙世、莫仲文为长官，以吕天佑、塔不带为达鲁花赤。八番斡罗思招附光兰州洞蛮，宜置定远府，就用其所举秃干、高守文、黄世曾、燕只哥为达鲁花赤、知府、同知、判官。”制曰：“可。”癸酉，徙沔州治铎水县，废新得州置通江县，复汉州绵竹县。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红花，诏令尽种谷麦，以补民食。丁丑，以平滦路大水且霜，免田租二万四千四

十一石。辛巳，太白犯南斗。罢云南行台，徙置西川，设云南廉访司。壬午，水达达、女直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夫、千夫、百夫内屯田。甲申，乌思藏宣慰司言：“由必里公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亿。”命给乌思藏五驿各马百、牛二百、羊五百，皆以银；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五。丁亥，从宣政院言，置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

冬十月戊子朔，诏福建廉访司知事张师道赴阙；师道至，乞汰内外官府之冗滥者。诏麦术丁、何荣祖、马绍、燕公楠等与师道同区别之。数月，授师道翰林直学士。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刺带将之，以防海道。诏浚浙西河道，导水入海。庚寅，两淮运使纳速刺丁坐受商贾贿，多给之盐，事觉，诏严加鞫问。癸巳，弛上都酒禁。燕公楠言：“岁终，各行省臣赴阙奏事，亦宜令行台臣赴阙，奏一岁举刺之数。”制曰：“可。”丙申，四川行省以洞蛮酋长向思聪等七人入朝。壬寅，从硃清、张瑄请，授高德诚管领海船万户，佩双珠虎符，复以殷实、陶大明副之，令将出征水手。甲辰，信合纳帖音国遣使入觐。广东道宣慰司遣人以暹国主所上金册诣京师。乙巳，太阴犯井。丁未，太阴犯鬼。己酉，枢密院臣言：“六卫内领汉军万户，见存者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六千户外，则供他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锐。”诏施行之。诏择囚徒罪轻者释之。癸丑，完泽等言：“凡赐诸人物有二十万锭者，为数既多，先赐者尽得之，及后将赐，或无可给，不均为甚。今计怯薛带、怯怜口、昔博赤、哈刺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户为率，次等

半之，下等又半之，于下等择尤贫者岁加赏赐，则无不均之失矣。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今岁已办者才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三锭，其中有未至京师而在道者，有就给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怀孟竹课，岁办千九十三锭，尚书省分赋于民，人实苦之，宜停其税。”帝皆嘉纳其言。命赵德泽、吴荣领逃奴无主者二百四十户，淘银耕田于广宁、沈州。乙卯，太阴犯氐。

十一月庚申，岳州华容县水，发米二千一百二十五石赈饥民。壬戌，太阴犯垒壁阵。戊寅，枢密院奏：“一卫万人，尝调二千屯田，木八剌沙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从之。己卯，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癸未，禁所在私渡，命关津讥察奸宄。丙戌，提省溪、锦州、铜人等洞酋长杨秀朝等六人入见，进方物。

十二月庚寅，中书省臣言：“皇孙晋王甘麻剌昔镇云南，给梁王印，今进封晋王，请给晋王印。北安王府尉也里古带、司马荒兀，并为晋王中尉，仍命不只答鲁带、狄琮并为司马。金齿适当忙兀秃兒迷失出征军马之冲，资其刍粮，立为木来府。敕应昌府给乞答带粮五百石，以赈饥民。癸巳，中书省臣言：“宁国路民六百户凿山冶银，岁额二千四百两，皆市银以输官，未尝采之山，乞罢之。”制曰：“可。”庚子，太阴犯井。甲辰，太阴犯太微西垣。己酉，故麓川路军民总管达鲁花赤阿散男布八同赵升等，招木忽鲁甸金齿土官忽鲁马男阿鲁来入见，贡方物。阿鲁言其地东南邻境未附者约二十万民，慕化愿附，请颁诏旨，命布八、赵升谕之，从之。壬子，敕中书省用乌思藏站例，给合里、忽必二站马牛羊，凡为银九千五百两。丁巳，敕都水监修治保定府沙塘河堤堰。是岁，赐皇子、皇孙、

诸王、藩戚、禁卫、边庭将士等，钞四十六万六千七百十三锭。给军士畸零口粮五千五百二十三石，赈其乏者为钞三十六万八千四百二十八锭。命国师、诸僧、咒师修佛事七十二会。断死狱七十四。

三十年春正月壬戌，诏遣使招谕漆头、金齿蛮。乙丑，敕福建毋进鹑。戊戌，和林汉军四百，留百人，余令耕屯杭海。丙寅，太阴犯毕。命中书汰冗员，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总六百六十九员。丁卯，安西王请仍旧设常侍，不允。罢云南延庆司，以洛波、卜兒二蛮酋遥授知州，各赐玺书。戊辰，枢密院臣奏：“兀浑察部兀末鲁罕军，每岁运米六千四百二十六石以给之，计佣直为钞万二千八百五十二锭。”诏边境无事，令本军屯耕以食。庚午，验洞酋长杨总国等来朝。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渔自给，有旨：“与其渔于水，曷若力田，其给牛价、农具使之耕。”甲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言：“扬州忙兀台所立屯田，为田四万余顷，官种外，宜听民耕垦，扬州盐转运一司设三重官府，宜削去盐司，止留管勾。襄阳旧食京兆盐，以水陆难易计之，莫若改食扬州盐。蔡州去汴梁地远，宜升散府，以颍、息、信阳、光州隶之。”诏皆从其议。升广州为上路总管府，罢纳速刺丁灭里所立鱼盐局，割江西兴国路隶湖广行省。乙亥，谥皇太子曰明孝。丙子，西番一甸蛮酋三人来觐，各授以蛮夷军民官，仍以招谕人张道明为达鲁花赤。丁丑，太阴犯氏。戊寅，诏旧隶乃颜、胜纳答兒女直户四百，虚糜廩食，令屯田扬州。庚辰，岁星犯左执法。立豪、懿州七驿。辛巳，置辽阳路庆云至合里宾二十八驿，驿给牛三十头、车七辆。壬午，淮西道宣慰使昂吉兒，斂军钞六百锭、银四百五十两、马二匹，敕省台及扎鲁火赤鞫问。丁亥，遣使代祀岳渎、东海及后土。

二月己丑，从阿老瓦丁、燕公楠之请，以杨琏真加子宣政院使暗普为江浙行省左丞。诏：“上都管仓库者无资品俸秩，故为盗诈，宜于六品、七品内委用，以俸给之。”高丽国王王晫请易名曰晫，其签议府请升签议司，降二品印，从之。减河南、江浙海运米四十万石。中书省添设检校二员。免大都今岁公赋。益上都屯田军千人，给农具、牛价钞五千锭，以木八刺沙董之。诏以只速灭里与鬼蛮之民隶詹事院。壬辰，太阴犯毕。丙申，却江淮行枢密院官不怜吉带进鹰，仍敕自今禁戢军官无从禽扰民，违者论罪。丁酉，回回孛可马合谋沙等献大珠，邀价钞数万锭，帝曰：“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赈贫者。”敕海运米十万石给辽阳戍兵，仍谕其省官薛阁干，令伯铁木部钦察等耕渔自养，粮不须给。甲辰，中书省臣言：“侍臣传旨予官者，先后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择，不可用者不敢奉诏。”帝曰：“率非朕言，凡来奏者朕只令谕卿等，可用与否，卿等自处之。”又言：“今岁给饷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经费浩繁，自今赏赐悉宜姑止。”从之。乙巳，荧惑犯天街。丁未，车驾幸上都。以新附洞蛮吴动鰲为潭溪等处军民官，佩金符。给新附军三百人，人钞十锭，屯田真定。庚戌，太阴犯牛。辛亥，诏发总帅汪惟和所部军三千征土番，又发陕西、四川兵万人，以行枢密官明安答兒统之，征西番。敕以韶、赣相去地远，分赣州行院官一员镇韶州。复立云南行御史台。诏沿海置水驿，自耽罗至鸭绿江口凡十一所，令洪君祥董之。癸丑，太白犯垒壁阵。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从之。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三月庚申，以同知枢密院事扎散知枢密院事，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雨坏都城，诏发侍卫军三万人完之，仍命中书省给其佣直。甲子，括

天下马十万匹。己巳，立行大司农司。洪泽、芍陂屯田旧委四处万户，诏存其二，立民屯二十。辛未，太阴犯氐。

夏四月己亥，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从之。仍并温州舶司入庆元，杭州舶司入税务。江南行大司农司自平江徙扬州，兼管两淮农事。省八番重设州县官，罢徽州录事司。皇孙晋王位立内史府。诏诸二品官府自今与各部文移相关。巩昌二十四城，依旧例于总帅汪氏弟兄子侄内选用二人。壬寅，枢密院臣言：“去年征瓜哇军二万，各给钞二锭，其后只以五千人往，宜征元给钞三万锭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耳，勿征。”癸丑，太白犯填星。广东肃政廉访司复治广州。甲寅，诏遣使招谕暹国。斡罗思请以八番见户合思、播之民兼管，徙宣慰司治辰、沅、靖州，常赋外，岁输钞三千锭，不允。光州蛮人光龙等一十二人及邦崖王文显等二十八人、金竹府马麟等一十六人、大龙番秃卢忽等五十四人、永顺路彭世强等九十人、安化州吴再荣等一十三人、师壁散毛洞勾答什王等四人，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遣归。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五月丙辰朔，给四部更番卫士马万匹，又给其必阁赤四百匹。壬戌，定云洞蛮酋长来附。癸亥，括思、播等处亡宋涅手军。丙寅，诏委官与行省官阅核蛮夷军民官。以江南民怨杨瑄真加，罢其子江浙行省左丞暗普。诏以浙西大水冒田为灾，令富家募佃人疏决水道。辛未，敕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其物货依例收税。丁丑，中书省臣言：“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糜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从之。甲申，真定路深州静安县大水，民饥，发义仓粮

二千五百七十四石賑之。

六月丙戌，敕选河西质子军精锐者八百，给以铠仗鞍勒、狐貉衣裘，遣赴皇孙阿难答所出征。己丑，岁星犯左执法。庚寅，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改淮西蕲、黄等路隶河南江北行省。丙申，太阴犯斗。乙巳，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总兵北边。己酉，诏浚太湖。壬子，大兴县蝗；易州雨雹，大如鸡卵。

秋七月丁巳，敕中书省官一员监修国史。己未，诏皇曾孙松山出镇云南，以皇孙梁王印赐之。诏免福建岁输皮货及泉州织作绞丝。庚申，命知鹤庆府昔宝赤赍玺书招谕农顺未附蛮寨。甲子，太阴犯建星。己巳，命刘国杰从诸王亦吉里督诸军征交趾。免云南屯田军逋租万石。壬申，以月失察兒知枢密院事。丁丑，赐新开漕河名曰通惠。壬申，以只兒合忽所汰乞兒吉思户七百，屯田合思合之地。辛巳，太阴犯鬼。

八月丙戌，括所在荒田无主名者，令放良、漏籍等户屯田。庚寅，奉使安南国梁曾、陈孚以安南使人陶子奇、梁文藻偕来。敕福建行省放瓜哇出征军归其家。甲午，辰星犯太微西垣上将。戊戌，给安西王府断事官印。甲辰，太阴犯毕。丁未，湖广行省臣言海南、海北多旷土，可立屯田，诏设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以董之。戊申，太阴犯鬼。营田提举司所辖屯田百七十七顷为水所没，免其租四千七百七十二石。

九月癸丑朔，大驾至自上都。戊午，敕各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驿事。己未，明安答兒率军万人征土蕃，近遣使来言，乞引茂州先附寨官赴阙，不允。乙丑，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丙寅，遣金齿人还归。丁卯，太阴犯毕。癸酉，敕以御史台赃罚钞五万锭，给卫士之贫者。辛巳，登州蝗，恩州水，百姓阙食，賑以义仓米五千九百余石。冬十月癸未

朔，以侍卫亲军千户张邦瑞为万户，佩虎符，将六盘山军千人及皇子西平王等军共为万人，西征。赐冠城疏河董役军官衣各一袭；赐交趾陶子奇等十七人冬衣，荆南安置。戊子，诏修汴堤。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阁蓝、可兒纳答、信合纳帖音三国，仍赐信合纳帖音酋长三珠虎符。庚寅，飨于太庙。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许，凡一月乃灭。丙申，荧惑犯亢。己亥，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井。壬寅，敕减米直，赈京师饥民，其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给之。甲辰，赦天下。戊申，僧官总统以下有妻者罢之。以段贞董开河、修仓之役，加平章政事。庚戌，造象蹄掌甲。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强将平民略卖者。平滦水，免田租万一千九百七十七石。广济署水，损屯田百六十五顷，免田租六千二百一十三石。

十一月壬子朔，改德安府隶黄州路。丁巳，孙民献尝附桑哥，助要束木为恶，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赃减诸从臣粮，诏籍其家货、妻奴；复因潭州吕泽诉其刻虐，械送民献至湖广，如泽所诉穷治之。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治雷州。庚申，敕中书省，凡出征军，毋以和顾和买烦其家。乙丑，太阴犯毕。乙卯，太阴犯井。戊辰，以金齿木朵甸户口增，立下路总管府，给其为长者双珠虎符。真定路达鲁花赤合散言：“廉访司官检责民官太苛，乞以民官复检责廉访司文卷。”从之。庚午，太阴犯鬼。免江南都作院军匠出征。丙子，荧惑犯钩钤。戊寅，岁星犯亢。己卯，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入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位帖哥、刺真、不忽木上。

十二月丁亥，禁汉军更番者毋鬻军器。辛卯，武平路达鲁花赤塔海言：“女直地至今未定，贼一人入境，百姓离散，臣愿往安集之。”诏以塔海为辽东道宣慰使。壬辰，中书左丞马



绍疾，以詹事丞张九思代之。乙未，太阴犯井。遣使督思、播二州及镇远、黄平，发宋旧军八千人，从征安南。庚子，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仍没其家赀三之一。癸卯，敕以桑哥没入官田三百九十一顷八十亩，给阿合兀阑所司匠户。丙午，以铁赤、脱脱木兒、咬住、拜延四人，并安西王傅。是岁，天下路、府、州、县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县千一百六十五，宣抚司十五，安抚司一，寨十一，镇抚所一，堡一，各甸部管军民官七十三，长官司五十一，录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处，随朝二百二十一；员万六千四百二十五，随朝千六百八十四。户一千四百万二千七百六十。赐皇后、亲王、公主如岁例。赐诸臣羊马价，钞四十三万四千五百锭、币五万五千四百一十锭。周贫乏，钞三万七千五百二十锭。作佛事祈福五十一。真定、宁晋等处，被水、旱、蝗、雹为灾者二十九。断死罪四十。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贺。癸亥，知枢密院事伯颜至自军中。庚午，帝大渐。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亲王、诸大臣发使告哀于皇孙。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夏四月，皇孙至上都。甲午，即皇帝位。丙午，中书右丞相完泽及文武百官议上尊谥。壬寅，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带、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张九思，率百官请谥于南郊。

五月戊午，遣摄太尉臣兀都带奉册上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国语尊称曰薛禅皇帝。是日，完泽等议同上先皇后弘吉剌氏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

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 卷第十八 本纪第十八

### 成宗一

成宗钦明广孝皇帝，讳铁穆耳，世祖之孙，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

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反，世祖自将讨平之。其后合丹复叛，命帝往征之，合丹败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

三十一年春

正月，世祖崩，亲王、诸大臣遣使告哀军中。

夏四月壬午，帝至上都，左右部诸王毕会。先是，御史中丞崔彧得玉玺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天于，既寿永昌”，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手授于帝。甲午，既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诏曰：

朕惟太祖圣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圣圣相承，光熙前绪。迨我先皇帝体元居正以来，然后典章文物大备。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

我昭考早正储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顾惟眇质，仰荷先皇帝殊眷，往岁之夏，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今春宫车远驭，奄弃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

僚之旧，谓祖训不可以违，神器不可以旷，体承先皇帝夙昔付托之意，合辞推戴，诚切意坚。朕勉徇所请，于四月十四日既皇帝位，可大赦天下。

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

诏除大都、上都两路差税一年，其余减丁地税粮十分之三。系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户逃亡者，差税皆除之。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庚子，遣摄太尉兀都带等请谥于南郊。遣礼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萧泰登赍诏使安南。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又江南分土之赋，初止验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今亦当有所加，然不宜增赋于民，请因五百文加至二贯，从今岁官给之。”从之。乙巳，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矩三万两。丁未，湖广行省所属寇盗窃发，复令刘国杰讨之。戊申，太白昼见，又犯鬼。诏存恤征黎蛮、瓜哇等军。己酉，云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县来上：上路二，下路十一，下州四十九，中县一，下县五十。以金齿归附官阿鲁为孟定路总管，佩虎符。是月，即墨县雹。

五月庚戌朔，太白犯舆鬼。壬子，始开醮祠于寿宁宫，祭太阳、太岁、火、土等星于司天台。戊午，遣摄太尉兀都带奉玉册玉宝，上大行皇帝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皇后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皇考尊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赐国王和童金二百五十两，月儿鲁百五十两，伯颜、月赤察而各五十两，银、钞、锦各有差。庚申，祭紫微星于云仙台。云南部长适习、四川散毛洞主覃顺等来贡方物，升其洞为府。

丁卯，八番宣慰使斡罗思犯法，为人所讼，惧罪逃还京师。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己巳，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司议曰中议，府正曰宫正，家令曰内宰，典医署曰掌医，典宝曰掌谒，典设曰掌仪，典膳曰掌膳，仍增控鹤至三百人。诏各处转运司官，欺隐奸诈为人所讼者，听廉访司即时追问，其案牘仍旧例于岁终检之。升福建盐提举司为盐转运司，增捕私盐人赏格。庚午，诸王亦里不花来朝，以瘠马输官，官酬其直，为钞十有一万五千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五万石，饷北征军。壬申，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命与中书议之。用崔彧言，肃政廉访司案牘，勿令总管府检劾。诏议增官吏禄。以也速带而所统将士贫乏，给钞万锭。乙亥，以扎珊知枢密院事。戊寅，封皇姑高丽王王矩妃忽都鲁揭里迷失为安平公主。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西平王奥鲁赤言：“汪总帅之军，多庇其富实，而令贫弱者应役。”命更易之。以月兒鲁为太师，伯颜为太傅，月赤察而为太保。禁诸司豪夺盐船递运官物，僧道权势之家私匿盗贩。是月，密州路诸城县、大都路武清县雹，峡州路大水。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巳，御史台臣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廉访司官岁以五月分按所属，次年正月还司。职官犯赃，敕授者听总司议，宣授者上闻。其本司声迹不佳者代之，受贿者依旧例比诸人加重。”帝曰：“其与中书同议。”乙酉，云南金齿路进驯象三。丙戌，以云南岁贡马二千五百匹给梁王，数太多，命量减之。庚寅，必察不里城敢木丁遣使来贡。诏罢功德使司及泉府司官冗员。壬辰，立晋王内史府，复以光禄寺隶宣徽院。中书省臣

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以帖木而复为平章政事。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屡叛，伏诛。以甘肃等处米价踊贵，诏禁酿酒。命月赤察而提调群牧事。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谥号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及内郡地税、江淮以南夏税之半。乙亥，以乳保劳，封完颜伯颜为冀国公，妻何氏为冀国夫人。完泽贷民钱，多取其息，命依世祖定制。辛丑，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弘吉烈带阿鲁灰受贿，遇赦免，复以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御史台臣言：“先朝决狱，随罪轻重，笞杖异施，今止用杖，乞如旧制。”不允。宋使家铉翁安置河间，年逾八十，赐衣服，遣还其家。癸卯，封驸马阔里吉思为唐王，给金印。甲辰，诏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以完泽监修国史。乙巳，给困赤秃出征军士钞各千户千锭。丙午，太阴犯井。以昔宝赤从征诸军自备马一千一百九十余匹，命给还其直。戊申，诏宗藩内外官吏人等，咸听丞相完泽约束。以合剌思八斡节而为帝师，赐玉印。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诸王伯答罕、未察合而部贫乏者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刺麻、阔怯伦、忙哥真各金五十两，银、钞、币有差。是月，东安州蝗。

秋七月壬子，诏御史大夫月兒鲁振台纲，禁内外诸司减官吏俸为宴饮费。置隆福宫卫候司。癸丑，诏军民各隶所司，无相侵越。乙卯，以诸王出伯所部四百余户乏食，徙其家属就食内郡，仍赐以奥鲁军年例钞三千锭。给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价钞二千六百锭。以也的迷失为东昌路达鲁花赤，中书省

臣言其尝官是郡，犯法五百余款，今不宜复官，帝曰：“姑试之。”己未，复立平阳路之蒲、武乡，保定路之博野，泰安州之新泰等县。赐诸王出伯奥鲁军、也速带而红袄军，币帛各六万匹。庚申，改侍卫都指挥使司为隆福宫左都威卫使司、右都威卫使司；以陕西道廉访司没入赃罚钱旧给安西王者，令行省别贮之。壬戌，诏中外崇奉孔子。癸亥，罢肇州宣慰司，并入辽东道。戊辰，减八番等处所设官二百一十六员。八番称新附九十万户，设官四百二十四员，及遣官核实，止十六万五千余户，故减之。行枢密院月的迷失、程鹏飞各加平章政事，中书省臣言：“枢密之臣不宜重与相銜。”帝命以军职尊崇者授之。辛未，中书省臣言：“向御史台劾右丞阿里尝与阿合马同恶，论罪抵死，幸得原免，不当任以执政。臣谓阿里得罪之后，能自警省，乞令执政如故。”从之。以军户所弃田产岁入及管军官吏赎罪等钞，复输枢密院。癸酉，以陕西行省平章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甲戌，立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及陪臣入质。扎鲁花赤言：“诸王之下有罪者，不闻于朝，辄自决遣。”诏禁治之。诏月兒鲁守北边，赐其所统军士币帛各万匹，及西征军士币三万匹、钞三万六千六百锭。赐不鲁花真公主及诸王阿只吉女弟伯秃银、钞有差。是月，棣州阳信县雹，大风拔木发屋，真定路之南宫、新河，易州之涞水等县雹。

八月庚辰，太白昼见。癸未，平滦路迁安等县水，蠲其田租。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乐，岁以为常。己丑，以大都留守段贞、平章政事范文虎监浚通惠河，给二品银印。令军士复浚浙西太湖，淀山湖沟港，立新河运粮千户所。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

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复立平阳之芮城、陵川等县。辛卯，以忙哥撒而妻子为敌所掠，赐钞八千锭。戊戌，太阴犯毕，太白犯轩辕。是月，德州之安德县大风雨雹。九月壬子，圣诞节，帝驻蹕三部落，受诸王、百官贺。癸丑，诏有司存恤征瓜哇军士死事之家。甲寅，口授诸王傅阿黑不花为丞相。丁巳，太白经天。庚申，以合鲁刺及乃颜之党七百余入隶同知枢密院事不怜吉带，习水战。丙寅，太阴掩填星。辛未，太阴犯轩辕。乙亥，太白犯右执法，太阴犯平道。遣秃古铁木兒等使阁蓝。是月，赵州之宁晋等县水。

冬十月戊寅，车驾还大都。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辽阳行省所属九处大水，民饥，或起为盗贼，命赈恤之。江西行省臣言：“银场岁办万一千两，而未尝及数，民不能堪。”命自今从实办之，不为额。壬午，太白犯左执法。有事于太庙。癸巳，太阴掩填星。乙未，太阴犯井。金齿新附孟爱甸酋长遣其子来朝，即其地立军民总管府。硃清、张瑄从海道岁运粮百万石，以京畿所储充足，诏止运三十万石。辛丑，帝谕右丞相阿里、参政梁德珪曰：“中书职务，卿等皆怀怠心。朕在上都，令还也的迷沙已没财产，任明里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约束吏曹，使选人留滞。桑哥虽奸邪，然僚属惮其威，政事无不立决。卿等其约束曹属，有不事事者笞之。仍以朕意谕右丞相完泽。”壬寅，缅甸遣使贡驯象十。乙巳，遣南巫里、速木答刺、继没刺矛、毯阳使者各还其国，赐以二珠虎符及金银符，金、币、衣服有差。初，也黑迷失征瓜哇时，尝招其濒海诸国，于是南巫里等遣人来附，以禁商泛海留京师，至是弛



商禁，故皆遣之。

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宫，上玉册、玉宝。庚戌，行枢密院臣刘国杰讨辰州贼，诏选州民刀弩手助其军，他不为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帝命事无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决之。己酉，太阴犯亢。庚戌，广西盐先给引于民，而征其直，私盐日横，及官自鬻盐，民复不售。诏先以盐与民，而后征之。辛亥，中书省臣言：“国赋岁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余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诸王五户丝造作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从之。壬子，诏以军民不相统壹，罢湖广、江西行枢密院，并入行省。乙卯，令河西僧人依旧助役。丁巳，以伯颜察而参议中书省事，其兄伯颜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复言。兄平章于上，弟参议于下，何所嫌也。”罢贵赤屯田总管府；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庚申，太阴犯毕。甲子，诏禁作奸犯科者。以湖南道宣慰使何伟为中书参知政事。罢海北海南市舶提举司。壬申，立覆实司。济宁路立诸色户计诸总管府，秩四品。癸酉，太白犯房。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

十二月辛巳，赐诸王亦思麻殷金五十两。癸未，岁星犯房。丙戌，罢辽河等处人匠正副达鲁花赤。丁亥，岁星犯钩钤。甲午，以诸王晃兀而、驸马阿失等皆在军，加赐金银、鞍勒、弓矢、衣服各有差。乙未，以伯遥带忽刺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壬辰，太阴犯鬼。戊戌，禁侵扰农桑者。庚子，太阴犯房，又犯岁星。选各卫精兵千人，命孛罗曷答兒等将之，戍和林，听太师月兒鲁节度，三年而更。用帝师奏，释京师大辟三

十人，杖以下百人；赐诸鰥寡贫民钞二百锭。曲静、澂江、普安等路夷官各以方物来贡。以东胜等处牛递户贫乏，赐钞三千余锭。卜阿里使麻八兒还都。阿思民为海都所虏，赐钞三万九千九百锭。是月，常德、岳、鄂、汉阳四州水，免其田租。是岁，断大辟三十一人。

元贞元年春正月戊申，诸王阿失罕来朝，赐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癸丑，以太仆卿只而合朗为御史大夫。甲寅，以从世祖狩杭海功，赐诸王忽刺出金五十两、珠一串。乙卯，太阴犯填星，又犯毕。壬戌，以国忌，即大圣寿万安寺饭僧七万。癸亥，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皆言所部贫乏，赐安西王钞二十万锭、宁远王六万锭。又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诏道家复行《金箓》、《科范》。以云南行省左丞杨炎龙为中书左丞。乙丑，以亦奚不薛复隶云南行省；以行枢密院既罢，赐行中书省长官虎符，领其军。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为参知政事。壬申，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饶州路达鲁花赤阿剌红、治中赵良不法，金江东廉访司事昔班、季让受金纵之，事觉，昔班自杀，杖季让，除名，仍没其财产奴婢之半。罢瓜、沙等州屯田。癸酉，岁星犯东咸。甲戌，有飞书妄言硃清、张瑄有异图者，诏中外慰勉之。乙亥，追封皇国舅按只那演为济宁王，谥忠武，封皇姑囊家真公主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蛮子台为济宁王，仍赐金印。诏飭诸道盐运司。

二月丙子朔，安西王相铁赤等请复立王相府，不许。令陕西省臣给其所需，仍以廉访司没入赃罚钞与之。丁丑，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无所隐，厚赐遣之。命曷伯、撒里蛮、孛来将探马赤军万人出征，听诸王出伯节度。壬

午，罢江南茶税，以其数三千锭添入江西榷茶都转运司岁额。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仍以其钱赏首告者。癸未，荧惑犯太阴。丁亥，云南行省平章也先不花言：“敢麻鲁有两夷未附，金齿亦叛服不常，乞调兵六千镇抚金齿，置驿入缅。”从之。复以拱卫司为正三品。以济宁王蛮子台所部弘吉烈人贫乏，赐钞一十八万锭。戊子，思州田曷刺不花、云南夷卜木、四川洞主查閼王、金齿带梅混冬等来见。缅甸阿剌扎高微班的来献舍利、宝玩。甲午，以探马赤军出征，马不足，诏除军民官吏所乘，凡有马者尽括之。壬辰，太阴犯平道。丁酉，车驾幸上都。癸卯，太阴犯岁星。以诸王亦怜真部马牛驿人贫乏，赐钞千锭。以工部尚书兼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吕天麟为中书参知政事。立云州银场都提举司，秩四品。中书省臣言：“近者阿合马、桑哥怙势卖官，不别能否，止凭解由选调，由是选法大坏。宜令廉访司体覆以闻，省台选官核实，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访司官，亦令省台同选为宜。”从之。罢河西军，听各还其所属。赐驸马那怀钞万五千锭。以醺延春阁，赐天师张与棣、宗师张留孙、真人张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制宝玉五方佛冠赐帝师。

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陈日燇遣使上表慰国哀，又上书谢宽赏恩，并献方物。丙午，遣密刺章以钞五万锭授征西元帅，令市马万匹，分赐二十四城贫乏军校。庚戌，太阴犯填星。壬子，禁来朝官敛所属俸。丙辰，给月儿鲁、秃秃军炒米万石。金齿夷洞蛮来见，赐衣遣之。戊午，罢福建银场提举司，其岁额银以有司领之。中书省臣言：“枢密院、御史台例应奏举官属，其余诸司不宜奏请，今皆请之，非便。”诏自今已后，专令中书拟奏。以东作方殷，罢诸不急营造，惟帝师塔及张法师宫不罢。壬戌，地震。太阴犯房。丙寅，国王和童隐所赐本部

贫民钞三百五十锭，命台臣遣人按问以愧之。诏免医工门徭。增置蒙古学正，以各道肃政廉访司领之。

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虫僭拟，及其党十三人伏诛。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丙戌，诸王也只里以兵五千人戍兀鲁思界，遣使来求马，帝不允。庚寅，太阴犯东咸。封乳母杨氏为赵国安翼夫人。癸巳，以同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尚书，佩虎符，使马答兒的阴。戊戌，给扈从探马赤军市马钞十二万锭。庚子，立掌谒司，掌皇太后宝，秩四品，以宦者为之。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癸卯，以诸王出伯所统探马赤、红袄军各千人，隶西平王奥鲁赤。设各路阴阳教授，仍禁阴阳人不得游于诸王、驸马之门。以贵赤万户忽秃不花等所部为敌所掠，赐钞有差。是月，真定路之平山、灵寿等县有虫食桑。

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癸丑，岁星犯房。甲寅，太阴犯平道。立梭厘招讨使司，以答而忽带为使，佩虎符。乙卯，太阴犯亢。丁巳，太阴掩房。己未，罢打捕鹰房总管府，及司籍、周用、薄敛等库，及徽州路银场。各处盐使司盐场，改设司令、司丞。仍免大都今岁田租。弛甘州酒禁。庚申，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刺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羨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山东都转运使司别思葛等增羨盐钞四千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壬戌，塔即古阿散从不法伏诛。诏禁行省、行泉府司抽分市舶船货，而固匿其珍细者。戊辰，遣爱牙赤核实高丽国储粮。平阳民诉

诸王小薛、曲列失伯部曲恣横，遣官鞠之。赐安南国王陈益稷钞千锭。是月，兰州上下三百余里河清三日。

五月戊寅，以鲁国大长公主建佛寺于应昌，给钞千锭、金五十两。命麦术丁、何荣祖等厘正选法。己卯，窜忙兀部别阁于江西，俾从月底迷失讨贼。庚辰，诏各省止存儒学提举司一，余悉罢之。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下州官五员，中州六员。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又以户不及额，降连州路为连州。增重挑补钞人罪，告捕者仍优其赏，令犯人给之。辛巳，罢行大司农司。加平章政事麦术丁为平章军国重事，中书左丞、议中书省事何荣祖为昭文馆大学士，与中书省事。甲申，诏自元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钱粮者，皆罢征。丁亥，太阴犯南斗。甲午，以诸王阿只吉部贫乏，赐钞二十万锭。江浙行省臣铁木而不听诏，遣官责之。丙申，以伯颜之子买的为金书枢密院事。太后言其父尽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巩昌府金州、西和州、会州雨雹，无麦禾。饶州、镇江、常州、湖州、平江、建康、太平、常德、澧州皆水。六月戊申，济南路之历城县大清河水溢，坏民居。壬子，高丽王王矩乞为太师中书令，不允。以近边役烦及水灾，免咸平府民八百户今年赋税。诏辽阳省进海东青鹞二十四驿，每驿给牛六头，使者食米五石，鹰食羊五口；又狗递十二驿，每户给钞十锭。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乙卯，江西行省所辖郡大水无禾，民乏食，令有司与廉访司官赈之，仍弛江河湖泊之禁，听民采取。升沅州为路，以靖州隶之。遣使与各省官就迁调边远六品以下官，并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以静江为治所，仍分司邕州。敕：“凡上封事者，命中书省发缄视之，然后以

闻。”诏河西僧纳租税。癸亥，立蒙古军都元帅府于西川，径隶枢密院，以阿剌铁木而、岳乐罕并为都元帅，佩虎符。河西陇北道廉访司鞠张万户不法，西平王奥鲁赤沮挠其事，帝命谕之。甲子，以安西王所部出征军妻孥乏食，给粮二千石。昭、贺、藤、邕、澧、全、衡、柳、吉、赣、南安等处蛮寇窃发，以军民官备御不严，抚字不至，皆责而降之。驸马济宁王蛮子台私杀罪人，御史台臣言其专擅，有旨谕蛮子台令知之。庚午，立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迷而的斤为都指挥使。是月，汴梁路蝗，利州、盖州螟，泰安、曹州、济宁路水，巩昌、环州、庆阳、延安、安西旱。

秋七月乙亥，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诏江南地税输钞。丁丑，太阴犯亢。罢追问已原逋欠。普颜怯里迷失公主等，俱以其部贫乏来告，赐钞计四十九万余锭。御史台臣言：“内地盗贼窃发者众，皆由国家赦宥所致，乞命中书立为条格，督责所属，期至尽灭。”制曰：“可。”乙卯，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职官坐赃论断，再犯者加二等。仓库官吏盗所守钱粮，一贯以下笞之，至十贯杖之，二十贯加十等，一百二十贯徒一年，每三十贯加半年，二百四十贯徒三年，满三百贯者死。计赃以至元钞为则。”给江南行御史台守护军百人。减海南屯田军之半，还其元翼。诏增给诸军药饵价直。壬午，立肇州屯田万户府，以辽阳行省左丞阿散领其事。甲申，岁星犯房。给塞下贫民钞二万四千锭。己丑，赐刘国杰玉带锦衣，旌其战功。辛卯，以秃秃合所部贫乏，赐钞十万锭。戊戌，诛永福、边珍裕以妖言伏诛。扎鲁忽赤文移旧用国语，敕改从汉字。壬寅，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毁所奉宋太祖神主。大都、辽东、东平、常德、湖州

武卫屯田大水，隆兴路雹，太原、平阳、安丰、河间等路旱。

八月乙酉，太阴犯牛。壬子，太阴犯垒壁阵。辛酉，缅甸进驯象三。癸亥，赈辽阳民被水者粮两月。己巳，以驸马那怀知枢密院事。金、复州屯田有虫食禾，汴梁、安西、真定等路旱，平江、安丰等路大水。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乙亥，用帝师奏，释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戊寅，以八撒而治私第，给盐万引。诏输米十万石于榷场故廩，以备北塞。以探马赤军士所至扰民，令合伯镇之，犯者罪其主将。乙卯，罢四川淘金户四千，还其元籍，罪初献言者。庚辰，罢宁夏路行中书省，以其事并入甘肃行省。丁亥，瓜哇遣使来献方物。己丑，给桓州甲匠粮千石。壬辰，湖州司狱郭 诉浙西廉访司僉事张孝思多取廩饩，孝思系 于狱。行台令监察御史杨仁往鞫，而江浙行省平章铁木而逮孝思至省讯问，又令其属官与仁同鞫事，仁不从，行台以闻。诏省台遣官鞫问，既引服，皆杖之。诸王小薛部众扰民，遣官按问，杖其所犯重者，余听小薛责之。甲午，太阴犯轩辕。戊戌，太阴犯平道。宣德府大水，军民乏食，给粮两月。武卫万盈屯及延安路陨霜杀禾，高邮府、泗州、贺州旱，平江、庐州等路大水。

冬十月癸卯，有事于太庙。中书省臣言：“去岁世祖、皇后、裕宗祔庙，以绫代玉册。今玉册、玉宝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行之，其奉册以来，朕躬祝之。”命献官迎导入庙。给江浙、河南巡逻私盐南军兵仗。癸丑，以西北叛王将入自土蕃，命平章军国重事答失蛮往征之，仍敕便宜总帅发兵千人从行，听其节度。甲寅，中书省、御史台臣言：“江浙行省平章明里不花陈台宪非便事，臣等议，乞自今监察御史廉访司有所按核，州县官与本路同鞫，路官与宣慰司同鞫，宣慰司官与行省同鞫。”制曰：“可。”诏诸王、驸马

部民既隶军籍者，毋夺回本部。己未，赐各卫士贫乏者钞二万九千三百余锭。辛酉，辰星犯房。壬戌，辰星犯键闭。癸亥，赐诸王巴撒而、火而忽答孙、秃刺三部钞四万八千五百余锭。丁卯，以博而赤、答刺赤等贫乏，赐钞二万九千余锭。戊辰，太白昼见，太阴犯房。遣安南朝贡使陈利用等还其国，降诏谕陈日燂。

十一月甲戌，太白经天及犯垒壁阵。辛巳，置江浙行省检校官二员，立江浙金银洞冶转运使司。乙酉，太阴犯井。丙戌，毯阳酋长之兄脱杭捧于、法而刺酋长之弟密刺八都、阿鲁酋长之弟脱杭忽先等，各奉金表来觐。丁亥，太阴犯鬼。戊子，赐阿鲁酋长虎符。癸巳，赐安西王甲冑、枪挝、弓矢、橐鞬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戊戌，升赣州路之宁都、会昌二县为州，以石城县隶宁都，瑞金县隶会昌。诏江浙行省括隐漏官田及检劾富强避役之户。

十二月庚子朔，遣集贤院使阿里浑撒里等祭星于司天台。癸卯，以驸马阿不花所部民贫，赐钞万锭。赐诸王押忽秃、忽刺出、阿失罕等金各二百五十两、钞五百锭。丙辰，太阴犯轩辕。荆南僧普昭等伪撰佛书，有不道语，伏诛。己未，诏大都路，凡和顾和买及一切差役，以诸色户与民均当。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以各道廉访司官八员，员一印，命收其三。甲子，太阴犯天江。赐帝师双龙纽玉印。也速带而之军因李璫乱去山东，其元驻之地为人所垦，岁久成业，争讼不已；命别以境内荒田给之，正军五顷，余丁二顷，已满数者不给。减海运脚价钞一贯，计每石六贯五百文，著为令。徙缙山所居乞里乞思等民于山东，以田与牛、种给之。丁卯，禁诸王辄召有司官吏。己巳，诏免军器匠门徭。是岁，断大辟三十



元史

·273·

人。

## 卷第十九 本纪第十九

### 成宗二

二年春正月丙子，诏蠲两都站户和顾和市。己卯，诏江南毋捕天鹅。以忽剌出千户所部屯夫贫乏，免其所输租。上思州叛贼黄胜许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广行省调兵击破之，获其党黄法安等，贼遁入上牙六罗。壬午，太阴犯舆鬼。诏凡户隶贵赤者，诸人毋争。甲申，命西平王奥鲁赤今夏居上都。丙戌，太白昼见。安西王傅铁赤、脱铁木而等复请立王相府，帝曰：“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丁亥，太阴犯平道。己丑，御史台臣言：“汉人为同寮者，尝为奸人捃摭其罪，由是不敢尽言。请于近侍昔宝赤、速古而赤中，择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选汉人识达事体者为之。”以御史中丞秃赤为御史大夫。庚寅，太阴犯钩钤。辛卯，令月赤察而也可及合剌赤所部卫士自运军粮，给其行费。甲午，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乙未，诏诸王、公主、驸马非奉旨毋罪官吏，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二月乙亥朔，中书省臣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从之。分江浙行省军万人戍湖广。给称海屯田军农具。诏奉使及军官歿而子弟未袭职者，其所佩金银符归于官，违者罪之。辛丑，立中御府，以脱忽伯、唐兀并为中御卿。丙午，禁军将擅易侍卫军、蒙古军，以家奴代役者罪之，仍令其奴别入兵籍，以其主资产之半畀之，军将敢有纵之者，罢其职。括蒙古户渐丁，以充行伍。丁未，太阴犯井。庚戌，诏军卒擅更代及逃归者死。给秃秃合所部屯田农器。丙辰，诏江南道士贸易、田者，输田、商税。庚申，命札剌而忽都虎所部户居于奉圣、云州者，与民均供徭役。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丙寅，以大都留守司达鲁花赤段贞为中书平章政事。遣使代祀岳渎。赐安西王米三千石，以赈饥民。

三月壬申，以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葡萄酒，其蒲萄园民特为业者，皆还之。诸王出伯言所部探马赤军懦弱三千余人，乞代以强壮，从之，仍命出伯非奉旨毋擅征发。以怯鲁剌驻夏民饥，户给粮六月。郡王庆童有疾，以其子也里不花代之。赐八撒、火而忽答孙、秃剌三人钞各千锭。治书侍御史万僧受赃，命御史台与宣政院使答失蛮杂治之。癸酉，增驻夏军为四万人。忻都言晋王甘麻剌，朵兒带言月兒魯，皆有异图，诏枢密院鞫之，无验。帝命言晋王者死，言月兒魯者谪从军自效。诏云南行台检劾亦乞不薛宣慰司案牒。甲戌，遣诸王亦只里、八不沙、亦怜真、也里愷、囊吉剌带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剌之地。丙子，车驾幸上都。丁丑，以完颜邦义、纳速丁、刘季安妄议朝政，杖之，徒二年，籍其家财之半。甲申，次大口。乙酉，太阴犯钩

钤。辛卯，赐辽阳行省粮三万石。壬辰，诏驸马亦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癸巳，湖广行省以叛贼黄胜许党鲁万丑、王献于京师。赐诸王铁木兒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千锭，以旌其战功。以合伯及塔塔刺所部民饥，赈米各千石。

夏四月己亥朔，命撒的迷失招集其祖忙兀台所部流散人户。赐诸王八卜沙钞四万锭，也真所部六万锭。平阳之絳州、台州路之黄岩州饥，杭州火，并赈之。

五月戊辰朔，免两都徭役。辛未，安西王遣使来告贫乏，帝语之曰：“世祖以分赉之难，尝有圣训，阿难答亦知之矣。若言贫乏，岂独汝耶？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饥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甲戌，诏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取。丁丑，太阴犯平道。庚辰，土蕃叛，杀掠阶州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而不花、只列等合兵讨之。甲申，命也真、薛阁罕驻夏于合亦而之地。禁诸王、公主、驸马招户。己丑，诏诸徒役者，限一年释之，毋杖。庚寅，罢四川马湖进独本葱。诏诸王、驸马及有分地功臣户。居上都、大都、隆兴者，与民均纳供需。丁酉，命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安南国遣人招诱叛贼黄胜许。也黑迷失进紫檀，赐钞四千锭。是月，野蚕成茧。河中府之猗氏雹；太原之平晋，献州之交河、乐寿，莫州之莫亭、任丘，及湖南醴陵州皆水；济宁之济州螟。六月己亥，给出伯军马七千二百余匹。诏晋王所部衣粮，粮以岁给，衣则三年赐之。给瓜州、沙州站户牛种田具。御史台臣言：“官吏受赂，初既辞伏，继以审核，而有司徇情致令异辞者，乞加等论罪。”从之。乙巳，太白犯天关。以调兵妨农，免广西容州等处田租一年。丙午，叛贼黄胜许遁入交趾。甲寅，降官吏受赃条格，凡十有三等。丁巳，太白犯填星。癸亥，太

阴犯井。丙寅，诏行省、行台，凡硃清有所陈列，毋辄止之。赐西平王奥鲁赤银二百五十两、钞六千锭，所部六万锭，诸王亦怜真所部二十万锭，兀鲁思驻冬军三万锭。是月，大都、真定、保定、太平、常州、镇江、绍兴、建康、澧州、岳州、庐州、汝宁、龙阳州、汉阳、济宁、东平、大名、滑州、德州蝗，大同、隆兴、顺德、太原雹。海南民饥，发粟赈之。

秋七月庚午，肇州万户府立屯田，给以农具、种、食。辛未，以钞十一万八千锭给西蕃诸驿。甘、肃两州驿户饥，给粮有差。赐诸王完泽印。癸酉，诏茶盐转运司、印钞提举司、运粮漕运司官，仍旧以三年为代；云南、福建官吏满任者，给驿以归。壬午，填星犯井，太白犯舆鬼。括伯颜、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据江南田及权豪匿隐者，令输租。河泊官岁入五百锭者敕授。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硃清、张瑄为之。授特进上柱国高丽王世子王諤为仪同三司、领都佾议司事。乙酉，遣云南省逃军戍亦乞不薛，命湖广、江西两省择驻夏军牧地。丙戌，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己丑，命行台监察御史钩校随省理问所案牒，以虎贲三百人戍应昌。诸提调钱正官，其部凡有逋欠者，勿迁叙。广西贼陈飞、雷通、蓝青、谢发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广左丞八都马辛击平之。辛巳，赐贵由赤戍军钞三万九千余锭。是月，平阳、大名，归德、真定蝗，彰德、真定、曹州、滨州水，怀孟、大名、河间旱，太原、怀孟雹。福建、广西两江道饥，赈粟有差。

八月丁酉朔，禁舶商毋以金银过海，诸使海外国者不得为商。庚子，太阴犯亢，太白犯轩辕。壬寅，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癸卯，太阴犯天江。乙巳，诏诸人告捕盗贼者，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半之，应捕者又半之，皆征诸犯人，无可征者官给。乙卯，太阴犯天街，

太白犯上将。给诸王亦怜真军粮三月。是月，德州、彰德、太原蝗，咸宁县，金、复州，隆兴路陨霜杀禾，宁海州大雨，大名路水。九月戊辰，太白犯左执法。辛未，圣诞节，帝驻蹕安同泊，受诸王百官贺。壬申，太阴掩南斗。甲戌，增盐价钞一引为六十五贯，盐户造盐钱为十贯，独广西如故。征浙东、福建、湖广夏税。罢民间盐铁炉灶。给襄阳府合刺鲁军未赐田者粮两月。罢淮西诸巡禁打捕人员。丁丑，太阴犯垒壁阵。戊寅，元江贼舍资杀掠边境，梁王命怯薛丹等讨降之。甲申，云南省臣也先不花征乞蓝，拔瓦农、开阳两寨，其党答刺率诸蛮来降，乞蓝悉平，以其地为云远路军民总管府。己丑，太阴犯轩辕。辛卯，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军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甲午，令广海、左右两江戍军，以二年三年更戍；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给出伯所部军米万石。是月，常德之沅江县水，免其田租。河间之莫州、献州旱。河决河南杞、封丘、祥符、宁陵、襄邑五县。

冬十月丁酉，有事于太庙。壬寅，发米十万石赈柴京师，以宣德、奉圣、怀来、缙山等处牧宿卫马。甲辰，修大都城。壬子，车驾至自上都。职官坐赃，经断再犯者，加本罪三等。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是月，广备屯及宁海之文登水。

十一月丁卯，以蛮洞将领彭安国父子讨田知州有功，赐安国金符，子为蛮夷官。答马刺一本王遣其子进象十六。戊辰，以广西戍军悉隶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计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砲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辛未，徙江浙行省拔都军万人戍潭州，

潭州以南军移戍郴州。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遣枢密院官整饬江南诸镇戍军，凡将校勤怠者，列实以闻。增海运明年粮为六十万石。丁丑，太阴犯月星，又犯天街。庚辰，太阴犯井。丁亥，太阴犯上相。乙酉，枢密院臣言：“江南近边州县，宜择险要之地，合群戍为一屯，卒有警急，易于征发。”诏行省图地形、核军实以闻。戊子，太阴犯平道。增大都巡防汉军。壬辰，太阴犯天江。缅王遣其子僧伽巴叔撒邦巴来贡方物。罢云南柏兴府入德昌路，赐太常礼乐户钞五千余锭。是月，象食屯水，免其田租。

十二月戊戌，立彻里军民总管府。云南行省臣言：“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今大彻里胡念已降，小彻里复占扼地利，多相杀掠。胡念遣其弟胡伦乞别置一司，择通习蛮夷情状者为之帅，招其来附，以为进取之地。”诏复立蒙样刚等甸军民官。癸卯，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丁未，太阴犯井。诏诸行省征补逃亡军。复司天台观星户。乙卯，太阴犯进贤。癸亥，释在京囚百人；增置侍御史二员；赐金齿、罗斛来朝人衣。是岁，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阳、淮安、金、复州风损禾，太原、开元、河南、芍陂旱，蠲其田租。是岁，断大辟二十四人。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午，增诸王要木忽而、兀鲁而不花岁赐各钞千锭。辛未，诸王亦怜真来朝，薨于道，赐币帛五百匹。乙亥，给月兒鲁匠者田，人百亩。乙酉，以边地乏刍，给出伯征行马粟四月。丙戌，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昔宝赤等为叛寇所掠，仰食于官，赐以农具牛种，俾耕种自给。己丑，以药木忽而等所部贫乏，摘和林汉军置屯田于五条河，以岁入之租资之。辛卯，以张斯立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诸王阿

只吉驻太原，河东之民困于供亿，诏诘问之，仍岁给钞三万锭、粮万石。给晋王所部屯田农器千具。建五福太乙神坛。汴梁、归德水，木邻等九站饥，以米六百石赈之。给可温种田户耕牛。

二月甲午朔，赐晋王甘麻剌钞七万锭，安西王阿难答三万锭。丙申，蒙阳甸酋长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来献方物，且请岁贡银千两及置驿传，诏即其地立通西军民府，秩正四品。戊戌，升全州为全宁府。庚子，诏东部诸王分地蒙古戍军，死者补之，不胜役者易之。癸卯，徙扬州万户邓新军屯蕲、黄，以阇里台所隶新附高丽、女直、汉军居沈州。甲申，诸军民相讼者，命军民官同听之。丁未，省打捕鹰房府入东京路。戊午，罗罗斯酋长来朝。己未，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减福建提举司岁织段三千匹，其所织者加文绣，增其岁输衲服二百，其车渠带工别立提举司掌之。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甸国王，且诏之曰：“我国家自祖宗肇造以来，万邦黎献，莫不畏威怀德。向先朝临御之日，尔国使人稟命入觐，诏允其请。尔乃遽食前言，是以我帅阃之臣加兵于彼。比者尔遣子信合八的奉表来朝，宜示含弘，特加恩渥，今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甸国王，赐之银印；子信合八的为缅甸世子，锡以虎符。仍戒飭云南等处边将，毋擅兴兵甲。尔国官民，各宜安业。”又赐缅甸王弟撒邦巴一珠虎符，酋领阿散三珠虎符，从者金符及金币，遣之。以新附军三千屯田漳州。庚申，升宁都、会昌县为州，并隶赣州路；宁阳镇为县，隶济宁路；隰州巡检司为河曲县，隶保德州。安丰路设录事司。以行徽政院副使王庆端为中书右丞。诏改元赦天下。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给也只所部六千户粮三月。



三月戊辰，荧惑犯井。己巳，完泽等奏定铨调选法。庚午，以陕西行省平章也先铁木而为中书平章政事，中书省左丞梁暗都剌为中书省右丞。癸酉，太阴掩轩辕大星。畋于柳林。免武当山新附军徭赋。甲戌，西蕃寇阶州，陕西行省平章脱列伯以兵进讨，其党悉平，留军五百人戍之。诏各省合并镇守军，福建所置者合为五十三所，江浙所置者合为二百二十七所。丙子，车驾幸上都。丁丑，封诸王铁木而不花为镇西武靖王，赐驼纽印。以江西省左丞八都马辛为中书左丞。庚辰，札鲁忽赤脱而速受赂，为其奴所告，毒杀其奴，坐弃市。乙酉，遣阿里以钞八万锭余粮和林。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猎，大都八百里内亦如之。庚寅，立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及提举司。赐诸王岳木忽而及兀鲁思不花金各百两，兀鲁思不花母阿不察等金五百两，银钞有差。赐称海匠户市农具钞二万二千九百余锭，及牙忽都所部贫户万锭，别吉斡匠万九百余锭。五台山佛寺成，皇太后将亲往祈祝，监察御史李元礼上封事止之。归德、徐、邳、汴梁诸县水，免其田租。道州旱，辽阳饥，并发粟赈之。岳木忽而及兀鲁思不花所部民饥，以乳牛牡马济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中书省、御史台臣言：“阿老瓦丁及崔彧条陈台宪诸事，臣等议，乞依旧例。御史台不立选，其用人则于常调官选之，惟监察御史首领官，令御史台自选。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又合剌赤、阿速各举监察御史非便，亦宜止于常选择人。各省文案，行台差官检核。宿卫近侍，奉特旨令台宪擢用者，必须明奏，然后任之。行台御史秩满而有效绩者，或迁内台，或呈中书省迁调，廉访司亦如之；其不称职者，省、台择人代之。未历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职；经省、台同选者，听御史台自调。中书省或用台察之人，亦宜

与御史台同议，各官府宪司官，毋得辄入体察。今拟除转运盐使司外，其余官府悉依旧例。”制曰：“可。”壬寅，赐兀鲁思不花圆符。赐暹国、罗斛来朝者衣服有差。赐牙忽都部钞万锭，给岳木忽而所部和林屯田种，以米二千石赈应昌府。

五月丙寅，河决汴梁，发民三万余人塞之。戊辰，安南国遣使来朝。追收诸位下为商者制书、驿券。命回回人在内郡输商税。给钞千锭建临洮佛寺。诏强盗奸伤事主者，首从悉诛；不伤事主，止诛为首者，从者刺配，再犯亦诛。给葛蛮安抚司驿券一。辛未，遂宁州军户任福妻一产三男，给复三岁。癸酉，太白犯鬼积尸气。乙亥，太阴犯房。丁丑，禁民间捕鸞鹰鹞。庚寅，平伐酋领内附，乞隶于亦乞不薛，从之。各路平准行用库，旧制选部民富有力者为副，命自今以常调官为之，隶行省者从行省署用。上思州叛贼黄胜许遣其子志宝来降。漳河溢，损民禾稼。饶州鄱阳、乐平及隆兴路水。亦乞列等二站饥，赈米一百五十石。六月甲午，诸王也里干遣使乘驿祀五岳、四渎，命追其驿券，仍切责之。以湖广行省参政崔良知廉贫，特赐盐课钞千锭。给和林军需钞十万锭。乙未，太白昼见。戊戌，平伐九寨来降，立长官司。己酉，令各部宿卫士输上都、隆兴粮各万五千石于北地。甲寅，罢亦奚不薛岁贡马及氍毹衣。丙辰，监察御史斡罗失刺言：“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尝有罪，还其所籍家产非宜。又买僧寺水碾违制。”帝以其妄言，笞之。诏僧道犯奸盗重罪者，听有司鞫问。赐诸王也里干等从者钞二万锭，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是月，平滦路虫食桑，归德徐、邳州蝗，太原风、雹，河间、大名路旱，和州历阳县江涨，漂没庐舍万八千五百余家。以粮四千余石赈广平路饥民，万五千石赈江西被水之家，二百九十余石赈铁里干等四站饥户。

秋七月庚午，太阴犯房。辛未，赐诸王脱脱、孛罗赤、沙

秃而钞二千锭，所部八万四千余锭，撒都失里千锭，所部二万余锭。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癸未，增晋王所部屯田户。甲申，增中御府官一员。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诏出使招谕者授以招谕使、副；诸取药物者，授以会同馆使、副，但降旨差遣，不给制命。丙戌，以八儿思秃仓粮隶上都留守司，招籍宋两江镇守军。丁亥，免上都酒课三年。赐诸王不颜铁木而及其弟伯真孛罗钞四千锭，所部八万四千八百余锭，仍给粮一年。宁海州饥，以米九千四百余石赈之。河决杞县蒲口。郴州路、耒阳州、衡州之酃县大水山崩，溺死三百余人。怀州武陟县旱。

八月庚子，诏合伯留军五千屯守，令孛来统其余众以归。丁未，命诸王阿只吉自今出猎，悉自供具，毋伤民力。丁巳，妖星出奎。扬州、淮安、宁海州旱，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池州、南康、宁国、太平水。九月辛酉朔，妖星复犯奎。壬戌，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后改隶云南，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甲子，八百媳妇叛，寇彻里，遣也先不花将兵讨之。丙寅，诏恤诸郡水旱疾疫之家，罢括两淮民田。汰诸王来大都者及宿卫士冗员。丁卯，命平章伯颜专领给赐孤老衣粮。壬午，车驾还大都。己丑，增海漕为六十五万石。罢南丹州安抚司，立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诏边远官已尝优升品级而托他事不起者，夺其所升官。平珠、六洞蛮及十部洞蛮皆来降，命以蛮夷官授之。给卫士牧马外郡者粮，令毋仰食于民。以札鲁忽赤所追赃物输中书省。卫辉路旱、疫，澧州、常德、饶州、临江等路，温之平阳、瑞安二州大水，镇江之丹阳、金坛旱，并以粮给之。

冬十月甲午，诏诸迁转官注阙二年。丁酉，有事于太庙。辛丑，减上都商税岁额为三千锭。温州陈空崖等以妖言伏诛。

癸丑，免陕西盐户差税，罢其所给米。乙卯，瓜哇遣失刺班直木达奉表来降。戊午，太白经天。增吏部尚书一员。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庐州路无为州江潮泛滥，漂没庐舍。历阳、合肥、梁县及安丰之蒙城、霍丘自春及秋不雨，扬州、淮安路饥，韶州、南雄、建德、温州皆大水，并赈之。

十一月壬戌，禁权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据矿炭山场。罢顺德、彰德、广平等路五提举司，立都提举司二，升正四品，设官四员，直隶中书户部。卫辉路提举司隶广平彰德都提举司，真定铁冶隶顺德都提举司。罢保定紫荆关铁冶提举司，还其户八百为民。癸亥，诏自今田猎始自九月。高丽王王昺告老，乞以爵与其子諲。福建行省遣人覘疏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戊辰，增太庙牲用马。庚午，籍唐兀军入枢密院。辛未，曹州禹城进嘉禾，一茎九穗。丁丑，诏以高丽王世子諲为开府仪同三司、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驸马、上柱国、高丽国王，仍加授王昺为推忠宣力定远保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驸马、上柱国、逸寿王。增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一员，以孛罗欢为之。赐诸王兀鲁德不花金千两、银万五千两、钞万锭。徙大同路军储所于红城。以河南行省经用不足，命江浙行省运米二十万石给之。总帅汪惟和以所部军屯田沙州、瓜州，给中统钞二万三千二百余锭置种、牛、田具。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帝以故臣子，特减其罪，俾仍旧职。崔彧言不可复任，帝曰：“卿等与中书省臣戒之，若后复然，则置尔死地矣。”戊子，太白经天。增晋王内史一员，尚乘寺卿一员。赐药木忽而金一千二百五十两、银一万五千两、钞一万二千锭。常德路大水，常州路及宜兴州旱，并赈之。

十二月癸巳，令也速带而、药乐罕将兵出征。丙申，徙襄赐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给种、牛、田具。

戊戌，中书省臣同河南平章李罗欢等言：“世祖抚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无一二，惧有不虞。外郡戍卒封桩钱，军官迁延不以时取，而以己钱贷之，征其倍息。逃亡者各处镇守官及万户府并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又富户规避差税冒为僧道，且僧道作商贾有妻子与编氓无异，请汰为民。宋时为僧道者，必先输钱县官，始给度牒，今不定制，侥幸必多。无为矾课，初岁入为钞止一百六锭，续增至二千四百锭，大率敛富民、刻吏俸、停灶户工本以足之，亦宜减其数。”帝曰：“矾课遣人核实，汰僧道之制，卿等议拟以闻。军政与枢密院议之。”诸王也只里部忽刺带于济南商河县侵扰居民，蹂践禾稼，帝命诘之，走归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里罪之。”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复立芍陂、洪泽屯田。壬寅，朝洞蛮内附，立长官司二，命杨汉英领之。甲辰，太白经天，又犯东咸。丙午，太阴犯轩辕。丁未，旌表烈妇漳州招讨司知事阚文兴妻王氏。戊申，增给云南廉访司驿券十二。甲寅，太阴犯心。乙卯，免上都至大都并宣德等十三站户和顾和买。赐诸王忽刺出钞千锭，所部四万四千五百余锭；诸王阿术、速哥铁木而所部二万八千九百余锭。闰十二月壬戌，太阴犯垒壁阵。命也速带而等出征；诏诸军户卖田者，由所隶官给文券。甲子，福建平章高兴言：“漳州漳浦县大梁山产水晶，乞割民百户采之。”帝曰：“不劳民则可，劳民勿取。”壬申，徙乃颜民户于内地。定燕秃忽思所隶户差税，以三分之一输官。赐忽刺出所部钞万锭。癸酉至丙子，太白犯建星。己卯，赐不思塔伯千户等钞约九万锭。淮东饥，遣参议中书省事于章发廩赈之，弛湖泊之禁，仍听正月捕猎。平伐等蛮未附，播州宣抚使杨汉英请以己力讨之，命湖广省答剌罕从宜收抚。瓜州屯田军万人贫乏，命减一千，以张万户所领

兵补之。甲申，增两淮屯田军为二万人。赐诸王阿牙赤钞千锭，所部一万一千余锭，药乐罕等所部七万锭，暗都刺火者所部四万余锭。般阳路饥疫，给粮两月。是岁，济南及金、复州水、旱，大都之檀州、顺州，辽阳、沈阳、广宁水，顺德、河间、大名、平阳旱。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断大辟百七十五人。

二年春正月壬辰，诏以水旱减郡县田租十分之三，伤甚者尽免之，老病单弱者差税并免三年。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丙申，遣使阅诸省兵。丁酉，置汀州屯田。辛丑，御史台臣言：“诸转运司案牒，例以岁终检覆。金谷事繁，稽照难尽，奸伪无从知之。其未终者，宜听宪司于明年检覆。”从之。乙巳，以粮十万石赈北边内附贫民。己酉，建康、龙兴、临江、宁国、太平、广德、饶池等处水，发临江路粮三万石以赈，仍弛泽梁之禁，听民渔采。遣所俘琉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以翰林王恽、阎复、王构、赵与票、王之纲、杨文郁、王德渊，集贤王颙、宋渤、卢挚、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杨麟，皆耆德旧臣，清贫守职，特赐钞二千一百余锭。给西平王奥鲁赤部民粮三月，晋王祔米五百石，所部钞十二万锭，戌和林高丽、女直、汉军三万锭。

二月戊午朔，诏枢密院合并贫难军户。辛酉，岁星、荧惑、太白聚危，荧惑犯岁星。壬戌，徙重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成都，立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于福建。乙丑，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主水利。以中书右丞、徽政院副使张九思为平章政事，与中书省事。丁卯，改泉州为泉宁府。己巳，畋于溲州。辛未，太阳犯左执法。并江西省元分置军为六十四所。丙子，太阳犯心。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

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帝嘉纳焉。罢中外土木之役。癸未，诏诸王、驸马毋擅祀岳镇海渚；申禁诸路军及豪右人等，毋纵畜牧损农。乙酉，车驾幸上都。罢建康金银铜冶转运司，还淘金户于元籍，岁办金悉责有司。诏廉访司作成人材，以备选举。禁诸王从者假控鹤佩带扰民。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各道廉访司治之。减行省平章为二员。丙子，以梁德珪为中书平章政事，杨炎龙为中书右丞。赐瓜忽而所部钞三十万锭，近侍伯颜铁木而等三万锭，也先铁木而等市马价三万四千四百余锭，镇南王脱欢六万锭。浙西嘉兴、江阴，江东建康溧阳、池州水、旱，并赈恤之。湖广省汉阳、汉川水，免其田租。甘肃省沙州鼠伤禾稼，大都檀州雨雹，归德等处蝗。

三月丁亥朔，罢大名路故河堤堰岁入隆福宫租钞七百五十锭。申禁官吏受贿诣诸司首者，不得辄受。戊子，诏僧人犯奸盗诈伪，听有司专决，轻者与僧官约断，约不至者罪之。庚寅，命各万户出征者，其印令副贰掌之，不得付其子弟，违法行事。以两淮闲田给蒙古军。壬子，御史台臣言：“道州路达鲁花赤阿林不花、总管周克敬虚申麦熟，不赈饥民，虽经赦宥，宜降职一等。”从之。壬子，诏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岁时与岳渎同祀，著为令式。

夏四月戊午，遣征不剌坛军还本部。庚申，以也速带而擅调甘州戍军，遣伯颜等笞之。赐大都守门合赤刺等钞九万锭，织工四万四千锭。发庆元粮五万石，减其直以赈饥民。江南、山东、江浙、两淮、燕南属县百五十处蝗。

五月辛卯，罢海南黎兵万户府及黎蛮屯田万户府，以其事入琼州路军民安抚司。罢荨麻林酒税羨余。壬辰，以中书右丞何荣祖为平章政事，与中书省事，湖广左丞八都马辛为中书右丞。淮西诸郡饥，漕江西米二十万石以备赈贷。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等处六品以下选。戊戌，太阴犯心。壬寅，平滦路旱，发米五百石，减其直赈之。己酉，诸王念不列妃扎忽真诈增所部贫户，冒支钞一万六百余锭，遣扎鲁忽赤同王府官追之。卫辉、顺德旱，大风损麦，免其田租一年。诏总帅汪惟正所辖二十四城，有安西王、诸王等并朵思麻来寓者，与编户均当赋役。耽罗国以方物来贡。抚州之崇仁星陨为石。复致用院。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忽刺出、耶律希周、纳邻合刺并为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给两都八刺合赤钞各三万锭。六月庚申，御史台臣言：“江南宋时行两税法，自阿里海牙改为门摊，增课钱至五万锭。今宣慰张国纪请复科夏税，与门摊并征，以图升进，湖、湘重罹其害。”帝命中书趣罢之。禁权豪、斡脱括大都漕河舟楫。西台侍御史脱欢以受赂不法罢。禁诸王擅行令旨，其越例开读者，并所遣使拘执以闻。壬戌，太阴犯角。诏陕西诸色户与民均当徭役，申严陕西运司私盐之禁。置奉宸库。赐诸王岳木忽而金一千二百五十两，兀鲁思不花并其母一千两，银、钞有差。山东、河南、燕南、山北五十处蝗，山北辽东道大宁路金源县蝗。

秋七月癸巳，太阴犯心。汴梁等处大雨，河决坏堤防，漂没归德数县禾稼、庐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尚书那怀、御史刘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筑九十六所。壬寅，诏诸王、驸马及诸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高丽王王諲擅命妄杀，诏遣中书右丞杨炎龙、金枢密院事洪君祥召其入侍，以其父矩仍统国政。赐诸王亦怜真等金、银、钞有差。



江西、江浙水，赈饥民二万四千九百有奇。

八月壬戌，太阴犯箕。癸未，给四川出征蒙古军马万匹。九月己丑，圣诞节，驻蹕阻觐之地，受诸王百官贺。交趾、瓜哇、金齿国各贡方物。给和林更戍军牛、车。丙申，车驾还大都。辛丑，太阴犯五车南星。命广海、左右江戍军依旧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癸卯，太阴犯五诸侯。枢密副使塔剌忽带犯赃罪，命御史台鞠之。己酉，太阴犯左执法。庚戌，吉、赣立屯田；减中外冗员。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为七十万石。壬戌，太白犯牵牛。置蒙古都万户府于凤翔，立平珠、六洞蛮夷长官司二，设土官四十四员。戊寅，太阴犯角距星。令御史台检劾枢密院案牒。赐诸王岳木忽而、兀鲁忽不花所部粮五万石；控鹤七百人，赐钞五百锭。

十一月庚寅，安南贡方物。丙申，知枢密院那怀言：“常例文移，乞令副枢以下署行。”从之。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己亥，太阴犯舆鬼。辛丑，辰星犯牵牛。罢徐、邳炉冶所进息钱。壬寅，太阴犯右执法。以中书右丞王庆端为平章政事。赐和林军校币六千匹，衣帽等物有差。

十二月戊午，太白经天。己未，填星犯舆鬼。乙丑，太白犯岁星，太阴犯荧惑。括诸路马，除牝孕携驹者，齿三岁以上并拘之。赐朵而朵海所部钞八十五万锭。庚午，镇星入舆鬼，太阴犯上将。辛未，增置各路推官，专掌刑狱，上路二员，下路一员。诏诸逃军复业者免役三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升左丞相。甲戌，彗出子孙星下。己卯，太阴犯南斗。辛巳，命廉访司岁举所部廉干者各二人。诏和市价直随给其主，违者罪之。定诸税钱三十取一，岁额之上勿增。扬州、淮安两路旱蝗，以粮十万石赈之。给阵亡军妻子衣粮。免内郡赋税。诸王

小薛所部三百余户散处凤翔，以潞州田二千八百顷赐之。释在京囚二百一十九人。

## 卷第二十 本纪第二十

## 成宗三

三年春正月癸未朔，暹番、没刺由、罗斛诸国各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丙戌，太阴犯太白。己丑，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庚寅，诏遣使问民疾苦。除本年内郡包银、俸钞，免江南夏税十分之三，增给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封药木忽而为定远王，赐金印。命中书省：自今后妃、诸王所需，非奉旨勿给；各位擅置官府，紊乱选法者，戒饬之。辛卯，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浙西肃政廉访使王遇犯赃罪，托权幸规免，命御史台鞠治之。壬辰，安置高丽陪臣赵仁规于安西、崔冲绍于巩昌，并笞而遣之，以正其附王讎原擅命妄杀之罪，复以王矩为高丽王，遣工部尚书也先铁木而、翰林待制贾汝舟赍诏往谕之。追收别铁木而、脱脱合兒鲁行军印。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帝嘉纳之。仍令谕月赤察而等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癸巳，以江南军数多阙，官吏因而作弊，诏禁饬之。以答剌罕哈刺哈孙为中书左丞相。丁酉，太阴犯西垣上将。戊戌，太阴犯右执法。辛丑，括诸路马，隶蒙古军籍者免之。乙

已，太白经天。

二月癸丑朔，车驾幸柳林。丁巳，完泽等奏铨定省部官，以次引见，帝皆允之，仍谕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陕西行御史台，江东、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及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广和林、甘州城。诏缙山县民户为势家所蔽者，悉还县定籍。壬戌，诏谕江浙、河南北两省军民。乙巳，荧惑犯五诸侯。壬申，加解州盐池神惠康王曰广济，资宝王曰永泽；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浙西盐官州海神曰灵感弘祐公；吴大夫伍员曰忠孝威惠显圣王。金齿国遣使来贡方物。庚辰，车驾幸上都。

三月癸巳，缅甸世子信合八的奉表来谢赐衣，遣还。命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赍诏使日本，诏曰：“有司奏陈，向者世祖皇帝尝遣补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爰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补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帝遗意耳。至于悖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甲午，命何荣祖等更定律令。诏军官受赃罪，重者罢职，轻者降其散官，或决罚就职停俸，期年许令自效。戊戌，荧惑犯舆鬼。升御史台殿中司秩五品。乙巳，行御史台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敕俱勿问。戊申，减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一员，赐和林军钞十万锭。

夏四月辛亥朔，驸马蛮子台所部匮乏，以粮十三万石赈之。己未，太阴犯上将。丙寅，填星犯舆鬼，太阴犯心。庚午，申

严江浙、两淮私盐之禁，巡捕官验所获迁赏。辛未，禁和林戍军窜名他籍。自通州至两淮漕河，置巡防捕盗司凡十九所。己卯，以礼部尚书月古不花为中书左丞。赐和林军钞五十万锭、帛四十万匹、粮二万石，仍命和林宣慰司市马五千匹给之。辽东开元、咸平蒙古、女直等人乏食，以粮二万五百石、布三千九百匹赈之。

五月壬午，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丙申，太阴犯南斗。海南速古台、速龙探、奔奚里诸番以虎象及杪罗木舟来贡。己亥，太白犯毕。庚子，免山东也速带而牧地岁输粟之半，禁阿而剌部毋于广平牧马。庚子，复征东行中书省，以福建平海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平章政事。是月，鄂、岳、汉阳、兴国、常、澧、潭、衡、辰、沅、宝庆、常宁、桂阳、茶陵旱，免其酒课、夏税；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仍并以粮赈之。六月辛亥，兀鲁兀敦庆童擅杀所部军之逃亡者，命枢密院戒之。癸丑，罢大名路所献黄河故道田输租。戊午，申禁海商以人马兵仗往诸番贸易者。以福建州县官类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汉人参用。禁福建民冒称权豪佃户，规免门役。庚申，太阴掩房。丁卯，荧惑犯右执法。壬申，岁星昼见。赐和林戍军钞一百四十万锭，鹰师五十万一千余锭。

秋七月己卯朔，太白犯井。庚辰，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自杨总摄冒入寺籍，宜加厘正。”从之。丙申，扬州、淮安属县蝗，在地者为螫啄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螫。丁未，太阴犯舆鬼。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巳，太阴犯箕。戊辰，太白犯轩辕大星。己巳，太阴犯五车星。赐定远王药木忽而所部钞万五千锭。是月，汴梁、大都、河间水，隆兴、平滦、大同、宣德等路雨雹。九月癸未，圣诞节，驻蹕古柵，受诸王百官贺。

庚寅，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壬辰，流星色赤，尾长丈余，其光烛地，起自河鼓，没于牵牛之西，有声如雷。癸巳，罢括宋手号军。乙未，太阴犯昴距星。丁酉，太白犯左执法。己亥，车驾还大都。扬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戊申朔，有事于太庙。壬子，册伯岳吾氏为皇后。甲寅，复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山东转运使阿里沙等增课钞四万一千八百锭，赐锦衣人一袭。丙子，太阴犯房。赐秃忽鲁不花等所部户钞三万七千余锭，囊驼户十万二千余锭。以淮安、江陵、沔阳、扬、庐、随、黄旱，汴梁、归德水，陇、陕蝗，并免其田租。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湖渠闸堰凡七十八所。禁和林酿酒。乙酉，太白犯房。戊子，释囚二十人。丁酉，浚太湖及淀山湖。己亥，赐隆福宫牧驼者钞十万二千锭，诸王合带部十万锭，云南王也先铁木而及所部三万八千锭，和林戍军一百四十万余锭、帛帑二万九千匹。杭州火，江陵路蝗，并发粟赈之。

十二月己酉，徙镇巢万户府戍沅、靖，毗阳万户府戍辰州，均州万户府戍常德、澧州。赐诸王岳忽难银印。丙寅，诏各省戍军轮次放还二年供役。升宣徽院为从一品。癸酉，诏中书省货财出纳，自今无券记者勿与。以守司徒、集贤院使、领太史院事阿鲁浑撒里为平章政事。赐诸王六十、脱脱等钞一万三千余锭，四怯薛卫士五万二千余锭，千户撒而兀鲁所部四万锭。淮安、扬州饥，甘肃亦集乃路屯田旱，并赈以粮。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严京师恶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辛丑，诏蒙古都元帅也速答而非奉旨勿擅决重刑。命和林戍军借斡脱钱者，止偿其本。癸卯，复淮东漕渠。赐诸王塔失铁木而金印。赐翰林承旨僧家钞五百锭，以养其母。赐诸王木忽难所部一万二千余锭，八鲁剌思等部六万锭。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乙卯，遣使祠东岳。丙辰，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戊午，太阴犯轩辕。壬戌，帝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荣祖对曰：“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甲戌，发粟十万石赈湖北饥民，仍弛山泽之禁。罢称海屯田，改置于呵札之地，以农具、种实给之。乙亥，车驾幸上都。置西京太和岭屯田。立乌撒、乌蒙等郡县，并会理四川西州为二，置维摩州。丙子，命李庭训练各卫军士。赐晋王所部钞四万锭。

三月乙未，宁国、太平两路旱，以粮二万石赈之。

夏四月丙午朔，诏云南行省厘革积弊。壬子，高邮府宝应县民孙奕妻硃一产三男，蠲复三年。丙辰，置五条河屯田。丁巳，免今年上都、隆兴丝银，大都差税地租。赐诸王也剌干鍤金印。缅甸遣使进白象。戊午，参政张颐孙及其弟珪等伏诛于龙兴市。颐孙初为新淦富人胡制机养子，后制机自生子而死，颐孙利其赀，与珪谋杀之，赂郡县吏获免。其仆胡忠诉主之冤于官，乃诛之，其赀悉还胡氏。以中书省断事官不兰奚为平章政事。赐皇侄海山所统诸王戍军马二万二千九百余匹。

五月癸未，左丞相答剌罕遣使来言：“横费不节，府库渐虚。”诏自今诸位下事关钱谷者，毋辄入闻。帝谕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等曰：“集贤、翰林乃养老之地，自今诸老满秩者升之，勿令辄去，或有去者，罪将及汝。其谕中书知之。”增云南至缅甸十五驿，驿给圆符四、驿券十二。甲午，太阴犯垒壁阵。辛丑，太白犯舆鬼，太阴犯昴。复延庆司。赐诸王也只里部钞二万锭，八怜脱列思所隶户六万五千余锭。是月，同州、平滦、隆兴雹，扬州、南阳、顺德、东昌、归德、济宁、徐、濠、芍陂旱、蝗，真定、保定、大都通、蓟二州水。六月己酉，

诏立缅甸王子窟麻刺哥撒八为缅甸王，赐以银印及金银器皿衣服等物。丙辰，以太傅月赤察而而为太师，完泽为太傅，皆赐之印。丁巳，太白犯填星。御史中丞不忽木卒，贫无以葬，赐钞五百锭。甲子，置耽罗总管府。诏各省自今非奉命毋擅役军。以和林都元帅府兼行宣慰司事。吊吉而、瓜哇、暹国、蘸八等国二十二人来朝，赐衣遣之。

秋七月甲戌朔，右丞相完泽请上徽仁裕圣皇后谥宝册。乙酉，缅甸阿散哥也弟者苏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来朝，诏命余人留安庆，遣者苏来上都。辛卯，荧惑犯井。加乳母冀国夫人韩氏为燕冀国顺育夫人，石抹氏为冀国夫人。杭州路贫民乏食，以粮万石减其直糴之。

八月癸卯朔，更定廕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置广东盐课提举司。癸丑，太阳犯井。庚申，缅甸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阙，自言杀主之罪；罢征缅兵。甲子，辰星犯灵台上星。大名之白马县旱。

闰八月庚辰，荧惑犯舆鬼。庚子，车驾还大都。以中书右丞贺仁杰为平章政事。赐晋王所部粮七万石。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阳犯舆鬼。曹州探马赤军与民讼地百二十顷，诏别以邻近官田如数给之。广东英德州达鲁花赤脱欢察而招降群盗二千余户，升英德州为路，立三县，以脱欢察而而为达鲁花赤兼万户以镇之。甲子，太白犯斗。改中御府为中政院。赐诸王出伯所部钞万五千四百余锭。建康、常州、江陵饥民八十四万九千六十余人，给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余石。

冬十月癸酉朔，有事于太庙。

十一月壬寅朔，诏颁宽令，免上都、大都、隆兴大德五年



丝银、税粮，附近秣养马驼之郡免税粮十分之三，其余免十分之一；徒罪各减一半，杖罪以下释之；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元拟第三年收税，今并展限一年，著为定例。并辽阳省所辖狗站、牛站为一，仍给钞以赈其乏。命省、台差官同昔宝赤鞠和林运粮稽迟未至者。真定路平棘县旱。

十二月癸酉，御史台臣言：“所纠官吏与有司同审，所以事沮难行，乞依旧制。中书凡有改作，辄令监察御史同往，非宜，自今非奉旨勿遣。”皆从之。庚寅，荧惑犯轩辕。癸巳，太阴犯房距星。晋州达鲁花赤捏古伯给称母丧，归迎其妻。事闻，诏以其戮伤彝伦，罢职不叙。遣刘深、合剌带、郑祐将兵二万人征八百媳妇，仍敕云南省每军十人给马五匹，不足则补之以牛。赐诸王忻都部钞五万锭，兀鲁思不花等四部二十一万九千余锭，西都守城军二万八千余锭。赈建康、平江、浙东等处饥民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余石。

五年春正月己酉，太阴犯五车。庚戌，给征八百媳妇军钞，总计九万二千余锭。壬子，太阴犯舆鬼积尸气。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罢檀、景两州采金铁冶提举司，以其事入都提举司。御史台臣言：“官吏犯赃及盗官钱，事觉避罪逃匿者，宜同狱成。虽经原免，亦加降黜，庶奸伪可革。”从之。丙寅，以两淮盐法涩滞，命转运司官两员分司上江以整治之，仍颁印及驿券。辛酉，太阴犯心。

二月己卯，太阴犯舆鬼。以刘深、合剌带并为中书右丞，郑祐为参知政事，皆佩虎符。分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事，仍置理问官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一员，给圆符四、驿券二十。罢福建织绣提举司。增河间转运司盐为二十八万引，罢其所属清、沧、深三盐司。丁亥，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万户四员，发四川、云南囚徒从军。乙未，诏廉访司官非亲丧迁葬及

以病给告者，不得离职；或以地远职卑受任不赴者，台宪勿复用。丙申，给脱脱等部马万匹。丁酉，车驾幸上都。诏飭云南行中书省减内外诸司官千五百一十四员，增江浙戍兵。戊戌，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己亥，凡军士杀人奸盗者，令军民官同鞫。永宁路总管雄挫来朝，献马三十余匹，赐币帛有差。

三月甲辰，收故军官金银符。戊申，太阴犯御女。己酉，罢陕西路拘榷课税所。壬子，赐诸王也孙等钞一万八千五百锭。戊午，马来忽等海岛遣使来朝，赐金素币有差。给和林贫乏军钞二十万锭，诸王药木忽而所部万五千九百余锭。丁卯，荧惑犯填星。己巳，荧惑、填星相合。诏戒飭中外官吏。命辽阳行省平章沙蓝将万人驻夏山后，人备马二匹，官给其直。

夏四月壬申，太阴犯东井。癸酉，遣秃剌铁木而等犒和林军。壬午，以晋王甘麻剌所部贫乏，赐钞四十万锭。调云南军征八百媳妇。癸巳，禁和林酿酒，其诸王、驸马许自酿饮，不得沽卖。是月，大都、彰德、广平、真定、顺德、大名、濮州虫食桑。

五月，商州陨霜杀麦。河南妖贼丑斯等伏诛。己酉，给月里可里军驻夏山后者市马钞八万八千七百余锭。辛亥，遣怯列亦带脱脱帅师征四川。癸丑，太阴犯南斗。乙卯，荧惑犯右执法。丙辰，曲靖等路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忽林失来朝。壬戌，云南土官宋隆济叛。时刘深将兵由顺元入云南，云南右丞月忽难调民供馈，隆济因给其众曰：“官军征发汝等，将尽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众惑其言，遂叛。丙寅，诏云南行省自愿征八百媳妇者二千人，人给贝子六十索。丁卯，太

白犯井。六月乙亥，平江等十有四路大水，以粮二十万石随各处时直赈糶。开中庆路昆阳州海口。甲申，岁星犯司怪。丙戌，宋隆济率猫、猯、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己丑，缅王遣使献驯象九。壬辰，宋隆济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梁王遣云南行省平章幢兀兒、参政不兰奚将兵御之，杀贼酋撒月，斩首五百级。癸巳，太白犯舆鬼，岁星犯井。甲午，太白犯舆鬼。赐诸王念不烈妃札忽而真所部钞二十万锭。是月，汴梁、南阳、卫辉、大名、濮州旱，大都路水，顺德、怀孟蝗。

秋七月戊戌朔，昼晦，暴风起东北，雨雹兼发，江湖泛滥，东起通、泰、崇明，西尽真州，民被灾死者不可胜计，以米八万七千余石赈之。己亥，增阶、沙二州戍军。庚子，籍安西王所侵占田、站等四百余户为民，赐宁远王阔阔出所部钞二万三千余锭。乙巳，辽阳省大宁路水，以粮千石赈之。丙午，岁星犯井。丁未，命御史大夫秃忽赤整饬台事。诏军官受赃者与民官同例，量罪大小殿黜。命监察御史审覆札鲁忽赤罪囚，检照蒙古翰林院案牍。戊申，立耽罗军民万户府。诸王也灭干薨，以其子八八剌嗣。己酉，诏诸司严禁盗贼。辛亥，太阴犯垒壁阵。赐诸王出伯等部钞六万锭，又给市马直三十八万四千锭。癸丑，诏禁畏吾兒僧、阴阳、巫覡、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浙西积雨泛滥，大伤民田，诏役民夫二千人疏导河道，俾复其故。命云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妇。庚申，辰星犯太白。癸亥，合丹之孙脱欢自北境来归，其父母妻子皆遭杀虏，赐钞一千四百锭。给诸王妃札忽而真及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中书省臣言：“旧制京师州县捕盗，止从兵马司，有司不与，遂致淹滞。自今轻罪乞令有司决遣，重者从宗正府听断，庶不留狱，且民不冤。”从之。以暗伯、阿忽台并知枢密院事。禁富豪之家役军。诏封赠非中书省无辄奏请。

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赐钞一万一千余锭。命御史台检照宣政院并僧司案牒。升太医院为二品，以平章政事、大都护、提点太医事脱因纳为太医院使。赐上都诸匠等钞二十一万七千四百锭。大都、保定、河间、济宁、大名水，广平、真定蝗。

八月戊辰，给军人羊马价及定远王所部钞十四万三千锭。己巳，平滦路霖雨，滦、漆、淝、汝河溢，民死者众，免其今年田租，仍赈粟三万石。庚午，秃剌铁木而等自和林犒军还，言：“和林屯田宜令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仓官宜任选人，可革侵盗之弊。”从之。甲戌，遣薛超兀而等将兵征金齿诸国，时征缅甸师还，为金齿所遮，士多战死。又接连八百媳妇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故皆征之。庚辰，诏：“遣官分道赈恤。凡狱囚禁系累年，疑不能决者，令廉访司具其疑状，申呈省、台详谳，仍为定例。各路被灾重者，免其差税一年，贫乏之家，计口赈恤，尤甚者优给之。小吏犯赃者，并罢不叙。”征缅甸万户曳刺福山等进驯象六。壬辰，太阴犯轩辕御女。乙未，填星犯太微上将。顺德路水，免其田租。九月癸丑，放称海守仓库军还，令以次更代。丙辰，江陵、常德、澧州皆旱，并免其门摊、酒醋课。乙酉，自八月庚辰彗出井，历紫微垣至天市垣，凡四十六日而灭。

冬十月丙寅朔，以畿内岁饥，增明年海运粮为百二十万石。己巳，缅甸遣使入贡。戊寅，云南武定路土官群则献方物。癸未，太阴犯东井。壬午，车驾还大都。丙戌，以岁饥禁酿酒，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湖广行省臣言：“海南海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不与军务，遇有盗窃，惟行文移，比回，已不及事，今乞以其长二人领军务。又镇守官慢功当罚者，已有定例；获功当赏者，乞或加散官，或授金、银符。”皆从之。拨南阳府

屯田地给新籍畏吾而户，俾耕以自贍，仍给粮三月。丁亥，诏：“军官既受命而不时赴者、病故不行者、被差事毕不即还者，准民官例，违限六月，选人代之，被代者期年始叙。”改鄂州路为武昌路。遣使就调云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官，谕百司凡事关中书省者，毋得辄奏。权豪势要之家佃户贷粮者，听于来岁秋成还之。癸巳，分碉门、黎、雅军戍蛮夷，命陕西屯田万户也不干等将之。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烛地，自北起近东分为二星，没于危宿。

十一月己亥，岁星犯东井，诏谕中书，近因禁酒，闻年老需酒之人有预市而储之者，其无酿具者勿问。罢湖南转运司弘州种田提举司，以其事入有司。降容、象、横、宾路为州，平滦金丹提举司为管勾，升昭州为平乐府，省泌县入唐州。丁未，遣刘国杰及也先忽都鲁将兵万人，八剌及阿塔赤将兵五千人，征宋隆济。减直菜米，赈京师贫民，设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单弱不能自存者，廩给五月。选六卫扈从汉军习武事，仍禁万户以下毋令私代，犯者断罪有差。戊申，太阴犯昴。徭人蓝赖率丹阳三十六洞来降，以赖等为融州怀远县簿、尉。立长信寺，秩三品。

十二月甲戌，岁星犯司怪。给安西王所部军士食，令各还其家，候春调遣。辛卯，太阴犯南斗。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以不能和辑高丽罢。定强窃盗条格，凡盗人孳畜者，取一偿九，然后杖之。是岁，汴梁、归德、南阳、邓州、唐州、陈州、和州、襄阳、汝宁、高邮、扬州、常州蝗，峡州、随州、安陵、荆门、泰州、光州、扬州、滁州、高邮、安丰霖，汴梁之封丘、阳武、兰阳、中牟、延津，河南澠池，蕲州之蕲春、广济、蕲水旱，大名、宣德、奉圣、归德、宁海、济宁、般阳、登州、莱州、益都、潍州、博兴、东平、济南、滨州、保定、河间、

真定、大宁水。是岁，断大辟六十一人。

六年春正月癸卯，诏千户、百户等自军逃归，先事而逃者罪死，败而后逃者，杖而罢之，没入其男女。乙巳，中书省臣言：“广东宣慰副使脱欢察而收捕盗贼，屡有劳绩，近廉访司劾其私置兵仗、擅杀土寇等事，遣官鞫问，实无私罪，乞加奖谕。”命赐衣二袭。晋王甘麻刺薨，命封其王印及内史府印。丙午，京畿二十一站阙食，命赐钞万二千七百余锭。陕西旱，禁民酿酒。以云南站户贫乏，增马及钞以优恤之。中书省臣以硃清、张瑄屡致人言，乞罢其职，徙其诸子官江南者于京。丁未，命江浙平章阿里专领其省财赋。庚戌，诏官吏犯罪已经赦宥者，仍从核问。海道漕运船，令探马赤军与江南水手相参教习，以防海寇。江南僧石祖进告硃清、张瑄不法十事，命御史台诘问之。帝语台臣曰：“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尝闻之否？”台臣言曰：“富民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诏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听御史台治之。增诸王塔赤铁木而岁赐银二百五十两、杂币百匹。乙卯，筑浑河堤长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旧河，令屯田军及民耕种。增刘国杰等军，仍令屯戍险隘，俟秋进师。命札忽而带、阿里等整治江南影占税民地土者。中书省臣言：“御史台、廉访司，体察、体覆，前后不同。初立台时，止从体察，后立按察司，事无大小，一皆体覆。由是宪司之事，积不能行。请自今除水旱灾伤体覆，余依旧例体察为宜。”从之。以大都、平滦等路去年被水，其军应赴上都驻夏者，免其调遣一年。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余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禁畜养鹰、犬、马、驼等人扰民。乙未，以诸王真童诬告济南王，谪置刘国杰军中自

效。壬戌，镇星犯太微垣上将。

二月庚午，太阴犯昴。谪诸王孛罗于四川八剌军中自效。癸酉，增诸王出伯军三千人，人备马二匹，官给其直。丙戌，遣陕西省平章也速带而、参政汪惟勤将川陕军，湖广平章刘国杰将湖广军，征亦乞不薛，一切军务，并听也速带而、刘国杰节制。罢征八百媳妇右丞刘深等官，收其符印、驿券。以京师民乏食，命省、台委官计口验实，以钞十一万七千一百余锭赈之。癸巳，帝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

三月丁酉，以旱、溢为灾，诏赦天下。大都、平滦被灾尤甚，免其差税三年，其余灾伤之地，已经赈恤者免一年。今年内郡包银、俸钞，江淮已南夏税，诸路乡村人户散办门摊课程，并蠲免之。壬寅，太阴犯舆鬼。命僧设水陆大会七昼夜。癸卯，岁星犯井。甲寅，太阴犯钩钤。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书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孙摄事。

夏四月乙丑朔，太白犯东井。丁卯，诏曲赦云南诸部蛮夷；发通州仓粟三百石赈贫民；释轻重囚三十八人，人给钞五锭。乙亥，浚永清县南河。戊寅，太阴犯心。庚辰，上都大水民饥，减价糴粮万石赈之。戊子，修卢沟上流石径山河堤。释重囚。车驾幸上都。庚寅，太白犯舆鬼。真定、大名、河间等路蝗。

五月乙巳，给贫乏汉军地，及五丁者一顷，四丁者二顷，三丁者三顷，其孤寡者存恤六年，逃散者招谕复业。戊申，太庙寝殿灾。癸丑，谪和林溃军征云南，其战伤而归及尝奉晋王令旨、诸王药木忽而免者，不遣。丁巳，福州路饥，赈以粮一万四千七百石。济南路大水，扬州、淮安路蝗，归德、徐州、邳州水。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于推策，诏中书议罪以闻。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甲子，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辛未，享于太庙。乙亥，太阴犯斗。安南国以驯象二及硃砂来献。

甲申，赐诸王合答孙、脱欢、脱列铁木而、伯牙伦、完者所部钞四万五千八百余锭。湖州、嘉兴、杭州、广德、饶州、太平、婺州、庆元、绍兴、宁国等路饥，赈粮二十五万一千余石。大同路、宁海州亦饥，以粮一万六千石赈之。广平路大水。

秋七月癸巳朔，荧惑、镇星、辰星聚井。庚子，太阴犯心。己酉，亦乞不薛土官三人弃家来归，赐金银符、衣服。戊午，太阴犯荧惑。辛酉，赐诸王八八刺、脱脱灰、也只里、也灭干等钞四万三千九百余锭。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忽都不丁为中书右丞。建康民饥，以米二万石赈之。大都诸县及镇江、安丰、濠州蝗，顺德水。

八月甲子，诏御史台凡有司婚姻、土田文案，遇赦依例检覆。乙丑，荧惑犯岁星。己巳，荧惑犯舆鬼。辛巳，太阴犯昴。壬午，太白犯轩辕。九月乙未，遣阿牙赤、撒罕秃会计称海屯田岁入之数，仍自今令宣慰司官与阿剌台共掌之。甲午，赐诸王兀鲁思不花所部钞六万锭。丙午，荧惑犯轩辕。丁未，中书省臣言：“罗里等扰民，宜依例决遣置屯田所。”从之。赐诸王八撒而等钞八万六千三百余锭。己酉，龙兴民讹言括童男女，至有杀其子者，命诛其为首者三人。癸丑，太阴犯舆鬼。丁巳，太白犯右执法。赐诸王捏苦迭而等钞五千八百四十锭。

冬十月甲子，改浙东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徙治庆元，镇遏海道。置大同路黄花岭屯田。罢军储所，立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设官六员，仍以军储所宣慰使法忽鲁丁掌之。南人林都邻告浙西廉访使张珪收藏禁书及推算帝五行，江浙运使合只亦言珪沮挠盐法，命省、台官同鞠之。丙子，车驾还大都。壬午，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济南滨、棣、泰安、高唐州霖雨，米价腾涌，民多流移，发粟赈之，并给钞三万锭。

十一月辛卯，填星犯左执法。甲午，刘国杰裨将宋光率兵



大败蛇节，赐衣二袭，仍授以金符。乙未，辰星犯房。癸卯，太阴犯昴。己酉，太阴犯轩辕。庚戌，禁和林军酿酒，惟安西王阿难答、诸王忽剌出、脱脱、八不沙、也只里、驸马蛮子台、弘吉列带、燕里干许酿。辛亥，以同知枢密院事合答知枢密院事。诏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戊午，籍河西宁夏善射军隶亲王阿木哥，甘州军隶诸王出伯。己未，诏诸驿使辄枉道者罪之。

十二月庚申朔，荧惑犯填星。辛酉，御史台臣言：“自大德元年以来，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民间乏食。陛下敬天爱民之心，无所不尽，理宜转灾为福；而今春霜杀麦，秋雨伤稼，五月太庙灾，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圣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后难为力。乞令中书省与老臣识达治体者共图之。”复请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赈济饥民。帝皆嘉纳，命中书郎议行之。云南地震。戊辰，又震。甲子，衡州袁舜一等诱集二千余人侵掠郴州，湖南宣慰司发兵讨之，获舜一及其余党，命诛其首谋者三人，余者配洪泽、芍陂屯田，其胁从者招谕复业。乙丑，岁星犯舆鬼。乙亥，太阴犯舆鬼。丙子，刘国杰、也先忽都鲁来献蛇节、罗鬼等捷。庚辰，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命中书省更定略卖良人罪例。癸未，太阴犯房。保定等路饥，以钞万锭赈之。是岁，断大辟三人。